远征
圣保罗的秘密

斯密特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統一書号：10019·1548
定　价：　1.10 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远征

圣保罗的秘密

〔巴西〕阿丰索·斯密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Afonso Schmidt

A MARCHA

(romance da abolicao)

*

MISTERIOS DE SAO PAULO

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的俄文譯本«ПОХОД ТАЙНЫ САН-ПАУЛО»譯出。

远　征
——
圣保罗的秘密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1548　字数272,000　开本850×1168毫 $\frac{1}{32}$　印张12 $\frac{3}{16}$　插页 2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 (3) 1.10元

前　　言

本书作者阿丰索·斯密特是巴西当代著名的作家，是拉丁美洲文学界的前辈代表人物之一。

阿丰索·斯密特生于1890年；在他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活中，他写出了許多不同体裁的作品。他是作为一个詩人，开始从事写作的；他的第一本詩集《敞开的窗子》，出版于1910年。以后，他陆續发表了七个中篇小說，十部长篇小說；这些作品，都是以巴西社会、历史和人民的生活为題材的。

斯密特是圣保罗人，他的作品的背景，也大部分是在圣保罗，因此，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这个城市的历史的写照。正如巴西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阿勃瓜尔·巴斯托斯(Abguar Bastos)所說："假使沒有斯密特，圣保罗就不会有这样細致而詳尽的描写，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不仅是一个小說家，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家，始終热爱历史和过去的光荣事业。"

本书所介紹的两个中篇小說《远征》和《圣保罗的秘密》，是斯密特的优秀作品，前者是上世紀末巴西黑人挣脱奴隶制度枷鎖时期的历史故事，后者則取材于現代，描写巴西大工业城市的底层生活，这两篇作品代表了斯密特創作題材的两个主要方面：巴西的历史和他的故乡圣保罗。

《远征》曾荣获1942年巴西語言研究所的奖金。它反映了巴

西人民斗爭的光荣历史的一頁。在1889年巴西成立資产阶級共和国之前，封建的巴西帝国是美洲大陆最后一个保持黑人奴隶制度的落后国家。黑人奴隶在庄园中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役，沒有任何权利，生活比牲口还不如。黑人不堪奴役，成批地从庄园逃亡，在城市的进步民主主义者的帮助下，建立自由黑人的根据地。黑人奴隶的起义，迫使巴西封建王朝在1888年頒布了廢除奴隶制度的法令。《远征》中所描写的，就是圣保罗州一次黑人奴隶起义的故事。

《圣保罗的秘密》在斯密特的作品中占着突出的地位。这是一部揭露这个資本主义大城市的黑暗面的小說。它描写了这个城市里的有組織的盗賊的活动；善良的人怎样为生活所迫，落入了盗賊集团；最后却发現盗賊集团的头目原来就是代表統治阶級維持資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警务人員。在腐朽的資本主义制度社会中，百万富翁和强盗窃賊本来就是一切唯利是图、剝削人民的資产阶級統治者的双重身份。《圣保罗的秘密》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对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进行了犀利的諷刺。

阿丰索·斯密特堅信人类的光輝的未来；他在《远征》中，描写了一个因为在墙上写廢除奴隶制度标語而被杀害的卖报少年；在《圣保罗的秘密》中，也描写了一个因为在墙上写保卫和平标語而被捕的青年电工；后者可以說是前者的二十世紀的继承人；作者通过这两个为进步事业而斗爭的年輕人的形象，表現了巴西人民过去和現在的普遍的要求和願望。

編　者

1959年10月

目　次

远　　征

(廢除奴隶制度的故事)

吳玉蓮譯

1

在腹地[1]

建筑鉄路的工程开始了，但是每进展一步，就要发生新的困难。工程师在許多庄园里受到敌意的对待；法院堆滿了起訴书和状子，办公室里的公文雪片似地飞来飞去；法庭的走廊里，律师們彼此互相攻訐，爭得面紅耳赤，一个个干瘪得骨瘦如柴，滑到鼻子尖上的眼鏡几乎要掉下来，他們就像唱坎蒂列那[2]一样，背誦着法律的条文。他們沒完沒了地重复着說，土地所有权受到武力的保护，同时又对地主和筑路人双方横暴的行为表示憤慨，并威胁要在收取土地賠償費的时候，从鉄路主人的身上剝下三层皮。

尽管有被搶走的危險，筑路区內的土地还是以一日三翻的速度暴漲着。每一寸土地都需要用枪保住，外来人不服从法庭的判决——他們认为，所有土地都是"无主的"。这个形容詞很合他們的胃口，随时随地都拈来应用。在一家門面上装飾着刀劍招牌的酒館里，有几个雇来的亡命之徒和打手在算計着險恶的勾当。他們个个都携带着武器。带枪的人坐下来的时候，都把

① 腹地：指巴西內地干旱地区。

② 坎蒂列那：拉丁文 cantilena，悦耳的唱歌；指教堂里唱的冗长的曲調。

枪插到后腰上；除了手枪以外，他們身上也都带着匕首——用它剁碎烟叶。

街口上站着一些男人，穿着高統皮靴，戴着寬边大帽，套着沾滿灰尘的发紅的上衣。他們讲着各种傳聞，議論着那些带着一捆捆有刺鉄絲的人；这些人若是看到一块合适的土地，就馬上解开鉄絲，圍成一个牧畜場。在这圈好的土地里放上鸡，到第二天就去申請土地的証明书。

彼得罗·阿維姆，熟人都叫他彼得罗卡，在伊塔当民事执行吏。在无尽无休的开庭审理的时候，走廊里到处是流言蜚語在議論他……有人說他吃飯的时候，把菜碟放在桌子抽屜里，一有人来，就很快地关上抽屜。其实，根本沒有这回事。有的話就更加荒唐了，說他晚上叼着一支沒有点火的自制卷烟在街上走来走去，留神哪边过来一个吸烟的人。剛一看見烟的火头——誹謗者补充說——他就叫起来：

“别灭了！等一会儿，让我点上！”

他根本不是像人們所挖苦的那样一个吝啬鬼，只不过一向事事显得节省和刻苦，想好好干一場。求名得利的念头支配着他的心，但是他努力克制着自己。彼得罗卡节儉到这样程度，虽然他不过是民事执行吏一个小职位，而且还有家庭負担，他却还能在离城中心区不远的地方买下一所不坏的小房子。他的妻子差着女奴作些甜食，叫两个黑孩子拿到街上去卖。阿維姆的儿子酷似他的父亲；他还沒有固定的事情，但是，如果可以听信那些風言風語的話，他也有一个扑滿……

1870年，由于敷設鉄路，市面上掀起了投机倒把的風潮；有个人从圣保罗来找彼得罗卡，向他建議道：

“你想卖这所小房子嗎？我出十四个康托①。”

彼得罗卡沒說什么，只吐了口吐沫。然而，他旧日沒有被馴服的貪婪心重又作怪了。他向对方轉过臉来，用法庭职員的敏銳职业眼光扫了他一眼，有心无意地說道：

"少了点，还得加些。"

买主沒有改口。

"十四个康托，多一个密耳瑞斯也不行……"

"那么，条件呢？"

"到登記所写契約，付現款。"

他們来到酒店，要了啤酒，由这个陌生人付了款，他們就拍了手掌。

彼得罗卡很早就盘算着卖掉房子；这个念头白天黑夜总不让他安宁。最近以来，一切都变得那么厉害，錢几乎遍地都是，只要弯腰伸手。除他以外，大家都发財了。他既然有发財的重要工具：一双会抓的手，弯曲的长黑指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他为什么不去試一下呢？他和妻子儿子商量，他們都同意。值得冒險——不必顾虑！他接受了那个人的建議，卖了房子，想把現金換成值錢的东西，于是就出外闖去了。

开始，他从滞留在梯耶塔的流动奴隶販子手里买了一批八个无精打采、滿身虱子的奴隶。这几个黑人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只要喂他們一点吃的，看样子，他們还能挖土松地。彼得罗卡就在当地市場上买了两头毛驴，又跑了几家小鋪，买了些盐、煤油、烟叶和一大瓶平嘎酒[2]。

他終于成了个庄园主。但是阿維姆并不願意虎口夺食，他想投机取巧：在腹地，在商圣—若安—杜—卡皮瓦里和圣—卡罗

---

① 康托：巴西的貨币单位，相当一千密耳瑞斯或一千克魯塞罗。

② 平嘎酒：巴西的一种燒酒。

司之間約有几里格①的地方，买一块土地，好在那地方还沒有暴发鉄路热狂。

彼得罗卡走遍了这个区域，在登記所里仔細研究了土地清单，終于在河边选了一块一百阿克里②的地段。有一天，他带領了六个黑人，两头馱着筐子的毛驴，到了圣一若安一杜一卡皮瓦里城。彼得罗卡沒有白在伊塔当了二十年的民事执行吏，这里的人他都认識。居民們用本地习惯的拖长的声調向他寒暄：

"您好啊，先生！"

他也照样回答：

"您好啊，先生！"

过了一天，他已經到了派內拉斯。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的森林好像沒有主人似的。这个新来的庄园主深入到密林深处，开辟了一条小徑，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在这里他了了草草地搭了两間草房——一間自己住，一間給黑人。点起一把火，清除出不大一块地方，就在他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搞起家业来了。

晚上，躺在用树枝搭的、鋪着一层草席的床上，新来的庄园的居民傾听着美洲豹的吼声。有一个卡波克洛人③——他們的近邻，离彼得罗卡的土地只有两里格——說，十年前他看見一个过路人躺在路上，那是被一支直射在心口的箭射死的。不用說，这是卡波克洛人臆造出来的，可是从此以后，这几个外来人可就有点害怕印第安人了。

工作特别多；从早到晚，斧头砍着貝罗拜尔树的树干，响个不停。一声警告的喊叫，树干开始慢慢地傾斜，轰隆一声倒在地

---

① 里格：巴西长度单位，等于6,600米。

② 阿克里：巴西面积单位，各州不同，約合242—484公頃。

③ 卡波克洛人：西班牙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原意为"黄銅色"。

上，打破了森林中千百年来的寂静。成百棵粗壮的扎卡兰德树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远处立着一棵枝叶繁茂的巴鳥一答里奥树，它仿佛体現着土地的肥沃。在这棵大树古怪的枝叶上，盘繞着葛藤，長滿了薛苔，糾纏着蔦蘿，松散着毛茸茸的“老人鬚”，有无数的寄生植物在上面依賴着。在它高聳入云的树端上，落着麦塔卡鳥和梯里巴鳥，它們密密麻麻地飞来，把森林遮得黑鴉鴉的。在天色入暮的时候，薩比阿—柯来拉鳥唱起腹地忧郁的歌。到夜闌，有成群长尾巴的干巴鳥落到地面来，栖息在芦醬树枝上。在一百勒拉斯① 方圓之內，好像在厨房里一样，都可以聞到搗烂的大蒜气味。

斧头在伐树的时候，砍刀早走在前面，去割掉高高的野草和劈开灌木从了。

开拓土地須要付出很大的力量。庄園主的妻子彼得罗尼里雅太太，和女奴隶們留在庄屋里，給干活的人作飯。在吊在两根树杈上的凸肚鍋里煮着扁豆，鍋下面冒着黑烟，燒的是长滿青苔的綠色树干和树枝。几个黑人不停地干活。他們天剛亮就上工，日落以后才回家。成績很快地就显出来了：树木漸漸地稀少了。

干活的人半裸着瘦弱的身体，互相开着只有他們自己才懂得的玩笑。泰連西奥，一个身材不高的阴郁的黑人，向伙伴們說：

“巴斯蒂昂把爪子伸到葫芦② 里去了！”

巴斯蒂昂有点惊異地、但同时也是很快活地問道：

“我？啊哈，你这坏蛋！……葫芦里可有个壁虎吶……”

在树林里排成一行的黑人笑得前仰后合。

走在前面的人，用砍刀割去高高的野草，割断纏繞得离奇古

---

① 勒拉斯：巴西长度单位，等于 2.2 米。

② 葫芦：系指南瓜晒干后制成的器皿，上面有个圓洞，主要用来盛水。

怪的葛藤。夜来的露水落到地上；每一揮动砍刀，就洒下来一瓢①水，沾湿了奴隶們的襤褸衣衫。为了主人，黑人們并不吝惜力气；开拓派內拉斯不仅是庄园主的事业，而且也成为他們个人的切身事业。他們忍饥耐渴地不知疲倦地劳动着，甚至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性命，只是为了白种主人的发家致富。

8 月里，点了一把火，把砍伐的地带燒干淨。起初，一道小火舌在一堆干細树枝上嚯地一下燃了起来，然后就噼哩啪啦地順着青綠的树枝扑到一堆落下来的枝叶上，接着又燒起伐倒的树干，密林上空籠罩起一层黑紅的烟雾；烟雾騰到空中，变成灰藍色。压在伐倒的沉重巨大的树干下面的小树，也被火焰包圍了，火焰順着晒干了的青苔燒去，舐着了"老人鬚"，烘干了芦薈綠色叶丛上蓄积的夜露，从干枯的烏鲁庫兰树上捋下金黃色的树叶；火焰像野牛一样横冲直撞，它扑到攀椽植物上和露在地面的树根上，惊天动地地气势汹汹地冲到丛林中去，继續扩展，旋起一团团的濃烟和火星，直上云霄。

树干弯倒，树枝噼啪地响，树皮下面的木浆也嘶啦嘶啦地发声。一团小虫子被烟熏得在空中狂飞；蛇在吓坏了的黑人脚下，貼着树叶刷地一声溜走了。后面留下的，只是灰烬，燒焦了的土地，和被風吹赶着的跳蕩的烟团。

在被清除的地区中間，留下了一棵孤单的巴烏一答里奥树。火焰临近的时候，这棵树好像是战战兢兢的，树枝上的鳥也惊叫起来，但是火焰寬免了它。在芦薈枝上，干巴鳥也被大火的烟气惊动了；濃烟忽而把它包圍起来，但是树还照样凛然不动，只有鳥儿叫得更惊恐不安了……

① 瓢：原指巴西的庫耶拉树的果实，庫伊的壳所制的小碗。

一团团濃烟透过叶丛，升到高空，几乎和云彩攪混一起。夜風把它們刮到腹地的那边，它們浮游在河面上、山丘上、原野上，像是一条条顫动着的黑带，被冥冥中的手在星光下抖弄。

当这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土地也露出一副忧苦的神情，仿佛披上了丧服。燒焦了的木桩好像是蹲着的黑人。

开拓派內拉斯的消息，在这地区很快地傳开了，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触怒了那些爱管閑事的人。不久以后，阿維姆又碰到了一些难題。有个康皮那斯的牧畜場主提出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一口咬定說是在圣灵节賭牌贏来的，并且提出了見証人作証。但是阿維姆——这个知权达变的法庭老鼠——找到了一个宣称自己是土地所有者的冒名頂替的人。这个人声明，他是中彩票买的这块地，并且提出了办彩票人的名字作証。那个人也提出証件；不錯，这是值得研究的，但究竟不过是一張貼了印花的紙……这已經能說明一些問題了。

当法庭按部就班地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在腹地这块荒野的土地上，一座庄园逐漸建立起来。阿維姆雇来的那个人打贏了官司，就和未来的庄园主訂了空头契約。从此以后，誰也不敢再和他爭执所有权了；他已經取得了合法地位。

阿維姆每月要进城去办一次貨，买盐巴、烟叶和煤油。他在一家小鋪的門口停下来，把馬拴上柱子，坐到木桶上，一連几个钟头地扯东道西。話要說完的时候，他就开始摸索衣兜，埋怨起沒有抽的了：

“連点烟叶都沒有了；我現在这么困难……”

对方明白了他的暗示。

“您抽什么？”

“唉，什么都誠！”阿維姆回答道。

討了一点烟叶，他老半天才卷上一支烟：先是不慌不忙地把烟叶割碎，在手掌上搓成末，放到一边；然后又弄玉蜀黍叶——切下一小块，仔仔細細地把它刮干淨，攤平。过了半个钟头，烟才算卷成了。于是阿維姆开始用火石打火。一股点着了的火絨味……深吸了一口以后，他照例要把这烟草夸一番。

"啊，这烟眞冲……这是普利西卡巴的，还是梯太尔的？"

"哪里！这是咱們本地的……坏烟。"

"我哪怕抽最嗆的也行。我不是个讲究的人……"

庄园主的妻子、儿子和奴隶，都吃用盐水煮的棕榈树的果肉。偶尔桌子上会摆出收割后在田野里打来的柯梯亚鳥的肉。每逢星期日，黑人就去打魚，中飯便煮上一鍋小魚……

光阴似箭，咖啡田和甘蔗田里的叶子已經刷刷地响起来了。菜园也成长起来了。攀藤植物盘在栅栏上。河边的太奥伯树伸展开大大的球形叶子。桌上添了嘎拉帕[1] 和自己园子里的咖啡。后来，咖啡里开始加自己的糖糊了。那一天終于到来，女奴隶們熬出了一盆糖，这是阿維姆庄园的第一盆糖，像淤泥一样又黑又粘。經过牛粪过滤，才变得清白些。

后来就开始盖房子。奴隶們从河边背来石头；从一座不高的小山上用藤筐抬来粘土。黑人把那座小山叫"蒙达"[2]，后来这地方就这样叫下去了。他們盖起了一所瓦頂干草合泥的大房子，墙厚得像修道院一样。在餐厅和臥室里鋪上了木头地板，墙上糊了壁紙。其他的房間是泥地的。白天，阳光透过屋頂的隙縫，射在黑潮的土地上，显出一道道金色的花紋。到了夜里，要是往上一看，穿过瓦壠的間隔，可以看到一顆顆閃爍着的星星。

---

① 嘎拉帕：蜜搀水制成的飲料。

② 蒙达(munda)：意为干淨，光滑。

随后又为黑奴搭起了棚屋①。就在河边，离碾玉蜀黍的磨盘不远。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棚子，隔成許多間斗室，里面挤住着奴隶和他們的家屬。黑人被赶到棚屋里去后，就沒有人再管他們了。既然他們都是黑皮肤的，就叫他們住在一起吧……雇来一个监工，据說他是从远地来的，警察局在緝捕他，因为他曾經用一排子彈打死了一个不听使喚的黑人。但是这样难道不好嗎？正相反，这是值得称贊的……

彼得罗卡的儿子，年輕的安东尼奥·阿維姆，这时候已經开始追求一个淺栗得近乎金色头发的身材匀称的姑娘，一个富商的女儿。她叫安娜，更确切地說，叫堂娜娜②。有时候，甚至称呼她为堂娜堂娜娜，来表示特别的敬意。

訂婚宣布了以后，庄园里就来了一批泥瓦匠和木匠；他們盖了一座平房，要是按女黑奴們說，它比庄园主住的房子还要好得多……但这是为少主人盖的呀……也是为了少奶奶呀……他們才配住……

庄园的生活已經納入了正軌；这时候，当地法院接到另一位律师的起訴书：某位显貴的先生，侨居欧洲多年，归国后知道他的土地被非法侵占，就文件齐备地要求司法的裁判。阿維姆駁回了这起訴，交出合法登記的契約，于是又开始了一場爭夺战，一次又一次的判决作出来又被推翻……看样子，司法机关是站在阿維姆这魔鬼的一边的……已經預料得到最后的判决会是什么。那位显貴的先生，也許指使了别人，組織了对阿維姆庄园的一場襲击……

有一天早上，婆婆和新来的儿媳妇在厨房里正用沙子擦平

① 棚屋：是庄园里黑奴的住所。

② 堂娜娜：是堂娜安娜的簡称。堂娜是西班牙葡萄牙語对妇女的尊称。

底鍋，黑奴們像平日一样到田地里去干活了，主人在圈里看猪，忽然間一帮打手大喊大叫地闖到院子里来，毀門砸窗戶，显然是要謀害庄园里的人。

“嗨！除了主人，都出来！”

女人們拚命地叫喊，扯着头发。彼得罗卡全明白了，他馬上扯下挂在猪圈柱子上的号角，使足全勁吹起来，拖长的号音傳遍了整个庄园。过了一会儿，磨盘那边出現了一个老黑人，他是由于好奇跑出来看看的。庄园主向他喊道：

“木若，叫人哪！快点！”

木若大致上明白了主人的吩咐；即使他沒有听懂說的是什么，看着那些气势汹汹地在院子里横冲直撞的人，也明白了事情不妙。他钻到树丛里不見了。

不一会儿，在庄园边上出現了黑人，他們呼喊着，手里揮着在阳光下閃閃发光的砍刀。他們来得正是时候：那帮打手的头子刚把彼得罗卡綁在大門旁的柱子上，端着手枪逼他在一張紙上画押……

奴隶和打手們搏斗起来。白刃相接，鉄器碰着鉄器发出可怕的响声……人們你砍我，我砍你，像是砍苹果树一样。砍断的胳臂飞起来。一片吶喊、呻吟和咒駡，令人发抖。鮮血流了一地。一直厮杀到襲击者知道对付不了黑人的时候才算結束。他們越过栅栏，溜之大吉了。打手头子回过身来掏出手枪——砰砰地打了两响。

有一个奴隶受了致命伤，倒下了。这是巴斯蒂昂，世界上最爱說笑話的黑人。伙伴們把他的尸体裹在麻袋里，遮上一張草席，往离家四分之一里格远的蒙达山山坡上抬去。黑鷹在山丘頂上盘旋了一个多星期。死者的伙伴們圍着火堆回忆起巴斯蒂

昂生前的許多事情，有时候重复着他的話："葫芦里可有个壁虎吶……"

于是他們就笑起来。

* * *

几天来，阿維姆受了惊吓，沒有复原。等到恢复过来后，他立刻备馬进城找警察局长去告状。他在申述中指出，这次庄园受到襲击，看来是那位显貴的先生为了复仇，雇了一帮打手来这样干的。調查开始，証人也出面了。阿維姆因此不得不常常到城里去……

一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座已經伐去了不少树木的森林，心里想着怎样調查，怎样向他提問題和怎样回答……

忽然間砰的一声，一个藏在树桩后面的人向他后背开了一枪。彼得罗卡想在馬鞍上挺身往后看一眼，但是立刻俯到馬脖子上，往左一歪就栽到地上死了。

牲口好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疾馳到庄园去了。到了門口，它用头撞着籬笆，四蹄乱踩。庄園主的儿子这时候正在車棚里往大車的車軸上加松焦油。听見响动，他走出来看是怎么回事，一見到馬上沒人，繮绳拖在地上，就明白出了事情，他的胸中迸出来一声狂叫：

"强盗！父亲被害了！……"

从此以后，彼得罗卡的儿子就开始管理庄园。在被害的地方立了一个木十字架，上面盘上了葛藤。第二年，十字架换了个好些的。第三年，儿子履行許願，立了一个新的十字架，这回是鉄的了。每个过路的行人都要在这十字架下放一块石头。这个十字架成为有求必应的圣物。过了一些日子，这里盖起了一座钟楼。阿維姆被害的日子——五月三日——成了村里教堂的

圣节。后来，钟楼旁边盖起了茅屋和小舖；又过些日子，钟樓成了敎堂；周圍逐渐形成一座村落，村落一年年地扩大着。

就这样，欺詐奠定了大庄园，十字架奠定了城市……

主人被害以后，派內拉斯地方的生活依然如故。平时，黑人在田地里干活；每逢星期日，他們就到庄园上来干活；为的是能混到一頓安古粥①。从七点到十一点，到河边去搬石头；或者放在头上，头頂上垫着一个布圈，或者扛在肩上，两手扶着。那是一些圓圓的，被河水冲洗得光滑的石头，有的石头上面带着水藻，象是长着綠头发的人脑袋。有时候石头从手中脫落，砸在扛的人的脚上。黑人一个跟着一个地走着，随着脚步的节拍，嘴里哼着歌声……

岁月倏忽，在派內拉斯的地界上垒起了一道光滑的卵石墙。有些地方它已經越过了庄园原有的范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哪里不在爭夺土地，建立大地产！誰願意叫罵，就隨他的便！

每当监工落在后面，黑人就总讲起話来：有的人因为給少主人干了这么多的活，很高兴；另一些人听了許多流浪汉讲的反叛的話，悄悄地嘀咕着，傾吐着一些危險的念头。

奴隶里最好奇的要算是木若——他是个老黑人，被私販子从非洲运到这里来的——至今还没学会白人的話。木若穿着条紋花布的短衫，脖子上挂着貝壳的項鏈。巴斯蒂昂生前很喜欢拿他这个避邪的玩意取笑……

木若是个逃亡者，脾气特别倔强。躺下睡覺的时候，整宿把刀子放在枕头底下，說是可以避邪。睡着后，常呲着牙說梦話，

① 安古粥：是玉米、苦薯或大米面熬成的粥糊。

說他家乡几內亚的話。黑人們都說他会念咒降神，很灵驗，所以都有些怕他。

他只跟他唯一的朋友茹斯蒂諾談話。这个茹斯蒂諾是个很奇怪的黑人。从前在巴拉圭待过，并且从那里弄来了危險的思想。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像魚一样地緘默，但是白人都猜得出他是在裝佯。出乎意料的事終于发生了。虽然茹斯蒂諾几乎沒有跟任何人說話，他却成了全体黑人的領袖。这件事沒有能瞞多久。有一天晚上，看見他正在圍火堆坐着的奴隶中間，而茹斯蒂諾……却并不緘默。

监工听見木若說：

“黑人干完活就睡覚，睡醒就干活……再也沒有什么别的了……”

“不，有……他身上有鏈子……”茹斯蒂諾接口了。

这非洲人沒有明白，向秦連西奧看了一眼，那人費了好大勁才找着一句話，意味深长地吐了一口吐沫，嘟嚷了一句：

“唉……鉄軛[1] ……”

木若的眼睛模糊起来，他格吱地咬了一下牙，继續自言自語地說：

“要是黑人病了，那怎么样呢？”

茹斯蒂諾回答：

“要是黑人病了，他就得手里拿着鋤头死去。”

“要是黑人生了孩子呢？”

茹斯蒂諾每个問題都答得上来：

“白主人把黑人老婆留在身边，孩子，那就卖給人販子。向来

[1] 鉄軛：套在奴隶脖子上，防止逃跑的鉄圈。

都是这样。有那么一回……"

茹斯蒂諾沒能把話說完，因为大家都一齐說起来。喧囂声起来以后，茹斯蒂諾回头一看，原来监工就在籬笆那边，手里拿着枪，站着不动，目不轉睛地盯着茹斯蒂諾……

这下子奴隶明白自己露了馬脚，就站起来，若无其事地向圍着棚屋的鉄絲网走去。他宛如一只豹子，一跃跳过鉄絲网，向田野里跑去，那边在黑夜的庇护下，他可以脫險。憤恨地注視着茹斯蒂諾的监工終于恍然大悟了。但是已經太迟：奴隶逃跑了。事后才知道，这个黑人是凭两把烟草和一条花巾自卖自身来的——那时候常发生这种事——原来他是无畏的路易斯·迦瑪①的助手；他到每个偏僻的地方游蕩，开导奴隶，鼓动他們在棚屋里起义。

茹斯蒂諾失踪了。派內拉斯庄园又恢复了正規生活。每逢星期日和宗教的节日，黑人們継續扛石头，得一頓安古粥吃。于是产生了像失去自由那样忧郁的諺語："拿扛石头当休息！"而石墻經过了一年，便伸长了五百多勃拉斯。它已經超出了庄园的界限，伸展到別人的領地上去了，把望不到头的土地都接連到阿維姆的大庄园上来。

秦連西奧是个老奴隶，还是在建立庄园之初买来的，他可以背出庄园的历史。到河边取石头回来的路上，他沿着石墻慢慢地拖着脚步走着时，就向其他黑人解釋道：

"巴斯蒂昂是在这儿被人打死的……老主人是在这儿死的……就在这个地方我失掉了我的罗莎，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吧……就在这儿，这所房子里，生下了小少爷莱尔特，小黑人隆

---

① 路易斯·迦瑪(1830—1882年)：巴西黑人，廢除奴隶制度社会运动的領导人之一。

鲁斯蒂奥是与他同一天出世的，那是死去了的若特鲁妲的儿子。”

他这部书——回忆的年鉴——就像摩西十誡的石版一样，也是石头的。

黑人們不时地观望着蒙达山頂上，在那奴隶們得到永恒的安息的地方，盘旋着黑鷹。黑人面面相覷地垂下头来，他們当中又一个伙伴裹在麻袋里，在死后得到了自由。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像从河底挖出的石头那样沉重，也像高耸入云的教堂钟楼一样看不到头。

2

1886年

黄昏降临；山丘籠罩着一片藍色，树影拖长了。从洼地里升起了凉溲溲而潮湿的大雾，在河灣上空显得更为濃郁。門旁干枯的树下有只公牛走来走去，不理睬急促啼囀着的卡拉皮嚣鳥。

不一会儿，从牧場那边傳来了吆喝声和一群牲口沉重的踏步声。一个黑牧童从园子那边往芒果树下赶着牲口。一会儿他就出现在果雅貝拉树前，用鞭子抽打着那些总是认不出回家的路的蠢东西。

“吁！吁，該死的！”

他跑到門前，催赶着停在树下的公牛。从太阳晒得焦干的土地上发散出一股燎草和畜粪的嗆鼻子气味。哞哞的叫声打破了籠罩着派內拉斯庄园的宮人的寂靜。

阿維姆的房子簡陋、低矮而黑暗，有一条长长的阳台，一排半朽的栏干上，密密地纏滿了攀藤植物。房前一块夯实的小場地，立着几根系馬桩，周圍乱放着几块大石头。河边的磨盘旁可以看到树干搭的抹着黃泥的茅屋——这就是奴隶住的棚屋。它和鋪石子的不大的院子形成直角。院子当中豎着一根大柱子，好像上了漆一样光滑——犯了过錯的奴隶就綁在这根柱子上。

咖啡田那边是一片阴暗的不成形的野林，总是靜悄悄的；那里的夜比在田地里来得早。在入暮的时刻，伊南巴鳥凄惋地叫着。阿拉彭鳥一陣又一陣地发出像是錘子打在砧上的叮叮的叫声。在磨盘不断轉动的声音中，青蛙也閣閣地叫着，好像为这薄暮凄涼的音乐作伴奏。

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阿維姆出現在車棚旁，向那黑小伙子喊道：

"薩魯斯蒂奥！嗨，薩魯斯蒂奥！"

主人个子不高，長得却粗壮，濃密的黑鬍子蓋住了他那高顴骨的臉；嘴里叼着一支用玉蜀黍叶卷成的抽了一半的烟；身上穿着帆布褲子和一双沾滿淤泥的长靴。

小伙子走到主人跟前。

"有什么吩咐，先生。"

"牲口圈起来了么？"

薩魯斯蒂奥嘟囔了一句什么回答。

"怎么在小树林那边有一头公牛在叫？"

"那是馬尔亚多，先生。我想去找它，但是天要黑了，我就打算先把牲口赶回来。現在我就騎馬去把馬尔亚多找回来。"

"好，你先打钟集合。"

薩魯斯蒂奥跑到車棚边上去敲那悬挂在木梁上的钟。馬上

黑压压的一群野鳥飞起遮住了傍晚的天空，它們的叫声远远地响遍了各地。从蒙矓的远处傳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仿佛是钟声瘖哑的回声。这是田野里的黑人們为了干完活而在欢呼。他們漫长而苦受熬煎的一生岁月中的一天又过去了。

然后薩魯斯蒂奥走进車棚，拿起繮绳，繮绳的一头拖在滿是尘埃的院子的土地上，往牧場上走去，那边有一头斑点馬，走来走去地啃着草。薩魯斯蒂奥給馬戴上了籠头。馬本来想踢后腿挣脱，但是他一跃騎上了馬背，用脚踢着就把馬赶到丛林里去了。半天还能听到他渐渐远去的声音：

"吁，吁，該死的！……"

当傍晚的阴影落到紅胶泥路上的时候，庄园主因为无事可做，在屋檐下往外望着，看到了原野上騎馬追赶公牛的人的影子。在地平綫上划然显出蒙达山的輪廓，大概在山的那边升起了月亮。在往棚屋去的道路上出現了一伙男男女女。一些女黑人的背上背着用藍厚棉布兜着的孩子；另一些人带着一捆捆的干树枝和一束束的青草。男人們肩上扛着砍刀和锄头。

女黑人只穿着一边挽起的短裙子，好像她們只是在腰上裹了一块布似的。一般除了裙子以外，还穿着衬衫，露出汗水涔涔的脖子和手臂。有的人还戴着寬边草帽，許多人都抽着塔庫阿罗木嘴的陶烟斗。男黑人穿的是直拖到脚踝的花条棉布长褲，短而肥大的本色衬衫，还戴着草帽。但是大多数却只穿着一条褲子，露出赤裸裸的黑亮的胸膛和脊背。

喧声終于停息下来，在棚屋黑黑的直角那边，一个跟着一个地显出了五个光亮——这是点起了的煤油灯。火堆那边傳来了烟味。在坐下来吃飯之前（晚飯是南瓜安古粥），女的都到河边去洗碗。

一个扎着闊腰带的人，钻过大門前的密密的树干，走到屋檐下，摘下揉皺了的旧帽子。

"晚上好，先生！"

"晚上好，西蒙！"

这人是监工。他那呆板的，好像木头刻成的臉，长滿了黑茸茸的毛，眼睛和嘴都混得像是几道黑縫。乱糟糟的长头发糾結在一起，垂到有块伤疤的前額上。腰上挂着一支双筒手枪，老是打在跨骨上。

"有什么消息嗎，西蒙？"

"一切都好，"

"新来的呢？"

"还沒有习惯下来，但这沒有什么，我很快就能把他們調理好，他們会听使喚的……"

他用那五股的鞭子在空中揮了一揮。于是两个人都笑了。屋子里走出来一个胖黑女人，耳朵上綴着戒指形状的环子，头上扎着白三角巾；她提来一盞油灯放在阳台上。

"給我們端咖啡来，日諾維娃。"

"好的，先生。"

几只蝙蝠被亮光照得发慌，飞到屋檐下，不住地扑騰。主人和监工扑过去抓它們。这时候薩魯斯蒂奥出現在大門口，来报告馬尔亚多已經圈起来了，安东尼奥就吩咐他赶走蝙蝠。这小伙子好像正在等着这份差事，他奔向車棚，拿来一根长竹竿，站在院子当中使勁地揮起来，仿佛旋起了一陣風。

"就是这些缺德东西每天早晨把牲口咬得直淌血……"

"这些蝙蝠比鼠疫还厉害……"

竹竿在空中划了几个大圈。蝙蝠惊魂不定地乱作一团，几

乎要碰到竹竿上。薩魯斯蒂奧終于打着了一只，它掉在地上抽搐着，扑騰着伞骨一样的薄膜的翅膀。

月亮升起来了，从远处可以看到鋪上了一層銀波似的河水。从棚屋那边傳来了六弦琴的彈奏声，和忧郁的象咏詩一样的歌声。在初夜的靜謐中可以听到磨盘均匀而緩慢的咕嚕咕嚕的轉动声；这种声音在白天是覺察不出的。

“去瞧瞧吧，西蒙，黑奴們玩得太久了，怕他們明天掙不了安古粥。”

监工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鍍鎳的厚怀表。

“七点。得往那儿去一趟；要不然他們会唱一整宵的。”

日諾維娃出現在門口，报告說，咖啡端来了。

庄园主請监工一同进去喝咖啡，监工先是客套地謝絕，后来还是同意了。他們走进擺着一盞油灯的阳台，阳台中間是一張发黑的旧桌子，两只高方凳。墙边立着食器柜，柜門坏了，可以看到里面擺着葡萄牙的藍色瓷器。桌子一头鋪着白桌布，上面擺着搪瓷咖啡壶、細瓷茶碗和两盘热气騰騰的噴香的烤餅。

坐下以前，西蒙想把帽子放到角落里去，就往廚房的門口那里走，并且不由已地停下来，看看里面在做什么。在一个大炉灶里燒着两个滿是青苔的粗木柤子。堂娜安娜，庄园主的妻子，还是个風韵犹存的美妇人，她有一双褐色的眼珠，深色睫毛，厚密的淺色头发盘成一个髻——她在廚房里走来走去，显出一副很操心的神情。她穿着打折的黑上衣和非常寬大的裙子。浆洗过的裙子下面剛剛露出一双油皮便鞋。堂娜安娜看着女奴隶們干活，沒有理睬监工。女奴隶們正在廚房里內衣堆成山的桌子旁边，有的在縫，有的在熨。

她的儿子萊尔特坐在咖啡木箱上，好像正在为什么生气。

“听我説，我的孩子，”堂娜安娜对他說，“你簡直象个不懂事的小孩；就因为你父亲把薩魯斯蒂奥派到棚屋里和伙伴們一起住，这一点事，你都要鬧翻了。”

“不是这样，媽媽。薩魯斯蒂奥跟我是在一起长大的，他是我同年的朋友，我們两人是一个奶娘撫育的，我教他认字……尽管这样……”

“那又怎么样？”

“怎么能这样說呢？現在他的命运是棚屋，奴隶的活儿，奴隶的安古粥和鞭子。那么，为什么他从小要受另一种教育？”

“照你这么說，他就要一輩子在这厨房里鬼混了？只有你这样的宝貝才会这么想。行了，别生气了，明天你就要到圣保罗去，換个环境，頂多过一个月，就不会再想他了，你瞧着吧……”

庄园主发現监工在非常好奇地往厨房里瞧，也就走到門口想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覺得儿子过分重感情，很有意思，便大声地笑起来。西蒙这时候也趁势笑了。这使堂娜安娜感到有些遺憾，准备对儿子表一表同情，只好淡淡地問丈夫一句：

“怎么，难道不是这样么？”

“当然，你說得对。”

“您知道，薩魯斯蒂奥不仅能干家务事，他什么活儿都能干；他鋤地也不坏呀。”监工补充了一句。

萊尔特什么話也沒有說，噘着嘴好像要哭。

母亲明白了他这副怪相的意思，为了支开惹得儿子不高兴的男人，就說道：

“咖啡要涼了……”

炉灶里的火漸漸熄灭。油灯只剩下长长的抖动着的火光。堂娜安娜、萊尔特和女奴隶待在厨房里，听着老娘姆瑪丽亚讲故

事。这个黑妇人老得象是在火上熏干了一样；她象往常一样坐在木箱上，陶烟斗里装滿了烟草，便开始用奴隶的土語讲起各种各样历史上的事情。她不慌不忙地讲着……

“白人来这儿以前，”老妇人回忆道，“这里可真是一片荒地。蒙达山上住着些逃跑的黑人。每天早晨，迷了路的猎人可以听到山上的号角声。过一会儿，若安叔叔，那坏名声的逃跑的黑人，向伙伴們叫道：‘十个人去打猎！’又是一声号角。若安的粗嗓子又叫道：‘十个人去堵窟窿！’末后号角最后一陣响过，若安叔叔分配剩下的：‘唉，你們这些懒骨头，罰你們去跟女人干活！’白人要是听見号角声和老黑人呼魯魯的声音，就吓得溜了。唉一唉一唉！……可不就那样么……逃跑的黑人住在蒙达山上的消息就傳到圣—若安—杜—卡皮瓦里去了。白人可气炸了。‘得把这个若安抓来，他是个危險的黑人！’一下子来了不少人：庄园主、打猎的、警察、森林队长[①]，这帮拿枪带刀的队伍来到了派內拉斯。到了这儿，就把山包圍住，放出猎狗。砰砰地打起枪来。一面就往蒙达山上爬……爬……他們手里拿着枪，手指头勾着枪机，眼睛直盯着树林……唉一唉一唉！可是他們一个人也沒找着。等他們到了山頂，才看見若安叔叔，他就坐在树底下的石头上，在冒着烟的炭火旁边烤手呢。他身边放着每天早上震动派內拉斯的号角。白人可奇怪了。他們的头子就問：

“‘若安，逃来的都在哪儿？’

“‘唉一唉一唉！……我这里沒有……一个也沒有。这里就住着若安叔叔。’

“‘那么你每天吹号角向黑人发号施令，为什么呢？’

---

① 森林队长：巴西专門追捕逃亡奴隶的庄园主武装队伍。

“‘我是想騙騙白人先生們！唉—唉—唉！……’”

于是老太太那沒有牙的嘴笑起来了。她称贊那滑头的老若安，因为他能吓唬白主人……

安东尼奥和监工坐在桌旁。庄园主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壶和吃起来格吱格吱响的烤餅，說道：

“你瞧見了？如今年輕人都喜欢黑奴。在每个黑人的背后，他們都看見了天使的翅膀。在宮廷里，更不用說圣保罗了，連那些給地板打蜡的都在叫喊黑鬼的自由。我告訴你：跟那些到庄园上来的流浪汉、小販和自由黑人可要小心！他們都是騙子手里挑出来的。他們所要的就是煽动奴隶造反。”

西蒙呲了呲黃牙。

‘我有这管事的东西对付他們……”他說着，把手枪放在桌上。

庄园主继續說道：

“你瞧《圣保罗省报》；从头一行到最末一行我都看过了。你不能想象，咱們省里发生了什么事。大批黑奴从庄园里逃跑了。皇室也处在困境，只好見風使舵。要不廢除奴隶制度，可能激起大暴动，政权沒有力量鎮压——現在軍队已經拒絕逮捕逃亡的黑人了。”

西蒙望着主人，費力地追随他的思路。但是庄园主感到需要披露心事，就继續說道：

“我們的指望就在共和国身上了！”

正在这个时候，客厅角落里立着的那座像柜子一样大的老座钟，在昏暗中悶悶地敲了八下，声音好像是从无底的深淵中傳出来的。西蒙站起来說：

“我去叫黑人睡覚去。明天見！”

西蒙从长凳上拿起帽子就走了出去；他的沉重脚步把食器柜里的玻璃器皿都震响了。主人把监工送到門口，灯蕊直在抖动；庄园主从桌角的盘子里取来一把镊子，剔了剔灯蕊，把焦头扔到院子里，然后坐在摇椅上，沉入在深思中。

凉夜襲人。阳台上的金銀花散发出一股柔和的清香。飞蛾在繞着灯飞舞。从黑暗中，从几乎看不見的棚屋那边傳来人們均匀的嘈杂声。监工是不是到那儿去了呢？啊！現在他到了……象是魔棍敲了一下一样，鸦雀无声了，火光也熄灭了。黑夜吞沒了棚屋。安东尼奥继續在摇椅上輕輕地摇着，想着将要到手的收成和所得的利潤。这时候莱尔特来了，打断了他的沉思。

“爸爸，你祝福我吧。我来告别，明天一清早就要出发了。”

“你盼咐备馬了嗎？”

“是的。薩魯斯蒂奥会記着的。”

“好吧，願上帝祝福你，我的儿子！向姨父和姨母問好。你要好好念书，别偷懶，不能交坏朋友，小心馬車和貨車——那儿街上的車象瘋了似地飞跑。每个星期都要給我們写信，过暑假一定回来。可能下个月我要到圣多斯去，順路去一趟圣保罗，在你姨父家住两天。我想阿尔維斯·奴涅斯和堂娜西尼亚尔不会待慢你的。另外我已經給萊赫特銀行写了一封信——女皇大街88号，别忘記地址——让他們每月付給你二十个密耳瑞斯零用。因为姨父家里会照顾你一切，这些錢够你花的。我不再多給你，不是因为舍不得，照規矩，学生念书不应当有太多的錢……”

听了这番临别贈言，儿子激动地吻了吻父亲的手，之后就出去了。在一片寂静中，庄园主只听得儿子走远的脚步声，客厅里座钟的滴答声，还有一个什么动物——可能是一只干巴鳥——在阳台的棚頂上扑騰的声音。过了一会，風向变了，磨盘匀称的

响声，伴随着流水的汩汩声，傳到了庄園主的耳边。于是他的脑子里襲来一个念头，去看看棚屋里在作些什么。他覺得，如果不去看看自己的奴隶，是不能合上眼睡覺的。

庄园主走下阳台，走出大門，順着小道往下走。潮湿的草地里，蟋蟀唧唧地叫着，催眠一般地单調。他踏上木板，走过小河，到了圍在棚屋四周的鉄絲网旁边。他想不被人发现地进去，所以沒有去开門，却爬过了鉄絲网，尽管鉄絲老是勾住他的衣服。他終于到了棚屋后面——棚屋正面是朝着里院的——小心翼翼地沿着一垛长泥墙走去……从沉入到梦乡里的棚屋中傳来另星的声音：一个女奴隶在哄着孩子，一个老头拚命地咳嗽，簡直到了要憋住气的地步。后来一切又都寂静下来。奴隶們的睡梦像鉛一样地沉重。

安东尼奥透过墙縫往屋里看去。这个小草房就是一間屋子；每一面墙边都放着一張鋪草席的木板床。这里睡三个人：已經在种植园干了十五六年活的泰連西奥，小伙子藤督斯蒂奥和多次想逃跑的老非洲黑人木若。这个叛逆的黑人一心想着自由——他从棚屋里逃跑过，从路上逃跑过，从田野里逃跑过——只要监工一轉身，这个黑人就馬上想逃跑。

他的身上像公牛一样烫着烙印，前胸和后背都有个F字样的标記，他是个 Fujão——逃亡者。

木若不走运。他逃跑了，过了几天又被抓回来，倒剪着手被押送回来，回到庄园。最近，监工給他脖子上挂了个鉄軛。鉄軛的后面有根鉄棍，鉄棍头上有个鈴当；鈴当很高，使奴隶够不到它。鉄棍的中間还焊上一根两头尖的鉄横梁。这个狡猾的結构妨害逃跑的黑人穿过密林，而鈴当一动就响，向森林队长暴露了他在哪儿。为了避免脖子上已經結了痂的烂伤再受刺激，木若

用碎布把鉄軛裹起来，但这也不大管事。

木若要睡覺的时候，西蒙就脫掉他身上的鉄軛，放在奴隶住的小屋門前，擱一夜。第二天早晨，木若要自己戴好鉄軛找监工去鎖上。

在油脂烛光中，庄园主看到草房里的三个人在輕声地談話。泰連西奧抽着陶烟斗，忽而抓抓灰白的鬈发。木若蹲在角落里，用手摸着臉，好像在赶去邪恶的念头。他怎么也沒有能学会說白人的話，也只能勉强地听懂一些。

說話的是薩魯斯蒂奧，他向两个年老的黑人这样讲：

“我从少爷那里学会了认字。我这黑小子懂得好多事了，知道有些人在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为奴隶求解放。要把一切翻个个儿！……黑人从庄园里逃出来，作了逃亡者[1]，到圣多斯或热巴庫阿拉去！”

木若躺在木板床上，蜷縮着身子。他疙里疙瘩地問，薩魯斯蒂奧所說的怎么能实現。

庄园主正好碰上他們在說这个……得告訴监工！也正在这一刻，黑人們感覺到墻的那边，在只能听到磨盘匀称的响声和流水的汩汩声的夜闌人靜的昏暗中，藏着一个人。他們吓得凉透了心。油脂烛灭了，他們在黑暗中屏住了气息。誰知道这样挨了多久？后来他們睡着了。在梦中，他們还幻想着幸福。

天剛亮，薩魯斯蒂奧就起身，到牧場上去，給馬戴上籠头，牵着去找萊尔特。萊尔特这时候已經站在阳台上等着他了。在这里，小伙子請求萊尔特的祝福。萊尔特抱住了他。两个人的眼睛都掉下了泪珠。

---

[1] 逃亡者：原文是“吉隆坡拉”，即藏身于“吉隆坡”中的逃亡奴隶；“吉隆坡”系指从奴隶主手中逃出来的黑人集中的根据地。

然而，出門的人剛在路上的拐角消失时，西蒙就走到薩魯斯蒂奥跟前，給他上了枷鎖。然后連踢带打地把他推到棚屋的院子里，綁在木柱上。正在这时候，木若戴着他的鉄軛走到监工面前，請他上鎖。哪知道西蒙摘下木若的鉄軛，把皮鞭递給他，指着他的朋友薩魯斯蒂奥。

这个非洲人惊慌得不知怎么办好，在院子里輾轉不宁，束手无策地揮着长长的手臂。监工掏出手枪頂在黑人的胸膛上。

“打四十！”

木若只好揮起鞭子……

“使劲，蠢猪，要不我毙了你！……”监工扳上枪机。

薩魯斯蒂奥直在呻吟；鞭子每抽一下，他的身上就显出五道紅痕。黑人們都拥到棚屋的門口，惊恐地彼此紧貼在一起。小孩子吓得躲在母亲的裙子底下。刑罰完了，薩魯斯蒂奥俯伏在地上呼呼地喘息着。

招喚奴隶上工的钟声响了。

在他們扛着的鋤头和砍刀上，映着无情的青天，是早晨了。

3

大学生

早晨下了一場傾盆大雨，淹沒了圣保罗鉄路的鉄軌；原定十一点四十分到魯斯車站的車誤点了。

火車站是个黑色的建筑物，沿着站台是一排排的鉄棚。站台上挤滿了人。穿着絲綢斗篷的老头子，显得有点慌張不安。妇

女們戴着剛盖住头頂的小帽子，都躲在伞下。

萊尔特提着沉重的生皮箱子从車厢里剛走出来，脚夫和旅館里拉客的人就圍住了他。幸亏这时候"帝国"旅館拉客的卡舒沙，和"阿比奥那"旅館的托托卡，为了爭客人吵起来了。这时，总在火車进站的时候来值班的便衣警察札奴阿里奥赶来劝架。札奴阿里奥个子不高，但他总要装出一副威風的样子：戴一頂寬边帽，并且总拿着一根沉重的手杖。

"旅館拉客的天天吵！老是这个'烂鸡窝'和'紅毛'！我要向你們的老板告状，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他！"

火車站上一切都在游动、喧嚷、沸騰。趁这时候，这位未来的大学生才脫身而出，从站台走到鋪着石子的坑坑洼洼的站前广場，广場上一片片水潭还沒有干。沿着泥糊糊的石头路，熙熙攘攘地走着衣著貧穷的嘈杂的人群……卖甜食的、卖水果的、卖报的嘶哑地喊着，拉扯着过路人的衣襟。

萊尔特提着沉得累手的皮箱，踏着胡桃壳，踩着香蕉皮和西瓜皮。人行道旁停着一排二輪和四輪的馬車。車夫們大声地在爭执着什么。有些人抽着刺鼻的雪茄，操着不合語法的話——他們是到此地不久的移民。旁边，有的人在擲骰子，哼着小調。一个剛离开安靜的庄园的人，赶上阴天，到了火車站低矮的棚下，准会被这番喧囂鬧得精神錯乱的。

萊尔特站在两輛馬車中間，望着这广場；不远是一家門前挂着几面搭拉着的褪色的幌子的酒館；里面推推挤挤地都是人，有脚夫、黑人、流浪汉——光着脚，身上是破衬衫，戴着象是压瘪了的自行車輪胎的帽子。

酒館里发出炸沙丁魚的香味，听得到平底鍋嘶啦啦响的声音。店主是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卷着衬衫袖子，又端盘子，又

斟酒。

对面小公园里，几棵树水淋淋的，黑乌乌的叶丛中露出天文台的尖塔。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莱尔特坐上了一辆二輪馬車，箱子放在脚下，把地址告訴給車夫。

"先生，您熟悉圣保罗嗎？"

"知道一点，我小时候在这儿住过……"

"哦。"

阿尔維斯·奴涅斯先生和姨母西尼亚尔住在塔巴丁圭尔街上。車夫走了一段路以后停下来，駡了一句，又轉回車来。他想钻乘客不认識路的空子，繞路走。車走了老半天。馬蹄在坎坷不平的黑石路上踢出火星。最后，車停了。

"到啦！"

他們停在一所小楼的門前。

"多少錢？"

"十个托斯坦①。"

"可是人家对我說，这段路只用半个密耳瑞斯……"

"我說，十个托斯坦。快走了一个钟头了……"

莱尔特躊躇了一下，車夫就把他的箱子放到地上，十分不客气地向他要求道：

"您給錢吧，别小气了！"

莱尔特付了錢，車夫鞭子一揚，就往回路駛去。

过来一个黑孩子，看样子他很想和来客相識。

"这是卡薩帕瓦，他是个該亚法②……"小孩告訴他。

---

① 托斯坦：巴西古币，相当一百个瑞斯（或十分之一密耳瑞斯）。

② 該亚法：《圣經》中的大祭司；見《馬太福音》。

萊尔特現在的情緒很好。他感到圣保罗是个广大而华丽的城市。在这許多好看的房子中，姨父的小樓房，使他覺得几乎象宮殿。

正面四扇寬敞的窗戶，带着椭圓形紅藍玻璃的楣窗。一座石拱大門，門大敞着，通向走廊。过了走廊登上几层台阶，又是一扇玻璃門。萊尔特往上一看，是两面窗子的閣樓；一面窗子遮着綉花窗簾，另一个窗子摆着个插几支万寿菊的陶花瓶。萊尔特看到这一些感到很滿意。他走到門口拉了一下鈴带。里面，在房子的深处，听到了愉快的鈴鐺响声。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圍裙、戴着白头巾的女黑奴向他走来。萊尔特还沒来得及解釋他是誰，門前就出現了西尼亚尔姨母，身上冒着热气，散发着厨房的香味；她一下子就把萊尔特摟在怀里。

“这不是萊尔特嗎！长得这么高了！……我們还以为你乘晚車来呢……快进来，我那里鍋还放在火上呢，蜜餞水果会糊的！罗吉尼雅，快把表少爷的箱子提进来！……”

正在这时候，阿尔維斯·奴涅斯先生来了；他是个瘦削的高高的老头，臉色白淨，一撮山羊鬍。他穿着睡衣和便鞋。听到門前的大声談話，他跑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問題接二連三地一个跟着一个；夫妇俩一件一件地全都問到了。他們甚至知道了阿維姆庄园的奴隶的名字和乳牛的渾名。主人已經吃过早飯，但是总可以找点什么东西来招待客人的……幸而这家人不是特别要讲究客套的。

西尼亚尔太太非常高兴地急不可耐地等着外甥的到来，因为他們夫妇俩上了年紀，沒有孩子也沒有亲戚，房子也显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空落。西尼亚尔太太要是把一件什么东西放在哪儿，那件东西就会变成石头，永远也不动了。过一个时期，西

尼亚尔太太总想給家具換換地方，好使家里的陈設变变样。但是过了一年，一切又照旧如初。嵌在画框上的花雕萎了，干枯了，一点一点地掉下来，变成碎屑。这家的生活好像是停滞着，一切都好像不再变动。这里缺少一个孩子，一个能够使这貴族墓穴稍为活跃的朝气勃勃的年輕人。这里的主人单調地过着日子，等着另一个世界的慰藉。因此，接到了派內拉斯的来信，他們正像过节一样地高兴，因为信里說，萊尔特为了准备考試，要到姨父和姨母家来住上一个时候。好心腸的太太热情洋溢地傾訴了这一切，讲話的时候露着两排发黑的牙。

閣楼的房間让給了萊尔特住。順着一道寬大油漆栏杆的黑楼梯，他被引到楼上，那里可以嗅到新洗出来的內衣的清香。这是一間很大、很干淨而討人喜欢的房間，为这个少年准备得一切齐全。两个臨街窗子的中間，挂着堂娜安娜和堂娜西尼亚尔的父亲、外祖父克列森西奥的画像。斗篷，領結，寬而密的鬍鬚，濃密的长发，有一綹漂亮地垂在前額上，几乎触到右眼——这就是萊尔特的外祖父。下面可以看到画家的签名：瓦斯卡·維格。

"你的外祖父是男爵……"房子的主人解釋道。

"在社会上有地位……"西尼亚尔太太郑重地补充了一句，然后用普通的声調向外甥說："这是你的皮箱。換換衣裳，下来吃些点心。"

老夫妇小心地带上門出去了，剩下萊尔特一个人。他感到热，脫下了上衣。他向窗外看去，只見整个一条街在黑屋頂下好像都是斜的。

对面房子里有个女黑人，哼着歌，在熨衣服。在街口那座房子的寬大屋檐的上空，迎風飄着一个絹制的鸚鵡風箏。下面，在人行道上有个妇女，头上墊着个圈子，正在挪动头上的水罐。小

贩的叫卖震动了全街：

“大劈柴！小劈柴！”

稍为高点的地方，街道顺着山坡而上，可以看見不久前才粉刷好的一堵墙。不知道是誰的手，用青灰在墻上面歪歪扭扭地涂着几个大字，要是仔細地看，可以勉强地认出来：

打倒奴隶制度——自由万岁！

莱尔特还在对这标語微笑，街上就出現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他揮着手杖，好像在威胁着不知名的敌人，嘴里噴出咒駡。毫无疑問，他是那面墻的房主。随着他，走来一个工人，带着石灰桶和刷子，慢騰騰地开始涂那字迹。

莱尔特离开窗口，換上还保留着故乡衣柜味道的干净內衣，下楼到飯厅去了。桌子早已摆好；为客人准备了油渣扁豆酱[①]，炒飯和鲜鸡蛋——是女黑人专为少爷到鸡窝里去取来的。西尼亚尔姨母走到飯厅的角落，那里放着水，他用椰子壳的水瓢舀水，倒滿了高高的水晶杯，水在里面好像閃着光一样。把杯子放到桌上以后，她就坐到外甥的旁边，想跟他談談。

姨父在換衣服准备出門；过一会儿他来了，披着黑斗篷，硬袖口、衣領和硬胸都漿得发亮。他們商量定，在入学考試以前，莱尔特把他在庄园里学的东西温习一遍。可以放心，一切都会順利，他将成为一个大学生。

当姨母走去吩咐端咖啡时，奴涅斯先生用父亲一般的声調指出：

“圣保罗几乎就是首都；这里对于社交界的人們有一些固定

① 油渣扁豆酱：是扁豆搀苦薯或玉蜀黍粉做的菜。

的要求。你这身衣裳像个外省人。我想，你应該去找一趟我那裁縫布尔嘎达，定做两套新衣服——一套外出，一套常穿……跟他說你是我的外甥，他就会接待你。布尔嘎达旁边有个‘佳丽’鞋店；不要忘記，穿好鞋很重要。我看你这小下巴得用刀片刮刮，刮掉你这像蜘蛛爪似的长毛。父亲已經让你刮臉了嗎？”

萊尔特笑了。

“你有零用錢嗎？”

外甥解釋說，他旅費还剩一些，并且到每月月底他将得到一定的数目。看样子，姨父有些羨慕这刚刚踏上生活道路的少年。

过了一会，萊尔特走出去认識认識城市。經过那道粉刷的墻，他看見青灰塗的字已經抹掉了。但房主始終不能安下心来，继續揮着手杖在威胁，喊得滿街都听得見：

“我要消灭这个坏蛋，只要捞到我手里！”

过了一个星期，萊尔特已經变了另一副样子。他的衣服有些讲究了，帽子带着不大的弯边，只有一个扣子的黑礼服，帆布背心，寬大的黑綢領带，长长的带飾条的淺色褲子，脚上是带扣的皮鞋；他努力适应圣保罗的生活。每天早上，他腋下夹着书，吸着香烟，滿心高兴地从家里走出来，看完墻上报紙的新聞，不慌不忙地去上补习課。不久他就結識了一帮好吃愛玩的閑人，这种人到处都是：在“圣若瑟”剧院，在“美洲”咖啡館（咖啡館是通宵地开着，大門因为沒有用处，甚至都摘下来了），和在城市里的大街上。

上完补习課，他赶回家用午飯，和姨父、姨母說几句話，拿一本书就往房子后面漂亮的凉台上去。到那里，坐在寬大的籐靠椅上，把书靠着鉄栏杆便开始用功。碰上好天气，他就到院子的尽头，那里长着几棵香蕉树，坐到一块代替长凳的木板上，他便

开始温习法文文法或是巴西的古典文学作品。

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无忧无虑。这个城市的确令人神魂顛倒。尽管萊尔特离家前夕满心願意給母亲写信，但来到这里以后，他甚至都沒有想到老庄園、老家和可怜的薩魯斯蒂奥……有一天，由于某件事的触发，他还是回忆起了自己童年时代的朋友，想起当那年輕的黑人被轉到西蒙殘酷的皮鞭橫行的棚屋里去时，自己曾为他憤激地求过情，現在感到很可笑。这一切都远远地丢在脑后了，在他的生活里已經失去任何意义。眼不見——心不想。

萊尔特已經完全习慣了圣保罗，那时候，这个城市已經有五万多人；他熟悉了这里的街道和广場。

有一次，在晴朗无云的星期天，他吃完午飯走出家門往卡莫广場走去。那里的教堂和兵营之間有一块空場，男孩子們常在那里打球[①]。

他走到空場尽头的一块凹地边，看着远处沐浴在柔和的阳光下的一片青草地，草地那面，河水閃着一道道金光。他看到煤气庫，远处看着，它要比它本身小得多；他也看到通往巴茲去的滿是尘土的道路上，隐隐約約地有几个人影。愛情島的風味把他誘惑住了，可以看出在树蔭下面有一对对情人在散步。他决定到那儿去。

順着石阶，萊尔特走下去了。二輪馬車非常吃力地走上坡来；馬总是在石头路上滑蹄。这时候他想起了对他那么粗魯的車夫卡薩帕瓦。他还得跟他算賬呢……

萊尔特走了几步，被一个非凡的場面吸引得停住了脚步。

---

① 指一种皮制硬球，用圓拍（无把）互击，拍子上像鼓一样蒙着一层皮。

一群孩子都向一座房子跑去；有一个人在从窗口往街上扫射泥彈。看样子，这門口是在进行一場搏斗。萊尔特被追躲到隔壁小鋪的門里，这里有一个戴着大草帽的年老的黑妇人，她从嘴里拔下烟袋，一口吐沫吐了六七尺远，向少年解說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样的場面是經常发生的……

这一切都应該怪馬特拉卡；他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很久，已經把房子变成了要塞。窗子上的玻璃都沒有了，变得像炮眼。正面墙上的油漆都剝落了，許多地方的图飾也被打掉了。門頂上的窗子露着鉄栅，鉄条尖是向外勾着的。馬特拉卡穿着长长的罩衫，戴着風帽，就在这里和过路人相罵。許多人都知道他是瘋子，所以对这种侮辱也不怎么介意。但是遇到野孩子們，那就不同了；馬特拉卡一連几个小时地罵不絕口，然后便开始了一場名副其实的激战，双方都达到了瘋狂的程度。

每天吃飽了早飯，馬特拉卡就从窗口探出头来向过路的人挑衅。邻人都害怕得連忙躲起来，鎖上門。过一会儿，街上就会出現一个野孩子。

“嗨，你这个长虱子的，往哪儿去？”

“你才是长虱子的，魔鬼！”

“你等着，我把你耳朵揪下来！”

“来吧，你揪揪試試！……”

啪！那野孩子还沒有說完这句話，一个彈弓射来的泥丸就打中了他的鼻子。这是个警告。于是被打的人把两个手指头放在嘴里，拚命地吹起来。这时候，从市集、邻街跑来了一群孩子，鼓鼓囊囊的口袋里装着石子，沉甸甸的，准备战斗。在馬特拉卡这方面，看样子，家里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彈弓和投石器的兵器庫，蓄存了一大堆在炉台上燒好的泥丸，还有各种各样大小不同

的石头。除此以外，以防万一敌人要进攻多面偻，馬特拉卡还准备了装好砂礫的鉄管，隨时可以猛击敌人。据說他还准备下一鍋鍋的开水、一盆盆的油和一袋袋的生石灰。

斗爭是非常激烈的。到处都可以听到号角声、发号施令的叫声、吶喊声和呻吟声。攻击的人中，有的勇敢无畏地冲上去，有的哭着，用衬衫衣襟擦着臉退却。馬特拉卡对从下面打来的冰雹一般的石子毫不介意，他跪在窗台上，不慌不忙地，像个久經战火考驗的战士那样，用彈弓准确地射击着敌人。只听得：啪、啪、啪……每一下都跟着一声叫喊——这就是說，有一个攻击者失去战斗力了。但是馬上又有别人来代替他，他們好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这样的战斗向来是以孩子們父母的干涉才告終的，他們要和馬特拉卡讲理。男男女女簇拥在他的門前指手划脚。

“你差点沒打死我的儿子……”

“你給賠玻璃！”

“这样饒不了你！”

“我們要找主教去告你！”

对駡越来越厉害。

“你敢出来——到街上来再說一遍！”

“胆小鬼！”

“馬特拉卡，馬特拉卡！”

于是彈弓又开始了行动：啪、啪、啪！……

一群告状的人在一团嗆人的灰尘里，在落到馬路大石头上迸碎的泥丸中間，不得不进行战略的退却了。

正因为这样，过路的人宁願繞着这条街走，而邻居們个个提心吊胆。警察局里不斷有人来告状，但是看样子那个总穿严肃

的黑色大礼服和帆布长褲的参事弗塔多，对于这种把戏却感到很有兴味，他回答受难者道：

“我喜欢馬特拉卡。他防止那些貴族青年和作买卖的小伙子每天老到卡莫桥上去盯着在河边搗衣服的洗衣姑娘。”

为了报仇，这些爱看田园詩般图画的“純洁的公民”告发了参事弗塔多。甚至于有这样的話，說参事——哦，这还了得！——不穿衬褲……天哪，神圣的耶穌！开小鋪的女黑人把这一切讲給莱尔特听的时候，好像看見了肉体上不洁的东西，气忿地用烟袋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 * *

天色入暮，有些凉意。莱尔特想回家了。西尼亚尔太太正在院子里用玉蜀黍喂鸡；姨父出去拜客了。少年觉得这所空空蕩蕩的房子大而凄凉，一种莫名的忧郁困攏着他。他把帽子挂在衣架上，上楼到自己屋里去了。像往常一样，他一进屋就脱下上衣，走到桌前。在摆得整整齐齐的紙上，他发現了一封信。那是母亲来的。莱尔特馬上认出了她那圓溜溜的老式笔迹——这是一个从学校毕业后，很少动笔的人的笔迹……

“可怜的媽媽！……”

他想看信，但是屋里黑乎乎的。他走到窗口，外面也是黑乎乎的。在月光下，街道变成灰藍色，一座座房子的黑屋頂显得清清楚楚。卖水的人推着上面放着水桶的双輪車，順着石路斜坡慢慢地走下来。在各个窗戶口，都有姑娘手靠着窗台探头外望。

“可怜的媽媽！……”

莱尔特点上了煤气灯。这封信正是母亲用存放在基督受难十字架后面的信紙写的。这种变色发紅的墨水，正是父亲每天傍晚坐在阳台上記家賬用的。少年的眼前呈現出堂娜安娜遙远

的温柔的形象。她大概是晚上，喝完咖啡，在沒有收拾的桌子上写的这封信；那时候父亲准是坐在躺椅上看着《省报》，而西蒙在报告一天的工作。在这时刻，媽媽把笔蘸一下墨水，抬起眼在想一句合适的話，她一定在抱怨：

"天哪，我什么也想不出来了……"

她諦听着客厅里的座钟在寂靜中滴答滴答的响声。她写这封信費了多少心血呀！……

我儿見字得知，我們大家托上帝的福，身体健康。我上次曾写一信，但沒有机会进城，故未发出……

萊尔特感到咽喉哽住了不能再念下去。他把头貼在手上，沉思起来。这时候女黑人端来一盆温洗脚水，放到他的床前。

"少爷不舒服了嗎？"

"不，罗吉尼雅，沒有什么。"

女奴隶踮着足尖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萊尔特听到堂娜西尼亚尔上楼的沉重脚步声。她悄悄地打开門，探进头来。

"你怎么了，萊尔特？"

"沒有什么，姨母。"

"可是你……"

他忽然放声大哭。

"我想媽媽……我想媽媽……"

4

露

萊尔特上完了大学預备課，西尼亚尔太太决定为此举行一

次小晚会。她把这称为"小晚会"，是由于謙逊客气。开晚会的头几天，塔巴丁圭尔街的这座房子里就开始了大扫除。門上的金屬把手擦得亮晶晶，地板打得白閃閃。

烏尔苏拉教母来找西尼亚尔太太的时候，禁不住感叹道：

"唉喲，这眞是要多亮有多亮！"

女奴隶罗吉尼雅头上包着一条毛巾，身穿带縐边的裙子，挽到膝盖上，一天到晚地干活。她干得很起勁，总是微笑地露出閃亮的白牙；那还用說，这是少爷的节日呀。厨房里火焰熊熊的炉台上，熬着一盆盆的甜食：头一天是甜蕃石榴①，第二天是鸡蛋糖椰子。

萊尔特显得有些心事。大家都看出他臉上发呆的表情。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然而很快就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女黑奴碰見他一个人在閣楼上跳舞——他想学会这种艺术，好参加跳波尔卡②和方陣舞③……

星期六終于到了。到的正是时候，因为堂阿尔維斯·奴涅斯对于这場迫使他改变一切习惯的大扫除，显然很不高兴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了。中飯改在厨房里吃，而且匆匆忙忙，因为餐厅已經准备好接待客人了。

中飯以后，萊尔特上楼回到自己房間，准备换衣裳。这天晚上他头一次穿上彼得罗·布尔嘎达那里做的新礼服——这家裁縫店在圣保罗是很有名气的。堂阿尔維斯·奴涅斯讲过这样的故事，說过去布尔嘎达的裁縫們常常把長凳端到街中心干活，一

---

① 原指美洲热带地方所产的桃金孃科植物，其果如石榴。

② 波尔卡：来自捷克文pulca，字面意义为一半（即半步），系一种急速而活潑的捷克民間舞蹈。

③ 方陣舞：原西班牙文cuadrilla，是一种由一組或几組人参加的舞蹈，其中每組由两对舞侶組成。

面縫着，一面用口哨吹着动听的音乐会。这种表演会只是在法官安东尼奥·罗伯托·阿尔梅达路过的时候才結束，这个又爱挑剔又爱叨嘮的人总是用手杖把裁縫們赶走。

天色将晚，莱尔特才下楼到客厅来，为的是在大鏡子前面欣賞一下新装，把領带系得好一点。他覺得这个准备接待客人的家具是輝煌夺目。客厅和餐厅連在一起了——原来隔断这两間屋子的一面玻璃隔壁撤走了。两个房間都点上了鍍金的吊灯，壁灯又透过灯罩給周圍的环境增添了皎洁月夜一般的柔美和幽靜感覺。五扇临街的窗子展出了新的剔花的窗帘，微風吹着它們輕輕地拂动。

客厅是准备跳舞用的；这里撤走了全部家具，摆上了新租来的一架漂亮的德国鋼琴。鋼琴对面摆上了乐队用的椅子——这是在节日临开始时才运来的。而寬敞的四方的餐厅是准备为客人在跳舞間歇时休息用的，彩油过的墙上挂着静物画。沿墙摆着专門租給舞会用的維也納椅子。房子里的其他房間——后室、接待室和堂阿尔維斯的书房——也为这次庆祝晚会收拾得挺好。

莱尔特穿着这条方格子的上窄下寬的褲子，显得有些严肃，摆弄了半天，打着一条深紫色的綢領带。这时候，姨父走过来了，他已經換上了节日服装，但还穿着便鞋；他过来帮外甥的忙，嘴里嘟囔着对于如今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发表的不甚愉快的意見。他稳妥地給莱尔特系好复杂的結，并在高高凸起露在双角翻領外的領带上插好了金別針。

这时候餐厅里的钟打了九点。莱尔特走到窗前，拉开透空的窗帘往外看去。街上空曠无人。許多房子都点着了灯，但是它們好像都空空蕩蕩的，只有意大利人的小鋪那里听得到嘈杂

的人声。年輕人失望地刚想离开窗口，忽然在寂静中听到了长笛的声音，并看到向前走来的乐师們。他們腋下夹着乐器，上坡走到奴涅斯先生的門口来。他們在离門口几米远地方的一盞路灯下停住了脚步，彼此交談了几句話，忽然演奏起一支圓舞曲来。

安静的街道馬上活跃起来了；一扇扇的窗戶打开来，到处都有好奇的妇女在探头。一群孩子聚攏来包圍了乐师們。最后来的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家伙，他大概是塔巴丁圭尔街上的孩子头。就在萊尔特来到这里的那一天，他告訴了他卡薩帕瓦是什么样的人。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男孩；伙伴們把他叫卡隆嘎[1]。“卡隆嘎在这儿，卡隆嘎在那儿！”他穿了一条短褲和父亲的上衣，上衣直拖到他的膝蓋；給人一种印象，好像他身上除了这件上衣以外，光光的什么也沒有。他的头上頂着用报紙巧妙做成的圓帽子。他逞能地抽着发臭的紙烟，空中的飞鳥聞到这种烟味都能熏死。卡隆嘎忽然想起自己是卖报的，就喊道：

“誰要《波沃报》！誰要《波沃报》！……”

萊尔特急忙上楼去整理服装，而姨母西尼亚尔就一面在圍裙上擦手，一面去迎接乐师。她指出了为他們准备好的地方，为了鼓励他們，还每人敬了一杯葡萄酒。

客人們陆續来了。傳来馬蹄的得得声，馬駕着敞篷的四輪車，爬上斜坡来。每一个家庭的到来，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問长問短，接吻，拥抱……

来客是阿尔維斯·奴涅斯的朋友——他們大多是省里受尊敬的有声望的保守派活动家。但是客人当中也有大学生、文学

---

[1] 卡隆嘎：即小家伙。

家，甚至有一些有孔必钻、不約而来的客人。一伙青年——几乎全是共和党人——不願意立刻进屋子，逗留在阿尔維斯·奴涅斯家灯火輝煌的窗子对面，在亮着一盞煤气灯的街道上无拘无束地聊天。他們中間的一位詩人，长詩《海光》的作者，外貌长得很像年輕的亨利四世。另一个，是以文筆風雅聞名的杂志撰稿人，将来很可能成为新文学学派的奠基人。他們都披着短的黑披肩，鮮艳的天鵝絨的衬里。

布埃諾走到这伙年輕人面前，朋友們馬上提起帕沙，問长問短。

帕沙是一匹駿馬，它有着有趣的来历。

电报局长卡帕聶瑪男爵，曾任植物学教授，有一次应巴黎植物园的請求，往法国寄去了一些巴西植物的珍貴标本。为此，法国政府贈給他一对純种阿拉伯的跑馬——牝牡各一。后来男爵曾把这一对純种馬生下的小駒送給了自己的朋友，住在圣多斯的工程师扎那柯普洛斯先生。工程师只是一个足不出戶的书蛀虫，沒有愛馬的癖好。結果他把送給他的这匹馬轉让給这位工程师布埃諾·安得拉达，他有一副劍俠的心腸，就騎着帕沙到处招搖。但是豢养一匹純种馬是需要花許多錢的，这样的馬像王子一样地高貴而无用。

布埃諾很願意听朋友們的詢問，他指手划脚地讲起这匹阿拉伯跑馬的私生活。

在煤气灯下，年輕人有说有笑。

詩人由于某人的請求，朗誦起自己的一首十四行新作。

正在这时候，一輛四匹馬拉的轎車順着石路馳来。馬跑来，在灯光照耀的門前停下。穿着制服的侍从，从馬車后座上跳下，郑重地拉开了轎車的小門。

从轎車里第一个下来的是个嫺雅的少女，淺栗色的发辮上扎着蓝絲带。这天的傍晚，她似乎是头一次穿上了金光閃亮的带三層綢边的大馬士革錦緞的长裙，她那纖細的小脚紧包着白羔皮的系带皮鞋。然而事实上，她并不像人們驟然一見感到的那般謙遜而純真。少女与那些大学生呼着小名，亲热地寒暄。然后，她走进房子里去，西尼亚尔太太已經在等着，用拥抱和接吻来欢迎她。

随着少女，下来了一位严肃的、臉色阴沉的瘦太太，鼻梁上架着鼻烟色的圓眼鏡。她好像随时准备着进行保护，当然保护的不是她自己瘦骨嶙嶙的身体，而是她伴随着的高貴人物的美丽。和主人寒暄过后，她們俩就在太太和先生們中不見了。这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們来不及叙述……

从轎車里最后出来的是少女的父亲，一个高高的个子，两鬢灰白，举止端正的外国人。这位法国工程师莫兰先生，已經在巴西侨居多年，他是跟其他专家們一起，根据建立煤气厂的协定到巴西来的。来巴西不久，他便与堂娜阿德莉安奈·奥莉維拉結了婚，她是圣保罗的性情温柔的絕代佳人。然而莫兰先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第二年他就丧了偶，遺下了一个剛滿几个月的女儿。

大家都认为他会重娶。在圣保罗願意嫁給这样一个高尙文雅、广有資产的男子的姑娘并不在少数。然而他显得很忧郁，孤僻自守。莫兰从法国請来了他的姐姐，一个老处女，就托她料理家事，教育女儿。茹維娜小姐——人們这样称她——完美地胜任自己的使命：她成了那座莫兰不久以后所买的房子的全权女主人。她便开始从事女孩子的教育，把女孩子教养成了一朵奇葩。光阴荏苒，姑娘眞的成了一朵花——一朵美丽而智慧的花。

她叫露西拉；家里人叫她露，社会上是堂娜露。每逢三月，老茹維娜和堂娜露动身到圣多斯，从那里坐上法国輪船到馬賽亲戚家作几个月的客。这位嫻雅的圣保罗姑娘就是从那里学来一些放任的欧洲風度——当时妇女們是不单独出大門的，甚至到窗口坐一会也不能得到允許。堂娜露却能微妙地破除常規。她騎着一匹栗色的母馬，长时間地在外閑游；在清朗的傍晚，她吩咐駕好敞篷馬車，自已揮着鞭子赶着到女伴家去作客。为了这个堂娜露，在客厅里常听到一些議論，但这并不妨害她在熟悉的人們当中受到同情和尊敬。

堂娜露走进妇女們在那里脫披肩、整理头发的接待室的时候，一个穿黑礼服的年輕人差点沒有撞倒她；他非常狼狈地在她面前手足无措了。少女晶瑩的眼珠气忿地烱烱閃光，而萊尔特——正是他——看到了这一点，却更显得慌張了。姑娘向来不放过戏謔人的机会，于是裝出一副看錯了人的样子說：

“您是女客厅的招待員嗎？”

萊尔特只覚得一陣天旋地轉，好像房子都东倒西歪了，忙靠到墻上。

正在这一刻，西尼亚尔太太赶过来，給这两个年輕人介紹：

“露，我想介紹你认識认識我的外甥萊尔特。他像所有的新大学生一样……是个有自尊心的青年。”

少女故作謙逊地稍稍弯了一下身子，行个屈膝礼。

然而西尼亚尔太太还不认为她的使命完成了。

“萊尔特！堂娜露是值得被人欣賞和尊敬的；她聪明，有教养，而且可亲。可是我劝你要小心……”

两个人——青年和少女——等着她这句話的結束，然而西尼亚尔太太却故意中断了片刻，然后說：

"……因为她不但是个小淘氣，还沒有忘掉种种恶作剧。"

三个人都笑起来。过了一会儿，茹維娜走到侄女跟前，問她为什么笑。党娜露只回答了：

"因为我們快乐……"

这时候，客厅里已經来滿了姑娘，她們站在墙边，搧着大羽毛扇，一些男孩穿着白花边衣領的上衣，高腰靴子，在客人們中間挤来挤去。从后室傳来了孩子的哭声，有一位太太几乎是跑步扑过去，看看出了什么事。乐师們掏出手絹擦掉額头上的汗，然后調了乐器，喝了一口杯子里的葡萄酒。在忽然降临的一陣寂靜中，他們奏起了当时最新的乐曲《藍色的多瑙河》。男人們开始邀請婦女們跳舞。辮子甩起来，寬寬的絲带像是蝴蝶在翩翩飞舞。带三层蓬松褶边的寬大裙子迴旋着，誘人地露出了鹿皮长靴。

那些在街头路灯下逗留的人現在也都进来了，把斗篷、帽子和手杖都交給罗吉尼雅，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东西拿到原来是儲藏室的男人更衣室去。和应邀的客人一起，也来了一些不速之客，主人同样殷勤地接待他們，同时也并不掩飾不以为然的嘲笑。

阿尔維斯·奴涅斯先生不喜欢跳舞，就到书房里，在面前摆上一盒夏威夷雪茄和一瓶約干聶斯布拉酒。在他周圍坐下来的是圣保罗社交界一些出色的代表人物——有保守党的，也有共和党的。这些人在一个客厅里碰头，在当时是时常发生的現象，彼此都极客气地相称："某某閣下……"然而过一天，在讲台上或是报紙上，他們彼此的态度和說話的声調就截然不同了。

在阿尔維斯·奴涅斯的客厅里，兴致勃勃的談話是圍繞着两个最重要和聳人听聞的主題——廢除奴隶制度和成立共和

国。各种各样的观点在这里交鋒。保皇党中也有拥护奴隶解放的，在共和党人中間也有拥护奴隶制度的。有的談自由，有的談贖买解放，还有人談廢除奴隶制度。这一切都是不同的概念。那些鼓吹解放奴隶的人們对于抽象地談論自由的人稍带一些蔑視的态度。大家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这并不妨害他們尊重别人的观点……

这一点只有弗雷塔斯先生例外，他碰到每个适当的机会总要用自己最得意的挖苦話，不饒任何人。这回也是同样。有一位令人尊敬的圣保罗人抱怨道，解放奴隶的思想在最近具有了侵略的性质。他說，有一次，在圣多斯看見一群百姓抓住了一个森林队长，在光天化日下就在火車站把他揍了一頓。最后，这位政治活动家作了这样的結論：

"在圣多斯，所有的人都是奴隶制度廢除論者……"

弗雷塔斯先生諷刺地接口道：

"全都是么，連共和国拥护者也是么？"

在跳舞的时候，萊尔特注視着从这一角到那一角在大厅里旋舞着的，或是当音乐停下来，到窗口輕飄的窗帘下佇立的一对对的人。他被堂娜露迷惑得如此厉害，到夜里两点钟的时候，終于克制不住了，勇敢地走到她面前，殷勤地双腿一并。

"您能不能賞光，跟我跳这場土風舞[1]？"

"非常高兴。"

乐队奏起了"蕭提士"；这是一种带跳跃的快步舞。正在等华尔兹的新手，因为跳的时候，多半是在地板上滑行，就不必跳，只好尽量地跟着少女的步子。

---

[1] 土風舞：原系英国民間的一种舞蹈，舞蹈者逐組輪流重复同一动作，构成一串串各式舞蹈，彼此相接。

堂娜露非常郑重地向男伴說道：

"自从介紹我跟您认識后，我就发現我使您很反感。現在才明白您是憎恨我，并且不惜为此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可怜可怜我吧！孤独无援的少女在恳求您的慈悲！……"

"我作了什么可怕的事呀？"

"您总是踩我的脚。我知道您請我跳舞仅仅是为了报仇。但不能这样作。我宁可和一个沒有摘下馬刺的騎兵跳舞。"

萊尔特苦恼地停住了脚步。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屈辱。堂娜露却挽着他的胳臂往飯厅里去，太太們正在那里閑談。但她又馬上向走廊走去，有些生气地向这个同伴說：

"經过您給我的这場折磨以后，您能不能当真作个騎士，請我到凉台上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气……"

沒等回答，她就挽着他的胳臂，拽到向着院子的凉台上去。萊尔特通常都是在这里把书靠在栏杆上用功的。但現在他第一次和这美丽的少女到这凉台上，只有他們两人，如果不算天上望下来的一輪明月。

"天哪！我的丈夫会說什么，如果他在这里找到我的話？"堂娜露不安地說道。

"您的丈夫？他是誰？"

"难道您不知道嗎？就是那个銀白头发的先生，跟您的姨父在书房里正談着話。"

"我还以为……"

"先生，难道您跟一个美妇人单独在一起，花前月下，不能够客气一点嗎？"

"不。我承认……"

"我想考您一下。可是要快一点回答，不許想。您最喜欢哪

本詩集？”

“《春天》。”

“我猜就是这样。您怎么，不知道《浮沫集》么？”

“知道，但是不熟。”

“由此可見，您不是时代的寵儿。我敢打賭，賭什么都行，您也不是該亚法……”

“該亚法？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天哪！您多么淺薄！您是住在哪儿的？在这儿，在首都，还是在外省什么偏僻的地方？”

“也在这儿，也在外省。”

“那您不知道該亚法，不知道安东尼奥·本托的拥护者是什么人？那么我告訴您：这个人，不管他是学者，还是馬車夫，或是自由的黑人，或是可敬的买卖人，他是为廢除奴隶制度作斗爭的。明白了嗎？当首領們在議会里从事政治，通过报紙組織解放运动的同时，我們，該亚法，作着地下工作，这工作充滿着危险和奇事。有时候会发生开枪和襲击。我告你一个秘密：就在这个时候，勃拉斯区有我們的人，說不定在为几个黑人的自由而斗爭，那几个黑人是委托給我們保护的。”

“那就是說您是廢除論者？”萊尔特惊訝地問道。

“当然。”

“那您的丈夫呢？”

她笑起来，露出两排美妙的白牙。萊尔特什么也沒有明白。这样一位有教养、可亲、雅致的姑娘竟然挂虑那些在田地里、在棚屋里过度疲劳的黑人。当他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就恍然大悟了。看来，奴隶并不是像描写的那样粗魯的野人！奴隶是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蘇魯斯蒂奥；奴隶是失掉了亲生孩子，用自己的

奶哺育了他的女黑人；奴隶是路易斯·迦瑪。对了，正是路易斯·迦瑪……

"您听說过路易斯·迦瑪嗎?"

"那个黑人律师……"

堂娜露作了个苦笑。

"我把这个故事讲給您听吧；我已經讲过不知多少遍，都能一句一句地背出来了。"

于是她把明亮、温柔的目光投向了莱尔特，开始讲述。

* *

路易斯·迦瑪生在巴伊亚，他是那个名叫路易斯·瑪伊姆的女奴隶和她的葡萄牙主人生下的儿子。路易斯长大了，父亲便把他卖給一个到北方作买卖的奴隶販子。

这当然不是一件好办的事：聪明而活潑的孩子不会不作声的，他的母亲，一向是反叛出名的，必將大鬧起来。所以主人瞞住心里的詭計，对儿子非常温存地說带他到碼头上去看停泊的商船。趁孩子在船仓和甲板上跑来跑去的时候，父亲手里攥着卖儿子的錢就溜了……

路易斯找父亲，但枉費心机。他想从商船上逃下来，但无济于事……他已經被算进奴隶販子送到船上的一批黑奴里面了。奴隶販子背后站着警察。

这批奴隶被送到圣多斯。从那里又被赶到当时的奴隶买卖中心康皮納斯。奴隶販子一般都挂出这样的招牌："小伙子，年輕力壮，能挖坑掘土。"星期日弥撒的时候，貨物就摆在教堂广場。按照当时的习惯，黑人头上都要戴一頂小紅帽。

庄園主到这来……穿着滿是污泥的长靴，戴着寬边智利帽，手里握着鞭子……他們打量着黑人的身体，让长得壮实的走出

来，看看他們的牙，問問健康情況，然后“論个地”和販子商量价錢。当一批黑人大部分都卖出以后，販子就开始拍卖。

弗兰西斯科·愛治乔到康皮納斯来，是买小黑奴的；他从庄园进城，需要一个赶馬車的。看到路易斯以后，他馬上感到兴趣了。

“你会赶車嗎？”

“先生吩咐我作什么，我都会。”

“你願意跟我当馬車夫嗎？”

“願意，先生。”

“很好，我买你。可是等等……你是从哪儿来的？”

“从巴伊亚，先生。”

弗兰西斯科·愛治乔划了个十字。

“从巴伊亚？上帝保佑我。你知道，巴伊亚来的貨只能买椰子和胡椒……别的貨都不成……幸亏我想起来問一下。老板先生！不成。这个小孩不对路。”

于是他就和其他奴隶一起运到圣保罗，摆在女皇大街嘎罗商号大楼前出售。

这回来了另一个买主：从米那斯—热拉斯来的一个庄园主，他是送儿子到这里进大学学法律的。他买了路易斯不仅是为了侍候儿子，而且也为了跟儿子作伴。

小少爷很喜欢路易斯，他教小黑奴看书識字，不久以后两个人就开始一起研究法律。因为路易斯·迦瑪不能上大学听課，他通过主人得到一些家庭作业。过了一些时候，他的学业出众，在大学生中間有了許多朋友，大学生們也願意和他交往。

直到有一天，参事弗尔塔多把他任命为警察局的司书。参事卡郎和克里斯皮尼阿諾，律师若瑟·包尼法西奥和若瑟·馬

利亚·安德拉德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們經常听取他关于法学問題发表的一些建議。

他和当时最能干的律师們一起在法律界活动，赢过一百个康托的官司；但是他自己身上一向連一个托斯坦也沒有——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反对奴隶制度的宣傳上了。

在街上若是碰到他过去的主人（現在已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路易斯就毕恭毕敬地深深鞠一躬。

“祝您幸福，我的先生！”

对方微笑地拥抱了他。

“你还是跟过去一样……”

路易斯·迦瑪、阿美利科·康帕斯和其他共和国拥护者，建立了秘密結社集会所“阿美利加”。于是就在装飾着閃光的銀色心形的藍色大厅里培育了圣保罗的廢除奴隶制度的社会运动。

有一次迦瑪因为掩藏逃亡的奴隶而被追究法律責任，坐到了被告席上。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挤滿了律师和教授；整个法律学院都出席了。迦瑪声明，他不需要律师，他将自己辯护。

他不否认掩藏逃亡奴隶的事实。在揭露奴隶制度的同时，迦瑪声明道，归根結底，正是奴隶主才是罪犯，他們应当为犯下的悪行——偸窃而罪有应得，他們偸窃了人的自由。当时他說了一个警句，是所有主張廢除奴隶制度的人牢牢謹記的，也成了他們斗爭的旗帜。您听——我把它背出来：

“对于心，法律并不存在。虽然每个人的心灵里都应該有对人的同情和基督的仁慈，但我要反駁法律，这样肯定：一个奴隶杀死了主人，只是作了合法自卫的行为。”

路易斯·迦瑪被宣布无罪；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在場者都为他热烈鼓掌。当他从法院大楼走出的时候，群众欢騰鼓舞地

把他举起来，在首都的街道上游行。年老的女黑人，向他伸过手去，高呼道：

"自由啊！自由！"

* * *

堂娜露被自己这番动人的話深深感动了。她的晶瑩而清晰的眼睛睜大了。

萊尔特感觉到自己身上忽然被唤醒了过去跟忠实的薩魯斯蒂奧要好的时候仅仅是模糊感受到的一切。他抬起眼睛对着堂娜露——少女变得认不出来了。她的輕佻和詼諧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两顆泪珠順着美丽的臉儿慢慢地滚下来。

"願意作我們斗爭的同志嗎？"露問道，摸着年輕人发冷的手。

"那还用說！"

"真的？"

"我发誓！"

"那么明天早十点的弥撒你到慈悲圣母教堂来。"然后她温柔地看了他一眼，补充道，"我年輕的同志！"

当他們回到大厅时，許多客人已經在告别了，姑娘們在瞧着鏡子穿衣裳。

有个大学生临走的时候叫了萊尔特。萊尔特請求姨父允許他出去走一会儿。奴涅斯先生这时候正站在門口，欢送比較尊貴的客人。他很少有这样的好情緒。听了外甥的請求以后，他鄭重其事地說道：

"从今天起你已經不是孩子了。我送你一件礼物，这样的礼物也正是五十年前我自己得到的……"

萊尔特感到有些困惑。刚才还跟客人說話的姨父，像魔术

家们地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

阿尔維斯·奴涅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外面包着絹，扎着一条玫瑰色的絲带；他把这交給了萊尔特。

"这是什么，姨父？"

"钥匙。大門的钥匙。它象征着自由。让我們看看年輕的大学生是怎么应用它的。"

萊尔特接过钥匙，就往外面跑去。——夜，清新，芬芳，瀰漫着輕輕的薄雾。

5

钥　匙

萊尔特决定送送自己的大学生朋友。几輛四輪馬車在广場上值班；赶車的在前座上打瞌睡，馬用蹄子蹬着路石。

"露剛才說你来着。"朋友說道。

"你早就认識她嗎？"

"她是我們的人。"

"她跟你說什么来着？"萊尔特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好像这回答关系着非常紧要的事情。

大学生倚着手杖，尽其所能地摆出一副矜持的样子，回答道：

"她总共說了一句：'萊尔特初出茅庐，只能交給他办一些并不复杂的任务。'"

萊尔特沒有預料到这样的話。

"是指什么任务?"

"这一点我們要跟領导人商量。"

他們又走了几步。

"她也工作嗎?"

"她? 她是宣傳者。"

"丈夫能容忍她这样嗎?"

"什么丈夫?"

"她的,还有什么?"

大学生哈哈地笑起来,說道:

"我敢打賭,押什么都成——这是露曉弄一些傻瓜du开的玩笑。她沒有嫁人。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給廢除奴隶运动了。为了这个,她花費了自己的青春和一切錢財。"

"她是参加这个运动的唯一的妇女嗎?"

"不。早在1870年,安娜·本紋妲太太、住在圣多斯的法国侨民,就組織了第一个廢除奴隶制度的妇女联盟,为許多其他組織作出了榜样。这个联盟的成員——社交界的妇女們——常在自己的庄園里藏匿一些逃亡的奴隶。"

年輕人继續走着。他們默默无言地走着,欣賞着夜間的清靜。忽然大学生在一座綠色的小房子前停下来。院子大門是敞开着的,大院里可以看到几輛翹起轅杆的貨車。这是啤酒庫。它的旁边就是啤酒店。通过百叶門,不仅可以看清楚里面的情形,还可以听得清里面的嘈杂的談笑。

"这是什么地方?"萊尔特怀疑地問。

"这是著名的啤酒店'柯沃'。几乎全城的人都要到这里来。"

他們推开門走进了店堂,天花板上垂着几盞照明的吊灯。这

里摆着八張黑方桌，四圍是方凳。有两个招待照顾客人。酒店老板，上了年紀的蕭堡，坐在小柜台里穿过向着大厅的窗口察看店里的情形。

看样子，这个大学生是这里的常客；他知道店里每个人的姓名。这两个朋友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啤酒。給他們端来了画着彩画的鉄把大酒杯。大学生对萊尔特讲了經常到这啤酒店来的顾客，就是現在，他們很多人也在这里。从店堂里面傳来激烈的声音。那里正在举行政治討論的例会。《波沃报》的編輯維嘎·卡勃拉尔跟一个法庭官員爭执起来。他們两人都反对奴隶制度，两人都热烈拥护廢除奴隶制度，但是他們是从不同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問題的，所以他們之間的每次談話都要以吵架来結束。維嘎·卡勃拉尔主張无償地廢除奴隶制度；他的对手却維护贖买解放。前者是辯証地对待問題；后者滿怀着基督的仁慈，认为黑人之所以应当被解放，是因为他們已經贖过了該隐①对整个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們是志同道合的人，却像敌人一样激烈地爭吵。

新聞記者說：

“奴隶制的廢除，最晚明年要实行——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这样作并不是由于温情主义，也不是因为我們是基督教徒；美洲的奴隶制度正是基督教徒干的。让我們回忆一下历史。早在1500年，欧洲就有两个奴隶市場——一个是里斯本，一个是塞維尔。比如艾沃尔，那里住的黑人就比白人多。哥倫布——第一个踏上美洲的基督教徒，曾俘虏了五百个印第安人运到塞維尔去販卖。从伊比里亚半島到巴西来的殖民主义者猖獗到极点。

① 該隐：《旧約》《創世記》亚当的长子，曾杀死亲兄弟亚伯。

血染金元，金元塗血——他們的一切阴謀归根結底都是为了这个。凡是熟悉这欧洲文明傳播者的历史的人，永远会感到对他們的憎恶；正是他們千方百計地摧毁我們省的古老文化。可是我們的文化和他們的文化是一样值得尊重的；他們消灭着我們省的人民。”

“但是宗教……”

“它向来是跟奴役印第安人的殖民主义者一鼻孔出气的。在1584年，船主們只允許把三十九个奴隶运回王国，但是到1640年，奴隶制度已經合法了。”

在大厅的深处响起撥弄六弦琴的声音。有人用刺耳的嗓音唱起一支流行歌曲：

在田野里，我看到一个
目光熾烈的混血姑娘……

然而歌曲却招来激烈的反对。六弦琴停止彈奏，唱的人也不作声了。他是什么人呢？誰也不知道。可能是一个年輕人，一头蓬松的头发，披着披肩，一对狂人的眼睛……

法庭官吏又开始談他的那一套了。他不是那么簡单认輸的人。

“那么現在呢？您或許还反駁教堂在領导着廢除奴隶运动吧，起碼在咱們圣保罗？”

“不。我不反駁。但这仅是在最近一个时期。您知道，若澤·包尼法西奥① 在立宪大会上是怎么說的？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引証他的演說，并且可以把它背出来。他这样說：

① 若澤·包尼法西奥·德·安德拉特·伊·西尔瓦（1763—1838年）：巴西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在争取巴西独立的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我們的宗教是反对社会的迷信和罪恶的体系；我們的傳教士大部分都是不学无术和不仁不义的；为了追求富貴，他們在商业和农业上广泛应用奴隶的劳动；而那些不幸的女奴隶甚至被囚入伊斯兰那样的后宮。'难道現在我們看不出这一点嗎？"

"若瑟·包尼法西奥被人认为是瘋子……"

"历史上有不少像他这样出色的狂人。您知道若亚金姆·那布科[①]的意見嗎？他，据我所知，曾說，在我国，很不幸，廢除奴隶制度的运动一点也沒有得到教堂的支持，不仅如此，几百年来，修道院和教士一直在使用男女奴隶的劳动力，毁坏了奴隶們的宗教感情。奴隶看教士只是当作能够买他的主人，而神父們却自負地认为奴隶絕不会造反。我們的傳教士背叛了基督的神圣事业，这是可以想像的最大的耻辱。直到现在，誰也沒有看見过教士站在反抗主人的奴隶这一边，利用宗教来減輕奴隶的悪运。沒有一个教士試图制止奴隶的拍卖，沒有斥責过奴隶棚屋里可耻的制度。基督教堂在全国权势极大，达到了社会普遍的盲目服从。直到最近，从来沒有为解放奴隶发过一言。这就是宗教的态度。"

"那么現在呢？"

"宗教表現得随机应变、圓滑周到；它想脚踏两只船。不管誰贏了它都合适。現在教堂好像逐漸接受黑人种族解放运动的領导了。这样做是因为胜利快到了……"

談話越来越热鬧了。"柯沃"的客人都圍在这两个爭論的人的桌旁。这时候門打开了，有一个奇怪的家伙往店堂里探进头，

---

① 若亚金姆·奥列里奥·巴列托·那布科（1849—1910年）：巴西詩人，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在廢除奴隶制的斗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曾著《論奴隶解放》。

四周环顾了一下，偷偷摸摸地走进来。看样子，这里的人都认識他，迎面一陣欢迎的喊声、呼叫和笑声。店堂里傳出一个人的刺耳的声音：

"进来吧，帕斯卡西奥①！"

"帕斯卡西奥，这不錯……我的祖母是这样叫我来着……我喝了点酒，逛了一晚上……"

他是个样子粗魯，留着一把銀白鬍子的壮实有劲的男人；他戴着一頂智利帽，披着茧綢斗篷，穿着黃皮长靴；他的手里拿着一柄錦葵顏色的旧綢伞。

一群年輕人，欢迎他在这样晚的时刻来到"柯沃"而鼓掌欢呼。于是新来的人走到了店堂中央，停下来，倚着伞，抓了抓鬍子。

"我想說說……事情是这样，我坐的火車四点钟开。一点钟我从'圣若瑟'出来，吃了晚飯。現在到旅館去睡覺也晚了，車快开了……"

一个戴着眼鏡的白面书生問他：

"你請大伙喝嗎？"

"請。"

于是欢乐变得更加狂热了；发出震耳的掌声和"万岁"的叫喊。

老蕭堡出現在窗前，伸出手来，要求大家不要吵。大家都靜下来。維嘎·卡勃拉尔笑着抗議道：

"不。我不能喝这个庄园主請客的啤酒，他的田里有几十个奴隶在干活，为了供他荒淫的生活的揮霍……"

---

① 帕斯卡西奥：意为怪人。

新来的客人回答道：

“說我有奴隶？别装聾作傻了！我有过的，早就把他們赶跑了。我对工头說：‘滚蛋吧，不許你們在这里出头！要是我在这里再碰上你們哪一个，就給你們屁股里塞上一把盐……’”

有人說：

“他是奴隶制度廢除論者！廢除論者万岁！”

庄园主装作喝醉了的样子，手抱着头，哈哈地笑起来……

“我？廢除論者？”他重又不可抑制地大笑起来。

“那么說你不是廢除論者？如果这样，你为什么解放了黑奴呢？”

“养活奴隶不上算了。养活他們作什么？过去，那是一回事：誰也代替不了黑人。現在呢？得到自由的黑人、卡波克洛人和其他的穷光蛋到处都有，等着我們給一把鋤头的恩賜。他們为几个銅板找活干。同时又有大批的移民，越来越多。你們計算一下就会知道，对于一个有头脑的庄园主来說，养奴隶是不上算的事情……首先，这是冒險的投資：黑人会生病，会逃跑——逃亡的事件越来越多——解放的法律的威胁也已經临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公布……奴隶——这种貨物，随着年紀会貶值。你們年輕人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嗎？除了我說过的冒險以外，奴隶还要給他穿，給他吃，給他治病，給他找看守……要是奴隶病了，他仅是消耗，什么也不生产。随着年头，他的身价就要跌落。自由工人的情况就不同了。你就是拿棍子揍他，他也会感激地接受給他的工錢，只要有吃的……能活着……能有力气干活。你再也不需要花什么了！工人，你需要就雇他：他干一天、十天、三十天。活儿完了，把他赶走，也就完事大吉了。他要是病了，不能干活，也就不拿工錢。沒有活可干，也是一样……他要是老

了，死了，誰也不会有什么亏損。不用想他的吃、穿。不用想监工的和森林队长。不用想棚屋，該亚法。这省心呀；心里踏实。可是庄园主中間有些执拗的驴子坚持奴隶制度。唯一眞正願意保持奴隶制度的人——那只有奴隶。你們还年輕，朋友們，終归有一天，你們会在街上看到得到自由的奴隶，他会想主人，想棚屋的。在沒有奴隶制度的國家里，工人代替了奴隶，主人并不冒什么危险，也不負什么責任。”

庄园主的这一段話說得形形色色的廢除論者沉思下来。法庭官員問道：

“那么，您这位庄园主为什么沒有馬上把所有的奴隶都放出来呢？”

老头又抓了抓鬍子：

“那是一时的糊塗啊！”

在場的人都覺得他的回答十分詼諧。

老头付了錢，左右点头哈腰地走到門口。有个少年冲他背后喊了一声：

“您起碼应該告訴我們您怎么称呼？”

庄园主已經走到街上，又轉回身来，打开店門，回答道：

“什斯托·巴伊亚。”

他的回答引起了一陣叫喊、笑声和碰杯。原来什斯托·巴伊亚是位著名的演員，幽默家，也是廢除奴隶制度的拥护者。他打扮得像个庄园主的样子，仿效他們的腔調和一举一动；在表演的时候，把奴隶主們反对廢除論者通常用的論調当作笑柄来愚弄。什斯托参加过許多会議和慈善演出，他穿着大礼服，塔拉着便鞋出現在“圣若瑟”剧院的舞台上，惹得观众捧腹大笑。他的趣聞、俏皮話和警句一傳十、十傳百，馬上在办公室、机关、学校

和客厅里傳开了。

由什斯托·巴伊亚引起的这場哄鬧平息以后，“柯沃”的客人們又恢复了被打斷的話題。

法庭官員又开始听对方的話。維隻·卡勃拉尔又輕輕地用平稳的声調継續向他耐心地解釋：

“……要估計到一个剛从战場上①回来的黑人的思想状态。你想到过“出身自由法”②頒布后所带来的困难嗎？这样，一方面割断了奴隶拴在庄園上的紐带，这紐带正是他的孩子；另一方面与同一家庭的成員建立了两种关系。結果怎么样呢？父母是沒有自由的劳动者，而他們的孩子却是自由的巴西公民。在这个法律制定以后生下来的，將会和我們一起走到街上，爭取他們父母的解放。在西阿拉，奴隶已經获得解放——不錯，那儿的奴隶并不多。我們省里也有一些行政区沒有留下一个奴隶。不仅这样，圣多斯全都反对奴役。从1886年2月27日开始，这个城里不再有奴隶了。逃亡的黑人如果能逃到那里，就能受到当地居民的庇护。敢于在那里出面的森林队长，在街上就会被人用拉索套住。在全巴西，軍队都拒絕逮捕逃亡的黑人。在奴隶的棚屋里，一傳十、十傳百地傳說，在沿海地区有个地方叫扎巴夸拉，那儿的每个黑人都是自由的公民，只是不容易到那儿。于是便出現了集体逃亡，一群穿着襤褸衣服的人踏上艰苦而疲乏的远征的路。我們已經見过这种事情，將来更会司空見慣了。就是現在，当我們在这里談話的时候，我們省的許多庄園都有安东尼奥·本托的該亚法們穿过庄园的籬笆，侵入棚屋里，为的是

---

① 这里是指巴西与巴拉圭的战爭（1866—1870年），有很多黑人参加。

② “出身自由法”，巴西政府于1871年頒布，規定了奴隶們第二代的自由身份。

跟伙伴們說一句：'朋友，丢下这不自由的活計吧！踏上路途，翻过山到海边去，到扎巴夸拉去！那儿有咱們的自由！'該亚法不容易从庄園里活着出来，但他們撒下了种子，总会开花結果的。黑色波濤掀起来，后浪逐前浪……再过一会，它就会汹涌到田野和城市。这波濤是无法阻擋的，它会扫清路上的一切障碍。"

"那么您对于知識分子，对于忘我的热狂者的活动怎么看法呢？我們能作些什么呢？……"

"我們的任务是从讲坛到报紙，通过談話，用一切手段来作解釋。我們是发面的酵母。要把我們估計过高那就太可笑了。就是那支配我們行动的感情，也难說是高尚的。您是个信教的人，将来会得到永生。而我呢，只相信我們罪恶土地上的幸福。只要我身边有个奴隶，我就不会幸福；所以，在清除阻碍我幸福的最后障碍的时候，我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不仅我們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人，都是由于自已的一份自私，而力求实現同一个巨大的任务。只不过我們的自私比奴隶主、警察局长官、森林队长的自私更要尽至入微罢了……"

最后的几句話引起了店堂里一陣喧嚷。維嘎·卡勃拉尔的話被打断了，有人举起手，有人揮起拳头，憤怒地威胁他；理想主义者不希望看到解放奴隶的神圣事业受到这样过分尖銳的理解……

老蕭堡又从安乐椅上站起来，走向对着店堂的小窗口，臉上带着和藹的微笑，伸出双手，要求大家安靜下来，他的样子好像在說："你們都怎么了，孩子們？"

于是又安靜下来了。

萊尔特对这場辯論并不感覺兴趣，他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那么說，露沒有嫁人？"他問道。

"沒有。这你不用怀疑……"

大学生向他轉过身去。莱尔特正坐在一叠小盘子[①]前打瞌睡。他在半眠状态中，歪着嘴在微笑，勉勉强强地能保持住撑在高衣領上头部的平衡。在这同时，他又不放心地拿着一件东西从这个口袋放到那个口袋，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地方。

"你这是什么呀?"朋友問他。

"钥匙……"

"哦……你怎么了，說話呀?"

"我覚得渾身不得劲……"

他真的醉得头暈腦脹了。想站起来，但两脚不听使唤，看惯了这种場面的年輕人对他并沒有注意。只有当他付錢跟侍者吵起来的时候，坐在邻桌的一个人才向这个大学生問道：

"这个孩子是干嘛的?"但馬上又接着說起另一件事来了。

然而莱尔特却沉溺在迷糊的醉意中。他想起了庄园，記忆中呈现出父母的形象，禁念压在心头；他抽泣起来，然后索性伤心大哭。他又想到薩魯斯蒂奥，真想解放他。明天就給父亲写信，办这件事。但他又想到，父亲把薩魯斯蒂奥送到田地里和其他黑人一起去干活，他的心里起了对父亲的一陣忿怒。莱尔特用拳头往桌子上一敲，叫起来：

"我应当解放他，解救所有的奴隶，是这样吧，露?"

剛才把莱尔特叫做孩子的人又說道：

"嚯，已經五点，天快亮了。"

"怎么，咱們走吧?"莱尔特的朋友，大学生向他惆悵地說。

---

① 巴西像許多其他国家一样，在啤酒館里，每杯啤酒都是放在专門的小碟或是硬紙托上送来的；空杯挨次收走，碟子却留在桌上。最后就根据碟子的数目算賬。

“我不去。”

“我可該走了。”

“走吧，我留在这里和大伙在一起……”

“那也好，我走了。”

大学生跟朋友們告別以后就走了。在这伙人中沒有把喝醉了的人送回家去的习慣。

萊尔特又要一杯啤酒，但是誰也沒有理睬他。他重复了一遍，但依然如故……他不高兴地扣上了帽子，耍了耍手杖，嘴里嘟嘟囔囔地从啤酒館里走出去。人們只用嘲諷的微笑送着他的背影。只有維嘎·卡勃拉尔不放心地說：

“这怎么行？他一个人走？他到得了家嗎？”

“让他去吧，迷不了路。”法庭官員安慰他說。

“不，这样不成。”

“那誰送他回家呢？”

“我的小秘书。”

卡勃拉尔走到門前，吹了几下长哨，回来又坐下。

沒过两分鈡，門开了，穿着长衣襟的上衣，头戴报紙折成的帽子的卡隆嘎出現了。他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座的人，看見了維嘎·卡勃拉尔，就向他走去。

“我来了。”

“你在街上碰見一个喝醉了的小伙子嗎？”

“不只一个，有四个呢！”

“我說的是从这里最后出去的那个。”

“啊……知道。他在塔巴丁圭尔街上住。”

“就是那个。你送送他。帮助他开門，要是有人盘問的話，你就說两句好話解釋。”

“是，遵命。”

卡隆嘎説着就追上去了。过了一会他就看見了萊尔特。他正站在那里，靠在一座房子的墙上，滿头大汗。看样子他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是在哪里。卡隆嘎挽住他的胳臂，像領小孩一样带着他走，他一点也沒有反抗。走到奴涅斯的房子前，他們在門口停下来。找钥匙是个苦惱而又費时的过程。卡隆嘎費了很大力气，才在萊尔特背心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他开了門，把大学生扶进去，又把钥匙插在門里的鎖眼里，好让萊尔特能从里面鎖上門。这时候有个人穿着便鞋向他們走过来。

“誰在外面？”

“是我。”

“哪个我？”

“卡隆嘎。”

在玻璃門那儿出現了一个穿着寢衣，手里端着一个烛台的老头。

“我把这位年輕人領回来了。”

“好。謝謝你，小伙子。”

卡隆嘎在濛濛細雨中走了。主人鎖上門。在透过窗戶的微弱的晨光下，姨父和外甥两个人进行了簡短的对話。堂阿尔維斯慌張地眨着眼。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萊尔特，帽子推在后脑勺上，領带从背心里拖出来，倚着手杖回答道：

“沒有什么，我的好姨父，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我还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您等着瞧吧。”

6

該亚法

在圣保罗的郊区有家生意兴隆的客店叫“大都会”。客店的前面摆着一个摊子——上面有一捆捆的大葱、烟叶，一块块的干肉，一堆木底凉鞋，一桶桶的甜酒和燒酒。摊子的后面是店堂。这里摆着一張大桌子，上面鋪着骯髒的一片片酒漬和橄欖油脂油漬的桌布。桌子两旁是长凳。房子后面是一座木板鉄皮頂的矮平房。平房分成几間小室。院子里杂草丛生。在磚墙边上立着一棵干枯的李树，这棵树只能作搭衣服用。还有一架葡萄，像是貼在石头上晒干的大章魚……

在这里停足的都是往圣保罗去的赶牲口的人和販卖牲口的人。房子前总有等着主人的牲口系着。牧人們披着帕拉①，戴着寬边帽，穿着沒有擦的高統靴走来走去，靴跟上的馬刺在地上拖着。

有一天，尽管“大都会”并不著名，却招徠了圣保罗的許多居民。

那是在1888年1月。一清早就瀰漫起濃雾，小摊門口挂着的貨物随風搖摆。城市里感覚到一种紧張的气氛：一傳十、十傳百地散播着一个消息，这消息很快地被郊区的居民知道了：有个森林队长带着他抓来的逃亡黑人，从省的內地来到这里，并和

① 帕拉：輕便的毛外衣，四方形，中央有个鑽头的圓窟窿。

逃犯一起在"大都会"过夜，以便第二天赶路，把人交給原主。听到这件事以后，人們都忿激起来……屬于安东尼奥·本托的該亚法們，以及大学生、車夫、印刷工人、店員和小販都聚集在客店大院的門前。时間一点钟一点钟地过去，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在紧挨客店大院的附近街道上，也出現了一伙一伙的人。过了晌午，"大都会"的店主到警察局去向专員报告。但是看样子，专員是不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客店和主人的。他对这么多的居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等到掌灯的时候，該亚法們已包圍了客店。人群中有人叫嚷着要求把被抓住的黑奴放出来。"大都会"的主人吓得臉色蒼白，鬍子乱蓬蓬地，撞来撞去。过一会，大概听了他的建議，奴隶們被放出了門口。人群欢呼着迎接他們，六个青年伴送着逃亡的黑人到一个該亚法家里去，这些黑人受到兄弟般的接待，安下身来。

但是人群并不以此为滿足。还可以听到威胁的叫声：

"要森林队长！"

"滚出来，狗崽子！"

人群仍旧拥挤在"大都会"的門前。过一会儿店主人又走出来，比剛才臉色还要蒼白，鬍子还要蓬乱。他对着大街大声喊道：

"不要再找森林队长了；他跳过牲口院子溜了。現在他大概早走远了……"

于是发生了第二天报紙上都登載的事情：人們搗毁了"大都会"。客店被石头砸了，人群闖到里面去，毁坏了一切。这場討伐，有該亚法領导的近千人参加。

这些魔鬼——該亚法，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 * *

自从1882年路易斯·迦瑪去世之后，习慣于事事听命于他的廢除論者便失去了首脑。不管怎么样，誰也不敢頂替这位出色的战士。后来由几个在廢除論者中較有威信的人組成了一个半似領导委員会的組織，安东尼奥·本托当选为主席。

本托认为，仅在报刊上发动运动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傳活动。他曾在慈悲圣母教堂里当过神父，在附近街区的信徒中有許多拥护者。伊波里托·西尔瓦曾写道："路易斯·迦瑪在'阿美利加'秘密集会所所进行的活动，現在由安东尼奥·本托在慈悲圣母教堂的圣坛下，以圣母的名义庇护着继承了。"

不久以后，廢除論者把許多新的信仰者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委員会不在集体中决定問題，一切都参照安东尼奥·本托勇敢实际的决定。所有廢除論者早已公认他为最高的領袖。这一运动的勇敢无畏的信仰者，敢于执行最危險的行动，即使必要时应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他把他們称作該亚法。

"为什么叫該亚法呢？"有一次伊波里托·西尔瓦問他。

安东尼奥回答說：

"难道你沒有領会到是为什么嗎？奴隶主养活的一群森林队长，可以称作'犹大'①，因为他們殘害黑人。我們就有'該亚法'——他們是'犹大'的最高法官。难道把他們叫打手嗎？这种叫法太不适合我們的活动，对于我們的斗士有屈辱的意思……'該亚法'是最合适的字眼！"

不久以后，到处都出現了該亚法：在国家机关，在軍队，在学

① 这里是音同义不同；"犹大"在葡文中是 judeu，与"迫害"、"摧殘"（judiar）同音。

校，在編輯部，在报紙印刷所……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所有的印刷工人，所有的馬車夫都成了該亚法。这样的情况在圣多斯有，在省里的其他城市也有。只要說一句話，作一个手势，眨一下眼，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現几十个該亚法。他們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掩护逃亡的奴隶，騙过森林队长，或者帮助黑人逃跑……

* * *

有一天，星期日……

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圣尉撒罗广場上滿是卖甜食的小販，打皮球的孩子，"圣若瑟"剧院門前停着二輪馬車，眞是一幅醒目耀眼的快活景象。一陣彼呼此应的钟声傳来。空中扑扑地飞过一群受惊的白鴿。慈悲圣母教堂的弥撒刚刚結束。教徒們走出来；他們有的一伙一伙地聚集在广場的角落里，有的分散在附近的街道上。

这个聳立在斜坡上的教堂原来只是由一双罪恶的手所建成的一座朴实的钟楼。不錯，这是一双罪恶的手，罪犯在他懺悔的日子里表現了謙逊。

钟楼是大約在1782年由塞巴斯吉揚·菲南达斯·列戈建成的。他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偷盜过帝国公款，是十八世紀巴西常发生的冒險事件的主人翁。他被逮捕以后，沒有希望再得到自由了，决定向圣灵立下諾言求最后的审判：若能获釋，就为他最尊敬的圣維森特立一座钟楼。得到寬赦之后，他认为这奇迹是圣灵力量保佑的結果。他履行了自己的許願。钟楼就建立在监獄的对面。但是监獄长并不喜欢它，便下令把它封閉。于是这座朴实的神殿便荒廢下来；逐漸成了野狗的栖息所，楼頂也筑上了鳥窠。

过了几年，圣塔—卡薩教团决定改建钟楼，然而它的命运并沒有因此改变。如果本城教会之間不发生当时年鉴中所記載的冲突的話，这古老的建筑物早就成了廢墟了。

在圣本托教堂里，建立起了慈悲圣母教团，它像一朵神話中的鮮花一样，一年年地成长、发展。然而在1872年，教堂神父和修道院长发生了糾紛。这次不和，影响如此之大，竟使教团分裂。于是神父在絕望之余向政权求助。当年 8 月17日，在議院会議上宣讀了教团的申請书，书中列举理由，要求批准教团迁入圣維森特钟楼。要求得到了批准，钟楼經过改建和扩充，便成了慈悲圣母教堂。

在1880年的前几年，安东尼奥·本托被选为教团的神父，他带来了每个圣保罗人心灵中都具有的对自由的渴望。教堂附設一所学校，专为“出身自由法”頒布后的头一批黑人公民而設。学校教师中有几位領薪俸的教士。解放奴隶的思想逐漸滲入到宗教里来，并且如此之深，以至在作弥撒的时候信徒們都唱着：

作父母的！你們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本托利用教堂的財产办了《雷登圣报》① 的印刷所，这个报紙为自由事业出了不少力。在总是人滿的教堂里，安东尼奥·本托領导着廢除奴隶制度的整个政治运动和著名的該亚法們的直接活动。在圣烟繚繞的房子里，在制定着廢除奴隶制度运动的計划。計划中包括有在庄园的宣傳，組織奴隶逃跑，对于比較开明的庄园主的影响，还有搶夺被森林队长抓住的黑人。这所

① 雷登圣：意为贖罪、拯救。

教堂是所有受苦受难黑人的庇护所，而那些人在远方棚屋里受折磨的时候，就向神圣的慈悲圣母祷告。那些因逃亡而得到自由的人，把枷鎖献給賜福的教堂。教堂中殿的中間，逐漸变成了拷打器械的博物館。星期日的弥撒往往以廢除論者的会議而結束。

• • •

这天早晨，許多参加星期弥撒的人并不忙于分散回家。几个青年，还有一个在一个女士伴随下的小姐，等其他教徒走了以后，集合在祭坛前面，那里籠罩着舒适的半昏暗的光，还閃亮着几支微弱的蜡烛。在这高大而寂靜的神殿里，瀰漫着弥撒后还沒有消散的神香的气味。

多少对已經习慣于这半明不暗的环境的眼睛，順着教堂的墙扫視——这里展出的一切都在痛責奴隶主。上面挂着鞭子——那些可憎的五股皮鞭，监工們用它把奴隶的脊背抽打得血肉模糊；还有鉄軛，像树枝似的，軛上挂着鈴当，它能暴露逃亡黑人的所在；还有鎖奴隶的鉄环；还有鉄拶，它能夹得手指骨碎肉烂；这一切器械都是拷問时受难者拒絕招供的时候用的。还有手銬、脚鐐等其他刑具。任何人看見了神殿墻壁上挂着的东西，对于奴隶制度的存在，都不可能不感覚到嫌恶和恐怖。每天从本省的各地都有該亚法来，他們带来新的展品，充实了这个可怕的展覽会。

当弥撒作完，剩下的人看好教堂里沒有外人时，他們就相互友好地寒暄，一个跟着一个往圣器室走去，从那里走到教团的一間寬敞的陈設簡单的房子里。教团的領导者，团友安东尼奥·本托·索烏扎·卡斯特罗，由于他的威信使得教团在整个廢除奴隶制运动中占有最高地位。1882年10月1日，在草拟向政

府提出的"援助难奴"請願书的时候，本托声明，教团将用一切力量来改善奴隶的状况。請願书下有許多人的簽名，皇室也欣然收納了这一份請願书，但是毫无結果。自由不能乞求，自由是要夺取的……

* * *

教团領袖很早就来了，但是直到現在他还沒有一分钟的空閑；他接待所有願意跟他談話的人，从容不迫，始終和藹可亲，言語友善，还偶尔夹杂着一两句融洽的笑話。一个新聞記者形容說，安东尼奥·本托是这样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寂寞或忧伤。"

当时他已經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个子高高的，身材健壮，动作灵活。他的头发往后梳，留着一撮尖尖的开始花白的鬍鬚；总是戴着一副擦得挺干净，好像沒有玻璃似的眼鏡。他的衣著，特别的是一件寬边的鮮紅天鵝絨里子的西班牙披肩，这使他带了一副恶魔似的气势。其实他却充滿了善良、謙逊和温厚。

安东尼奥·本托在教团的所在地接見訪客，与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动家晤談，报告从内地得到的消息。每逢星期日弥撒之后，解放运动杰出的代表們通常都要聚集在这里，交談和辯論問題。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教团的大門时刻准备接受任何一个願意参加会議的人。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星期天，和其他人一起，来了讀者已經熟悉的三个人：堂娜露，永远伴随着她的茹維娜女士和跟着她們的萊尔特。他們在这里待了很久。一直站在窗口等着安东尼奥·本托与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談完話，他們望着狹窄的街道，街道上有妇女們在街口互相交談。

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如果相信报紙上文章中的話，是个

危险的廢除論者。他通常执行一些比較复杂、需要长时間和仔細隐蔽的任务。他在談話时很温和，在行动中却很果断；他經常接受到省的內地，滲入到某个庄园里去的任务。他掌握好几种职业，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工作：他能当石匠、木匠，能当会計，能当老师——最后一种职业是非常重要的。

在庄园里得到工作以后，他就开始在黑人中进行宣傳。起初他先跟一个黑孩子交上朋友，通过他与棚屋发生关系，然后便开始了漫长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細致繁杂的工作，往往要延續許多日月，直到一天早晨，庄园主醒来，忽然发現棚屋造反了，所有的奴隶都走了，到那些更容易夺取自由的地方去了……

在这时候，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通常有一天一宿的余地，以解脫主人的憤怒。他回到圣保罗以后，在教团里，在安东尼奥·本托和其他該亚法們的家里度过几天。然后，那一天又来到，他又被派到一个边远的地区，到另一个庄园里去重建功勛。

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只是在圣保罗才用他的真名实姓；在外出的时候，他借用很多常見的名字，比如茹卡、西科等等；这样的掩护，他感到相当的安全，因为他早已大名远揚，不止一次有人揚言要在他背后好好地賞几顆子彈。然而不仅他一个人——所有的該亚法都有极平常的地下代号，以防識破。

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全心全意地忠实于解放事业，为事业献出了一切。他原来过着平靜而富裕的生活，但是由于解放奴隶的思想所鼓舞，他漸漸地把自己整个人都献給了宣傳事业，結果丟掉了全部財产。“为解放奴隶事业所花費的时間和錢財，使他陷于貧困的境地。”

現在站在安东尼奥·本托面前的正是这个平凡而沉着的人。說不定他是在汇报自己最近的一次功績。在这場友好的談

話过程中手里一直在轉动着帽子的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終于緘默地走出去了，他的輕松的样子好像是到屋角去办一件小事。很熟識他的堂娜露看見他这样沉默，不由地微笑了：她是知道他执行哪一种任务的。

“你好啊，菲利斯别托！”本托向一个身穿粗布衣服，双手被粘土染紅了的人招呼，然后便低声細語地和他談起話来了。

堂娜露告訴莱尔特这人是誰。他是伊皮兰嘎大路上一家磚窑的主人。他的企业实际上是收容逃亡奴隶的营盘。在窑里的黑人背上都像披肩一样蓋着一張鉄皮。这張鉄皮是很有用处的：可以遮雨，有时候也可以代替床鋪。

菲利斯别托告别以后，进来了另一个該亚法——当地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叫伊波里托·西尔瓦。安东尼奥·本托热情地拥抱着他。

“有什么新消息嗎，伊波里托？”

“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話，可以通过《雷登圣报》发表……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嗎？”沒有等到回答，他便开始大声讲述，为了让大家都能听見……

* * *

一位从西部来的女地主到圣保罗来办事，随身带着两个混血女奴隶：她唯恐把她們放在家里，当地的該亚法会趁她不在的时候把她們引入歧途，也就是說企图解放她們。当火車停在魯斯車站的时候，有一个該亚法在拥挤中竟拐走了一个混血女奴隶。他把那姑娘領到自己的亲人家里，姑娘得到殷勤的款待。女地主喊叫起来，招呼便衣警察扎奴阿里奥。他毫不迟疑地，戴着寬边大帽，提着那根有名的三公斤的手杖出現在她面前，但他也无能为力，只好建議她馬上向警察局长去报告。

于是女地主到了警察局。你們都知道，局长的办公室設在楼上。求見者往往要在接待室里等上几个小时。

女地主带着另一个女奴隶进了接待室，值日官报告局长，过了几分钟她就被請到办公室去。太太把女奴隶留在接待室，自己进去了。稍过一会儿，接待室里出現一个官員，向女奴隶說，主人在街上等着她。姑娘下了楼，看見門口有輛二輪馬車，赶車的是卡薩帕瓦。他吩咐她坐在他的身边，就赶車走了。

当女地主得到警察局长的允諾，答应替她查訪之后，从办公室走出来，惊愕而狂怒地发現第二个女奴隶也逃走了……

“那么，另一件事情呢？”安东尼奥·本托問道。

“是这样……有个逃亡的黑人被拘留，关到监獄里去了，以便等主人来領。这个黑人不走运。他三次逃跑，每次都落到森林队长的手里。

“第二天早晨拂曉的时候，被捕者从监獄里提出来，捆好，由两个森林队长押送，准备先到邦列梯罗，然后到阿古阿勃兰卡，唯恐在圣保罗被不息活动的該亚法們劫走。

“然而我們的朋友們知道了这个計划，在車站附近偸襲了这几位旅客。在濃雾瀰漫的曚暗的晨光下，听到了几声枪响，一陣奔跑，森林队长們逃之夭夭，他們抛下的黑人受到該亚法們的庇护。

“于是在第二天，首次开往首都里約热內卢的火車中，有一位黑黑的教士，裹着肥大的黑衣……

“乘客平安到达目的地。在堂彼得罗車站有两个上衣領子上带着白山茶花的少年迎接了他。这是一个暗号，还有一个口令。教士想起来人們教給他的話，就嘟囔了一句：

“‘拉烏……’

"陌生人回答道：

"'窪帕。'

"他們就这样认識了——成为朋友。黑人可以毫不畏惧地跟随他們。三个人就在首都热鬧的街道上消失不見了。但是跟这位黑教士一起旅行的乘客会发現两个奇怪的情景：首先，这个教士一路上十二个小时內两眼沒有离开过《圣經》，其次，最荒誕的是，他的《圣經》是倒拿着的……"

在場的人都捧腹大笑……

* * *

人越来越多了。所以伊波里托·西尔瓦剛告别，露就走到安东尼奥·本托面前，向他寒暄并介紹萊尔特。萊尔特像往常一样，感到有些窘迫，不知应該怎样举止。

"安东尼奥·本托先生，我給您又領来一个閑人……"

教团的长老亲切地笑了。

"为了宗教呢，还是为了解放事业？"

"我只是为解放事业才工作的。"堂娜露說着，露出两排可爱的小白牙。

安东尼奥·本托感动地拥抱着萊尔特：

"这里才是年輕人眞正的活动場所。你站到自己的崗位上来吧。"

他沒有来得及說更多的話，因为这里漸漸拥来許多的人，其中有不少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于是他們約好当晚在一个廢除論者的家里見面。

能够参加这个团体是个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却并不需要什么显赫的头銜、財产，甚至于文化。任何一个怀着偉大理想，願意把身心献給这一时代最壮丽的事业的人，都可以敲这里的門。

在这里相遇的廢除論者代表着社会上的各个阶級——有錢人和穷人，他們是各种宗教信仰和各种哪怕是敌对的政治見解的人——一个志向將他們团結在一起。如海軍上將扎蘆瓜伊是自由党人；如律师培那弗特·孟戴斯·阿尔米达是保守党人；如領薪俸的教士巴罗斯是神父；如阿尔其拉是推銷員；如菲林托·洛佩斯是大学生；如塞列斯翠諾·阿杰外多和奥古斯特·菲利格萊特，是商店职員；甚至于还有警察局的官員，如檢查員助手卡斯棋。所有这些人具有如此不同的人生观，但却都怀着一种信念：根除巴西的奴隶制度。

萊尔特知道这些事情——堂娜露跟他讲过，这些事情充滿了該亚法斗爭的英勇插曲的各种細节。这些該亚法是大学生、車夫、获得自由的黑人，甚至于小販。她順便还跟新相識讲了早在偉大的路易斯·迦瑪在世时的解放运动的故事。

律师彼得罗·康西德拉桑斯[1]是路易斯·迦瑪的知己。他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他喜欢对一件最平常的事情滔滔不絕地发表高談闊論。他的評述和意見沒完沒了，奴隶主对他却胆顫心惊；在法庭上是沒有人能替代他的。另一个也給路易斯·迦瑪帮了不少忙的律师阿尔比諾·索阿列斯·白朗，要比彼得罗还富有。或者是，說得确切一些，不是穷得那么寒酸。据人說，他是一家帽商的合伙老板。有一天，路易斯·迦瑪需要十个密耳瑞斯，他为了替一个黑人贖身，缺少这笔錢。于是，迦瑪就派了一个助手去找这两位律师。那人找到了白朗，替路易斯·迦瑪要十个密耳瑞斯。白朗搔了搔后脑勺說：

“你听着，我只有五个，要不然早飯……”

---

① 康西德拉桑斯：意思是：推論，見解，結論。

“拿来吧，早飯我替你付。”

路易斯·迦瑪就这样湊了錢，替黑人贖了身。

“那天律师沒有吃早飯嗎？”莱尔特問道。

“吃了，是賒的賬。”

两个人都哈哈地笑了。

“我們之間就是这样……”堂娜露补充道。

結束了教团里的事情以后，安东尼奥·本托下楼到底层的《雷登圣报》印刷所去了。到了那里，他遇到几个廢除論者，那几个人正在談論剛从省里得到的关于庄园主的新的慘无人道的行为的报道。就在离首都不远，有一个老牌的奴隶主，用可怕的刑罰来懲治黑人。他用折刀的刀尖在黑人的手掌上刻出一个鮮血淋淋的十字，然后用鉄鏈纏住他的脖子，把那黑人吊在房梁上。这个庄园主把鉄鏈拴得留着这样的长度，使得黑人为了不至于窒死，不得不把脚尖在地上踮起。奴隶累得支持不住的时候，鉄鏈就紧勒住他的喉嚨，使他不得不作垂死的掙扎，呻吟地挺起身子，用血淋淋的双手抓住鉄鏈。这种苦刑延續了几天，直到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使有慈悲心的人都来救护这个黑人。庄园主听了他們的求情，才把黑人从鉄鏈中解下来。但是那个黑人翻着眼睛大笑起来，把在場的人都吓得不輕。

安东尼奥·本托讀完了这篇报道后，臉色发白，手里的紙直在抖动。然而，他馬上克制住自己，吩咐道：

“要把这个奴隶接到圣保罗来！……让人們都看看他……罗道尔弗·莫塔！罗道尔弗·莫塔！”

从排字盘后面出現了一个壮实的滿面笑容的人。

“你去把那个受苦刑的黑人接来……无論如何也要办到！”

莫塔无言地笑了笑。行动証明这是他所擅长的；他像接受

礼物一样接受了这一个委托。

"安东尼奥跟你一起去。"

听到名字以后，有个結实的粗壮的黑人从里面出来，他长着一对活潑而聪明的眼睛。他的专长是夜里偷入棚屋鼓动奴隶逃跑。后来有位同代人曾这样記述他："那是最危險的工作，最后还是遭到了災难，当他企图爬过貝莱姆·德斯卡尔瓦多一家庄园的大門时，被人打死了。"

但是，当时安东尼奥是正当最活跃的时期。

"一定办到……"这个該亚法簡短地回答。

于是两个朋友往街上走去，一个跟在一个后面，因为印刷所的門是很狹小的。

安东尼奥·本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坐了几个小时；次日，《雷登圣报》就报导了这个故事，并且以从未有过的激烈的語調号召正义的制裁。

卡隆嘎像往常一样，穿着长衣襟的上衣，戴着一頂报紙折的帽子，站在街口，把报紙遞給过路人……

7

圣多斯人

过了一个星期，莱尔特·阿維姆的心灵已經被堂娜露点燃起了廢除奴隶制度的火焰，他被派到圣多斯执行一个秘密的使命。他七点半上了火車，十一点已經到了圣多斯。預先讲好，下火車以后，他手里拿一張《雷登圣报》，到車站广場上。这是一个

暗号。将有几个翻領上插着白山茶花的年輕人，当地廢除奴隶制度联盟的盟員，来迎接他。

这个有声望的組織在本城并沒有自己的会所；成員們在公园、咖啡館或是朋友們的家里聚会。廢除奴隶制度联盟的工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一般喜爱的是在公共場所进行宣傳談話。經过的情形往往是这样：在咖啡館里仿佛是两个朋友偶尔相遇……

"晚上好，麦洛！"

"哦，原来你在这里……"

"听我說，《皮拉塔报》剛出来，这报紙是中学生发行的，是他們的杰作。扎科·沙拉帕，这个从物魯迈槐来的'綠肚皮'①的文笔不錯。解放的事情弄得他神魂顚倒。写了好几个晚上了……"

于是他就把一份手抄的报紙递給了朋友，好让在場的人都看得到……

咖啡館里的其他顾客也慢慢参与了他們的談話。发生了爭論；談話的人分成几个派别。廢除奴隶制度联盟的青年們往往占上風，因为他們代表着城市里的知識分子。他們多多少少都是一些演說家，而其中最有口才的，毫无疑問就是魯宾·塞札尔，他可以不費力地掌握住听众。警察局通常对这类集会不聞不問，其实却非常注意盟員們的演說。

最后，本省的当局終于禁止了在公共場所举行此类集会；因为經常是这样，在集会上把解放黑人的事情放在末位，年輕人热烈地討論起政治和宗教的問題来了。甚至有些人乘机会朗讀从瑞士得到的非法的革命小册子。

---

① "綠肚皮"：是給外省人，即現在的圣他一加塔利納州人所起的綽号。

萊尔特站在車站对着广場的門口，裝作正在讀《雷登圣报》的样子，心里想着出发前的指示，这时有两个年輕人走到他身旁……

"扎巴夸拉？"

"扎巴夸拉！"

他們高兴地拥抱起来。这两个人是托托·巴斯托斯和阿士尔·安德拉德。他們馬上和这位圣保罗来的使者建立了友誼的关系；仿佛故友重逢，三个年輕人連說带笑地走去。

萊尔特是第一次到圣多斯来，他从沒有見过海洋，走到拥挤着馬車的广場，他感覚到了大地发出的热騰騰的气息，聞到了海洋的咸味和从海灣里傳来的岸边发酵的水草的腥气。他往左看，是一片仓庫，不远处停泊着船只。

經过一个貨亭，他們看見一群人圍着一个身体健壮的粗脖子白牙的混血青年。

"我是从伯尔南布科来的，"他开始讲話了，"当过皇家海軍的水手……大家听見了？"

听众越来越紧密地圍攏到这个演說家的身边来。他继續用平凡、通俗、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語言讲下去。

年輕人一面走，一面向他打招呼：

"扎巴夸拉！"

混血儿摘下装卸工人戴的一种小帽說：

"扎巴夸拉！"

托托·巴斯托斯解釋說，他是艾烏日尼奥·万索伊特；他一向在普通人民中間作宣傳。

过了一会儿，萊尔特看到一座古老的钟楼；钟楼的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粉笔字：

"古阿拉尼剧場——星期日——八时正——上演薩克拉門托·馬庫科的話剧《茅屋的阴影下》——演出者是廢除論者青年剧团——全部收入捐作贖买一名奴隶——魯宾·塞札尔讲話。"

过了一会儿，在萊尔特的眼前展現了碼头的另一区域：这里的水是污穢的，几乎是黑色的，上面浮着的一片片油污在閃亮——像是大火后沒有燒尽的殘迹。萊尔特向同行者指着桅杆問道：

"这些船能运走逃亡的奴隶嗎？"

"有过这样的事。这儿附近有个'阿魯达·孟戴斯'药房，那里的人就这么办。当一切都商量妥了以后，圣多斯·嘎拉方就往办事处去，那里有些职員是廢除論者，两个人就談，讲的仿佛是运貨：'我要装二三十包烟草的地方。'职員去問上司，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黑人就装成装卸工人，上船，起了錨，过了几天，他們以同样的伪装下船，有的到阿拉卡丘，有的到安哥拉—杜斯—列斯或是德斯泰罗……"

"他們不能送到国外去嗎？"

"这就难得多了，"阿士尔回答說，"但是还能办得到。我給你讲一个逃亡奴隶的故事。三年以前，有个屬于沙維尔·莫萊斯家的奴隶，名叫若亚金姆·特林达德，走海路到了紐約。廢除奴隶制度联盟善良的人們把他安置在一只开往里約热內卢近海航行的'烟草庫'里。到了目的地后，黑人隐藏到給他指定的地方。过了几天，首都的'白山茶花'帮助他乘上另一只近海航行船，黑人乘着这只船，夜里在北方一个地方下了船。不幸的逃亡黑人，忍着饥餓，几乎一絲不挂地沿着海濱漫走，直到有一天来了一只打魚的木筏，把他救了……

"你知道西阿拉的居民为了解放黑人作了不少事情，从1884

年8月25日起，在西阿拉省再也沒有奴隶了。在这件事情上，木筏漁夫帮了不少的忙。”

“木筏漁夫？”

“对了，他們……他們像雄獅一样勇猛，像卡那烏比亚的椰子树一样善良，給人栖息的地方，給人吃喝；木筏漁夫們在碧藍的海面上写下了并且还继續在写着人类团結友爱的高尙的史詩。有一次，弗塔列扎的漁夫們知道了一只載着从别的省逃亡来的奴隶的船想出海；这些奴隶是警察局用武力抓住的，准备把他們送还給主人。漁夫們就把自己的木筏和小船封鎖了港口。木筏一个接一个地連在一起，最后形成一道密密的浮墻。想出海的輪船一个劲地鳴汽笛都是徒然，請求让路也无济于事。船长和乘客們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关在底艙里受罪的逃亡奴隶而起……过了几个小时，警察局将被囚的人放上汽艇，就在碼头上当場釋放了他們。之后，好像施了魔法一样，木排散开了，树干筑成的浮墻变成了成千只白帆的木筏，現在大船能自由地駛出海港了。

“但是在南方的海面上，木筏漁夫們就更勇敢了。他們乘着由十二、三根树干結成的粗糙木筏，一張張白帆象征着人們的和睦相亲。掌着舵的木筏漁夫佇立着不动，像一座石像。即使在暴風雨中，扯帆的漁夫也像圓柱一样直立着；暴風平息的时候，漁夫还挺直身体，将双臂往两边攤开，从远处看，像是个基督受难像。

“当若亚金姆·特林达德在海边乱走，影影綽綽地分辨出水平綫上有木筏的时候，他就跪下，双手顫抖地合十，向那木筏漁夫——那活的十字架——求援。他的呼喚被对方听到了。木筏轉了航向，向岸边駛来，破着翻滚的浪花，在一座不大的海灣里拋

了錨。逃亡的黑人扑下水，跑去迎接自已那救世主。漁夫伸出手来，把他拽到木排上。不幸的人由于疲劳和飢餓，已經奄奄一息，海水从他襤褸的衣服上往下淌。西阿拉人請他吃了一块腌肉和一捧面粉。逃亡者恢复了常态以后，对漁夫充满了信任，他躺在草席上就鼾然大睡起来。

"若亚金姆直到深夜才醒。他头一个自由的感覺是无边无际的海洋上一望无垠的天空。一道道黑色的浪濤滚滚而来，蕩着木筏像只大摇籃似地一升一落。小船在閃鑠星光下，在基督慈悲的奇迹中飄浮着。黑人睜开了眼睛就重又合上了。这不可能是眞实的，因为眞实对他来說总是悲慘的……大概，这一切都是梦幻吧，因为只有在梦幻中，他才尝得到幸福。他在草席上翻了个身，就又睡着了。碎浪輕輕地拍打着树干，唱着悦耳的黑人茅屋的歌曲……黑人沉睡着。这是他整个一生中的第一个幸福的夜晚。当他醒来的时候，已天将破曉。一片金海和藍天，那边远远地还能隐約看出来的黑点是土地。前面等待着他的是另一块土地，已經解放了奴隶的土地。那是上帝的土地，人們彼此像兄弟一样共居。

"漁夫向若亚金姆鼓舞地笑着。他們都是白人，但是对待他却是彼此平等的。忽然黑人不放心地問道：

"'从西阿拉我可以一直往前走嗎？'

"'那自然罗！你自由了，兄弟！'

"这几句話把整个世界都送給他了。这礼物是如此隆重，如此珍貴——直到今天，还沒有一个国王能够这样送給另一个国王。

"在圣多斯，很长时期沒有人知道关于黑人若亚金姆·特林达德的下落。但在去年圣誕节的时候，沙維尔·莫萊斯一家接·

到过去的奴隶从紐約寄来的信。他已經把若亚金姆·特林达德改为乔·特林尼梯，信上写着，他在曼海頓一家公司里作看門的……”

天热得使莱尔特透不过气来。太阳像是透过放大鏡一样地灼人。濃密的烏云聚集在城市的上空，过一会儿就要下一場傾盆大雨，但是雨水落到地上，往往要蒸发，所以，一場雨过后，照样悶热。有时候，一下雨就連着几个星期，城里蚊群麕集，像是沸水翻滚。

当年的一位新聞記者曾这样描写圣多斯：“不管是下雨或是晴天，碼头上的活儿总是終日不斷的。这座城市比海面只高出一米，沒有停泊处，几乎沒有下水道，飲水的数量有限，而且远不是都从自来水管里取来的。毫无疑問，这种地方不能算是舒服的地方。那时候还沒有人造冰，只有装在船仓里，从欧洲运来的天然冰……”

阿士尔·安德拉德又讲下去了。他充滿热情的想像力引来虛幻的形象和情景。当晒在灼人的阳光下，話題談到进口冰的时候，他在街上停下来，用手杖在空中划出一些图形，把幻想說出来：

“我們从瑞士常年的冰河中得到了冰。只要可能，我們应当把我国的財富往那儿寄去，作为交换。我們可以从太阳的光芒中取出千百万个銅板，送往冰封的神国。我們不需要像鑄錢一样地鑄它們，只需要在阳光撒下金沙和金粒的树木下和草坪上去撿它們，要不然就在大海退潮的时候，在被太阳的火焰分裂成斑斓断裂的岸上去找它們。那将是一些多么美妙的金錢！我們将这些錢装滿船仓。当这些載滿阳光金子的神船的黑船头在瀰漫的濃雾中消失以后，它将划破泰晤士河渾浊的河水，发出閃耀的光

芒。于是人們都将到这里来分取从遙远的巴西来的宝物。宝物将烫坏乞丐的手，它将被运到从沒有見过阳光的自教堂的生了綠霉的房間里。水手的妻子将把这財富藏到圍裙下面，为的是避免教母們的嘲諷：'瑪芝丽发財了。从哪儿弄来的？'回家以后，她就会把这太阳放到炉子里泥炭下面，泥炭就会燒起来。小孩子們都会从鉄床上跳下来，在巴西的太阳上烤烤自己冻紅了的小手。这太阳从英国再往前运，运到德国。在冬季的月份里，那里的妇女們会戴着便帽，裹着毛圍巾，到煤舖老板那儿去討价还价地买煤，然后仔細地装起来，携带回家。跟着就会出現閑話：'那么好虛荣，用巴西的細太阳粉撒在头发上，所以她有了淺色头发。'从德国，我們的太阳要放在鉄皮箱子里运往俄罗斯。載滿了这种太阳的三套馬車将会在俄罗斯的平原上馳騁，让它照亮整片原野。沙皇将命令用这种太阳做他的出行礼服的扣子。宮廷的夫人們将把它戴在紧身衣上。到了半夜，滿面鬍鬚的庄稼汉会去偸它，以为那是金子。他們被人追踪，将会把这財富埋在木房子前面。在遙远西伯利亚的深处，也将会出現巴西的太阳。到了春天，在那遙远西伯利亚偏僻的地方，每一戶庄稼人的門前都会长出一棵树来……而那些长鬚滿面的庄稼汉，穿着草鞋和粗麻布长衫，将把它叫做神树……"

萊尔特和他的同路人走到圣安东尼奥街，街上从这头到那头停滿了貨車。仓庫門前扛着咖啡袋的装卸工人列成一行。有的人肩上一个压一个地扛着两个麻袋。如果干这个可以掙錢很多的話，这些人将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干完了一天活，这些由于愁苦的生活和沉重的劳动而变得粗野的装卸工人，都挤在街口和骯髒的咖啡館門前。他們的褲子卷到膝盖上，他們赤裸裸的脊背上汗水涔涔地发光。他們被灼热的太阳晒得乎几像黑

人一样。

圣多斯的房子大而古老，嵌着瓷磚的正面，和寬闊的带石阶的正門。常常会遇見一些挂着这种招牌的商号："泰多尔·維利"、"哈德·兰德"，及其他等等。萊尔特和新結識的朋友一起走着，聞到从地窖里傳来的咖啡的濃味。咖啡在地窖里，等着半裸体的工人把它裝进麻袋。萊尔特注意到街上車道与便道間的石柱，这些东西为的是使車碰到房子时，不致把門面撞坏……

几个穿着礼服，系着时髦領带的年輕人在小酒店門前說說笑笑。他們是新聞記者；其中有些人是廢除論者。路过的时候，托托·巴斯托斯和阿士尔·安德拉德跟这些名士派的代表人物說了几句客套。向前再走几步，他們不得不停下来；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人，周圍已經圍上了一群看热鬧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阿士尔·安德拉德問了一个熟人以后，解釋道：

"沒有什么特别的；这是黃热病发作了……"

萊尔特的手都有些发抖了，身上也有些麻了。"难道这就是初期的症状嗎？"他想，并且为了避开这些阴郁的念头，向同路人提出了最初想到的問題：

"这里的海濱在什么地方？"

"不远。吃过中飯，如果我們有时間，就可以去……"

拐了几个弯，他們就到达了目的地。这个勃兰金諾公寓是在广場尽头的季萊特街最后一座房子和黑而大的碼头中間，圍着木栅。他們走过了荒蕪了的花园，来到門口。这是个两层楼的建筑，上半是木头，下半是石头，曾經油成綠色。它的前面是一个凉棚，在酷暑的日子里，公寓里性格活跃的人喜欢在这里用早飯。房子的前半部是飯厅，到这里吃飯的人都是一些在城市里有固定位置，但是住在郊区的人。在这个时間里，飯厅里挤满

了商人、店員、代理商和一些海关的官員。

这里是禁止談政治的；人們的思想都很激动，勃兰金諾試图把顾客們限制在明达和沉靜的框框里。但是这个过去曾是弗烏扎家女奴隶的公寓女主人，虽然表現出她是如此維护法律，却也执行着自己的政策……她是个廢除論者……而且是最激烈的中間的一个……为了在顾客中能散布解放思想，她在房子的深处为志同道合的人另設了一个小客厅。这行动受到了众人的嘉許。在这小厅里可以大声說話，作手势或喊叫——总之，可以用任何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热情。如果这个小厅里偶尔进来一个外人，他也不得不好好地不加任何反駁地把一切听完。要不然，人們就会向他指着門。

新聞記者、詩人和作家們，往往都要到这个人多热鬧的地方吃飯。这里也可以碰到維森特·卡尔瓦里欧；他开了一家麻袋鋪子，鋪子里的工人大部分都是逃亡的奴隶。他們錢賺得不少，生活得像自由人一样。他本人除了作生意，还写一些廢除奴隶制度的詩。这些詩可以列在巴西文学的优秀作品里面。

解放运动杰出的活动家們，如若瑟·帕特罗西尼奥、瑟杰德洛·柯雷雅和安东尼奥·本托，常常到圣多斯来办事，也常常在勃兰金諾公寓歇足。从这座不大显眼的楼房的凉台上，发出反对奴隶主和君主制的煽动人心的演說；政府并沒有想剝夺他們的这个权利，就連最反动的部长柯泰日巴，虽然他不同意馬上解放奴隶，但也不敢剝夺廢除論者的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勃兰金諾的房子是秘密活动的中心。在这里誰也不怕警察局，因为警察局里也有人参加这一类的集会。托托·巴斯托斯为了使萊尔特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城里的情况，給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几个月以前，从康皮納斯一个庄園里逃出来两个‘每头’价值三康托的黑奴。本地警察局抓住了他們，并把这件事情报告給康皮納斯的警察局长。局长决定亲自領回这有价值的掠获品。他想向居民們显示，他是可以运走奴隶的。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廢除論者們在公寓里集会，一面吃着勃兰金諾拿手的卤鸡，一面想出一个計划，来阻拦运走奴隶。

“咖啡仓庫的司庫員預先得到了关于即将发生事情的消息。当被抓住的黑人准备运走的时候，包装咖啡的工人好像是为了看热鬧，聚集在火車站对面的蒙特—阿莱格拉广場上。一切都像預先計划好了似的……有一个工人，假如我的記性不錯的話，是聪明而机警的黑人彼得·巴列罗，他手拿一把咖啡鏟子，等騎馬警察押送着两个黑人来到广場的时候，走过去用鏟子照着馬肚子打了一下。于是引起一場騷动……两个黑人早就由廢除論者教好了，这时乘机向人群里竄去，登上預先准备好了的小船，乘船往貝梯奥戈方向去了。警察局长目瞪口呆地站在广場中……火車进站了，走上站台的旅客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紛紛向警察嘲笑，吹口哨。广場上拥护廢除奴隶制度的孩子——那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解放黑人——放出了好几只大爆竹。”

* * *

三个青年进了那个“朋友厅”。勃兰金諾在門口迎接他們，一面在印花布圍裙上仔細地擦着手。公寓的女主人是一个皮肤发亮的相当胖的混血女人；她不住地微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青年們低声細語地說着話，介紹萊尔特，并轉告了他从圣保罗带来的重要通知。萊尔特感到自己是个革命者，是个叛逆者，并且欣慰地想着回去以后堂娜露迎接他时的那副笑臉。然后新来的人坐下来，大家同时談起話来——在这里是沒有生人的。

公寓的女主人对待顾客很和藹周到。沒带錢的也不必发愁。他們坐下来，咒罵奴隶制度，然后喝完咖啡，戴上帽子，半句話也不說地便走了。这里履行着一种特殊的协約：勃兰金諾不記什么賬，欠債的在第二天或是得閑的时候自动来交上一定的錢数，她連数也不数，就塞到圍裙的口袋里。大厅里的顾客知道了这回事，羨慕地咬着嘴唇。他們硬說，"朋友厅"里的寵儿吃的是更可口的菜，而有一些幽默的人却补充道，勃兰金諾在大厅里賺的錢，都是为了到小厅里去賠……而她却露出閃亮的白牙說道：

"那又怎么样！……快乐胜似金錢呢！"

萊尔特还沒有来得及看清周圍，圣多斯·嘎拉方就出現在厨房的門口；他已經吃了早飯，准备在远行之前来告別。这个人已經多年来过慣了充滿危險的生活。他的經历十分感动人……

圣多斯·嘎拉方的全名是若瑟·太奧多罗·圣多斯·貝来拉。他走进来的时候，通常在窄肩膀上挂着一根皮鞭，左右看看这座不大的客厅，这里的人向来是高兴地欢迎他的。他是个粗壮的矮胖子，肥肥的斜肩膀，脖子好像是縮进去的，脖子上安着个圓圓的头发总是蓬乱的小脑袋。他的整个人形与瓶子很相像，这也就是他的綽号[①]的由来。圣多斯的兄弟和他非常相象，居民們給他起个綽号叫圣多斯·包其扎[②]。他們倆都是葡萄牙人，是沒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普通人。然而圣多斯·嘎拉方在心灵深处对勃兰金諾怀着最溫情的眷恋，也可以以此来解釋他醉心于廢除奴隶制度的思想。他跟她一样充滿着热情。他成了人民英

① 嘎拉方：即大肚瓶。

② 包其扎：即小嘴、短脖子、小柄的水罐。

雄，是一个最受人爱戴的英雄之一。

8

扎巴夸拉

在吃早飯的时候，萊尔特认識了卡斯坦。这个黝除臉者有較高的文化修养，游历过不少地方，也在报紙上发表过东西。他們說好萊尔特在他家里过夜。說得更正确些，他的家是庫房旁边的一間小屋子。这位未来的解放事业的历史家，如今还是个平凡的职員，和一个叫做本尼托的古巴人在这間屋子里住。本尼托在空閑的时候常写些詩。

吃过这頓拼了不少話的早飯之后，萊尔特和卡斯坦一起走出来，一个准备去看看今晚过夜的地方，一个是去仓庫办公室，然后到碼头上。他們一同乘电車，在钟樓的拐角下車。萊尔特要住的那屋子是有頂樓的，下面是寬大而烏黑的仓庫。习慣街上的亮光的眼睛，到了这里只能辨清一垛垛的麻袋。麻袋垛之間人們来来往往。麻袋压得他們弯着腰，往小車这边过来。本尼托站在門口，手里拿着印，往麻袋上蓋。他是个眼睛凸出的青年，沒有穿上衣，草帽扣在后脑勺上。他的臉上汗淋淋的，好像涂上了一层漆。他用袖子抹着前額，还有精神跟来往的人开一两句玩笑。

萊尔特跟在卡斯坦的背后。他們順着一个又窄又黑的楼梯上了二楼，楼上摆着粗糙的长凳和圍着挂鉄絲网的木栅。有两个小門为顾客出入。在柜台上摆着几十个装着咖啡样品的小

念；代理商到这里取貨样，然后拿到市場上去談生意。办公室的木栅后面摆着两張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日历和一張輪船时刻表。这里有濃郁的咖啡香味，有从碼头吹来发霉的水草腥味，还有千百种令人作嘔的气味。

卡斯坦和萊尔特穿过一条黑洞洞的过道，到了一間寬敞的房屋里。房屋的尽头是个頂楼。这里是如此之暗，甚至在白天都要点上蜡烛。卡斯坦也正是点上了一支蜡烛。萊尔特环視了一下周圍；他的同志——廢除論者就住在这个高天花板的方匣子里，四面是厚而潮湿的墻，角落里长滿青霉。地下是用一块块寬大的对得不齐整的板子釘成的，角落里尽是老鼠洞。

房間里摆着三張单人床，一張小桌子，桌子上堆着許多书籍、紙張、扁墨水瓶、鋼笔，还有一盞剩下半截殘蜡的烛台。悶人的潮味使空气变得很污浊。大学生走到一扇窗前；窗外是邻家的大院，有一家面包房和一家小糖厂。那里是一片寬敞的圍起来的地方，角落里长着开黃花的阿伯伯列拉草；当中，在一块小空場上，是一片黑泥潭，这是专为面包房和小糖厂劈柴用的。窗子的对面是一排鉄皮屋頂的矮木板房。这样的木板房在这座城市里有許許多多，是不足为奇的。这里住着搬运工人和他們的家屬。

客人看了这幅景象，忽然感到一陣嫌恶。院子里有人端着一大盘面包房工人早飯剩下的殘食——这是給猫狗吃的。但是猫狗得到这些殘羹剩骨，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有許多大老鼠嗅到了气味之后，从仓庫、面包房的大大小小的洞里钻出来，冲向它們的战利品。老公猫只有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这集会，垂涎地等候着能在这宴会上占一席的机会。它不敢設想向这些不速之客扑去；因为这些像家兎一样又肥又壮的老鼠，毫无疑問地

会把它咬死的。所以它只好跟它們平安相处。人們把这叫做猫的政治……

萊尔特还在观察这个場面，可是他不由得一轉眼看到了另一个更加令人不愉快的景象。木板屋的住戶們抬出一个厚垫子，放在院子里的木板上，然后又从屋里抬出一个骨瘦如柴，面带菜色的人，把他尽可能舒适地放好。卡斯坦解釋說，这是一个患了黃热病的工人；家里人把他抬到外边来，为的是能使他呼吸得輕松些；因为在那些木板房里，热气蒸人。

萊尔特又打了一个冷战。他离开了窗口，跟着卡斯坦往办公室走去。他們告了別，約好相会的时間，然后萊尔特下了樓，就往城里去了。追随着他的又是那股咖啡的味道，水草的腥味和臭汗味。他在一行行过不完的双馬貨車間轉了半天，那些輛貨車在赶車人的皮鞭的抽打和咒駡声中，向着仓庫的方向走去。

当天吃过中飯，托托·巴斯托斯把萊尔特領到扎巴夸拉去看看，为了让他回去之后可以向圣保罗的該亚法們讲讲金廷諾·拉塞德“共和国”的情况。他們乘着电車到了城郊，然后往山里走；登山是困难而且危險的。不时地有一群群的黑人碰見他們；那些黑人爭执了一会，最后还是允許他們通行。

一路上，托托·巴斯托斯向这位少年叙述这个逃亡黑人居住区的历史。

从1870年起，从远方庄園里逃亡出来的黑人，到圣多斯来的越来越多。因为获得自由而陶醉的他們，不管什么地方都过夜，森林队长們夜里常常在教堂的院子里，在房屋的門口，在仓庫浸滿柏油的地板上，把正在酣睡的黑人抓住。有位圣多斯的太太——阿瑪丽亚·阿西斯·法里亚夫人——开始了救济的事业，将这些不幸的人收容在自己家的大院里；她的家不久就成为

逃亡奴隶的避难所。这个好榜样傳开来。許多社交界的夫人們开始模仿她，几年之后，省的当局接到了一些对于圣多斯一些相当受尊敬的家庭的控訴，因为他們庇护了逃亡的奴隶……另一方面，沿岸的森林地带也挤滿了逃亡黑人。聶維斯甘蔗庄园的悲剧的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地使得奴隶主們个个提心吊胆……

“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那么你听着吧。碼头的对面正是聶維斯甘蔗庄园和圣母教堂。每次在过教堂节日的时候，在海灣的水面上都要駛来一支奇怪的船队。上百只乘滿奴隶和白人的船，跟在一只載着圣母像的装飾着鮮花的大船駛来。岸上到处都是灯彩，教堂的歌声，舞蹈，篝火和堪唐酒[①]。白人和黑人一連几个小时地互拜兄弟。邻近的庄园主很不喜欢这种事情，經过多次威胁，他們派了一个监工叫安东尼奥·若亚金姆的，放一把火燒了教堂。这件事发生了……記不清到底是哪一年……有一天深夜，棚屋被教堂的钟声吵醒，熊熊大火照亮了天空。奴隶們馬上明白了，这是一个白人干的事。他們反叛了；以怨报怨，放火燒了甘蔗园，主人的房子和仓庫——全部产业都燒了。庄园主好容易才脫險逃到圣多斯去。下半夜，反叛的人就圍着篝火跳起舞来。快到黎明的时候，他們想起了监工，一齐去找，終于找到；他藏在一張草席下面，吓得上牙打着下牙。黑人把他綁在一根树干上，像从树林里拉野猪似地把他拖到甘蔗园的廢墟里，往他身上潑煤油，点了火又放开他。这噴着火舌的活火把往海边跑去，想跳进水里。但是他还沒跑到就跌倒在地上。监工安东尼奥·若亚金姆只剩下了一个漆黑的、干癟的、冒着烟的脑袋。

---

① 堪唐酒：甘蔗糖和姜制成的燒酒。

“这时候黑人們猖狂起来，像是着了魔似的，齐声怪叫，乱成一片；瓜槌[1]嚓啦嚓啦地响起来，舞蹈越来越狂热了……过了这一夜以后，聶維斯甘蔗园的黑人們——他們人数不少——就躲到森林里去，成了流亡者。菲利佩叔叔成了他們的头子。从此以后，周圍的森林就使得所有的人发生了恐怖。直到现在，每当提起聶維斯甘蔗庄園的悲剧，奴隶主們都不得不惊悸地张大了眼睛……”

在这羊腸小道上攀登着，莱尔特走累了，停下来。山上的黑人监视着来人。少年的心里有种感觉，仿佛在荆棘的灌木丛里，隐藏着带枪的巡邏。

他的伙伴讲到逃亡者的定居，兴趣盎然，继續說道：

“在 1880 年，圣多斯的青年都醉心于廢除奴隶制度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沒有地方再藏黑人了。然而从省里来的黑人还是越来越多。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需要紧急救助。于是，前軍事学校的学生阿美利科·馬丁斯·圣多斯召开了一个大会，大会有許多青年参加——这时已是 1882 年了。在这次大会上，决定为逃亡者建立一个定居的地方，公开为所有摆脱了奴役的黑人建立一个集中的住区。从此，黑人就不再躲在慈善人家的院子或地窖里了，他們得到了很好的、而且較为安全的避难所。大会当場募捐。日后其他解放运动的拥护者也捐了錢。募集的这些經費，其实是很有限的，組織者們就在这山崗荒蕪的斜坡上为集中住区选擇了一块地方。这是个荒野空曠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却是很严密的。”

他們說着話，走到了一座大而矮的房子前面，房子就盖在一

[1] 瓜槌：巴西民間乐器，外形像一个带把的圓槌，里面放些小石头子兒，搖动的时候发出一种特别的嚓啦嚓啦的声音。

个洼地上，周围是用树干編成的圍墙。房子的窗戶上爬着玫瑰花。花园里有一只狗在吽。

“喂，屋里有人嗎？”托托·巴斯托斯叫道。

一个在菜园里掘土的上了年紀的人，从木棚里探出头来。

“你好呀，本扎明·方塔那先生！路过这儿，跟您打个招呼……”

“你們好呀，孩子們！……”

他很亲热地請他們进去喝咖啡。但是少年恭恭敬敬地謝絕了，因为他們有急事。年老的意大利人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这还用說，他知道是什么事情。他用目光送着他們，直到他們在路上最后一个拐角的地方消失为止。那里再往前，是另一个庄园了。

这是官員日拉多·列特·方塞克的庄园。家里一个人也沒有，窗內鳥籠子里的鳥儿在跳着。再拐几个弯，年輕人因为走得太急而喘息起来，突然停下。

在他們的眼前，在一片砍伐了的树林中，呈現出了扎巴夸拉。

那里住着大約五百个逃亡的黑人，他們是在集中住区建立之前，散藏在整个圣多斯的。許多人不久以前才到这里。每天都有几十个逃亡的奴隶游过卡斯凱罗河，到这边来。然而年輕的朋友究竟来到了什么地方了呢？托托·巴斯托斯告訴萊尔特，路旁的巡邏已經傳告了这次訪問的和平性质，所以他們的来临，并沒有引起任何人的不安。假使来的不是他們，而是森林队长，那么馬上就会像变魔术似地，从地里长出武裝的黑人来。

他們看到了原始的、仓促釘好的木板房，不大的园地，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牲口。他們的手艺活是編筐子、篩子和草帽。这

里已經盖好了好几长排鉄皮頂的木板房。最初住在这里的都是不断来到集中住区的逃亡者……

菲利佩叔叔，聶維斯甘蔗庄园逃亡奴隶的領袖，也带着自己的人到了扎巴夸拉。然而他不想受金廷諾·拉塞德的管轄，在不远的另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村落，現在从这里就可以望見；托托·巴斯托斯用手杖指着那边——菲利佩叔叔和他的黑人正在跳着拔都克舞①。

* * *

扎巴夸拉住区剛建立的时候，事情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这天堂的一角安居下来的逃亡者需要有个領导人。廢除論者中能担当这一角色的只有金廷諾。他是塞尔希培省的人，曾在拉塞德·弗兰科家当过厨子。获得自由的奴隶，像当时所流行的那样，用的是自己主人的姓。金廷諾，或者如伙伴們所称呼他的那样，廷廷諾，就是用这个姓而馳名。

在君主制度时期，他宣布自己为扎巴夸拉"共和国"的总統。他第一个措施是保卫自己"国家"的領土，这一点，地方的地形給予不少有利条件。不久以后，他就建立了一支二百人的准备保卫自由的武装队伍。

萊尔特在勃兰金諾公寓认識的圣多斯·嘎拉方，开着一个不大的小鋪，他被援助逃亡者的思想所鼓舞，开始为逃亡奴隶籌备給养。每天都要往扎巴夸拉发送一筐筐的干鱉魚，大块的腌腊肉，烟叶，一口袋一口袋的扁豆和面粉。結果，嘎拉方，如大家所預料，破产了。他的財产被公开拍卖，还清債务之后，剩下的錢只够嘎拉方买一輛貨車和一匹小驴。但是不幸并沒有能使他

---

① 拔都克舞：系黑人的一种舞蹈，用打击乐作伴奏。

低头，他照旧全心全意地忠实于解放事业。每天早上，他都要走遍城市，为逃亡者的集中住区购买給养。当小車装滿了，他便把食物放在麻袋里，向扎巴令拉去，这里人們总是带着高兴的呼喚和歌声来欢迎他……

托托·巴斯托斯和萊尔特在集中住区里走着。他們走到哪里，都有逃亡的奴隶从木板房里往外探头窺視。有一些在木板房住惯了的黑人編着筐子和篩子。香瓜树垂下果实。香蕉树干弯到木板房上，好像在推荐自己一把把綠色的果实。母鸡咯咯地叫。瘦削的狗向生人狂吠。

黑妇人穿着凑合縫上的衣裙，腰間扎着一条鮮紅的布，头上頂着水罐，从泉水的地方返回家来。道路蜿蜒于山丘中間，好像通往圣維森特的方向；从这条路上分出几条通向木板房的小便道。到处长着葱郁的灌木丛，偶尔也能遇到几棵椰子树。在树頂上漫着裊裊的輕烟。天色入暮的时候，在扎卡其拉娜树頂上的紡織娘唱起来了。

有时候，城里臆造出許多怪誕的故事；偷偷摸摸地讲着集中住区的一些乱事，甚至于一些秘密的邪門外道。那些身穿大礼服，长着花白短鬚的奴隶制度拥护者們固执地証明，白人帮助逃亡者完全是由于荒淫所驅使。然而誰也不相信这种誹謗，因为圣多斯人的血液里就沸騰着自由。甚至于穿着短靴和带着領結的学生們，也在他們的手抄的报紙里号召解放黑人。甚至于一个平常的、沒受过教育的粗野的人，他能够喝得烂醉地失掉知覺，也都拥护廢除論者。每天晚上，在拉戈一罗扎利奧一卡瑪林尼亚向群众讲話……这个人是不能和任何人混在一起的。他有一副不寻常的，令人一看便能永久牢記心中的外貌；給人的一种印象，好象是閃电把他的身体劈成了两半，一半已經死了，另一

乎干瘪了，蜡一般发黄，在街道上走来走去，兜售彩票。但是他的話讲得多么漂亮！他是个多么好的演說家！

两个朋友在往逃亡黑人"共和国"去的路上，碰見了一个赶着閹猪的身强力壮的混血男子；这个人认为他是在牵猪，其实却是猪在領人。那口猪拴着绳子，走在前面，慢慢地跑着，拽着后面的大个子。那家伙拉住绳子，微屈着腿，累得气喘吁吁，但是那牲畜还是占了上風。它終于钻进多刺的灌木丛里，把混血种人丢在身后。树枝挂着帽子，帽子甩在地上。混血种人想把猪从灌木丛里拽出来，又想拾起帽子，但是那牲畜却往灌木丛里越钻越深。莱尔特看着这場力量悬殊的斗爭，止不住地大笑，由于好奇心的驅使，他撿起了帽子递給原主。

"真是个野蛮的畜牲啊？"

"真是个瘋种，先生！"

"你要把它怎么弄呢？"

"这是給集中住区的。給方太斯先生的礼物。"

莱尔特再也沒有能多了解些什么；猪又一股劲地往前奔去，把混血种人拽走了。

走了一会儿，快到村落的时候，他們碰見几輛装滿給养的貨車。前面走着的是个短脖子的胖子……托托·巴斯托斯和他拥抱。这正是圣多斯·嘎拉方。莱尔特問道：

"这是給集中住区送的嗎？"

"是的，先生。"

"这是誰送的厚礼呀？"

"是我自己。我在城里走了走，买了些吃的，送到这儿，給这些可怜的人……"

这时候从树林里走出来一个小黑孩，看到嘎拉方就唱起来：

又是口袋，又是木壶……

是慈善的康塞桑圣母

賜給我們的礼物……

从香蕉树蔭下，从木板房里，聚攏来一群衣着不同的男女老幼黑人。他們走到路上来，指望得到一块肉和一瓢面粉。

小黑孩一面跳一面唱：

慈善的康塞桑圣母

賜給我們礼物，

是圣多斯·嘎拉方

駕着小車一路护送！

这个葡萄牙人不再注意莱尔特和他的朋友，开始把这一天来的收获分給黑人。嘎拉方知道这里的每个人的名字；他探詢病人，問长問短，大夫是否来过，药是否送来过……

天色漸晚。在咖啡田里劳作的黑人和装卸工回家来了，他們都赤着上身，戴着卷边寬沿草帽。他們还沒有完全改掉积年累月在棚屋养成的奴隶的习惯，但是已經能够大声說話，不再畏畏縮縮，并且学会像自由人一样地寒暄了——“白天好”或是“晚上好”。同时他們的举止还是很謙逊和毕恭毕敬的。黑人通常是憎恨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所有的白人，因为黑人，作为一个种族，不是生来就为了憎恨的。上帝为此賜給了他們以世界上最美丽的牙齿，好让他們总是微笑着。

天色黑下来，閃起星光的时候，青年們才回到城里来。

当天晚上，在“奴隶解放协会”的所在地举行了廢除論者的群众大会。莱尔特被介紹給大家，他把携带的信件交給当地的領导人。信件里有重要的事情：安东尼奥·本托詳述了解放运

动的高涨情况，并且在圣多斯同志的面前布置了新的任务：帮助逃亡奴隶的营地；逃亡奴隶开始了大規模的移民，将到这个从1886年2月27日起就沒有奴隶制的土地上来寻找自由。虽然信中沒有包括詳細的說明，廢除論者却都明白，一件重大的事情正在酝釀着。

大会很晚才結束。萊尔特出来就碰到在門口等着他的卡斯坦。他們一同回家去。

路灯閃着死气沉沉的白光。最后的几輛电車都回向車厂。在車站上偶尔能遇到一两輛馬車。街上一个人影都沒有。在这仿佛預示着暴風雨即将来临的悶热沉寂的时刻，圣多斯沉入了梦乡。忽然一股愁思扼紧了萊尔特的心，这是由于靜夜，空蕩蕩的城市和周圍一切所引起的。卡斯坦无言地走着，神秘地微笑着，沒有說出充滿在他們心灵中的惆悵的原因。可是当停在一所房子前面的时候，他提醒大学生看一下門前仓促插上去的一个小黃旗。

"看見了？"

"看見了……这是什么？"

"黃热病……"

正在这时候，街上出現了一輛黑而长的轎車，車上插着同样的小黃旗。

"这是丧車。"卡斯坦解釋道，"它現在运死人也运活人。生意忙的时候，尸体就往墓地边上一倒，連埋葬的时間都沒有。"

他們走到藍尔街的钟楼前。門口横臥着一些乞丐。在这夜闌人靜中，从黑洞洞的地方傳来一陣喝醉酒的人們的嘶啞嗓音和談情說愛的叹声。在圍墻的那边有夜鳥在叫，还有老鼠的吱吱声和蟋蟀的嚯嚯声。边上是一座带頂楼的房子；在它漆成黑

色的墙上显出两个通風孔，犹如两只盲人的眼睛。稍远处，在胡同的拐角上，一盞路灯下面，有几个人在談話。卡斯坦认識他們。

“出来呼吸点新鮮空气嗎？”

“不，我們是等丧車的。”

“啊……”

“帕兰卡死了；还有两个人就要断气……”

“怎么，病鬧得这么凶啊？”萊尔特鼓起勇气問道。

“对了，簡直要扫空这座城了……救护馬車来不及运送病人。掘墓工也来不及埋死人。”

他們划着火柴照路，上楼到了卡斯坦的房間。一进屋就馬上打开窗子，因为这里悶热得不可容忍，臭气扑鼻。从远处傳来了蚊子的嗡嗡声。点上了一支硬脂蜡烛，蒼白的火苗好像害怕似地跳动着。最坏的是浸透着两个人心里的一种躊躇、不安和忧慮。卡斯坦和衣倒在床上。萊尔特走到窗前。天空的样子变了；低垂在蒙塔—塞拉特山峰上面的矮沉的云层間，裂开了一道大縫，从里面浮現出一輪清徹的明月。

萊尔特还沒有睡意，眼睛望着庭院。一股烤好了的面包的香味襲来，忽然勾起了他的食欲。啊，那不是面包房么……

在微弱、不定的月光下，院子里活跃起来。怎么？难道病人放在露天，經受夜潮？不錯，在褥墊上盖着的一层被单下面，清楚地显出了人的身体的輪廓。一些人影在周圍蠢动着，躥来躥去。啊！这已經不是病人了，而是尸体。木板房的住户把死人放在地上了。几只老鼠钻到被单下面，乱搔着，蟋嗦地响，吓人地吱吱叫……

他离开了窗口。卡斯坦已經睡着了。在另一只床上有誰在

无忧无虑地打着鼾。大概是古巴人本尼托吧。莱尔特躺到为他准备的床上，用被单蒙上头，但是怎么也不能入睡。圣多一安东尼奥教堂钟楼的打点声，他整整听了一宿。

一清早有一辆車停在門口。傳来嘈杂的人声……莫非是丧車来取死人嗎？不，这是面包房开始向顾客发面包。哦，这块土地呀，生和死交纏在一起，我們无能把它們分开！

他站起来，与同房的伙伴告了别。卡斯坦手端蜡烛将他送到門口。走到街上，莱尔特就迈着大步往火車站去了。在街口的那盞路灯下，木板房里的人們还在吸烟、談話……

拐过街口的时候，他面对面地碰上托托·巴斯托斯，他一下子就拥抱着这位新朋友。

"阿士尔·安德拉德在哪儿？他怎么沒有来呢？"

"他得了黄热病，昨天晚上。在这里这是平常的事……"

于是，他們再沒有說一句話，就走进了火車站的楼房。这里挤滿了大多是衣著貧困的早晨的旅客。从鉄軌那边傳来几声汽笛。

9

远　征

在派內拉斯，老庄园主的房子像是一所荒廢的茅屋；每下一場暴風雨，不是从墻上掉下一块漆皮，便会坏掉一根椽子。每次当阿維姆站在院子里瞧着这殘破的样子，便下了决心，要在收获之后改建房子。

但是随着时間过去，什么都沒有变更。自从萊尔特去圣保罗后，这里的生活更显得无精打彩了；堂娜安娜天天在女黑奴群里張罗家务，而丈夫从一早上起就在庄園里走来走去监視黑人的劳动。只有晚上吃自制的点心喝完咖啡之后，他才打开报紙，讲述着省里和首都发生的事件。遇上好天气，他就到阳台上，在那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心里盘算着家眼，遙望着沉睡的棚屋。

有一天，堂娜安娜激动地跑来打断了他的思路。她剛准备躺下，忽然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土和瓦片直往床上掉下。房子要塌了！丈夫跑到臥室，点上灯，抬头仔細地查看横梁，椽子和板条。結果为了預防万一，把他們的床挪到边上的壁龕里了。第二天早晨，他就派薩魯斯蒂奥到卡皮瓦里去找包工头。过了几天，工匠們带着梯子和工具来到派內拉斯。其中有个木工叫約翰·帕什科。他們被安置在車棚里过夜。

于是工程开始了，夹杂着咒駡声，那是女奴隶們对拾了滿屋石灰、磚瓦的泥瓦匠发出的。工人們不得允許就在房子里乱串，脚上沾滿粘泥的大皮靴把地板都踩髒了。地板上結了一层两指厚的污泥。

吃过中飯，这些人就在車棚旁边坐下来，吸起自卷的粗紙烟。然而約翰·帕什科却喜欢在庄园里乱窜。他一会在磨盘旁看看，一会又到薩魯斯蒂奥每天晚上来赶整天乱走的牲口的草地上。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約翰好象是无意地和小伙子談起話来：

"会抽烟嗎？"

"会抽，願上帝保佑你……"

約翰·帕什科掏出火石和火絨，耐心地打着火。

"棚屋里黑人多么？"

“一共二十八个……”

“你們为什么不离开这里？你知道，有一些人为了解放你們，不惜一切力量？”

“我知道，先生。”

“那么找个机会，大家都从棚屋里逃出去，到圣保罗，一切問題都好解决……”

“但是怎么办？……什么时候？”

“随便哪一天；跟伙伴們說好，过些日子告訴你們該怎么办。”

“真的？”

“真的。”

远处傳来阿維姆的声音，在叫薩魯斯蒂奥。

小伙子应着主人的招呼跑去。

从此以后，年輕的黑人和木匠不止一次地碰头，約定好所有的黑人一起离开庄园。同时，在其他的庄园里也准备着逃亡。

庄园主房子的修理工程用了一个多星期。在泥瓦匠們走的前夕，薩魯斯蒂奥問自己的新朋友：

“我們要是到了圣保罗，去找誰呀？”

“找《雷登圣报》的安东尼奥·本托先生。”

“找他的时候提誰的名字啊？”

“提安东尼奥·帕西恩西亚……不用再找别人了。你們的逃跑我們就会知道，該亚法們会安排好一切的。馬車夫、大学生、店員、印刷工人，他們都是你們的朋友。这一点不用怀疑。主要是在这里，在棚屋里先行动起来。”

他們告别了。过了一会儿，工匠們帶着工具离开了庄园。房子现在倒是牢靠了，但是，用日諾維娃的話来說，它变成了猪圈。

她跟其他几个女奴隶連續几天把这沾滿石灰的留着石匠靴子印的地板又刮又洗。然而平靜从此就沒有回到派內拉斯来。每天晚上，当阿維姆坐下来讀报的时候，监工走到阳台旁边拍几下手掌。日諾維娃請他进来。

“晚上好，安东尼奧先生！”

“晚上好，西蒙，有什么消息？”

“不怎么好。棚屋里像个馬蜂窩。只听到嗡嗡的声音。”

“那么你呢？”

“我听着，看着，現在只能这样……”

阿維姆用拳头往桌上一击。

“別的庄园怎么样呢？”

“我問过，到处的黑人都像着了魔一样。”

“这全是他們……”

“他們是誰？”

“那帮廢除論者。他們瘋狂到了这种程度，偷着到黑人的棚屋里去，攪乱人心。天曉得他們的人有沒有到我們这里来过……”

“我們这里沒有，我敢用脑袋打賭！”

“但說不定哪天他們会来的，你瞧着……”

“那我就馬上开枪……”

哪知道第二天棚屋里出了一場乱子，使得西蒙比通常要早地来找主人，承认他沒有办法使黑人順从。他把几个人銬上脚鐐，希望这样能够探出发生了什么事来，但是事实使他明白，黑奴宁死也不肯吐露真話。另一方面，老木若和其他几个黑人的举止行动也完全变了，他們非常勉强地克制住自己，不来掐他的脖子，只去袒护被銬的伙伴。

阿維姆决定行动起来。

每天早上，在下地干活以前，西蒙把平嘎酒发給奴隶。他們按着次序站在棚屋的院子里，监工給他們斟酒。有一天早晨，阿維姆亲自来发燒酒。他想趁这机会探听点什么。当他走到大院的时候，大家象通常一样，馴順地欢迎他。他拿起大酒瓶，在分酒之前，向奴隶們說了以下一段話：

"我听說，你們有人打算跑。誰要是說出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答应給他自由。"

阿維姆等了一会。大家一动也不动。

他咬住嘴唇，压着气，又說道：

"你們当中有誰想跑，就不用来領酒。"

等了一会……沒有动靜。他又解釋了一遍：

"誰要是不来領酒，那就是說他准备逃跑……"

衆人你看我，我看你，继續一言不发。

"明白嗎？"

"是的，先生。"只有寥寥几个声音在回答。

主人沒有办法出气，但又不想认輸。他把酒瓶递給监工，命令监工像往常一样发給每人一份。然而这天早晨却沒有一个人来領酒。派內拉斯庄園发生了公开的騷动。

早飯之后，有几个騎馬的人来到門口，他們宣称要跟阿維姆先生商談。他們談到怎么联合全区的庄園主向政府求援，因为他們所有的人不仅受到失掉奴隶的威胁，就是他們的生命也处于險境。阿維姆在阳台上会見了庄園主們；因为人多，客厅里坐不下。日諾維娃端来咖啡。談話之后，阿維姆吩咐薩魯斯蒂奥备好馬，就和客人們一起往附近的領地去了。

天色漸晚了，但是他还沒有回来。堂娜安娜派人去找西蒙。

监工来了，不时地望着四周。她明白了，这个人虽然在壮胆子，其实却是个懦夫。他脸色蒼白，眼睛不安地滴溜溜轉；只要听到一点小声音，他馬上就去摸手枪。他跟女主人說了几句話以后，便往牧場的路上走去，过会儿就不見了人影。夜色降临，黑人們在棚屋的院子里点起了篝火。从主人的房子里只能看到一堆火和一柱火紅色的烟。篝火那边沒有歌声，沒有声响。一片宁静，充滿不安。

堂娜安娜鎖上家門，上好所有的門閂，用沉重的木器頂上了門。然后領着几个忠心的女黑奴睡在祈禱間里，求上帝保佑。时間已經很晚，院里才听到树枝的响声和得得的馬蹄声。她站起来，打开一扇窗子，探出头。夜晚宁静而清朗，水晶般的月亮挂在蒙达山上杈枒的树梢上。阿維姆把馬拴在纏滿了常青藤的墻边，响着馬刺登上阳台的石阶。妻子跑出去开門，但是为了謹慎起見，問了一句：

"是你嗎，亲愛的安东尼奥？"

"是我，开門吧。"

听到了挪木器的声音，然后門打开了，他走进来，显出一副惊慌而阴郁的样子。

"有什么消息？"

丈夫捋了捋鬍子，呲了一下牙。

"黑鬼都要离开庄园。'他們的人'来过了，偷进了棚屋，煽动奴隶造反。在巴約尔—格兰德打死了一个监工，死尸挂在柱子上。黑鬼們都聚集在大路上，組成匪帮闖进庄园，胁迫奴隶到他們群里……西蒙哪去了？"

堂娜安娜神經质地笑起来。

"我把他叫来了，可是他吓得話都說不出来，他老是覺得角-

落里有人在盯着他。話沒有說个明白，很快就走了，往那边小树林里去了……”

“奇怪，在这以前，他好像很有胆量……”

庄园主費了好大力气說服妻子，至少今天晚上不用害怕，迫使她上了床，点上了一盏长明灯——基督受难像前出現了一点亮光。他拿起煤油灯，把搖椅挪到阳台門口。

他不时地推开房門，望望黑夜。一輪明月的寒光照着景色，彷彿把一切都塗上了一层白銀。一种神秘的宁靜包蔽着牧場、远山和棚屋。只有一陣風从河的对面刮过来的时候，带来磨盘的响声和嘩嘩的流水声。忽而一只迷了路的狗向什么影子吠了几声。早已过了半夜，从棚屋那边傳来一陣狗叫……这意味着什么呢？当然，这是“他們”——安东尼奥·本托的該亚法，偷偷地潛入庄园来，进到棚屋里煽动奴隶造反。他好像覺得听到了喧鬧声、爭吵声和咒罵声……

阿維姆走到里屋，摘下挂在墻角的一支火枪。他仔細地檢查了半天，拿了探条，往枪筒里倒了火药和大顆的子彈，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崗位，开了个門縫，往外看看有什么可疑的动靜。这时候，堂娜安娜穿着寬大的多折寢裙，从过道里走来。她哭着求丈夫：

“不，亲爱的，不，安东尼奥，你不能出去。让他們互相厮打，自相殘杀去吧……上帝保佑我們躲开这群該死的……”

她紧紧地拉住了丈夫。阿維姆解釋道，他并不准备出去，只是打开門縫看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等于白說。惊扰了他的喧鬧声，原来只是一匹馬在墻上蹭痒。阿維姆把武器放在墻角，把妻子送回寢室。他們回到了寢室，在长明灯微弱的黃光下，傾听着房子周圍可疑的沙沙响声，坐了一整夜。其实那

响声是狗在追着空幻的影子。

快到早晨的时候，堂娜安娜疲倦不堪的眼皮发沉了，打起瞌睡来。窗外晨光熹微。过了一会，就听到厨房里日諾維娃輕捷的脚步和她点炉子时干劈柴毕毕剝剝的响声。

庄园主开了門，走到阳台上。太阳把蒙达山上綠色的树林照上了一片金色。路上有几个黑人走来走去，但是他們之中有几个生人，不是他的庄园里的。这么早他們在这里干什么呢？当阿維姆想着这会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看到了日諾維娃跟另外两个黑人，由几个他不认識的女人伴随着往大路上奔去。看到主人以后，她似乎躊躇了一下，停下来，但是馬上又跑去追赶自己的伙伴了。

然后庄园主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場面：在他的庄园里干了十五六年活的老头泰連西奥，站在門口。看样子他是想留下来，并且試图用話說服其他的人，但是誰也沒有介意，大家都要离开棚屋。忽然間薩魯斯蒂奥——凭着这一切可以断定，他正是这次叛乱的发动者——問道：

“老头在那儿嘟噥着什么呢？”

只有現在黑人們才注意到老奴隶，听見了他的話。老木若走到泰連西奥面前，拽着他的胳臂，領他一同走去。

过一会儿，棚屋里空空如也，一个人也不見了。

阿維姆沒有勇气去找妻子，把发生的事情讲給她听。但是她已經在厨房里看个清楚，剛剛从那里出来，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可怜的日諾維娃！……”

丈夫疑問地向她望着。

“她跟大家一起走了，但是鋪好了桌子，煮好了咖啡。”

• • •

派內拉斯的黑人走上了大路，他們就碰到了伙伴——来自其他庄园的奴隶。男人們肩头上扛着砍刀；妇女們不顾她們將走的道路有多么远，头上頂着鼓鼓囊囊的大包袱，里面裝滿了衣服。有的人拉着孩子的手，也有人干脆坐在路边給嬰儿喂奶。远征的参加者互相发問。

"怎么，大家都来了么？"

"那些人在哪儿？"

一个矮小而敏捷的女黑人在路上停着不动，双手向天祈求：

"圣塔·利塔圣母，苦难人的母亲，看顾我們吧！"

另一个附和着：

"泰塔—塞拉特的圣母娘娘！我許願跪着下山，直到圣多斯！"她叫路吉雅，她的經历是这样的……

她生在圣多斯，她的主人早就給了她自由。她辛勤劳动，攒了一些錢，开了个小公寓，这里专住年輕的店員。过了一些时候，她的存款已經达到两三个康托。这时候她爱上了一个住客，一个在省里各地兜貨的推銷員。从此她就倒了楣。他劝路吉雅出让公寓，跟他合伙作生意，搬到省里去。順从而輕信的黑姑娘照他的話做了。他答应他們將离开圣多斯，在省的一座城市里开旅館，他們將結婚，过幸福的生活。路吉雅跟他一起去了。哪知道这小子揮霍了她的錢，把她卖給了一个庄园主。第二天她就流产了……从此以后这可怜的女人只想着一件事——怎么能回到圣多斯。当她最后得到了这个机会的时候，她就許了这个願；这是她渴望自由而立下的！她跟大家一起走了……

精力最充沛，最有果断的人，走在前面，他們不断地回过头来鼓舞着落后的人。在岔路口，他們停下来。如果在这里找不

到預定到这里来的邻近庄园的奴隶，那么就派人到动摇的棚屋去談判。过了一些时候，使者就带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兴奋的黑人来了。但是他們并不是每次都凱旋而归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人傳說，庄园里的监工把他們杀害了。于是在这少了几个人的为自己謀自由的奴隶队伍中，有人发出了叹息。

但是，如果在这通往庄园的道路上，他們的同胞——男女黑人們来迎接他們的时候，人們就高兴得在被貨車輪压出車轍的泥地上跳起舞来。有时候碰到熟人，人們就长問短地詢問那些沒来的人。

薩魯斯蒂奥和泰連西奥也偶尔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他們靠着砍刀把，搓着紙烟抽两口。他們就这样落到队尾，后来忽而醒悟过来，馬上赶过去，迈着輕快的步子，走到前面。走过那些被重包袱压得弯着身子的妇女时，就帮她們带一段路……

黑人不停地走着……在小河旁，在桔林中，在沿路的庄稼地里停下来歇息。

到了中午，奴隶的人群增多了不少。天热得透不过气来。太阳光照着沿路的尘埃，像是云母一閃一閃。母亲們割下卡埃特树的叶子放在孩子的头上。有些老弱和病人不能继續赶路，就在往山崗去的路上停下来。他們仿佛作了什么可耻的事情，不敢看一下伙伴們的眼睛。大家也沒有多化时間劝說；他們明白，弱者和意志不强的总归是要落伍的——还是在现在远征剛开始时留下較好，以免給其他的人造成負担。

在拐角处有間茅屋。人們像螞蟻一样，就地分散开。

“喂，房里有人嗎？”

“是誰住在这儿？”

无人应声。甘蔗丛中有一条小狗吓得叫起来。門前挂着的

籠子里，鳥儿像发瘋似地跳来跳去。屋頂上冒着縷縷的炊烟。有一个用脚踹了一下門——門开了。在粘土地上有个年老的黑妇人跪在圣像的面前。

“您好啊，老媽媽！”

她双眼不离圣像，一眼也沒看他們。黑人們不知說什么好，聳了聳肩，继續往前走去。

临近黃昏，热度开始下降，沼澤的潮气扑到他們的臉上，傳来了一陣陣彈撥六弦琴的声音。

在这时候，奴隶中精壮的人已經逐漸分化出来，他們担負起远征的領导責任。常常听到薩魯斯蒂奧这个名字。然而，当人們找他，問他这么多人怎么糊口时，他却不表示态度；让每个人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好了——这不是漫游，而是一个爭夺自由的远征。

夜色近了。道路順着山坡蜿蜒而上，前面的人一轉身，就可以一目了然參加远征的人数的多寡。人流开始拖延到半里格长。后面的人越来越稀疏，步履艰难。落日的余輝照在人們臉上，添上火紅的色彩，映着黑人頂在头上或扛在肩上的鉄盆。

有一个个子比其他人都高的奴隶，用手遮住眼睛，贊美着这人数众多的队伍，驕傲地喊道：

“簡直像螞蟻窩！”

說得周圍的人都笑起来。有个黑人問身边的人說：

“他是誰？”

“是皮奧！……”

“啊……”

夜晚漾溢着发腐的桔子味。沒有月亮，但星星很亮。道路越来越难走了。粘土干得硬帮帮的，貨車的深轍像是一条条的

运河。有些妇女只好减輕自己的負担，把多余的东西丢在路上。另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拐到路旁无人的房子里去歇腿；房子的主人听說逃亡黑人到来了，早就躲到了树林里去。

第二天，在烈日当午的时候，奴隶們走到了一座被遺棄的好像死光了人的小城；这是波托一菲里斯。听說奴隶們来了，全城的居民都躲起来了，丢下房屋和財产，听任命运支配。穿过大开着的矮窗子，可以看到不久前还沸騰着生活的屋子。有些人家在圣像前还点着蜡烛。受惊的狗在門前狂吠。

大广場的中間是泉水。渴急了的黑人将它团团圍住。但是水管中一滴水也沒有，不知道是因为水源干了，还是城市的居民截住了水。人群正在議論紛紛地談这件事，忽然从一座好像是沒有人的房子里发出了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子彈在空中呼哨，鉆到地里去，碰到石头上，划出火星，閃到一边。于是听到一片女人和孩子的号叫声和呻吟声。大家都跑开了。

"拿起武器来！"黑人皮奧叫道。

一群持着手枪的奴隶开始反击。冲突沒有延續多久。过一会儿，襲击黑人的家伙們就在路拐角消失不見了。皮奧命令退却，双手抬起一个受伤的伙伴，像是抱着一个失去知覺的孩子一样。

人群走到河畔，因为渡河的桥被毀坏，他們犹豫不定。这时候皮奧涉水渡河，河水只不过到他的腰，把受伤的人抱到了对岸。然后，因为后面又响起了枪声，他让大家赶快都渡过河去。他挑了些身强力壮的黑人，从此岸到彼岸排成一行——水达到他們的胸部——帮助老幼妇孺渡河。

皮奧吩咐把两个由于长途跋涉而无力的人和受伤的人一起拐一条支路过去。他又吩咐把受伤的人留在路上碰到的第一座

茅屋里。上帝看得見，他沒有別的办法。远征継續进行……

这时候皮奥已經成了逃亡奴隶們的公认的指揮者和領袖。他背上扛着一把砍刀走着，走一会儿就停下来，靠着砍刀把說說他的主意。后来人們就把他的意見当作命令看待。不論是誰，若是想出什么新办法，或是有了犹豫和怀疑，都来找皮奥。皮奥平心靜气地傾听任何人的話，想帮助每一个人。

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刻，他吩咐大家停下来，等一等掉队的人。黑人們沿着森林的平原地带走着，如果遭到什么危險，可以很容易地躲到濃密的树丛里去。唯恐遭到当地庄园主的突然襲击，或是来自索罗卡巴的鎮压起义的部队，皮奥命令設下崗哨。一切支派停当，他开始去巡查。

累得疲憊不堪的妇女們准备在草地上安排过夜，躺下立刻就睡熟了。六七堆篝火在天空中噴起火焰。过了一会，在火堆附近就响起六弦琴的声音，眼看就要开始跳舞了。但是人們太累了，腿不听使喚。再过一会，酣沉的睡意合上了他們的眼睛，使他們忘記了疲劳和饥餓。只有在皮奥指揮下的巡哨沒有睡，捍卫着大家的安宁，捍卫着这些幻想着自由的奴隶的安宁。

他們在这里有多少人呢？……到了傍晚，队伍又充实了人数，又汇合了一伙伙的新人。不錯，在远征的參加者中，也有身体衰弱的和意志不强的，他們經不住考驗作了逃兵。皮奥脑子里計算着。有多少人能被淘汰呢？从派內拉斯走出来的小队还剩下了多少人呢？想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忽然睡着了，像是墜入一口深井一样。

快天亮的时候，有一个人弯身走到皮奥面前，篝火快要燃尽的火焰照出了他的身影。皮奥惊得一閃身。这人原来是他的助手薩魯斯蒂奥，来报告情况的。皮奥作了必要的吩咐，派人去探

路，并檢查后方有沒有危險。很快地黑人們就以双倍奋发的精神踏上了征途。皮奥从山头上观察着路上絡繹的人群，想估計有多少人。他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夜之間，不知道怎么回事，逃亡奴隶的大軍增加得更多了。从哪儿来的这么多人呢？

他心里正在想这些事情，見到远处一棵葱郁的树下有几个騎馬的人。一共有四个。这不足以阻擋奴隶的道路。可能这些人是被派来偵察的。他还沒說出自己的猜測，几个騎馬的人看出这边走着的的确是一帮黑人，就撥轉馬头往伊塔的方向疾馳而去。皮奥估計了一下情况，說道：

"准备好——从那边可能飞来子彈！"

然后他把队伍从大路引到村道上，为的是不像以前計划的那样，穿过城市中心，而是繞过郊区，通过旁陋的矮房和茅屋。不錯，皮奥这样的作法，的确失掉了取得伊塔許多廢除論者的帮助机会（据現有情报，他們是准备帮助逃亡奴隶的），然而这样一来，他却可以使自己的人免受敌人的襲击。

这一項計划馬上通知了城市里的廢除論者朋友們，一个钟头以后，奴隶們走到城市北郊的时候，有一个該亚法給皮奥送信，說有一大队警察在路上埋伏着窺伺黑人。皮奥和伙伴們商量了一会，然后轉身向送信的問道：

"該亚法們为我們想什么办法呢？"

"他們在努力說服警察……"

于是皮奥轉身向人群喊道：

"黑人們，前进！向自由前进！"

奴隶們跟着他迈着坚定的脚步。进了城以后，他們身貼身地靠在一起。現在这个人群走得很慢，但是他們更团結一致了。突然人群来到钟楼旁一个不大的广場上；钟楼的后面聚集了不

少人。手持武器的警察和带領結的青年們好像在热烈地爭执着什么。不远处放着一堆整整齐齐的木板。旁边站着一个光身穿着上衣的混血种人，在查看广場上所发生的事情。当前面的奴隶胆怯地惊恐地望着警察們走进广場的时候，中士（一个上了年紀的寬臉龐的混血种人）发出命令，警察們都在草地上臥倒，把枪口对着奴隶們要走的这条路……

“听我的命令。”中士喊了一声，往前迈了一步。

正在这时候，混血种人登上木板堆，用雷一般的大声向中士喊話，看样子他們彼此认識：

“你这是作什么呀，巴斯蒂昂？别向这群可怜的穷人开枪，他們是从奴役中逃出来的！他們也是我們种族的人！难道你沒有妻子儿女？沒有兄弟？”

中士犹豫着迟疑了一会儿。于是混血种人向他提出最后的劝告：

“你要是开枪，就会打死自己的兄弟！”

警察們屏住气息，准备战斗。但是命令沒有下。广場上逃亡的黑人一个紧贴着一个，走着，走着。

这么拖延了一会，像是施了法术那样，情况完全改变了，不知道从哪儿出現了一筐筐的面包和腊腸，一捆捆的香蕉，这一切都是这里平凡的人們送給为自由而远征的人們的。再过一会，警察都被人領走了。广場上出現了乐队，沿街走着，在共和派和廢除論者領导人的房子前停下来。直到深夜，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呼喊：

“巴斯蒂昂中士万岁！”

“桑托斯的警察万岁！”

在郊区，奴隶們靠篝火的光安排过夜，好在黎明前稍稍休息

一会。

远征又經过了一天……

在繁星的照耀下又經过了一夜……

早晨剛出太阳的时候，队伍向前出发了。現在一路上碰到的是田地，从远处傳来工厂的汽笛声。奴隶們又走近了一座大城市。头几座是主人丟下的空房子。黑人們只在旁边經过，什么也沒有动。前面是一片玉蜀黍田……那里有多少熟透了的老玉米！……凉爽的晨風拂动着这片綠色的庄稼，好像远处是激蕩的浪花。一个瘦削的黑女人走出来，停在皮奥身边喊道：

“我們餓了，我們要吃。这里这么多老玉米！”

随着她，黑人像回音一样地应和着：

“我們餓了！”

于是皮奥倚着砍刀柄作了决定：

“那我們就来掰玉米吧！”

一群黑人，其中包括薩魯斯蒂奥和木若，掰下一根根的玉米来。

这时候，庄园主在籬笆那边出現了，他想保护住这片产业，但是眼巴巴地看着这場襲击手足无措，只能絕望地叫起来，

“我的玉米呀！我的玉米呀！”

黑人們躊躇地停下来，等着皮奥的吩咐。領袖想了一会，然后向这片田地的主人說：

“是黑人种的，应該由黑人吃！”

黑人們也接口一致地說：“黑人种的黑人吃，黑人种的黑人吃……”延长了一里格远的人群異口同声地說着这句話，声音响遍山谷和平原。

当天午后，皮奥在一座小山上看到了索罗卡巴城。于是就

像在伊塔城前一样，皮奥命令黑人們轉向村道，繞过这座富有的大城市；城里的庄园主大概早已挖好了工事和武装了他們的人了。

10

一 堵 墙

"黑人来了！黑人来了！……"

最近几天，圣保罗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这句話。妇女們洗着衣服，怀着害怕的心情重复着这句話。富有的商人一边吸烟，一边嘀咕着这件事，說些挖苦話。在政府大厦的入口，走上台阶的政治家对走下台阶的政治家也說着这件事。

报紙以各种腔調叫嚣着：有的反对奴隶主，有的反对廢除論者。由于队伍快到首都，空气更紧張了。居民都挤在报紙的編輯部門前，拼着音节讀最近的消息。

有一天早晨，萊尔特走在街上，看見維嘎·卡勃拉尔的晚报編輯部門前聚着一群人。他走上前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只見門口貼着一張大字的新聞：

"索罗卡巴，23日消息。現今逃出各庄园的奴隶正在成群結队地往圣多斯行进。途中繞过了索罗卡巴，实因該处有汪戴尔中尉率領的一支强有力的軍队駐扎，若不繞行，則将被击潰云云。"

大学生微笑了；他早就詳細知道了这些事实。他剛开完該亚法的会回来，会上談的是怎样帮助逃亡的人。他看着这張紙，

笑了。正在这时候，有个穿着礼服，鼻尖上夹着眼鏡的老头，对这次远征发表了意見：

“千百个逃犯哪！……他們都带着砍刀、匕首，甚至长枪。他們每过一地，都搶掠一空，奸淫燒杀，无恶不作！怎么办呢，先生們？”

他惊恐不安地望着周圍，等待回答。这时候有个黑孩子，把两个手指头放在嘴里，吹出一声震耳的口哨。于是人群中一陣哄笑。老头覺得他的高尚感情受到侮辱，就扣上帽子，嘴里嘟噥着咒罵走了。萊尔特一轉身，看見了捧腹大笑的卡隆嘎——剛才就是他吹的口哨。萊尔特亲暱地向他眨了眨眼。这孩子走过来說道：

“我們有消息。从康皮那斯逃出来一整个乐队，还带着乐器呢。黑人們高兴地坐上了开到圣保罗来的一趟火車，他們到了容地埃。在那里，托瑪吉尼奥·毕克，站长的儿子，把車厢挂到一列先开的火車上。伙伴們都到了魯斯車站。我已經領几个人到‘卡道·維尔德’去了；其他人有的藏在卡洛斯·嘎西亚家里，有的藏在布土伊拉家里，也有的躲到我們住在勃拉斯的朋友們的住宅里。”

讲完了这些好消息之后，卡隆嘎就往《波沃报》的印刷所跑去，印刷机已經开始工作了，机器呼隆隆地响着；每天下午四点钟起，街上連說話的声音都听不見。他抓过一叠新报，跑去分发兜售維嘎·卡勃拉尔新写的文章。維嘎·卡勃拉尔以他議論的突兀和勇敢，甚至能使志同道合的廢除論者都感到不安。

“黑人来了！黑人来了！”卡隆嘎叫着，很快地就卖完了油墨还沒干的、带着印刷油味的报紙。

萊尔特在街上一面走，一面笑。听了这孩子讲的关于黑人

乐队的故事，他很痛快。他想起了低音号。这种銅喇叭对于逃亡黑人是种特殊的通行証。无論是誰，在街上或火車里，若遇見一个脖子上挂着低音号的黑人，他馬上就会联想到节日，庆祝的示威游行，而决不会想到他是用双手爭取解放的黑人。所以該亚法們常常利用低音号来为一个逃亡的黑人开路。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携带乐器的黑人坐上从諾特車站开出的火車到卡紹埃尔下車。沒有人盘問他从哪来，到哪去。在卡紹埃尔，当地的該亚法們迎接他，把他領到可靠的地方去。第二天，另一个从里約热內卢省逃出的黑人，脖子上挂一个低音号往圣保罗来。到这里会有衣領上插着白山茶花的青年們迎接他。从車站，他們走到“卡道·維尔德”。就这样，低音号沒完沒了地在全国各地旅行。

“卡道·維尔德”是个不大、但髒得难以形容的小館子，这里做的是各种古里古怪的菜。这个小地方其实并沒有什么名称，“卡道·維尔德”①是該亚法們給它起的。它开設在一条偏僻的小胡同里。館子在底层，有两个出入口。在石板上每天都写着这个館子的引以为荣的菜单。石笔写的菜单上，开头总是“綠(菜)湯”。該亚法們給这个小館子和小客棧所起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客棧的門在房子的另一面。寬敞而低矮的門通着一条骯髒的楼梯，楼梯消失在二楼的昏暗中。晚上这里才点上一盏灯。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二层楼上还有个頂楼。二层楼有薄板隔着的小房間，迟来的旅客在这小房間里的床鋪上过一夜，主人只收一个密耳瑞斯。既然客棧是三等的，那么就不难想像在頂楼上过夜是什么景象。地板上蓋着的一层髒土足有两指

① “卡道·維尔德”：“綠(菜)湯”的意思。

厚。上面鋪着几張破烂的席子。凡是躺在这草席上的人可以看到黑屋頂上对插着的椽子，穿过屋頂的寬縫可以看到夜空。碰上坏天气，頂楼上雨水淋漓，和在街上一样……該亚法們在为逃亡的黑人找到更好的避难所之前，就把他們安置在这里。逃亡者走暗門上楼梯，这个途徑只有老板和女佣人知道。

但是不久前这个地方的秘密被揭穿了。从此以后，經常有森林队长到这里来，他們把一大群黑人抓到警察局去，然后再归还給庄园主。

“卡道·維尔德”的店主受到怀疑，有人以为他从該亚法手里接受安置幷庇护黑人的酬金，同时又从森林队长手里要交出奴隶的錢。但这仅仅是猜测，沒有真凭实据。

萊尔特想着这些，信步走到圣崗撒罗广場。慈悲圣母教堂的钟声响了。从那里应当走出一列教堂的仪付队。少女們的面紗像一团团云彩一样遮住了圣殿的門。教士沒有戴冠，匆匆忙忙地吩咐左右努力把人群排成一列。从通向广場的街道上走过来一群信徒，他們是从来不放过这种仪式的人。萊尔特正在观察着人群，这时候在他身旁停下了一辆轎車，从里面走出两个妇人。一个是堂娜露，另一个是她的影子——茹維娜女士。姑娘和他寒暄。

“你近来的工作情况怎样?”

“尽我的力量在作……”

“少，太少了……”

“我刚开完会。”

“好；現在咱們一起去看仪付队。”

他們在圣若瑟剧院門前停下来。

钟不响了，广場上挤滿了教徒。神父从修士旁边又走到修

女白身前，在穿着天使衣服的男孩和女孩身边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

仪式开始了。但是这并不完全像平常的教堂仪仗队。走在前面的是拉着父母亲的手的孩子們；在这天色入暮的时刻，他們微颤着背后的輕翅确实像是钟楼上面飞下来的小天使。他們后面规規矩矩走着的是姑娘們，低着头，手里拿着裹在花紙里的蜡烛；再往后是走得同样緩慢的修士。他們有的举着粗粗的、冒着黑烟的蜡烛，有的举着枷鎖、鉄擦子、五股鞭、鉄环——无数刑具，都是奴隶主們发明来懲治奴隶的。人群紧紧地擠到这些刑具面前，都想仔細地看看。人們憤怒了，可以听到憤慨的呼喊。該亚法們招集一群群的信徒們发表演說……

行列的前头已經很远了，从教堂里抬出了一頂轎子，轎子上面，在金碧輝煌中，有一个基督受难像。钟声响得更清朗了，在傍晚的空中閃起了花炮，有人唱起了輕緩的贊美歌，几千人接着唱。轎子停在广場上。这时候，堂娜露为了让大家都听到，大声說：

“你們看！这就是他，这个黑人叫安东尼奥，他被絞索扣着脖子吊起来，为了活命，他用脚尖站了三天！”

她用手指着轎子旁边跪着的，几乎要倒下去的一个黑人。她的喊声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所有的人目光都投向这个黑人，人們都关切这个不幸的人。几个修士想扶着安东尼奥站起来，但是这可怜的人双腿好像瘫痪了似地立不住。他惊愕地望着四面，像猴子似地作着怪脸，拳头搓揉着眼睛，咧着牙齿。他什么都怕：怕人也怕东西。痛苦使他精神失常了，他已經不再是一个常人。

人群紧紧挤在这受苦的人的周圍。

"吊起来，三天三夜总是踮着脚尖，才沒有憋死！"

有人发出惊恐的叹息。妇女們用領巾擦着眼泪。落日的余輝照着这行进的行列。風吹得蜡烛东搖西摆，有几支被刮灭了。重又籠罩住一片深沉的寧静，好像人們在送葬。只是远处不断地响着钟声。在沿着教堂广場人家的窗口，簇拥着一家一家的人。到处都发出同一个疑問：

"他在哪里？"

大家都想看到奴隶安东尼奥。不相信这事的人，現在也穿过人群，走到黑人面前，高举起手，祈求上帝的慈悲。許多奴隶主，甚至最殘酷的，看到这个受苦的黑人，心里都感到羞耻和懺悔，轉变成了拥护廢除奴隶制度的人。

几个小时以前，莱尔特在报紙編輯部看到的那个穿着礼服，鼻子尖上架着眼鏡的老头，現在又大談起来；看来爱讲話是他的一个毛病。他說道：

"竟然用刀子在他手掌上划十字！不幸的人沒吃沒喝！要是城里好心的公民不保护他的話，早就受刑送了命！这就是奴隶制度啊！"

处处都在的卡隆嘎，把新出的一份《雷登圣报》直送到这个演說家的眼前，叫道：

"黑人！黑人来了！"

老头沒有生气，要是在几个钟头之前，他一定会把这打断了他的話头的孩子罵一頓的。他凝神地看了小黑孩，喊道：

"让他們来吧！我到大路上去拥抱他們！"

說完他就走了；在这心情沉重的人群中間气势汹汹地揮舞着报紙走了。

行列在寂靜中往城市的中央大街和广場走去。城郊的居民

也赶到中心区来看这景象。在这人山人海面前，警察局沒有敢采取措施来反对安东尼奥·本托的該亚法們。行列过了将近两小时。

現場的一位記者写道，看着这受苦黑人的慘状，許多人流下了眼泪。笑的只有一个——就是不幸的黑人自己，因为苦刑夺去了他的理智。

萊尔特感到很幸福，因为他有机会伴送堂娜露，跟她一起走了很久，有时还要听茹維娜女士不滿意的嘮叨……

在塔巴丁圭尔街口，有个小黑孩向他們走过来，他笑着，在姑娘面前停下来。

"你需要什么，卡隆嘎？"

"哦，只要我求过您的那件事……"

"啊！那可以，拿去吧！……"

他是想請堂娜露想出一个标語，好写在墻上。直到現在，萊尔特才知道，在他所住的頂樓对面墻上写标語的，原来就是卖报童子卡隆嘎。是他老打扰那倒霉的房产主。主人經常吩咐人去刷墻，但是第二天早晨，墻上就重又出現了反叛的話，于是便又重演有一次萊尔特看到过的悲喜剧。这些話是用《雷登圣报》印刷所的油墨塗上的。

卡隆嘎从堂娜露的手里接过一張写着新的簡短标語的紙条。这个标語好像自己要跳上墻去似地那么有力。卖报童子轉过身，就在街口不見了。他生活着，不知道一分钟的休息，他将为求得一块面包的斗爭和为廢除奴隶制度的斗爭結合在一起了。这位住在最华貴的街区住宅的年輕、文雅的圣保罗小姐，像姐弟一样地对待卖报童子、車夫和逃亡的黑人；追求自由的热烈欲望，使她和他們团結在一起了。

他們继續走着，路过书除嘿写标語的那堵熟悉的墻。墻刚刷好。房产主秦舍拉先生背后提着手杖，走过来走过去，他想抓住那只以惊人的規律在白墻上塗廢除奴隶制度标語的神秘的手，但是枉然。塔巴丁圭尔街上的住戶嘲諷地看着秦舍拉先生怎样和幽灵作斗爭。

据說，在一些房子的墻上，像在鏡子上一样反映着城市的心灵。墻上通常是貼着漂亮的广告或是塗着孩子們乱写的字迹；有时候上面也有一些反映个别人的忧郁情緒的题字。这常是用刀子刻出的几句話，或是一些連雨水也冲不下来的无济于事的图画。但是，当墻上出現一些政治性的詞句时，这就意味着城里在酝釀严重的事件。墻是人民的报紙。圣保罗在这些日子里籠罩着一种思想——解放奴隶。塔巴丁圭尔街上的墻也反映着人民的願望。墻上刷出的标語成了众人的财富：大学生把它們带到讲坛，工人带到工厂，奴隶带到棚屋和庄园。只有秦舍拉先生怒火难消，每两个星期要花一次錢刷墻，詛咒自己的悪运。

經过那位仍旧在迈着脚步量石路的房产主身边的时候，堂娜露向萊尔特意味深长地嫣然一笑。对方为这如此高兴，竟不由自主地捏住了她戴手套的手指尖。但是很快地又放了手，因为走在身后的茹維娜在这必要的一刻輕咳一声，示意她的存在。

他們就这样走到了目的地，这里有輛馬車，等着堂娜露和她的姑姑有几个钟头了。萊尔特帮助茹維娜女士登上車蹬，还想扶一下堂娜露，可是她一跃跳上了車座，并突来一股劲把这青年也拉上来，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萊尔特惊喜地听从了，不顾茹維娜女士两只閃着怒火的眼睛。車走动了。这是个爽朗、清彻、沁人的傍晚。

“您願意嫁給我嗎？”萊尔特突如其来地私語了一句。

“願意。”

“几时呢？”

“奴隶制度廢除一个月以后……”說着她笑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萊尔特在自已的手掌里暖着堂娜露的发凉的小手。在他們两边閃过窗戶的公館，一道道长长的石墻上，盘着葛藤植物——埃拉草和瑞莫罗斯琪草，寬敞的大門两旁装飾着雪花石的獅子。这些地方是圣保罗显赫人物的公館。路上迎着堂娜露的馬車，不止一位騎士勒住馬揚手摘帽，招呼路过的这个少女……

迟暮，当萊尔特从堂娜露家回来的时候，他注意到廢除論者通常庇护被追踪的黑人的卡罗斯·嘎西亚住宅的街上非常热鬧。他遇到的第一个該亚法讲道，从康皮那斯逃来的一个乐队，正从魯斯广場往嘎西亚住宅移动过来。但是，这并不那么簡单，森林队长們大怒，据說，在准备战斗。赶馬車的——这些廢除論者的信使——揮着赶馬的皮鞭在城里奔馳，傳达消息。該亚法解釋道，著名的卡薩帕瓦往大学里馳去了，准备向大学生們求援。

“是卡薩帕瓦嗎？”萊尔特反問道，回想起他到圣保罗来的那一天。

“对，是卡薩帕瓦。他是一个最积极的該亚法，他特别恨庄园主。”

“……和他們的子女，这一点你可以相信。”萊尔特补充道。

年輕人往魯斯車站走去，以备必要时帮助黑人。在諾特車站有些小男孩嚷着卖晚报。路灯閃着微弱的光。这时候有个馬車夫走到年輕人的跟前，說了一声：

"扎巴夸拉?"

"扎巴夸拉!"他們回答道。

于是他道出了名姓，并說，黑人乐师們正在路上，但是森林队长們持着武器領着狗埋伏下来。怎么办呢?

"咱們都到那儿去!"該亚法們異口同声地回答。

馬車夫呼哨了一声。有几个人走过来。互相說了几句話，他們一起繞过了广場中間矗立着的一座表演方酣的馬戏台，往一条横街走去；街上剛剛蓋起房子来，还沒有牌子。一座座小房子距离有一百多米远，它們之間有菜園。房子两边都挖着貯滿綠汪汪雨水的深沟。从房子門前到街上都搭着小木桥。过了几間房子就沒有灯了；其实照明的用处只是为了使街道更加黑暗罢了。

在这黑暗中，他們小心地迈着脚步。过一会儿就有一个人影走过来問一声：

"扎巴夸拉?"

他們回答"扎巴夸拉!"并往前走去。他們很快就碰到了勃拉斯廢除奴隶制度运动的領导者安东尼奥·比庫多；他埋怨道：

"我們来到这儿已經几个小时了。在黄昏的时候，黑人們就从鲁斯广場出来，但直到現在还沒有消息。如果不及时通知他們有埋伏的話，他們就会直接落到那些卑鄙的森林队长的手里……"

他还沒有說完話，远处終于出現了一伙黑人。遇見了头几个該亚法以后，黑人停下来，交換了几句話，就和他們在一起小心地往前走了。人越来越多，又来了一伙該亚法。然而黑人还沒有来得及走到第一盞路灯，就发出一片狗吠声，受过追捕奴隶专門訓练的大狗向他們扑过来，听得黑人掉到水沟里，濺起发出

臭味的髒水。大雨之后，出現了一群穿着長褂、戴着寬沿帽的森林队长，向黑人奔过来，用木棒打他們。然而該亚法們——馬車夫、印刷工人、大学生和小商販——拿起了武器。枪声响了。

卡薩帕瓦巳經不止一次地參加了这类冲突，他建議黑人直奔前走，趁該亚法擋住森林队长的时候，很快地將他們引出了战場。等黑人們跑到了馬戏台，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問道：

"人都齐了嗎？"

檢查了一下有沒有掉队的。

"都齐了。"

按着事先商量好的計划，卡薩帕瓦把逃亡的乐师們領进馬戏团，趁着这里还在表演，他和其他的馬車夫把他們一个一个地慢慢領出来，送到避难所。

在城里的咖啡館里，一晚上都在热鬧地談論着这件事。有人說：在搏斗的时候，打伤了几个森林队长。

在冲突的过程中，萊尔特丢了伙伴，决定回家去。他的腿上直到膝盖都沾滿污泥。这一晚，他一生都不会忘記，因为他这是头一次參加和森林队长們的搏斗，也是头一次和姑娘談情說愛，而且得到了对他的愛情的反响。他滿心喜悅，走一会就要停下来，向着布滿星辰的藍天发出微笑，重复着在他心灵中歌唱着的露的話。

經过了长长的一段路，他走到"圣若瑟"剧院，廢除論者还在里面开着会。守着剧院入口的大学生們，认出了萊尔特，喊了他一声。他向他們讲了剛才的冲突，这个消息馬上就在坐滿剧院的廢除論者中間傳开了。萊尔特走进剧院，登上了楼座。演說家說，往扎巴夸拉去的奴隶快要进城了，他們极須帮助。尽管有許多流言蜚語，他們却沒有襲击过一座庄园，虽然他們忍受着殘

烈的饥饿痛苦。成千上万的饥饿的人走向圣保罗，他們疲乏地倒臥在路上。

大厅里喧嚣起来。什斯托·巴伊亚走上舞台。萊尔特回想起，他在"柯沃"酒店曾經見过这位大名鼎鼎的幽默家。青年們特别欢迎他的表演。什斯托·巴伊亚穿着大礼服和便鞋上場；装作一个地地道道的庄园主，他就竭尽全力地臭罵廢除論和廢除論者。他的每一句話都要引起观众的一陣哄笑。他故意以奴隶主的观点来諷刺地讲述事件，向听众提出尖銳的政治上的奇聞，第二天便照样傳遍了全城。

萊尔特离开了剧院，向站在街口的大学生說了几句話，就回家了。塔巴丁圭尔街显得空曠无人，那座倒霉的墙又被刷白了，月光下它現出一片銀白色。萊尔特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他在口袋里摸鉛笔，但是沒有找到。就这样，他情緒高漲地走到奴涅斯先生家，打开了門，把帽子挂在衣架上，登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間。

在房間里的桌子上，他发現了一封父亲的信。家里人都很健康，他把自己通常的身体不适归罪于上了岁数。再下面，阿維姆先生写到奴隶們的逃跑，他們全都走了，一个也沒留下。連在庄园长大的日諾維娃，連有如亲儿子一样对待的薩魯斯蒂奥！……父亲說他們忘恩負义。他又补充道，現在他只好雇佣一些从别的庄园逃亡的奴隶。

片刻間，萊尔特不再讀信了，凝住了神想："这么說，薩魯斯蒂奥是在那些到这里来的人之中了……明天，不会再拖迟了，我会在逃亡的人中碰到他……"然后他继續讀下去。父亲抱怨着家里越来越坏的經济情况。他劝告儿子勤讀苦学，快些在大学毕业。不然他就得被召回庄园。信里的最后几句話是："这就是

廢除論的結果，是你和你們那些狂人要惑乱黑人的心，让庄园遭到荒廢！”

萊尔特讀到这些話，感到一陣心酸，倒在床上，想起了家乡。母亲现在已經不在厨房里的女黑人中間忙这忙那。父亲晚上打开《省报》，坐在飯厅里，不再听監工的报告了；当然，西蒙那个坏蛋，早就从庄园里被赶出去了。想着年老的双亲，使萊尔特心里襲来深切的忧伤。但他終于睡着了。在他心灵的深处响起了母亲在他年幼时哄他睡覺所唱的小調……

小坏家伙呀，小妖精，
快从屋檐下钻出来……

他梦見了牧場上的夜色。皎洁的月光照着树木，投来一条条黑影。草上披着珍珠般的露水。棚屋里沒有一点生活的痕迹，在这夜闌人靜的时候，磨盘的声音比往常显得格外清楚，仿佛心在跳蕩……啊，无边的安宁呀！……

忽然萊尔特醒了，在床上坐起。在这夜半宁靜中，街上一声紧接着一声地打了两枪。有个人用嘶啞的嗓子喊道：

“好吧，你就自作自受吧，你这坏蛋！”

然后是受惊的慘叫和呻吟。

萊尔特走到窗口敞开了窗子。街上薄雾朦朧。在这黎明之前的冥晦中，他看到了一幅悲慘的情景：房产主秦舍拉先生手里握着枪，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墙脚下趴着一个瘦小的黑黑的穿着襤褸衣服的身体，头上戴着一頂紙帽。小黑孩的手里还紧握着笔，旁边路上丟着一个翻了个儿的油墨桶。

“卡隆嘎被害了！”

在刷白的墙上清清楚楚地看得見一个沒写完的句子的第一

个字：

自由……

隔壁的房子的窗户也打开了。街上跑着几个人。有一个人喊道：

"抓住凶手！"

这时候，泰舍拉先生看样子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闖下了什么禍。他撒腿就跑，又沉又厚的鞋底在馬路的石头上发响。在粉紅色的黎明前的薄雾中，惊慌的、撕裂人心的叫声越来越远了：

"抓凶手啊！"

奴涅斯先生和西尼亚尔太太跑进莱尔特的房間，把他从窗口拖开，然后紧紧地关上窗子。

年紀最輕的最謙逊的革命家，就这样悲惨地犧牲了。

卡隆覓的死沒有被人注意；因为城里在沸騰——逃亡奴隶的队伍臨近了。

11

当局采取措施

黑人走得越近，城里越显得不安。各种荒唐的流言口口相傳。奴隶制的拥护者企图吓唬住在城里的善良居民，不惜散布謠言。他們在报紙上寫道，在伊塔、索罗卡巴和沿路的村落里，黑人到处襲击居民的住房，搶劫店鋪和仓庫，奸淫擄杀，无恶不

作。

廢除論者的讲演中，否认了这些，他們断言不是这样，相反地，黑人由于饥餓和疲乏，几乎都要倒下，根本不能搶別人的东西，但是他們的話不能使居民安下心来。

省当局采取了措施，派出了少尉汪戴尔和少尉嘎斯帕利諾·卡涅罗·里昂指揮的两个队伍，命令他們无論如何也要在圣保罗郊区驅散逃亡的奴隶。少尉汪戴尔是同情廢除論者的，他故意来迟了，所以就錯过襲击襤褸黑人队伍的机会，这正合他的心意。他的伙伴嘎斯帕利諾·卡涅罗·里昂也是一位不下于他的軍官，这次还算走运，他并沒有迎击黑人。他接到命令，在柯梯亚郊区等着黑人，因为他們会像以前在路上經过的其他城市一样，也繞过圣保罗。里昂絞着脑汁，怎么又能听从良心的驅使，又不違背长官的命令。他指揮队伍扎下露营，开始等着。

帝国政府往圣多斯派了一个工兵营，由若亚金姆·巴尔塔扎尔·西尔維尔少校指揮。在一个晴朗而天气很热的早晨，有一只帆船駛进了港口，离海关大楼不远下了錨。軍号声和击鼓声傳来。这意味着什么呢？圣多斯那时候是一座不大的、喧嚣的城市。城里的居民騷动起来——消息在这里閃电般地傳播开来。还沒过半个钟头，所有人都知道了最高当局的企图。过了一些时候，队伍都登上岸，往兵营行进，这时几乎城里的全部居民都到了街上，以好奇和警戒的态度窺視着勇猛的士兵。

圣多斯的廢除論者接二連三地召开会議。勃兰金諾公寓挤滿了該亚法；許多人是从圣保罗来的。大家都发生了一个問題：怎么办？若亚金姆·巴尔塔扎尔·西尔維尔是一个有荣誉的軍官，把彻底完成政府的意願当作自己的任务。而这个意願恰恰就是把扎巴夸拉摧毁。在当时，这是个最危險的字眼，它意味着

自由。怎么办呢？怎么办？在这紧要关头，阿美利科·馬丁斯想起他在軍官学校曾和若亚金姆·巴尔塔扎尔同学。去拜訪一下老伙伴再好也沒有了……

圣多斯廢除論者最后的希望就在于此。

当天午飯后，馬丁斯到了兵营，报了名。过了不大工夫，工兵营营长亲自出門来迎。他們拥抱起来，拉着手往少校的房間里走去。話題逐漸轉到棘手的問題。当指揮官讲到他所接受的使命的时候，阿美利科·馬丁斯激动地問道：

"你就都能作得到嗎？"

"作得到。"少校回答的語調如此肯定，廢除論者的一切希望都毀灭了。

"这不可能……"

"为什么？我不明白……"

阿美利科·馬丁斯往四周看了看，走向通过道的办公室的門，把門关上。然后，他站到老朋友面前，伸过手去，以与这壮士般身材的人的面貌不相符的、不寻常的溫柔和誠挚的語調，兴奋地問道：

"但是，老兄，你知道扎巴夸拉实际上代表什么嗎？"

这一刻，少校明白了一切。阿美利科·馬丁斯是个廢除論者，到这里来是为的劝說自己倒向他那一边。軍官拥抱着馬丁斯，大声地笑了起来，但是，他又想起自己是个軍人，而且正在执行任务，就皺起眉头，一句話也沒讲。阿美利科·馬丁斯在少校处又待了几分钟，談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感到自己的处境的困难，就告别了。少校沒有留他，有礼貌地将他送到門口。他在外表上显出一种疏远的样子。馬丁斯走出門，馬上沿着狹窄的小街走去，一陣陣風从岸边吹来了海水的腥味，充滿了空气。

当天晚上"奴隶解放协会"举行了会議。会上决定，黑人們应当馬上离开集中住区，重新分散到該亚法們那儿，隐藏到住戶、田地和穷困的木板房里去。但是无論如何也不能让扎巴夸拉被毁坏。

悶人的热气籠罩着城市上空，在廢除論开会的大厅里，几乎像沒有空气可以呼吸一样；他們不得不凑到敞开的窗前交談，虽然这里也不見得凉爽。黄澄澄的月亮无生气地挂在呆滞的空气中。从港口那边傳来了腐烂的海草味。

一个不可避免的災禍的預兆，使众人感到压抑。沙維尔·平埃罗走出凉台，望着这座在惨淡月光下的城市。家家戶戶都敞开着門窗。居民把墊子抬到街上，就地睡下，渾身淌着粘粘的汗水，浸湿了被单。在路灯死气沉沉的光亮下，走过一支警察队伍。一个中士挑衅地、凶恶地叫了一声：

"我們上山，到那去等黑人。我发誓，他們性命难保。"

警察們哈哈大笑起来。

廢除論者們惊慌不安。圣多斯的警察以凶悍聞名，所以把他們派到山上和隘口，好和逃亡者作对。省长对軍队的宽洪大量的情緒很清楚，絕不会派他們执行这种勤务的。只有在森林队长和警察煞有介事地干了一場以后，步兵、騎兵和工兵的队伍才到山脚扎下营，参加打击奴隶的战斗……

城里重又籠罩着寂靜的气氛。廢除論者一伙伙地走出来。蒂昂有时候执行看門人的职务，留下来熄灯和关門上閂。最后，在夜里三点钟走出来的是沙維尔·平埃罗、阿美利科·馬丁斯和茹利奥·馬烏利西奥。这时候在街口出現了几个年輕的新聞記者，他們剛結束发行次日《圣多斯日报》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叫嘎斯通·布凱的，馬上宣布道：

"若亚金姆·巴尔塔扎尔少校的一个营突然往卡斯凯罗出发了！"

这个完全出乎廢除論者的意料之外。这一营人是在夜里出发的，看样子是为了避免在酷暑的白天行軍，但是軍队一般都是由专用列車运送的呀。虽然沒有任何理由可以乐观，然而廢除論者也并沒有怎么惊慌就各走各的了。海洋那面的天空开始发白了。为了不踩上在人行道上露宿的人們，他們沿着石路走去。

工兵营确实得到命令，在山脚下切断逃亡黑人的队伍。因为沒有联系好軍車运送，指揮官决定步行两里格多的路程。

这是一次舒适的散步。工兵营在警察队伍出发后的几个钟头以后开拔了。日出的时候，工兵們已經靠近了卡斯凱罗大桥。空气里已經蕩漾着从紅树丛那边刮来的西北風的热气。树根都露出在地面，上面爬着一只只小螃蟹。像在每次退潮的时候一样，可以听到土干了以后的坼裂声。大朵的鲜黄的花迎着太阳。

过了不大一会儿，刮起風来。电报綫像豎琴一样唱出动听的歌。从大路边上的几家小酒館里，走出来几个戴着寬沿帽的凱撒拉人[1]，警戒地监視着过路的工兵营。有些人小心提防地躲到籬笆后面，唯恐他們也被抓去当兵。

当工兵营在有鉄栏的大桥过河的时候，酷热几乎是难以容忍的了。指揮官命令休息，为的是使士兵們能够解解渴。两个黑女人送来水壶和黄銅杯。附近放牧着的乳牛抬起头来，不信任地看了看士兵，然后又把鼻子鉆到草堆里去。在牧場边的籬笆上落着一群阿奴鳥，它們叫出刺耳的声音。

短暫的休息之后，士兵們又往前走了。他們越过了沼澤，那

---

① 凱撒拉人：指住在圣保罗和圣多斯海濱的混血种人。

里每逢連阴雨，公牛群就几个小时之內都不能从沼澤里走出去，有时候，甚至不能不丟下在这里陷入泥里的牲口。遇到这样情况，赶牛人就当場把牲畜宰了，內臟扔給狗吃，肉就隨便分給人。附近的居民总是等着要这些饋贈；每当雨水冲坏了大路，而牲畜群又經过这里的时候，許多人都在盼望着公牛遭到不幸。

副官騎着馬来，在少校前面停下，送上几封文件，并报告道，当天夜里，由古斯塔沃·包巴指揮的騎兵队，以及由康斯坦丁諾·沙維尔·別茲尔指揮的步兵队，已由圣保罗出发；这两支队伍現在都已在山脚下扎好帳幕；指揮官們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让逃亡黑人进入圣多斯，“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若亚金姆·巴尔塔扎尔·西尔維尔看到沿海的大路把守得很牢靠，就决定順着塞拉—維里亚大路往左拐去。小队經过一片小木板房，里面有些受惊的凱撒拉人探头出来望。到了山麓的一条流着褐紅色的水的河旁，士兵們路过一所大房子，接着又是一片葱郁的竹林。西北風越刮越紧；在一陣陣炙人的热气下，刮得竹林弯着竿子，像炉子里的木柴一样发出毕毕剝剝的响声。空气中蕩漾着叶子的青味。在士兵們的眼前鋪展开一条深藍色的山脉，中間露出一道血淋淋的伤痕——光禿的紅粘土的山坡。在这里，往往有公牛滑到山崖下面去。到了第二天，当地的居民就去取肉，肉都有了味儿，說不定染上了破伤風。山脉在眼前越来越大。山坡上长着的树林好像是鋪了一块藍色的天鵝絨。風的看不見的手拂动着叶丛的时候，山坡的顏色就变幻着……

在竹林边上堆起了一座石墙，圍着古老的矮房子。远处在山麓上是一片濃密的树林。在一座炊烟裊裊的黑屋頂房子对面是一座甘蔗制糖場，这个場是早在 1842 年建立起来的。这座由石头堆成的建筑像是一座堡垒，黑色的四面屋頂好像烏龟壳。屋

檐下是横梁、椽木的頂端和頂板。甘蔗制糖場的寬敞的門，可以进出一輛装甘蔗的小貨車还綽綽有裕。正对着門是磨盘，从前从早到晚都有一捆捆的甘蔗放进去軋汁；蔗汁流进桶里。建筑物的里面有一座水輪。在房屋和甘蔗制糖場之間，可以看到牧人的茅屋。

路上遇到一些牧人，用力地抽打着公牛，給軍队让路。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多人，来看士兵。他們的主人則站在門窗后面；他叫安利基尼約先生，是一个长着一撮淺色鬍子的凱撒拉人。他的妻子和长女，和他站一起；小儿子跑出門口，在門外瞪着两眼站着。母亲吓了一跳，叫道：

“我的小少爷，你可別出門口……听見了嗎？”

队伍順着一条荒廢的、被雨水冲坏了的道路走着，路上尽是尖石头和荊棘，如今連牲口都不走这条道了。几个工程师检查了道路以后，在小本上記了些什么；正在这里寻找圣多斯的排水道。在設計中，还准备利用这个轉动甘蔗制糖場磨盘的小瀑布；后来，这个制糖場就衰落了，場主也破产了。

队伍的出現，使这块地方的居民感到不安，但是不久生活又按部就班过下去。对于凱撒拉人說来，和巴拉圭的战爭还沒有結束[①]，所以看見了穿軍装的人，他們以为又是来拉壯丁去当兵了……

晚上，有四个軍官散步着，走到甘蔗制糖場。安利基尼約先生正站在門口。

“这是逃亡黑人越过山脉将遇到的第一座房子。”他說道。

“您将怎样接待他們呢，先生？”

---

① 巴西和巴拉圭的战爭結束后，很长一个时期內，还不断发生边境上的軍事冲突。

"我請他們吃黑扁豆、喝咖啡。这将是他們在自由土地上的第一頓飽餐。"

于是大家好心地笑了。軍官們一面說着話，一面进了屋子。阳台上的桌子已經摆好喝咖啡的器皿。主人介紹了他的家屬："我的內人、小女、儿子……"

在飯桌上，他們无所不談，就是沒有談奴隶。端咖啡的是主人的女儿，她約莫二十岁，窈窕的身材，已經訂了婚。她穿着一件大馬士革紅葡萄色綢料的衣裙，她的头发是淺黃色的，按当时的时髦样子往后梳着。她在阳台的土地上走着，衣裙的下摆下晃着纖細的小腿，脚上穿着雅致的小鞋。

快到黃昏的时候，軍官們才离开这人家。

風慢慢地住了，但是它还一陣陣地搖晃着竹林，奏着最柔媚的音乐。在甘蔗种植园那边傳来了軍号声，从森林中空地上傳来了阿拉彭鳥的叫声。它們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尖声叫着……

* * *

我亲眼看見了这座甘蔗制糖場的衰落和毁灭。自从水輪停住以后，种植园里的工作也就停下了，随着是破产，家破人亡；一些外地人到了这里，夺去了种植园的土地。許多年来，我們一家人就过着貧困可怜的生活；长輩死去了，因为是为活着的人担忧。这一切的原因，都是由于有一天晚上，有个带着遮阳盔的工程师，带着一大群陪着他的人，經过甘蔗制糖場。他走过房子，往山脉那边去了。安利基尼約先生把头探出窗口問他：

"請問，您往哪里去呀？"

"到您这儿的瀑布上看看。"

說完就走了。

那时候我还沒有出世，但是过了不少年头，在1929年，我在发表的关于我們甘蔗制糖場剩下的廢墟的回忆录中写着：

“不久之前，法庭的裁判結束了1881年一家駐圣多斯的英国公司和安利凱·日拉多·木尼茲·古斯曼·龙堪双方間的官司。他是一个老圣多斯人了，說得更准确些，是圣維森特人，他是我的祖父。他这受人尊敬的很长的名字，被邻居們縮短了，人們簡单地叫他‘安利基尼約先生’。

“他死的时候很貧困。当时是八十多岁的老头了，死在一座比他还要老的房子里；房子就在甘蔗制糖場的边上；这房子成为那几乎打了五十多年官司的原因。我还記得清清楚楚，那是在1909年，我到种植园去的那一次，祖父就站在門口，用玉蜀黍叶卷着一支长烟。老头穿着一件花条布上衣，和便宜的条子布的褲子。他的褲腿卷到膝盖上，那是为了便于在偏僻的树林小道上行走。他蓄着一把銀白色的长鬚，这是末代皇帝的式样，看来，这滿足了他的虛荣心。

“我覚得那所房子不仅古老，而且很簡陋……演奏土手風琴的黑人馬塞里諾，跑出来开大門，好让轎車开进大院。

“在我的眼前重又呈現出童年时代熟悉的画面。周圍是一片綠波般的草地；在老大树木的島屿似的阴影下，藏着几头耕牛，甩着尾巴在赶牛虻。远处可以望見高大的黑黝黝的竹林，竹竿搖搖擺擺地弯着，好像在作垂死掙扎，而風却不住地撫弄着細长的叶子；竹丛后面，在新树林中，露出远处牧場鋪着黃閃閃的干草的屋頂，屋頂上緩緩地升起裊裊炊烟；再往远处看去，就是高山峻岭。在酷热的午間，森林的潮湿气息傳到我們这里，带着花粉和树脂的香味；一团炎日往山脉陡峭的碧坡上投下离奇古怪的阴影，影子越来越長了。

“在对面的牧場上，牧人平常就在那里过夜，走了漫长道路疲倦了的牲畜，就在那里充飢，現在可以看到有几棵多年的派內拉树，寬大的树梢开了許多花，好象変成了紅色；从稠密的叶丛中傳来紡織娘的歌唱，像是庄严的弥撒，又像是夏日的贊歌。

“房子另一面所显出的图画，引起了我对于在这里住过的这些日子的一連串鮮明的回忆。那里和从前一样，矗立着古老的甘蔗制糖場的厂房。寬厚的石墻和四面屋頂都已經裂了縫，早在我童年时代，这里就已經衰落了。自从断了水源，水輪已經停止轉动，多年来就无声无臭。水輪上长滿了杂草，曾經是很坚固的輪叶，如今都朽坏了，鳥儿在这里造了巢；一块块烂木头，时間将它損坏，落到下面的坑里去。坑里是綠色的死水，浮着睡蓮的扁叶和一堆堆蓬乱的水草。在正午耀眼的阳光下，蜥蜴露着柔軟而光滑的脊背，在里面吱吱地叫，一到晚上，青蛙就彈奏起它們的急弦。

“……祖父拿着一支沉重的手杖，它是用小树在木质还沒生害虫的时候砍下来刻成的。祖父揮开野草，我們就走了厂房。昏暗包圍了我，我感到多年的黑夜像冰一般地触到手和臉上。这里的空气浸透了霉味与太阳隔絕的土地的味道。从外面强烈的阳光下猛然走到这里，眼睛就辨别不出机器的零件了。在那摆着曾經用来压切碎的苦蘗的压榨机的地方，我現在只看見一个棕色的木质罗旋，一切都在晦暗中消失了、融化了。

“屋頂上的木梁和椽子經过长年的風吹雨打，都已經弯曲了。瓦片一片搭在另一片上，为光綫让开了路。太阳的光箭像是一把把金色的匕首一样，插到这晦冥中来，照在远处尘埃层层的碎鋼烂鉄的角落里。現在那里大概只有热带拉庫苏蛇在睡觉。这些金閃閃的光芒，在黑暗中显示出一些往日的古怪的器

械，可能是拷問奴隶的吊环，也可能是在那值得紀念的日子里，当大輪停止轉动，碾米机从此永远停息的时候，人們在这里匆匆忙忙丢下的器具。

“在石墻豁口的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落日橙黄色的余輝泻进来，像是河水溢岸，冲垮了护堤的堤壩，胜利地闖入里面。不錯，的确是胜利地闖进来的，因为在墻上一米寬的豁口里，可以看到一棵面向着天、长在石头上的紅色沼澤植物，它很像一面迎風招展的血染的紅旗。

“‘这是輛什么車啊，爷爷？’

“‘这是你曾祖父用的馬車，还在修筑鉄路以前就乘它来回奔走在圣多斯和圣保罗之間。’

“这輛古老的馬車只剩下了輪子，車篷和轅杆撓着，像一个十字架。

“我們站在用水輪作动力的磨盘前，水輪就在墻的另一头。甘蔗从地里一捆捆地运来，就这样放进去，甘蔗汁順着三道木板釘成的斜槽流下，直流到另一間房子里摆着的大桶中。

“在木桶里过濾和发酵之后，甘蔗汁倒进銅蒸餾鍋。甘蔗殘渣落到磨盘后面，一群苍蝇和蜜蜂就扑了上来。这些殘渣用大車运到种植园去給薄地上肥，或是喂乳牛、猪和騾子。

“磨盘和水輪的下面，排着五架碾米机。軸心上装着像輻射的光芒一样的平板，平板头上連着杠杆，每支杠杆上都安着杵；杵有一勃拉斯长，轉动时就搗入装滿稻谷的臼里，好像要和时間竞賽；而臼則是用比鉄还要坚硬的特种木料制成的。到了这个房間，再过去就要走一架梯子。現在这架梯子只剩下几条木蹬子。

“这时候，我想起了拉圭手風琴的悲人的韻律。我还沒有

見过一个会讲这么多神奇鬼怪的故事的人。有一次他到場里来找我，他就站在这个地方表演了一出喜剧。

"'你又到这里来了？'他用威胁的声调，向着沒有一个人的屋角里問道。因为沒有人回答，他便往暗处扔去一条木板。一陣神秘的沙沙响声，老鼠吓跑了。

"'这是什么，邻居的小孩嗎？'

"'哪儿的話！这是那些閑着沒事、活了一百岁的黑老婆們的孩子。'

"我还記得馬塞里諾讲过，有这么一个几乎被臼杵打死的小黑孩子。这孩子弯身去看臼，杵落到他身上，把他掄了起来。孩子的两只小黑腿悬在空中，叫道：

"'我的小帽子掉了！我的小帽子掉了！'

"馬塞里諾停住杵，小黑孩子解脫出来，爬到臼底，拾出紅色的小帽，扣到脑袋上，在滿是尘埃的地上蹦蹦跳跳地跑了。

"梯子上摆着一只木箱，因为用久了，磨得挺光滑。箱子里是带着大黄銅頁的扇風器，銅頁已經銹坏了。篩子只剩下了边緣。这个設备是手搖的。我小时候簡直被它迷住了。我很喜欢看这神秘的木箱里嗚嗚地風一般旋轉着的輪頁。

"墙上有个寬大的椭圓形的洞，水輪的軸就是穿过这个洞和磨盘連在一起的。軸心在木軸承上旋轉，过去軸承上抹了油膏，滑溜溜地，直到現在，許多年以后，还是像上了漆一样地閃亮。

"洞里可以看到一个长滿茂草的水輪，它的背后是长着如阿結罗树的断崖；茂密的叶丛中有一顆顆小金球在发亮。

"我們走进場里的另一部分——一間寬大晦暗的房間。过了許久，目光才勉强地分辨出厚石墙上有狹窄的隙縫，落日的余輝像洒开的紅墨水一样透过这些隙縫泻进屋里来。

“受惊的蝙蝠东奔西躥，翅膀几乎打着墙壁，冷冰冰的翼膜几乎触到我們身上。

“祖父走在前面，在門口停住了，提醒我要小心，后来往里走进去，就不見了。

“当我的眼睛略为习惯了周圍晦暗的环境时，才明白自己是站在一个无底的深淵前面。暴風雨彻底摧毁了这一部分建筑物。地上原封未动地立着只是过去用斧头砍成的途了层松焦油的木柱——地板已經朽坏断落了。老头順着一条很細的横梁走过，在深处不見了。

“在黑暗中听到划火柴的声音。一根火柴終于划着了，接着出現了一点煤油灯的火光。它照亮了一个小圓圈，圓圈中央是祖父把灯高高举在头上的手。碎瓦片和一块块的墙灰咕咚咕咚地掉下去，落进青水里。

“我胆怯地踩上一条蓋滿了落土的横梁，看見角落里破坏較少的地方鋪着几条麻袋和草袋；祖父就在那里安身。有时候他在厂房里待很长时間，就在这里保存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装着时間很久而发黄了的文件的匣子，还有装着同种疗法药瓶的小鉄盒。

“在油灯的发紅的幽冥的光下，我看到一排十二只放在坚固梁木上的木桶。木桶都是用整块木头挖成的。这些桶像是沒有头尾的小船。据老人說，它还是耶穌会教士时代保存下来的呢。

“在圓木上还立着一个像小房間一般大的有四只方腿的木箱。箱子是用窄木板釘成的，木板之間还可以看見填隙的黑木条。当年这里老是为翻山越岭的商人保存着二十桶透明的白酒。下面地窖里的死水也被灯照亮了，水里浮着一些碎物。在角落里，那里显得更暗，灯光引来了壁虎，爬来爬去。后墙边的水已經

逐渐干了，在那里溜滑的土壤上长出一棵贫血的花。在昏暗中显出了鍋架子，架子上并排摆着四只銅蒸餾鍋，鍋皮上已經生了一层銅綠。在翻轉的烟斗状的鍋盖上，是金屬的螺旋管，在暗中像是几只太古的动物。

"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乘着汽車順着沿海公路走过这地方，重又看見了这座倒塌的建筑。这回在几棵茂盛的热卡提兰树中，我只看到几处石墻的殘址。我拔了一棵桑曼巴雅树的幼苗；这种树与其說它是植物，不如說它像綠色的海蝸牛。这場打了半輩子的官司，經过层层审理，我家終于胜訴之后，我总該得一点什么东西吧！……"

12

黑人皮奥

一清早，莱尔特、露和茹維娜女士就乘着轎車往平埃罗馳去，为的是到那里去迎接逃亡黑人的队伍。路上，他們赶过了一伙伙也是往那儿去的該亚法。解放了的黑人們头上都頂着装食物的大筐子。当人們問他們，这是作什么，他們只是狡黠地微笑着，由于怕警察，不开口。

到了平埃罗，茹維娜女士就认为这次旅行結束了。再也想不出什么借口，可以把这老处女領到去伊塔的被冲毁的道路上去。約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已經使年輕人相当厌煩了的茹維娜女士，又找到了博取他們好感的手段。她上了停在一家小鋪前的轎車，取来了包在餐巾里的苦薯粉煨鸡、煮鸡蛋和齐墩果，趕

車的提着筐子跟在她后面，筐子里放的是碟、盘、餐具和一瓶葡萄酒。作事周到的老处女什么都准备下了。

不管他們心里的廢除論是多么眞摯，不管他們多么渴望看到路过这里的黑人，想用一些錢財帮助他們，这一对恋人还是胃口大开，兴高采烈地欢迎带来美餐的姑姑。順路走了几步，他們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下停下来，就坐在树蔭下鋪的地毯上，像是举行一次舒适的野餐那样地大嚼起来。

他們已經快要吃完早餐时，有几个路过的該亚法向他們說道，奴隶們正在繞过圣保罗城，在这个时刻，队伍的先头部分大概已經到了印巴。直到現在还沒有发生任何事件。到了晚上，黑人們大概要下山穿过圣多—阿瑪罗峡谷……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年輕人和跟着他們的茹維娜女士决定回城，因为这次奔走落空了；此外，他們希望快些知道局势的发展。他們又坐上轎車。茹維娜女士和露打开了紅綢寬边的阳伞。萊尔特坐在他們中間，觉得自己仿佛登上了七重天，完全忘記了奴隶的解放，黑人的远征和自己的理想。

一进城，他們就在街道上看到了憤激的人群。在《省报》、《柯萊奥报》和《波沃报》的編輯部門前挤着一大堆人，都在热烈地談論爭执。过一会，就不知道从哪儿出現一个人，公布了最新的消息，人群都在注意地諦听。

在这时刻，奴隶們正往圣多斯的方向行进，說得更正确一些，他們在柯梯亚和圣多—阿瑪罗之間的丘陵地带行进。后面就是高山，和高山断成的陡峭的山崖和峡谷。

萊尔特和露沒有能看到逃亡的奴隶，但是其他有一些該亚法們要比他們幸运得多。他們根据可靠的消息，知道了黑人們的必經之地，就預先到那儿去了。他們在那里待了一整宿和一

个早晨，直等到最后一个奴隶走过平坦而长滿濃密的蒿蓄草的田地。廢除論者們抬出食物筐子和口袋，宣布道：

"这是安东尼奥·本托送的！"

黑人們答应着：

"安东尼奥·本托万岁！"

比較强壮的奴隶，还保存着充分的体力，經过的时候，就把麻袋和筐子扛到肩上。然而，就是他們，也由于受尽饥渴，缺少睡眠，累得走起路来踉踉蹌蹌，只有达到那块听說是自由土地的这种最大的渴望，在支持着他們。

太阳照得道路上的干粘土閃閃发亮，一棵树也沒有。一路上早已碰不到一眼泉源，只是偶尔遇見土地上挖出的又黑又深的坑洼。由于天气干旱，草地上的草都干枯了。沿路遇到的庄园牧場往往是空曠的；有些地方庄园的主人临走时，用雌黃把井水毒化了。这种雌黃是用来杀灭牲畜身上的寄生虫的。黑人像怕火一样地怕这种水池；因为有人喝了这种井里的几口水之后，就倒了下来，痛苦地痙攣，嘴啃着干草，眼巴巴地看着队伍往前走去，消失在远处。

在圣多—阿瑪罗区，黑人看到一伙身体高大但很瘦弱的乡下人，他們都是黄头发。这些乡下人向他們笑着，露出蛀坏的牙齿。他們大概是第一批德国移民的后代。看見走过来的黑人、他們就在路边蹲下来，不說話，但带着毫不掩飾的惊奇观察着他們。

最后有个年輕人还是問了旁边坐着的老人一声：

"这是些什么人呢，凱勒先生？"

"他們是奴隶，是解放自己的……"老人摘下嘴里的烟斗往远处吐了一口，补充道："这些人不願意在奴隶制度下过生

活……”

天色渐晚。夏斯的利諾·卡阿罗·皇昂少尉得到驅散逃亡奴隶的命令，帶領着五十名騎兵，早在上个星期就到了指定地点。一个監視着营地两公里以内道路的巡邏兵疾馳而来，把繮绳递給哨兵，就跑进指揮官的茅屋，报告他說，过几个钟头，黑人就要来到。

这个少尉，有明智的智慧和善良的心腸，这回处在为难的情况之下，感情和职責的矛盾使他躊躇不定；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发愁。他一直暗中盼望逃亡奴隶們在面前的許多条道路中，不走上他所駐扎的这一条路。“江戴尔那家伙真走运，”他想，“起义者将繞过他的队伍，从边上过去。”

他想了一会儿，叫了一声下士茹斯托。茹斯托是个黑人，軍队解放了他的奴隶生活，因为軍裝就意味着停止作奴隶。少尉知道，茹斯托是个廢除論者。因为有一天由于逃亡黑人事情的牵連，发生过一桩不愉快的事情。

“茹斯托，逃亡者往这边来了……”他友好地向下士說道。

茹斯托哆嗦了一下。

“只有你能够办好这件事。你带上六个可靠的士兵，跟他們一样，到第一个拐弯处等着黑人。你設法跟他們的領袖談好，你就說我們是朋友，不願意任何人遭难。让他們走另外一条路，并且設法不暴露自己……”

下士馬上明白了长官的意图，他感激地微笑着，就好像这恩典是賜給他整个的种族的。他多么想扑到軍官的身上，把他紧紧地拥抱住。但是指揮官在說这些善良話的时候，外表上却显得很冷漠，甚至于很严厉。茹斯托行了軍礼，走出院子，跟士兵們說了几句話，过一会儿，这几个騎兵就順着山丘上蜿蜒于枯萎

的树木之間的道路疾馳而去。

* * *

天色已晚……

黑人来了。

前面，互相保持着一定距离走着的，是几个男孩子，他們的任务是偵察道路。男孩子后面五百米远，是一伙身强力壮和最坚决的黑人，他們中間最突出的是高大、强健和严峻的皮奥。他們中間还有薩魯斯蒂奥，从他的外表已經看不出派內拉斯庄園那小伙子的痕迹了。

所有人身上都只是些烂布条子，几乎是赤裸裸的，沿路的尘土粘在汗水淋淋的身体上，臉都变成了灰色的不动的假面具。再后面二百多步，又是一伙人。再过同樣距离又是一群手持砍刀、斧头和刀子的人。再往后面，队伍里的人就稀疏了；男男女女和孩子都混杂在一起，費力地迈着步子，腿脚都被荊棘刺破，被一块块干硬的胶泥块扎破。尾部是疲憊不堪的曳足而行的人，他們落在大部分逃亡群众的后面，已經沒有指望赶上了。他們之所以还能称为逃亡者，是因为这些半赤裸的、渾身粘着尘土的人，弯着腰，勉强地移动着那灌了鉛似的双腿，总还是努力在赶队伍。若是迎面来了騎馬的人，他們就問伙伴們往什么方向去了。

到达圣多—阿瑪罗还远着呢，忽然有一个探路的跑过来向皮奥报告了一些情况。皮奥站在一座山丘頂上，凝視着远方，但什么也看不見。然后他轉过身来，双手圈在嘴边，通知伙伴說，过一会就要和軍队碰头了。黑人們本能地往后一退，人群拥塞住了。皮奥倚着砍刀，补充道：

"他們在下面……往这儿来了……"

看到了領袖的鎮定，人們躊躇了片刻，然后又堅定地往前走

了。

皮奥为了鼓舞伙伴，继續說道：

"你們看到那座山脉嗎？它的后面就是海……"

队伍重又行动起来；在这一片安静的暮靄中，可以听到疲憊的人們的沉重呼吸。然而不一会儿逃亡的人都騷乱起来。在落日的余輝中，最近的一个拐彎处突然出現了騎兵巡邏队。

黑人皮奥停下来，等待着。

迤邐在山丘地带的全部逃亡者都随着他靜止下来。巡邏兵一步步地走近了。覚察到他們被发現之后，有个騎兵着了忙，把繮绳递給身边的一个兵士，他就下馬步行而来。这是下士茹斯托；他走得越来越近了……离开大約二百步的时候，他开始讲話，但是皮奥沒有听清。

"不許走近！"領袖命令道。

下士看样子也沒有听見。

"警告你——不許往前走！"

那人还是走近了；他想說句什么話。

就在这时候，黑人皮奥退后了一步，揮起砍刀，准确而敏捷地一甩，打在那人身上，仿佛对方是一根香蕉杆子；下士的头在肩上一摆，就滚到一边去了，身体随着倒下。后面的騎兵瞄准开枪，黑人皮奥掉了砍刀，身子往前一傾，屈下膝，像脫下手的麻袋，咕咚一声栽倒地上。

枪声一响，逃亡者馬上四面乱竄。他們惊叫地奔向四方，在田野里散开。天色暗下来以后，还看得見发狂的黑影在乱扑乱竄。奴隶們顛扑在薔薔草上奔跑着。山脉上升起一顆綠色的明星——詩人曾称它为"順着奴隶的臉頰滚下来的泪珠"。黑人們知道，也覚到，山的那边是自由，就拚命地狂奔向前，好像受这顆

星的召引……

听到枪声以后，軍队赶来，本想为死去的弟兄报仇，但是少尉沒有允許。他甚至命令收殓黑人首領的尸体，运到圣保罗，交給警察局。在无名尸体被检验，經过法医解剖后，在验尸单上写道："……处于三日以上沒有进食。解剖結果，說明这黑人領袖忍飢耐渴地抵御着正規軍队，像一位征服者那样經过富庶的城市和庄园，为本种族的自由而献身。"

少尉嘎斯帕电諾·卡混罗·里昂被交給軍事法庭，但是結果一致同意宣告无罪。省长亲自来祝賀这位軍官被判决无罪，但他却沒有接受这个祝賀。

这一切事件在全国引起了暴風雨般的反响，加速了奴隶制度的廢除。

• • •

現在让我們再来讲那支在圣多—阿瑪罗附近散开的队伍。

黎明之前，第一批逃亡的奴隶走到了山里。前几天从圣多斯开来的警察正在这里埋伏着；森林队长，人們把他們叫成吸血虫的，也为猎取奴隶选擇了方便的战略陣地。

他們的任务是十分簡单的。不幸的逃亡者們来到这里，已經成为疲憊不堪的乱糟糟的小群——有的扛着包袱，有的背着小孩。当他們面前出現远处雾中迷蒙的、享有自由的甘蔗田和村落的时候，許多人都跪下来，吻着土地，洒下的眼泪浸湿了它。有的人惊愕地睁着眼睛，注視着黑黑的陡崖。

奴隶們像发了瘋一样，沿着陡峭的山坡，順着岩石走下去；无論如何也要到达那享受自由的土地。忽而，傳来很特别的一声沉响，那是一个黑色的身体墜到深淵下去了，在岩岸的石头上留下鲜血。一个走在其他妇女前面，相当年輕的女黑人到了峽

谷边上，尽管周圍一切都沉寂着，她却大声叫起来。

"圣多斯！这是圣多斯啊！"

从树林里走出一个满面髯鬚的带枪的人問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是路吉雅！"

这女人跪下来，膝行下山。

带枪的人抑制不住了：

"停住，瘋女人！"

女黑人轉过身来告訴他：

"我对蒙塔—塞拉特圣母許下了願，要跪着走到圣地！"

那个长了一臉骯髒鬍子，戴着大帽子的人站在那里，把枪靠在臉上，准备射击，但是听了这些話以后，他受到良心的責备，往旁边唾了一口，看着女黑人怎样把膝盖蹭出血，沿着干涸的河床爬下去。他这样一直看着这女人，直到她像一只患了病的野兽一样在黑树林中不見了为止。

有个女黑人手里抱着孩子，抓住葛藤想下山。下面是无底的深淵，在綠色的树木那边傳来了流水的汩汩声。她正准备下去，身边来了一个人，也是滿臉髒鬍鬚，戴着大帽子，手里握着一支双筒枪。女人惊恐地回过头来，她正站在断崖的边上，把孩子高举在头頂。森林队长覚得他可以节省一顆子彈了，就走近来一抬脚，把女人和孩子一起踢下深淵。他走到边上往下一看，一点痕迹也沒有了，只有薩曼巴亚树在微微顫动；它那盖滿尘埃的叶子下面，照旧可以听到靜靜的、神秘而凄惋的流水声。

森林队长的狗的吠声，惊动了这一片野树林。

四面八方都是枪声，叫喊声和石头的落地声，别的什么也沒有……

最后的逃亡者被森林队长們追逐到了那时赶牲口的沿海的路。这条路从隐藏在云层上的峰巅起，都紧夹在悬崖和断壁之間，像是山脉中一条深深的裂縫一样，蜿蜒着，再过去，路就在茂密的大树中消失了。道路畏縮着，仿佛惧怕无底的深淵。所以行路的人不得不紧貼着陡峭的山坡，長滿蜷曲的野草的綠霧的山坡行走，傾泻下来的山水，像是山坡在淌泪。

道路上有些地方将近两勃拉斯寬，有些地方又不超过八勃拉斯。路上到处都有牲口踩的粘泥。树木常有倒在路上的，树干就地腐烂，像是倒毙的公牛的尸骸；灰石块一样的青蛙在树干下潮湿的地方找到了避难所。在这里，一堆堆落叶中經常可以看到隐秘的抽动，这表示里面有蛇。

道路越来越长，在山口的地方变窄了，到了拐弯地方又弯曲着，在陡坡上降下去，繞过了树干和悬崖，穿过从高空泻下来的湍急的瀑布——白练般的像新娘戴着的头紗一样抖动着的瀑布。有时路降下得那么陡峭，使得行路的人听得見头頂上牲口的蹄声和牧人的呼喊。

逃亡的黑人由于疲乏和恐惧，什么也沒有看見，穿过野生植物走着；当他們到了紧靠山崖边走着的一群牲口中的时候，他們认为自己在这群山的迷宮里走不出去了。树林里枪声还在砰砰地响；黑人們一心想着找个隐身的地方，便奔向牲口群，夹杂在公牛之中。他們隐藏在这腿、头和角的移动的丛林中，并沒有吓着这野蛮的和对人不熟的牲口。然而这样只继續了一个片刻，直到牲口群随着道路拐弯走到一边去为止。公牛揚起头，哞哞地叫起来，角和角相碰着发出响声，前面的牲畜突然停住了。在后面拐弯的地方，在它們头上，牧人在贼：

"嗟，牲畜！嗟，牲畜！"

他們发現了牲口中間的騷动。新釘馬掌的馬匹在石头上走得噠噠地响；弯腿矮狗发怒了，呲着尖齿，狂吠起來。牲口赶上前去。黑人爬着，躲着蹄子，穿过湿漉漉的、滿身扁虱的牲口，好容易才到了路边，藏到树木和石头后面，等着最后一头牛走过这里。牧人們发怒了，有一个看見了藏匿的黑人，就叫起來：

“下次你們就呆在牲口下面，叫它們踩死！听見了？”

誰也沒回答他。

“你們是太科斯庄园的嗎？”

照样沒有人答应。

“瞧着吧，我一定对主人讲！……”

說着，他就飞馳去了。

畜群到了下面一个拐弯，再走就是泥塘了。公牛紧貼着山崖，在石块上一滑一跌，石块不时地滚下去，飞跳着去打树木，陷在葛藤里，最后掉进无底的深渊。走过拐弯，第一头牛陷进泥塘，直陷到肚子。畜群里又是一陣騷乱，凄惋地哞哞地叫，接着是牧狗的狂吠。畜群停下来躊躇不前，在牛背組成的火紅色的海洋上面，牧人們看到了卷起的尾巴所掀起的毛茸茸的浪花。前面的公牛退縮了，后面的拥塞住，一头爬到另一头的身上。

那个剛才恫吓黑人的牧人喊道：

“我說，拉吉尼奥，抽它們两下子吧！”

另一个騎着馬的高个子，一个紅臉的牧人，搭着腔說：

“我这不是抽着嗎，若安·帕拉！……前面是怎么回事？”

跑过的一个混血种小伙子說，前面陷进了一头公牛。牧狗好像明白了他的話似地低下头来，嘶啞地吠着，奔向拥挤着牛群的泥塘。他們到了公牛陷进的地方，有的拉牛的尾巴，有的咬它的大腿；公牛想找个支点，喘着气哞哞地叫，拚命地弯着身子，最

后这牲口使足劲，先抬起前肢，后抬起后肢，一跳跳了出来，粘乎乎的红泥湯濺到四处，迅速地往山坡下跑去。后面的牛也随着它跑去，濺着泥浆，想要頂那些用爪子凶恶地抓着它們前胸的牧狗。汗味和热糞味溢滿森林。

拉吉尼奧勒住馬，使馬抬起兩腿，叫道：

"哦，牲畜！ 噬，牲畜！"

將到山麓，下面展开一片平原，看得見白鋼一般閃亮的河流和綠銅色的紅树，远远地可以辨別出甘蔗制糖場的石头建筑物、茅屋和牛栏。再走了一会儿，牲口群終于离开了深谷。在一条橫着的道路前——旁边的小屋里住着患痲瘋的人——他們碰見了一队騎兵。看样子，士兵像在等着什么人。一个少尉走向前来，拦住牧人問道：

"你們在路上有沒有碰見逃亡的黑人？"

"碰見了，他們就要下山了。"

"好啦，你們可以走了。"

少尉回到自己的位置。牧人策馬奔去追赶早已走远了的畜群。野火迎風跳蕩。

13

自　由

在山地里迷了路的奴隶——皮奧队伍的殘余——开始聚集在一起了。討論了处境之后，他們決定就在这鋪着一层厚厚的干树叶地毯的空場上过夜。天空悬在山巔，黑而悶热。濃雾被

颳吹散，撕成一层层薄片。天气逐渐凉下来。黑人們挤在一堆，你倚我，我挨你，紧紧靠着，裹着襤褸的衣片。

离开派內拉斯不远，曾向圣塔·利塔圣母悲痛地呼求庇护的那个不安靜的女黑人，却并不显得疲劳。她走来走去，揮着兩只長而瘦的手臂，指着破裙子下露出来的皮包骨的腿，自言自語，不时地笑起来……

突然在云层的豁口間出現了一块晴朗的夜空，浮出一輪像肥皂泡一样的清澈的滿月。夜在山谷上鋪了一張亚麻布的被单。

云层間的豁口逐漸扩大了，出現了头几顆星星，星星像朵朵小花一样散布在蒼穹，天气也变了。一陣陣暖風拂动着树叶，濃雾开始下降，仿佛山脉的黑山坡把它吸收着，漸漸稀薄，最后消褪了。天空清彻无瑕。它是那么高大、深远、明亮，像是星辰的果园。

有个黑女人爬到石头上，往天空伸出双手，喊了一声：

“你們看，那是什么！”

散乱的人影向她聚攏来。

“怎么回事呀？”

于是她发狂地叫起来：

“是我們上帝的十字架！”

回声四处重复着她的話：在枯干树叶鋪的床上，在树木的空隙間，在悬崖上垂着的蔭曼巴亚树上。夜仿佛在低声細語地禱告：“是我們上帝的十字架，是我們上帝的十字架……”

当最后几片薄雾在空中消散，滿月的銀光籠罩住凝滞的山脉和向南十字星跪着禱告的黑人。地上的十字架不能向他們敞开怀抱；他們只得向天上的十字架禱告，它离上帝近一些，由星辰編成。

后来他們都倒在地上，在沉酣的睡梦中忘怀了一切。

一团团奇形怪状的云朵在大地和蒼穹之間游蕩。有时候它們浮游到山脉前，鉆到树林密处，輕而又輕地飄到灼焦的树皮上，彷彿上帝要用凉爽芬芳的銀鼠皮般的紗帳把它們輕柔地遮住。在天上是云朵，在地上則是薄雾。深夜里到处是蟋蟀尖細的啾啾声，鳥儿从这个树枝跳到那个树枝，瀑布在大声地歌唱，还有这山脉中的奇迹——在夜闌人靜的时刻，紡織娘欢唱节日的贊歌……

站崗放哨的黑人叫醒了熟睡的人，让他們听听这神奇的音乐。他們比泉水汩汩声还要低地彼此輕輕低語；在离他們約有二十勒拉斯远的地方，傳来了一声漫长而深沉的嗚嗚叫声。这是猛豹。母亲們摟着孩子，想哄住哭声。月亮藏起来了，風在洞窰中入睡了，山脉在恐惧中靜止不动。

天色开始破曉。

黑人走向圣多斯，走向太阳。他們走下断崖，挂破了臃肿、发炎的双脚；听着呻吟声可以算出伤口的数目。奴隶們肩上的鐮刀映着黄澄澄的晨光閃亮。一陣热風带着松焦油味扑到他們的臉上来，拂动着維拉美树銀白色的叶丛，在树枝上拖长地嗚嗚叫；这是刮起了西北風。

黑人由薩魯斯蒂奥率領。他感到一陣干渴，跪在一眼泉水旁，双手捧着水就喝起来。其他的黑人也随着他喝了。后来他們就以輕捷的猎人的步伐往前走去，每当有一声可疑的动靜，就停下来。猛豹好像就在附近走动。但是黑人們还需要继續前进。远处閃着金色的一輪光——那是圣多斯，那是自由。

在一个拐角的地方，他們看見了地上有个慢慢爬着的黑影。他們都吓得一跳。

“山走完了嗎？”那个黑影用疲憊的嗓子問道。

“差不多了；还有一点就走完了。”薩魯斯蒂奥回答。

这影子是路吉雅，是那个許願在山上膝行到圣多斯的女黑人；她順着急流的河床爬下来，几天以来順着石礫和尖石，越过沼澤、小溪和泥洼，冒險地下了山，終于爬到了河床横过的道路上来。她曾遇見几个行路人，但他們把她当做半身不遂的乞丐，沒有注意她。路吉雅完全失去了人样，她的腿磨成了一片潰伤；衣服已經变成了破烂的布条。

听說山要走完了，她作了最大的努力，重又向那越来越耀眼的、閃爍的一輪光爬去。

道路变寬了。前面是一片长滿百合花的空地；枯萎的小树向天空伸出瘦削的干枝。

忽然一声喊叫：

“站住！”

黑人們望着四周。空地上埋伏着的士兵，正向他們瞄准着。

妇女們吓得連腿都軟了，但是男人們本能地結成紧密的一群，举起砍刀准备自卫。他們視死如归，准备抵抗到底。

騎兵队是由古斯塔沃·包巴指揮的，他部下的軍官是馬塞德斯·勃利托和奥列嘎里奥·莫烏拉；步兵队是由康斯坦丁諾·沙維尔·別茲尔指揮的；他們預先商定，給逃亡者以最大的寬容，不加阻擋地放过黑人队伍的殘余。

許多年以后，康斯坦丁諾·沙維尔在一封信中写到这个插曲的結局道：

“包巴和奴隶們談判，說道，他們可以通行无阻，他們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于是所有准备抵抗的男女老幼一齐下跪，庄重地喊道：

"'先生們，願神圣的基督賜福！'

'于是他們勉强地移动着鮮血淋漓的腿脚，順着山路继續走去……'"

这时候傳来了一声呻吟，这是路吉雅。見了人以后，她又重复問道：

"山走完了嗎？"

一个下士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回答道：

"已經走完了，我的姐妹！"

路吉雅想站起身，但是腿不听使喚了；她的膝盖已經麻木了。她只好往后挺起身子，伸出双手大声喊道：

"让我贊頌你吧，蒙塔—塞拉特圣母，我的庇护人！"

她像燒焦了的树干，風吹散了她襤褸衣服的殘片，露出身体上可怕的潰伤。

黑人們继續往圣多斯行进。当他們走到了平原的时候，有一个騎着白馬一身黑衣服的人迎接了他們。这是金廷諾·拉塞德——他給大家送来衣服和食物。

走到圣多斯的人是不多的。

过了桥以后，道路沿着鉄路綫伸展下去。奴隶們先前遇到的一群公牛在庫巴塔那过了夜之后，在黑人到这里不久之前，剛在这条路上走过，蹄印还滿是水。

黑人們累得半死不活，勉强地走着。金廷諾买了两个筐子，馱在馬身上，筐子里放了四个孩子，好让母亲們喘一口气。自己却拉着馬走。

午后黑人們到了卡斯凱罗。这里有新的不幸在等待着他們：有一队从圣多斯开来的警察守着桥，他們得到命令，不放过黑人，拦劫黑人，并將黑人送还法定的主人。指揮这一队警察的

是前任軍士，一个正直而勇敢的战士。

指揮官让黑人走近桥梁……然后是軍号响……队伍排好了……士兵們端起刺刀……

“站住！”

逃亡者这回沒有想抵抗，因为这是他們力不能及的，他們完全丧失了信心。但是金廷諾·拉塞德沒有发慌。他已經不止一次經历过这种情况。早在1888年，政府就曾經命令守护卡斯凱罗桥，不准逃亡的黑人到圣多斯去。那时候，关于黑人阿达姆的故事曾轰动一时。軍官以枪毙的威胁禁止接近桥梁……“但是，”他以另一种語調补充道，“如果有人从旁边过去，那就与我无关了，因为我所得到的命令，只限于卡斯凱罗这座桥……”

这个阿达姆叔叔和他的同路人的故事成了人們的話柄；每当逃亡的奴隶要經过卡斯凱罗的时候，都要一五一十地重复这样的一場戏，所以金廷諾·拉塞德看見一队警察守在这里，并沒有惊慌。

“軍士先生！”

“您有什么事？”

“命令只限于这座桥吧？”

“我正是这样說的……”

“要是我們的弟兄从桥底下过去呢？”

“那就与我无关了；那是咱們基督上帝的事情。”

于是无需乎再說什么了。金廷諾·拉塞德沒有延迟，把馬領到桥側的河边上，谨慎的黑人們也随着他而去。下面已經有該亚法們在等着，他們装成渔夫的样子，从圣多斯赶来，专为迎接奴隶。桥下面停着一支由各式各样的船只組成的廢除論者的舰队。船上的人都准备帮助这群和平的逃亡者。

一瞬間，所有的船只都开到河面，往圣維森特駛去。太阳照耀着紅树曲卷的毛絨的枝叶和如鏡的水面。舰队已經走远了。饥餓究竟令人难忍，在一只船上，两个凱撒拉人屈身探下船舷——这里的河是很淺的——从河底撈出像牡蠣一般大的介貝扔給逃亡者，他們就用刀把貝壳打开，津津有味地吃掉里面的东西。

"这是什么啊？"泰倫西奥向薩魯斯蒂奥問，但他也不知道。

"阿美扎。"一个凱撒拉人回答說。

黑人机械地重复了这句話。归根結底这东西的名字对于他又有什么意义？可見是美味的，才好充饥……

当船在圣維森特靠岸的时候，已經是傍晚了。乳白色的月亮傾泻下慘淡的光。在通向不平靜的海洋的两座山丘之間，他們发現了岸边有几座房子的輪廓。

这时候，来自塞尔希貝的金廷諾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輕緩地唱起了瑪孔巴[1]中的誦經調：

圣蒂巴巴拉在天空，
圣日罗尼莫在海洋，
随时随地有神保佑，
大地降下福光！

伙伴們意味深长地重复着这几句迭句。

桨划开黑水，星辰在如鏡的海面上跳舞。

他們边唱边走，到了莫罗港，从那儿又往扎巴夸拉奔去。

黎明的时候，逃亡的黑人走进了集中居住区。两边是亲切微笑着欢迎他們的高兴得蹦起来的黑人，为了紀念这次会見，举

① 黑人的宗教仪式，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有攻鼓伴奏的舞蹈。

行了庆祝会。在扎巴夸拉，这样的节日是罕見的事情……

在粘土的茅草里，
在巫神荒廢的破房子，
岡扎琴吱咯吱咯地唱，
邦包① 隆隆，月儿隐藏……
日出像树林着了火，
爭执中总有人挨打受伤，
土地浸滿了鲜血！
黑人舞起，尝了美酒忠唐。
棕櫚树林边的星光惨淡，
朝霞胜过番紅花的朱黄，
照耀着田野和庄园，
照耀着黑人在狂舞欢唱！

14

蜜　月

在我們前面所描写的事件受到大肆宣傳，在报刊上得到述評，由詩人們贊頌之后，廢除奴隶制度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省长对于黑人成群結队地离开庄园，感到束手无策。打电报給里約热內卢的政府，报告中說：“无法再阻止黑人逃亡，因为士兵对廢除論者表示同情，放过奴隶們，使其通行。”

---

① 邦包：即大鼓。

报界为此争吵不休，互相刊登詆毁文章。柯太日派請求辞职。奴隶制度拥护者的信誉已經一敗塗地。以前对于黑人問題表現出无动于衷的人們，現在却热心于解放事业的崇高思想了；解放事业的拥护者日益增多。該亚法們表現出从来听聞的大胆。为了安定社会輿論，頒布了一些改良奴隶境况的条款。

但是萊尔特却一心想着别的事情。有一天，在《雷登圣报》編輯部的門口，他鼓起勇气，要求堂娜露的答复。

"您究竟什么时候和我結婚？"

"我已經說过了……"

"什么时候？你再說一遍！"

青年臉色蒼白，渾身顫抖着。露哈哈地笑起来，但以后还是回答了他：

"难道你不記得嗎？就这样吧，我重复一遍：在巴西廢除奴隶制度三十天以后，我就和你結婚。"

于是时間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奴隶們沒有等頒布法令，就自己解放自己，成群地离开农場和庄園。于是政府匆匆忙忙地頒布了被称为"5月13日法"的解放法令。

露履行了自己的諾言。

婚礼就在慈悲圣母教堂举行，这对年輕人的許多美好回忆都是与它有关的。

他們是在圣多斯一座有阳台的别墅里度蜜月的，阳台四周都是茶花，从这里可以眺望来来往往的船只。他們沉醉于爱情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月，为他們所斗爭的人道事业終久获胜而感到欢欣。

然而有一天，他們想念圣保罗，想念濛濛細雨，想念鉄軌馬車的鈴鐺，想念着他們熟悉的一切了；也想起了安东尼奥·本托

和廢除論者朋友們。

可怜的卡隆嘎！他已經不再卖报了。他现在大概早就在无家可归者的坟地的乱葬岗中腐烂了，那里埋葬的都是些奴隶、囚犯和倒毙在人家門口的乞丐。……

他們决定当天回圣保罗。为了这个原因，他們需要到与父亲有关系的商号中取出安东尼奥·卡斯特罗·阿維姆汇給儿子用的錢。他們喝了咖啡就走了。

笔直的热利瓦树像圆柱一样地矗立在房子的垣墙前。海風刮着棕榈树歌唱。天空像他們的幸福一样地晴朗无云。

他們坐上“火柴盒”——圣多斯是这样称呼鉄軌馬車的——到了广場。城市在劳动中。隆隆响的貨車不停地将咖啡运到海港。小吃店旁站着一伙穿着盛装的黑人，其中有一个人彈着六弦琴，另一个人唱道：

奴役的欺騙告終了，
如今人人得自由！
圣多斯·嘎拉方真光荣！
为战士編唱一首！
我們日夜勤勉干活，
如今人人得自由！
金廷諾·拉塞德真勇敢！
为战士編唱一首！

这支廢除奴隶制度的歌曲是沒有結尾的，它赞颂了获胜的运动的所有英雄。有的人停下来听着这首歌。一个热情的青年請黑人們各飲一杯。有一个人問道：

“你們几时过的节？”

黑人們哈哈地笑起来。

"从5月13日起，两个多月了。"那个拿着六弦琴的黑人回答。

小伙子們一面跳着，一面往前走去，重又响起了廢除奴隶制度歌曲的調子。

萊尔特和露拐到圣托一安东尼奥街上，这里是一些批发行的仓庫。在狹窄的人行道上，有几百个半裸的黑人在干活，妨碍过路人来往。他們背上扛着咖啡袋——有的一袋，有的两袋——从仓庫到貨車，从貨車到仓庫来回地跑着。圣多斯发出汗腥、油臭、海咸的味道。

商行設在一所不高的楼房里，正面是花磚，有三个宏偉的大門。仓庫也在这里。往口袋上蓋商标的职員告訴萊尔特說，办公室过半个钟头才开門呢。

于是他們决定到公园里散散步。公园好像被太阳鍍上了一层金，但是几乎沒有人。有一家人，是一只停泊着的船上的旅客，在这里欣賞百年老树。輪船是从阿根廷开来的，一个戴着法国帽、穿着柞絲綢的斗篷和粗糙的皮鞋的老头，看样子像是一家之主。一个肥胖紅頰的妇女，梳着刘海，对于猴子很感兴趣。还有一个身穿天鵝絨上衣，歪戴着圓帽的少年，看到露以后，十分窘迫。他用手摸一下剛剛露头的鬚鬍，然后点起烟来，他的动作是如此地不自然和笨拙，使得露甚至停下来看了看他。

弗兰包亚那树开滿了紅花，好像濺上了血点。落叶片片飄下，鋪蓋着土地。萊尔特和露坐到一張长椅上，听着鳥啼，紡織娘的啾啾和城市的远处的喧声；两人輕輕地談着。他們彼此要說的話是沒有完的……

他們还沉醉于这甜蜜的忘却中，旁边走过来一个衣服襤褸

的老黑人，他鬈曲的花白头发上戴着一頂小丑似的圓筒礼帽。萊尔特认出了他，喊道：

“木若！”

那黑人什么也沒听到——他好像耳朵聋了。

“木若！到这儿来！我是少爷萊尔特！”

黑人什么也沒有說。

这时候萊尔特跑过去，拉住了他身上的衣襟。木若轉过身来，无知地微笑着，說道：

“黑人打着瞌睡，烟斗掉了……”

“你不认識我了嗎？”

“唉……唉……”

在萊尔特面前的是个瘋子。

这时候从远处傳来一个男孩子快活的喊声：

“戴圓筒帽的火鸡！”

木若向那个孩子跑过去，想抓住侮辱他的孩子。

萊尔特回到了露跟前。两个人的心情都有些抑郁。沉默了許久之后，萊尔特問道：

“难道‘他們’說对了，在我們国家里有千百万微不足道的公民？”

“可能；是白人使他們变成这样的。在罪恶中就体現了懲罰。但是那一天終会来到……”

在归途中，他們重又碰上了那一家阿根廷人。穿着柞絲綢斗篷的老头，拿着一把小弯刀剝柑皮……

他們回到圣托—安东尼奥街上。从耀眼的白日下走进庫房后，感到一片漆黑。空气中尘土飞揚。黑人卸貨工在热地、鬧哄哄地在揮动着鏟子。这里热得像在烤箱里一样。工人的身上汗

淋淋地直发亮。

办公室在里面，它与仓庫隔着一道鉄紗的木档。萊尔特交了信件，收下錢。当他和露挽着胳臂走向出口的时候，有个高个子、腰上只纒着一块粗布的赤身的黑人擋着了他的道路……

"这不是小少爷嗎？"

卸貨工抹了抹額头上的汗，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他的活潑的眼睛炯炯地发光，臉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薩魯斯蒂奥！是你，薩魯斯蒂奥！"

白人和黑人像久别重逢的弟兄一样拥抱起来。少妇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圣保罗的秘密

陈 綿 譯

第一章

拉八音盒的老头

38号咖啡館

在培尼亚大街紧靠着电影院的38号咖啡館里，一到晚上，人总是滿坑滿谷的。瞧，进来了一个人，拿着手杖，架着墨鏡，戴着法国帽，他要了一份普通的"梅迪亚"——大碗牛奶咖啡。不用問，这时候准是下午五点五十五分。这个人喝完咖啡，就用打了补綻的衣服袖口抹了抹嘴。附近的什么地方，正在广播《福哉馬利亚》的音乐。

站柜台的馬里欧向煮咖啡的小伙子菲尔米諾問道：

"宾波哪儿去了？到他換班的时候了。我得去塡肚子，要不然，你知道，空蔴袋是站不住的……"

菲尔米諾把那鑲着黃銅什件的白金屬大咖啡桶上的龙头擰开又关上，为的是看看里面的水够不够。他听了这話，惊訝地張大了嘴。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庫伊卡[1]？这是因为你整天老是迷迷糊糊的……"

---

[1] 庫伊卡：原意是巴西的一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刺耳、难听。

"我对你說过不止一千次了，我的名字是馬里欧。"

"我看反正都一样，庫伊卡。你听我說……宾波为了他那个姘头，跟老板吵了一架，算完了賬，把錢揣在口袋里就走了……他說了，以后再也不迈进这鬼地方的門坎了……"

"他上哪儿去了呢？"

"我怎么知道，伙計？我又不是探子。我才不管别人的閑事……"

这个新聞把馬里欧都吓怔了，甚至連他的臉色也变了。怎么回事呢？难道宾波总想从他手里夺过去的尼西雅，真的打定主意把他，馬里欧，甩了嗎？他找不到别的解釋。这时候，正往咖啡桶里灌开水的菲尔米諾认为自己应該把这消息說完。

"列奥那多先生雇了比戈德来替宾波，那家伙是不久前从巴蒂斯塔咖啡館出来的，他到这儿来找过工作。你还記得他嗎？……这不就是他……說到就到……你瞧……"

比戈德穿着一身上等料子的衣服，系着漂亮的領带，出現在門口。他往里看了看，臉上堆着笑容，脫下帽子，走到收款处。收款处摆滿了一条条的香烟和糖盒，列奥那多在那儿像是个囚籠里的俘虏。

"晚安，老板！"

老板抬起头来，只見他光秃秃的脑袋上只有稀疏的几根毛发，整齐地貼在头皮上；他喊了一句：

"到柜台那儿去，流氓！"

比戈德晃着身子走到柜台，一下子就钻进角落里的活門。他把帽子挂在衣架上，脫下上衣，搭在缺腿的椅子背上，卷上沒洗干凈的衬衣袖子，穿上咖啡館的白号衣，号衣的口袋上面用紅綫綉着号碼，戴正了工作帽——他准备停当，等候着菲尔米諾的

吩咐。菲尔米諾是柜台上最高职权的化身。比戈德把这一切作得很机械，活像一个机器人，似乎他早就在这里作事了：这說明他具有多年的經驗。

馬里歐指給他看一排四十公分高的咖啡桶和一个盛水的方鍋——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寬大电炉上；在一座鋅柜台边上放着一个鋁桶——这是洗家伙用的。里面煮着几十个咖啡杯、碟子和小匙，直冒热气。

“这些家伙都等着你……”

新来的这位站柜台的輕蔑地聳了聳肩，好像在表示，这对他說来太不算什么了。于是，为了向新伙伴們显示自己情緒很高，他拿起镊子，輕巧地夹出一个寬边印花咖啡杯，表演給在場的人看，笑着說：

“这簡直是小把戏！”

新手并沒有着慌，这使菲尔米諾很高兴，但是馬里歐却沒有注意这个；他心里在想着别的事。馬里歐換上衣裳，一下子鉆出了鉸鏈咯吱咯吱响的活門，出了柜台。他慌張地往墻上挂着的鏡子里看了一眼，鏡子被人用白粉写上了髒話，塗得污秽不堪；他照着自己的臉，覺得活像一个犯人。馬里歐連头也沒回，就匆忙地走到街上。这时候，路灯已經亮了。

“这个二流子宾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馬里歐順着寬闊的人行道走着，經过广告牌前就不知不覚停下来，无意識地看着电影片名和譯音不准的外国演員的名字。他知道，在这时候，电車是挤不上去的，公共汽車更不用說了：車站上早已挤着一大群人，一排队就得晚回家。所以馬里歐像往常作的一样，徒步向教堂走去，那里有載重卡車，专在上下班的时間运送客人。

在很远的地方，就能望見带帆布篷的深色卡車，車外圍着一大群人。馬里欧加快了脚步，指望能在車厢里找个位置，其实里面早已挤滿人了。

路沒有多远。馬里欧順着那一長列排队等公共汽車的人走着，这队人一直排到街头，又拐到隔壁一条街上，站着的至少有二百。有些人在讀晚报，报上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犯罪的新聞；这一栏占了不小的篇幅，因为沒有一天不发生什么事情的，要是所发生的事情不够駭人听聞，那么也可以由国外輸入。在外国，这些事情是不計其数的，而且各式各样都有。另一些人，由于長时間等車，感情都痲木了，看样子他們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好像是在睜着眼睛睡覚。街上，枯萎的树木蓋上一层尘土，显得灰溜溜的；水沟里滿是发臭的剩飯菜；形形色色的人群熙熙攘攘地从工厂、事务所和机关里走出来。有的地方，这人群汇成狹窄的人流；几股人流相遇的时候，你撞我、我碰你。忽然間有人大喊一声：

"賊！捉賊！"

人群閃开了。在空档子里鑽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农民，穿着粗布衣服，戴着巴拿馬草帽，另一个是小伙子，头发垂到額前，穿着藍上衣和运动衫。农民牢牢地抓住他的手，小伙子拚命地踢蹬着脚，想掙脫开。

"不是我！我发誓，不是我！你搜吧！說不定就是剛才跑了的那家伙。不是在那儿嗎，街那边！快抓住他！"

馬里欧走到一群看热鬧的人跟前。那个拿着手杖、戴法国帽、架墨鏡的老头也在里面。这是五点五十五分的来客；他想說些什么，但沒有人听他的。馬里欧深怕自己被拉去作証人，小心翼翼地走近前去。农民直着嗓子喊道：

"就是他！他把手伸进我口袋里，掏走了錢包，那里面装着十二个康托呢。我看見了！……我的十二个康托……老玉米换来的！……"

五点五十五分的来客把法國帽拉到前額上，架着墨鏡冲他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身子倚着手杖，提出种种論据来替小伙子辯护：

"您錯怪人了，朋友，我說的話一点不錯。我湊巧在您身后，什么都看見了。这小家伙和您并排走路，他心里說不定想着什么呢。可是那小偷掏走錢包之后，故意把这孩子推到您身上，好让您怀疑他。这些騙子手正是这样干的……明白了？"

說着，他把右手伸出来，不知怎么他却反着手腕，跟常人不一样。起初这手势使馬里欧很惊奇，后来他才看出来，这是患病和殘廢造成的。

听完了这些話以后，激动的农民放开了小伙子。小伙子覺得自己脱了險，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还装出擦眼泪的样子。挤在周圍的过路人吵吵嚷嚷地——有的表示怀疑，有的故意嘲笑——談論着这件事。站在老头身旁的一位姑娘走开了，嘴里嘟噥着：

"这年月誰也不能安生地活着：小偷們鬧得太不像話了！"

有个染过头发、上了年紀、但看来还年輕的太太也同意老头的意見：

"可怜的孩子，根本沒有他的事！"

一位風度翩翩的先生，馋嘰地舐着巧克力皮的冰激凌，贊同地点着头，表示他完全支持那可敬的太太的意見。

正在这时候，有个粗壮的黑人，一脸孩子气的表情，鉆过看热鬧的人群走过来問发生了什么事。他身上穿着一件灰色上

衣，葡萄酒色的长靴，歪戴着咖啡色礼帽；一条寬皮带勒着凸出的肚子，腰后的右边大概挂着手枪。走近以后，他用一种与高大身材不相称的小学生似的細嗓子說道。

"賊在哪儿？就是这个骗子嗎？他是咱們这里的新人物……瞧他这副凶相！……你呀，乡下佬，你就信他的話了？"他向农民說道，"我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从外省来，卖了粮食，把換来的錢装在皮包里，大咧咧地沒藏好……叫那鬼东西給盯上了，于是……你的錢就飞了！"

他哈哈地笑起来，露出两排整洁好看的牙齿。看热闹的人也随着他愉快的笑声笑起来。然后他把目光轉移到那架墨鏡的老头身上。

"你这老鼠长相的是个什么鳥？你在替誰帮腔？"

"我……我站在旁边，看得淸淸楚楚……"

"那么是証人了？那就走一趟，到局长那里直接談談吧……"

老头还想支吾，但那便衣警察可不是办事含糊的人。他坚决地抓住了小伙子的手，小伙子想掙脫黑人的鉄腕，但无济于事——这可怜虫只好順从了。那牺牲者和証人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跟在便衣警察后面走。当他們走到远得看不見的时候，馬里欧才想起来他是上哪儿和干什么去的，便加快了脚步。过了几分钟他已走到教堂。挤得沒法再上人的载重卡車已經开走了。另外一輛还空着，停在人行道边。馬里欧紧走几步奔那車去。这时候早有許多人从四面八方拥来。乘車的人越聚越多，要乘車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冲鋒。馬里欧手扳着車厢后帮，登上挂梯，一跃跳进車厢。载重卡車向来是装得滿滿当当的，它将这一車可怜的人貨顚顚簸簸地运到本市的新区去，那里原来是人迹罕

到的地方。馬里欧被紧紧地挤到車帮上。他被人挤得透不过气来，随着車子的顚簸晃来晃去；他問自己："可恶的无賴！……这宾波打的是什么主意？……"

尽管他在这咯吱咯吱直响的挤滿了人的污黑匣子里，身子被人撞着，脚被人踩着，馬里欧还是想着她，想着尼西雅……

小倭瓜*

馬里欧已經在这咖啡館里干了几个月了。这咖啡館开設在一个三流的电影院和一座底层是商店、上面是住宅的樓房之間。到这咖啡館来的大都是看电影的人；附近几条街上的三四家时装店的女裁縫們，也常到这里来。

起初，这个站柜台的侍候这些愉快的女客們，看着她們把实实的胳臂肘支在鋅柜台上时，就在想像中描繪出一幅自己周圍能看到的田園詩般的图画，并幻想着同这些姑娘中的哪个搞一搞。但是后来馬里欧却得出結論，覺得自己是个为众人所蔑視的卑微不足道的人物，所以連想也不敢想这一类的事情了。

馬里欧身上不具备任何天賦；他貌不惊人，只能让周圍的人們見了发笑，因为他总是不刮鬍子，邋邋遢遢，又不爱說話，老是避諱人。他憎恨任何想接近他的人。此外，"康伊卡"这个綽号总使他心神不安。为什么呢，他总覺得在他的衣服上衣翻領上綴着一个小綠倭瓜。带着这样一个"首飾"，在胸前摆来摆去，馬里欧覺得自己得倒一輩子霉。难道他能贏得女人的爱情吗？在他意識深处隐藏着一种坚定不移的想法，即使他冒險說出一句溫柔的話，他的对象也必将冲着他的臉蔑視地一笑。那女的甚至

* "小倭瓜"：在用葡萄牙語的国家里是指那些懦弱无能、畏畏縮縮、沒有一点自信心的人。

会用这样要命的話罵他："别不自量！不要臉的东西！……庫伊卡……滚一边去……"

馬里歐生怕这种冒失的举动会招致在他想像中的那种可怕的后果，他照旧把一盘盘冒着热气的咖啡放在鋅柜台上，接过顾客們从列奥那多收款处那里买来的黄紙牌，連看也不看，就撕掉扔了。

最多他只敢偶尔大着嗓子喊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这錢碟还空着呢！……这錢碟还空着呢！……"

他这話是指柜台上摆着的那只收小賬的小碟子，里面有三四个十生太伏的銅板。每逢星期天，非尔米諾就往里面扔个一克魯賽罗銀币，并且預先声明：

"别忘了，这是我的錢。我擱錢在里边，为的是让人多給錢……就是这个意思！"

咖啡館老板列奥那多像是个装在籠子里的收款机的一部分。他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过一会儿就发出类似的指示：

"庫伊卡，左边的糖罐空了！……"

有时候顾客們把柜台圍滿了，馬里歐就轉过身去，从非尔米諾在炉子上摆成一条綫的咖啡壶里随便抓过一个来，举得高高地往一个一个杯子里倒，偶尔把咖啡洒到碟子上一点，有时候就濺到某个盛装的花花公子身上，这种人主要是当地体育俱乐部的什么足球健将，他們到咖啡館来为的是和某个拉維尼雅、卡尔美拉或是康塞薩娜相会。对于馬里歐来說，这样做，可以出一出他心中的悶气。当这些年輕的家伙扫兴地求他給块抹布擦擦洒上咖啡的衣袖的时候，馬里歐感到很痛快。

有一天晚上——这件事发生在几个月以前——两个女人看完电影順便到咖啡館里来。她們两个在这条街上略有些名气，

刘德米拉，一个过了年紀还沒嫁人的女人，是"里維尔"时装店的，渾身上下挂滿了貝壳制的装飾品；另一个是金发女人，馬里欧悄悄地朝她看了几眼，覺得这个女人有点靦覥，看来，在女伴的影响下，她也是个走儲道的人。

馬里欧一面仔細打量着这两位女客，一面又覺得胸前好象搭拉着那个看不見的小倭瓜——他的卑賤不足道的象征；每当他注視顾客的时候，总是会体会到这种感覺。这一次他非常小心地往杯子里倒咖啡，恐怕洒了濺到两位女顾客的身上。这时候，馬里欧发現尼西雅（刘德米拉的女伴就叫这个名字）的目光老是在他这个可怜人的身上打轉。馬里欧第一个念头是："大概她是在欣賞我的小倭瓜吧。"

当他們两个人的目光相触的时候，他想，这脉脉含情的眼睛是对着别人的。

于是，为了肯定这一点，馬里欧轉身往回看；那个有名的征服女人的猛将宾波，这时候恰巧不在，而菲尔米諾正在往桶里倒牛奶，显然与此事无关。要是宾波在这儿，不用說，女顾客的眼睛准是向他顾盼的。

馬里欧怕宾波，不是沒有根据的——那个面色紅潤的快活的小伙子，长着一副黑里透藍的天鵝絨般的眼珠，梳得亮光光的头发和两撇小胡子。除此之外，他还穿着一件敞胸的运动衫和皮夹克，打扮得像个英俊的飞行員。一句話，宾波是咖啡館的点綴品。为了露出自己的金牙，他常常迷人地笑着，他和任何女人談話，都一律充滿热情。他很善于用花言巧語来誘惑她們，不只一个香水味扑鼻的黑褐色头发的女郎，喝完咖啡后在柜台前站一会儿，用那貪婪的眼睛盯着这个站柜台的美男子。

然而，这一次却沒有宾波什么事。說不定他瞞着老板，現在

正站在教堂的一角，用他銀笛般溫柔的細嗓子在与住在三樓的寡妇愜意地閑談着呢。就这样，当馬里欧明白了那姑娘溫柔的目光正是向着自己顧盼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小矮子还在想那小倭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真能发生这种事嗎？不，这不可能！难道会有一个女人喜欢衣服翻領（别人在这里都别着玫瑰、丁香或是一簇紫罗兰）上綴着一个小綠倭瓜的人嗎？

过了三天，隔壁电影院換了新片子，八点那場散了以后，这两个女人又到咖啡館来了。这个时間咖啡館里的人总是多的，列奥那多的禿头好像在閃着一輪圓光。顾客們都在为最近即将举行的“柯林天斯”足球队踢的一場足球賽打着賭，他們喝完一杯咖啡就走了。好像要在这里搭个安乐窩的恋人們，在寻找有私人斯柯达牌小汽車的富翁的妓女，本地体育俱乐部的足球名手，下了班的便衣警察，两眼瞅着粗心人、好从他身上掏皮包的正在进行工作的小偷——这些人都成了老相識。你可以听到：

“老朋友，你好啊！”

“情人哪儿去了？”

“听我說，老家伙，你这是走桃花运了！”

在这吵鬧声和广播里报告本日新聞述評的吼声中，尼西雅的一对长睫毛的黑眼珠又目不轉睛地停留在馬里欧的胡子茸茸的臉上了。在柜台前，馬里欧弓着身子，像魔术师那样灵巧地把杯子扔在碟子上，然后往里甩糖块。这目光是这样令人痛快，使得馬里欧用鑷子从开水桶里夹出杯子的时候，竟然敢这样問：

“您要不要把这杯子鎮凉啊？……”

“好，謝謝。您眞周到。”

刘德米拉看出这对話会发展到多么“危險的”程度，急忙离开这儿，走到店堂另一头的电話机前，和一个人长談了几分钟。

她談話只用最原始的、极度貧乏的、总共几三句話組成的語言。但是她的声調却把这些話說得变幻无穷：

"亲爱的！……太妙了！……亲爱的！……太可怕了！……亲爱的！……太妙了！……亲爱的！……太可怕了！……"

在这个胖女人打着电話，像一張裂紋的唱片那样喋喋不休地老重复那一句話的时候，馬里欧鼓足了勇气，用胆怯的声調間道：

"您明天还来嗎？"

尼西雅覚得他挺傻，不仅这样，而且簡直是愚蠢的化身；于是在她心里甚至对馬里欧产生了一种怜憫的感情。

"干嗎我到这里来，庫伊卡？不如明天六点钟您在'里維尔'时装店門口等我。知道在哪儿嗎？……"

刘德米拉回来了，激动得滿臉通紅，急忙把担心的事告訴自己的女伴：

"尼西雅……眞糟，我把那些无聊的事說得那么大声……說不定有人听見我說什么了吧？……"

于是两个女人走向門口，顧客們用好萊塢流行影片中牧童的那种貪婪眼光目送着她們。

第二天在晚禱的时刻，当广播里放出"圣母祈禱"唱片的时候，站柜台的馬里欧戴上礼帽，穿上灰色上衣，去赴約会了。馬里欧想悄悄溜出柜台的活門，然而菲尔米諾的眼睛不是装在口袋里的，他带着諷刺口气說道：

"伙計，你今天眞是太漂亮了！"

列奥那多正在用紙裹一叠叠的銀币，为的是拿去兑换，这时候也抬起秃头来。馬里欧沒有什么好說，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自己提前下班的可以原諒的理由。

“列奥那多先生，我今天想稍微早走会儿；我想去买焦油药水……”

“是治咳嗽的嗎？”

“哦，不，先生，是洗头皮用的。”

說完，他匆匆忙忙地往街上跑，到了街上，和那位戴法国帽、架眼鏡，綽号五点五十五分的老头打了个照面。这可怜的人背着一个八音盒和一个空鸚鵡籠子。

“看見他以后，馬里欧又回来了，向菲尔米諾拒付道：

“别照章办事，卖个人情吧，給老头多抹点奶酪，他是个好心腸的人。好嗎，菲尔米諾？”

老头正在五点五十五分走近咖啡館，他把自己带的那不大平常的东西放在角落里，然后用那討好的甜甜的笑容向站柜台的說：

“謝謝，庫伊卡！”

菲尔米諾漫不經心地問道：

“怎么，鸚鵡呢？”

“完了，可怜的，命該如此……”

馬里欧同情地說：

“現在怎么办？”

“現在我又教着一个呢，但是这个簡直沒脑子，怎么也背不出功課。要叫它学好本事，得化不少时間，在这玩意儿还不能給人算卦以前，我只好喝一杯咖啡或一杯白开水了。”

那老头断断續續地笑了。他的长满面皰的鷹鈎鼻子直弯向长满胡子的下巴。顾客們也都哈哈大笑起来，列奥那多也咳嗽起来，那些不知道收款处后面坐着老板的人，还以为那收款机器也响应了这拉八音盒的老人呢。

馬里欧从咖啡館里跑出去，在越来越濃的暮色中消失了。走到“里維尔”时装店的时候，他听見一个串街的歌手用德語在唱着什么。馬里欧在角落里停下了。

第一个从时装店里走出来的是刘德米拉。跟着她走出来的是一对对的姑娘，她們嘴里嘁嘁喳喳地談个不停，并且大声嘻笑着。她們在一块沒走几步，就互相告别，东走西散了。

过了一会，尼西雅出現了。她欠着身子从門里溜出来，往四下里环視了一下。她看見了站在电綫杆旁边的馬里欧，就嫣然一笑，直奔他过来了。可是她馬上明白，这个可怜人沒有一点征服女人的心的經驗。这个站柜台的显得如此地畏縮和慌張，使得她只好挽了他的胳臂，給这个沒出息的追求者打打气。然而这也无济于事，他簡直令人忍无可忍。經过一段尴尬的沉默以后，馬里欧想請自己的新相識去电影院——那里演的是最低級趣味的好萊塢影片——或是到附近一家点心鋪去，好在那里談談話。

“听我說，不要裝成这副孩子相！”

“您这样說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我不是那么一个把自己裝成尼姑的人……明白了？”

尼西雅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請馬里欧送她回家。她住在郊区一条街上的偏僻所在。他們步行着，温存地手拉着手，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无聊的話。

这样，他們終于走到目的地。他們順着一条洋灰地的过道走着，这里有一群染上恶习的孩子，有的在看偵探故事的連环画，有的拿着自造手枪在练习射击。尼西雅从口袋里陶出钥匙，开了門，他們进了屋，屋里的陈設显得乱七八糟的，只有床是最普通的样式。至于其余的家具，圓凳、桌子，甚至那摆着几本时装

杂志的小书架，都是拼凑而成的。那小书架是用木箱改装的，上面盖着一块次等的花布。

尼西雅开了唯一的一盏小灯，打开了唯一的一个窗戶，換換屋里的空气。屋里有一股发霉的味道，还有从貨郎那儿买来的便宜香水的味道。

过道里来来往往的女邻居想取笑尼西雅和她的客人，差点沒把头探进門来。

两个人坐下来談天。尼西雅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嘴唇塗成一个紅心样。她用再三考慮过的話冷淡地跟馬里欧談着；她才不是那种从孤儿院里跑出来的女孩子呢，她很坏，而且要坏得多……

“您有过不少男人吧？”

“我这一生只会过一个王子！”

“啊！……”被揶揄的馬里欧惊叹了一声。

“然而，”她解釋道，“最后一次我遭到了伤心失望，現在我在找一个爱干活的老好人，尽管他不是上等人。这个人要明白我心灵深处还存着无限的情义。”

“单身过活就好像在坟地一样，是不是？”

“可不是。您简直不能想像，亲爱的！”

馬里欧站起身来，去关上窗戶。

筑 巢

第二天，馬里欧买了一双綠色寢鞋，和尼西雅的那双黄拖鞋摆在一起，他們就这样宣布了爱情合众国的成立。

利用午飯的休息时間，馬里欧去找来一只外表像眞皮的紙板箱。他从一直住到现在的小公寓回来以后，就把自己的东西

放在女裁縫的床下了——东西正好全擱得下。退路是沒有的了。从这一刻起，他們就像一对鞋底一样緊挨在一起了。

六点鈡，馬里欧就得起床上班；咖啡館的門开得早。过了一会儿，八点左右，他就赶到門前，站在那里目不轉睛地盯着拐角，为的是能望見到时装店去的尼西雅。老远，他們就彼此招手。

中午，他們等齐了一块回家，他們在家里用午飯，那飯是女邻居在只够一个人吃的小平底鍋里作的。下班以后，他們在时装店碰头，然后到一家便宜的小飯館吃晚飯，他們倆要一份扁豆或是一份鰵魚土豆，两个人分着吃。即使在便宜的小飯館里吃晚飯，也是件闊綽的事，但是采用他們这种方式，还算是便宜的。

晚飯后，每逢馬里欧有晚班，他总是先把伴侶送回家。在家里她不是縫縫补补，就是躺在床上看杂志，研究这一季最流行的样式。当然这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别的太太們，为那些幸福的妻子。

“啊哈！这回刘德米拉可算走运了！那制酒厂的老板，皮維里，你认識嗎？……給她买了一件衣裳……太妙了！……”

馬里欧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吻了她金发的后脑勺一下，然后就跑去上班了。每隔一天，他要在咖啡館呆到半夜。每逢这时候，尼西雅就穿上从前闊綽时候留下来的斗篷，到咖啡館門口去等他。

这一年冬天很干燥，天气虽好但很冷。夜好像藍色的冰河。刺骨的寒風吹得尼西雅的手和臉发青发紫。

咖啡館里的服务員早就跟她熟了。当这个冻得发抖的人在人行道上行走，向柜台这边微笑着投过一瞥的时候，菲尔米諾总要抓个方便的时机向她狡黠地眨眨眼。有时候，菲尔米諾錯过机会，尼西雅就被宾波先看見了。这个玫瑰色面頰，臉上有两撇

收拾得时髦的黑短胡的美男子馬上放下工作走到門口：

"晚安，公主！"

尼西雅喜欢有人向她这样献殷勤，所以在馬里欧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很高兴和这个美男子閑談。

"公主，沒事来喝杯咖啡吧……"

"可是誰給錢呢？"

"哦，有我可以免費！"

她搖搖摆摆地走进咖啡館，靠着鋅柜台开始搓那冻僵了的双手。顾客中間有的人露出明显的不滿，有的人却相反，很願意这个少妇的到来，他們等着看宾波怎么样以那副彬彬有礼的态度来侍候这位"公主"。尼西雅指着籠子那边，只見老板高坐在那里，好像蹲在栖木上似的；她問道：

"要是列奥那多說閑話呢？"

"我会对付他的！"

尼西雅觉得宾波是个非常迷人的男子。他說的話都非常俏皮，能引起一場哄堂大笑。馬里欧結束了工作，从里屋一走出来，尼西雅就馴順地挽了他的胳臂。宾波这时候手舞足蹈地想逞逞能，把他們两个一直送到門口。当这一对走到街上以后，他想气气馬里欧，就长时間地站在門口目送他們。走过几步，那女人就轉过身来，欣賞这个吊膀子的家伙的忸怩作态样子。

凡事爱认真的菲尔米諾問道：

"已經拐弯了嗎？"

"唉！"

尼西雅被庫伊卡征服了，宾波覺得正是庫伊卡而不是别人給了他侮辱。这不可想像……他不能理解……馬里欧既沒有金錢又沒有地位，連几句話都說不好，簡直一文不值……宾波的虛

荣心特别受到伤害的是有一天晚上，菲尔米諾看到他带着沉思的心情走回柜台的时候，向他咧着牙說道：

"还在受罪呢？白搭！祂权好，就是这块骨头到不了你嘴里！"

宾波气得脸都发青了，好像他脚下的地都摇晃起来了。他感到菲尔米諾仿佛向他心窩里吐了口唾沫。

"你听着，只要我下了这个决心！……"

于是，这美男子和他的同行暗暗地打下賭。第二天"藍鬚"美容室的理发师們一致把注碼押在宾波身上，只有修指甲的女郎气得替馬里欧"难过"……

尼西雅和馬里欧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他們住过塔图阿佩的木板房和莫奧卡①的草屋，他們經受了不少艰难困苦。有时候，那少妇好几个星期都沒有了口紅、雪花膏和指甲油。于是，可怜的女人开始埋怨她的同居者了：

"庫伊卡，我活着簡直是受罪。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得把我們的生活安排得像个样子。别人都有結婚的可能。普通的婚礼只需要二百个克魯賽罗就够了，教堂里的仪式可以留在以后日子好过的时候再举行。你說是不？"

然而这个站柜台的整天从柜台到住处跑来跑去，他的脑子里根本沒有考虑这种荒唐的事。

"你听我說，尼西雅，穷人結婚，是达不到的奢望。这种事还是让闊人去办吧，他們結婚或是离婚就好比换件衬衫一样。我又不是什么闊佬！"

听了这些話以后，尼西雅不再相信她的情人对自己是真心

① 塔图阿佩和莫奧卡：都是圣保罗的郊区。

失意的了，认为他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能在这艰苦的生活中支持她。如果从前他們吵架只限于是几句带刺的話，那么現在一个最平常的要求，比如"給我十个京券吧，"或是有碍大体的回答，"你当我是儲蓄所么，"都会引起一場激烈的爭吵。"哼，你这……哼、你買……""啊，是这样，那么你就……"

经过了这样的吵鬧之后，尼西雅就变得悶悶不乐，馬里欧也垂头丧气，他這又覺得自己紐扣孔上綴着个小傻瓜，感到了一个呱呱墜地的嬰儿对于世界的恐惧。

正在这时候，他們又被迫騰房子了，他們把东西堆成一堆，放到街上去。过了两天，馬里歐和尼西雅才在郊区找到一所即将拆毁的小草房，安居下来。他們将在这里住下，但是沒有任何保証，一旦建筑师来到，就会命令把这些草房拆掉。在草房的旧址将要蓋起一所食品工厂；在國家內地已經培植了大片果園，保証工厂的原料来源。

搬到这个小草房来以后，馬里欧和尼西雅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們几乎把挣来的錢全部花在龐大的交通費上，此外，跑来跑去还耗費不少时間。唯恐上班迟到，早晨馬里欧总是匆匆忙忙地在一个小食店里吃点什么……

要想知道离下班还有多大时間，馬里欧不必去看挂钟，那个天天来的拉八音盒的老头会代替挂钟告訴他时間。他总是像一个債主似的遵守时間，准在五点五十五分到咖啡館来，走到柜台跟前。馬里欧很周到地招待他，因为他知道这人又穷又老，而且像上等鐘表一样地精确。有时候馬里欧趁个空偷偷地給他多加上一块面包，抹上一层奶油；他这样作完全出于一种仁爱心，因为这个顾客向来不給小賬。

每逢馬里欧工作到深夜的时候，尼西雅照常在十一点半到

咖啡館去，就不是看完电影，就是从刘德米拉那儿来，要不就是溜了躺大街。最近一个时期，她总想刺激馬里欧，对他說些不愉快的話：

"你知道嗎，庫伊卡？宾波到咱家来过，他求我借給他唱机听听，我就冲着他臉大笑起来……唱机——那是規規矩矩的人才有的財产呢。我算什么，也配有唱机？我們要是有那玩意儿，我早就把它卖了！"

"可是这个騙子手为什么不在咖啡館里向我說呢？"

"那是因为，庫伊卡，这个爱吊膀子的家伙总想趁我一个人在家……"

換个别人，早就找他的情敌算賬去了，而且还得跟自己的伴侣吵架，大鬧一頓。那是别人，但是馬里欧，他只覺得别人在鈕扣孔上插的是山茶花，自己却繫着个小倭瓜。只要他不被人注意，就很感謝上帝了，他是不願打架的。的确，直到現在还沒有人知道他这件不光彩的事，但可能在不久的將来，街上的野孩子都会冲着他背后喊道：

"庫伊卡！你的小倭瓜在哪儿呢？"

他隐忍下宾波对自己情人的勾搭。"爭吵有什么意思呢？"他問自己。难道他这个倒霉蛋能和美男子宾波竞爭么？沒有一个女人能抵抗他那两撇迷人的小鬍子。受屈辱的馬里欧对于反正要失去伴侣这件事早已听天由命了，他怀着一种病态的絕望心情嘲笑自己的坏运气。

有一天晚上，他們乘电車回家，尼西雅哭丧着臉，几乎沒有跟馬里欧說一句話。他想探探她为什么这样懊丧。尼西雅回答說：

"我和你一起不能幸福……但是我有幸福的权利。我想望

着它，你想，我連一間有自己家具的房間都沒有，哪能提到什么幸福呢？”

馬里歐听了这話，不知怎么好，从前沒想过的最坏的事情就要来了。从这一步起，他就像一个爬到足球場木閘墙上的小孩子，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眼睜睜地看着作为自己貧困一生中唯一慰藉的爱情結合将得到怎么样的結局。

过了几天，尼西雅向他說：

“你知道嗎？宾波肯定說你不爱我了……他为这事还发了誓呢。”

“你在哪儿遇見他的？”

“上个星期天，互助会办的郊游那次，你不是由于嫉妒，不願跟我去嗎？……”

“啊，原来这样！……”

在这以后一天的晚上：

“你知道嗎，庫伊卡，宾波說，我应該得到比你給我的更多的关心。”

“你又遇見他了？”

“嗯，今天早晨在車站上。刘德米拉跟皮維里一块要到里約热內卢去，我正在跟她告别，宾波就过来了。他說是来买車票到……我不記得是到哪儿去了……”

这些往事又重新在馬里歐的脑子里浮現了一遍，他坐着載重卡車，在回家的路上顚簸着。忽然卡車煞住了：有輛牲口拉的大車横在路上，拦住了去路。这么一煞車，車上的人你压我，我压你，都倒下了。馬里歐这才清醒过来。凑巧这时候他也快到站了。他往后挤，挤到后面，手扶着車帮跳下車来。大車被人推到边上，載重卡車运着那三十多个疲憊不堪的受够了罪的人又

緩慢地往前駛去。

冰激凌

下了車，馬里歐走進一家酒吧間，里边已經挤得沒法再挤了，人們都在听无綫电轉播"巴卡額布"运动場的实况。两队得分是1:0。广播員一句紧一句地在讲：

"敏戈德搶过平都克的球。馬列科踢角球。卡薩沙接着球踢出去，球飞起来了，掉在弗特里克的脚边……弗特里克……"

狂热的人群的吼声一时压倒了广播員的声音。一会儿他的声音又盖住了捧場人的怪叫，大声宣布：

"进——去——了！"

裁判吹哨了。运动場变成了市集，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吵嚷起来。在这一片喧嚣声中，終于又听見广播員的声音：

"观众都拥到場子上！裁判哪去了？裁判溜了！抓贼！"

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巴卡額布运动場一个地方。

混乱籠罩了整个巴西。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个相对捧場的人，强者就会扼住弱者的喉嚨。在这里，在这酒吧間里，听众也分成两个狂叫的集团。

馬里欧与这里发生的事毫无关联。他东碰西撞地挤过这堆发狂的人群，走到柜台跟前，要了一份冰激凌。

站柜台的以为这玩笑开得太不通情理了，狠狠地瞪了馬里欧一眼，心里想着，要不要用手里攥着的瓶子給这个顾客的脑袋来一下子？

"朋友，您要什么样的冰激凌？"

"醋栗的。"

站柜台的听了这句話，认为在面前站着的是个瘋子，只能这

样解釋他对这場球賽的无动于衷。再說，如果这位顾客是胜利的那队的捧場人的話，他絕对不会要一份这么便宜的冰激凌，站柜台的刚才打賭也是輸了的。經过这一番深思熟慮之后，站柜台的才破顏一笑来侍候这位顾客。

尼西雅喜欢醋栗冰激凌，不是因为它好吃，——她是喜欢那种玫瑰色。馬里欧下班回家給她捎上这样一份薄礼，还是他們从前要好的时候留下的习惯呢。馬里欧穿过一条狹窄的杂草丛生的小胡同，繞过刚下的雨积成的一滩滩水洼，他的指头小心地托着冰激凌，仿佛那是温存的回忆，是一朵可爱的花。冰激凌溶化着，水順着手流下，沾得滿手都是。天色將晚，收音机里咒駡着那位最"有名声的"裁判，因为他沒有算最后的一球。

馬里欧在路上走着，虽然路灯还沒点起来，但路上还是够亮的，最后，他在107号門前停了下来。从这里起算是第四条胡同，以前这里是洋灰路，現在却挖了許多坑，一个連着一个，像風景画似的煞是好看。門前点着一只惨暗的二十五支燭光的灯泡，电灯下什么也看不清。馬里欧覚得他是来到了一个現代派美术展覽室。

一座座房子又小又矮，墙上長滿一層青苔，一个个窗戶洞和沒有玻璃的窗框都張着嘴，眞是一幅凄凉的景象。

馬里欧走到右面第四座小房，这是他和尼西雅的栖息之所。这座房子比别的显得更晦暗，更荒蕪。在門坎旁边，他看見一个平底鍋，用手摸了摸底——鍋还有点热呢。为什么尼西雅沒把它拿进屋去呢？不用說，准是邻居的孩子送晚飯来了，敲了敲門，沒人答应，放下鍋就走了。大概也沒人給他小賬……

馬里欧把冰激凌放在平底鍋旁边，开始找鈅匙。"尼西雅怎么逛了这么久还不回家。"他想。

馬里欧用那沾上冰激淩的粘糊糊的手指在上衣和褲袋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钥匙。他打开了門，走进一个悶热、昏暗的房間。尼西雅哪儿去了？他打开窗戶，撑开用鉄絲吊在桌上的灯，那暗淡的光綫穿过蓋滿灰尘的灯泡，充斥了这四堵光墙，几乎空无所有的小屋子。这屋子里的全部擺設不过是一張笨重的桌子和三張籐椅。馬里欧又回到門口，拿起裝冰激淩的蛋卷杯，里面的冰激淩已經变成玫瑰色的稀湯了，他于是开始找碟子。

方格桌布上放着一个厚玻璃花瓶和两个咖啡杯。“莫非宾波到这儿辞行来了？……”

始終在沉思默想的馬里欧，无意中看到空的銀质糖罐下面压着一張紙。紙上字迹潦草，是用尼西雅平常描眉的那支粗鉛笔塗的。当她描眉的时候，嘴边的那顆小痣給她的微笑平添了特别的魅力。馬里欧的手顫巍巍地拿起了那張紙。

> 庫伊卡，你是个冷酷的人！你自私！你不爱我，从来也沒爱过我。所以我跟宾波走了。他为这件事跪着求我，他說他会作到使我幸福的一切。他要跟我結婚，你知道嗎？……我們到咖啡館去了，他一定要和菲尔米諾告别。你不用找我，也别想追我。不要让我看到你。如果你敢这样，我就大吵一頓。听見沒有？
>
> 尼西雅

馬里欧呆呆地瞪着那杯冰激淩。蛋卷杯已經軟了，冰激淩流到了桌子上。他拿起蛋卷杯往窗外扔去，仿彿把过去不可挽回的事情也一起扔出去了。

他的手也沾湿了。他在桌布边上擦了擦。更糟糕的——手变得粘乎乎的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好。

他想像小丑那样放声大哭，但他的嘴痙攣地歪扭着，臉也变了，好像一个人成年后第一次哭时的那种愚蠢的样子。

馬里欧弄得心慌意乱，从屋子里走了出去。他用手絹擦着手，心里想着：当初多亏尼西雅使他不再感覺自己是个卑微不足道的人。他忘記了綴在鈕扣眼上的小倭瓜；他成了有身份的先生；开始讀报，相信社論、天气預告和战爭消息。他終于变得和常人一样了。但是现在，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再也不能够抑制自己。一切都完了。碎了的心用万能胶也是粘合不上的。

再加上手指头沾滿着粘糊糊的糖！什么也不能摸！一切都发粘，一切都发粘……多么晦气！

馬里欧离开这空空的、門戶敞开的屋子，完全变了另一个人。

他重又感到自己的鈕扣眼上照旧綴着个小倭瓜了……小倭瓜摆来摆去，又使他变成一个不幸和受屈的人。他决定不斗爭，听天由命好了……該怎么着就怎么着！……

馬里欧沒有回咖啡館。他不想見到自己的同事，因为宾波，正如尼西雅在紙条上写的那样，一定要赶去炫示一下自己的这新伴侶，作为获胜的物証。多么好的物証啊！馬里欧沒有回咖啡館，也沒有到那条大街，甚至沒有去那經常和尼西雅一起去吃飯的蹩脚的小食店。他像一封沒有写地址的信，不知被誰馬馬虎虎地投进了街上的邮筒。

馬里欧无影无踪了。

他沒忘記尼西雅，可是忘記了自己。

他的熟人不論在哪儿，都沒見过他，即使偶尔遇到他，也不会认出来；馬里欧完全变了样。

衬衫上滿是油污，破鞋上滿是泥土，上衣搭拉着破衬里，褲子的膝盖都磨出了大洞。骯髒的角落成了他的栖息之所；他和形形色色的流氓成了自己人，他和他們一起喝酒，和他們一起醉

得失去知觉，过了几个月，也和他們一起因流丐的罪名被送进了警察局。

在这批被捕的人中，有几个，包括馬里欧在內，是警察局以前不知道的。他們被集中在值班室。馬里欧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看着那出出进进的人。来了一个便衣警察，他的黑头发擦得那样亮，噴得那样香，使人一看以为是化妆品公司的活广告。他坐在椅子上，两腿劈开，点了一支香烟。馬里欧偶然向他那边看了一眼。

“宾波！”

那人站起来，惊訝地看着叫他名字的人，好容易才认出是馬里欧。

“原来是你，庫伊卡！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啊！”

他們彼此目不轉睛地看了半天，一句話也沒說，不知道說什么好。最后馬里欧站起来，无聊地笑了：

“你也……給抓起来了？”

“抓我……抓起来了？好家伙！我是抓人的！我不是那群畜生……”

“啊……这么說，你当上便衣了？”

“是呀……警察局挣的錢多，又沒有列奥那多。”

“那，尼西雅呢？”馬里欧犹豫了一会儿問道。

“她現在过得挺好。你是个草包，庫伊卡！这样一个女人——簡直是一笔財产！不錯，要会支配。你懂嗎？……她不是給随便什么人的……”

警察局专員的助手普罗斯佩罗迈着舞蹈般的步子进来，走到宾波跟前。

“我遇見你太好了……許可証已經签好了，你可以出发去搜

查了。为了行动迅速，夜里就和大家一起去吧。"

"尼西雅請您到我家去。她今天准备了椰子点心。"

两个人会意地一笑，然后宾波就在通过道的門后一閃身不見了。普罗斯佩罗开始审問被抓来的人。电灯照着他那光滑的、像一团奶酪似的舌头。他看了馬里欧半天，像是要认出他是誰似的。

"头一次到这来嗎？"

"是的，先生！"

"以前在哪儿作过事？"

"在38号咖啡館站柜台。"

"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小倭瓜。"

普罗斯佩罗不懂他的話，以为站在面前的是个瘋子。他作个手势，从这手势中可以知道，这里并不白留人。然后他叫来獄官多敏戈斯，命令他：

"把这虱子蛋給我放了！"

馬里欧跟着獄官走去。然而，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停下来，轉过身，这是真的嗎？

普罗斯佩罗还在看着他呢。

"快給我滾，渾蛋！以后不許你再到这儿来！……听見沒有？"

流浪汉

一天晚上，曾經是38号咖啡館站柜台的馬里欧，正在銀行門口打瞌睡。忽然从街角拐过来一輛黑色的大悶罐子汽車。車停下来，从車里跳出三个人，向这个流浪汉跑过来。有一个人拉

住了他的胳臂。

"跟我走！"

"到哪儿去？"

"去埃斯普拉那达①，还到哪儿去？"

这是警备車。里面已經装滿了抓来的各种流浪汉。馬里欧一进来，迎头是一陣欢迎的呼叫和哄然大笑。有个喝得暈头暈脑的乞丐鬧得最凶，他对新来的人表示的好感，使得馬里欧不得不請他吃几个耳光。

这輛黑色的大汽車装滿了吵吵嚷嚷的流氓，在街道上又繞了几圈，收淨了形迹可疑的人，最后开到了警察局大楼。門口，一百支燭光的灯下，便衣們正在三三两两地讲着那些淫猥的故事。他們一見抓来了人，上去就是一頓臭罵，在这些人的后頸揍几拳。

这一次多敏戈斯甚至不想把抓来的这些人送給上司过堂了。这个獄官揮着拳头轰着这群流浪汉，要他們下到地窨子里去，像圈羊群似的关进拘留室。那里已經有不少犯人。有許多人在睡覺，有人用髒得滿是污泥的黑指甲刮下身上那被惊动了的虫子。新抓来的这批人的到来，受到里面人的敌意的对待，老住戶破口大罵，又是嘲笑，又是侮辱。新来的人在这一团漆黑中难以迈步，到处都是敌人，他們設法在这块髒地上勉强找个地方安下身来；他們中間誰也不知道要在这里呆多少日子。

地方当局不审問这些犯人，獄官也不向他們要賄賂，辯护人也不为他們要求减免刑罰。然而偶尔他們还是要被帶去出庭受审的。如果他們当中有人是职业乞丐或是窃賊的話，司法机关

① 埃斯普拉那达：圣保罗的一个旅館。

也会对他們发生兴趣。那时候，他們作为罪犯，就可以轉到判刑前的监獄里去，在那里一直待到宣判。而那些罪名仅限于流浪街头的可怜人，只好被遺忘在这腥臭难聞的污坑里腐烂。所以这些正直的小伙子們，处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求"高升一級"："进去是流浪汉，出来变小偷。"

然而警察局的拘留室对于某些人来說却是避难所。飢餓的人有机会在这里一天吃两餐，領一小罐头蔬菜扁豆。吃慣了好东西的人初到这里确实吃不下这早午两餐，但是过了一天，抗不住飢餓的时候，也会仔細地把罐头舐得干干净净。失业的人們几个星期都找不到容身之地——他們沒有地方栖息，哪怕有个地方把头枕在一块石头上也好，只得昏昏欲睡地在大街上游蕩——到了警察局，他們終于能像死人似的睡一場，唏哩呼嚕地打着鼾。

馬里欧，这个当过咖啡館站柜台的也不例外。深夜和一帮流浪汉一起被抓来，他倒在拘留室的一个角落里就睡着了。早晨，獄官打开鉄門，往里潑上几桶冷水。里面一陣狂叫，但是这叫声却只能給獄官取乐。

馬里欧也被惊醒了。寒气浸透了全身，襤褸的衣服上淌着水。他周圍的人也是同样絕望地靠在湿漉漉的墙上，冻得渾身顫抖；他們站着，骯髒的头发有如一团乱草，他們的眼睛閃出痛苦的光芒。

过了一会，送来一个煤油桶，里面盛着黑糊糊的渾湯，这是代替咖啡的，另外还有一大包陈面包皮——是附近面包房供給监獄的。应該說，一天一天地过去，犯人們也漸漸习惯了这种生活。

馬里欧在拘留室里待了这么些日子，和里面的人已經混得

熟了，只除了那些蜷曲在角落里的人，他們不被人看見，只能听見他們的一声叹息。这里有些人有姓名，有些人只有綽号，最古怪的綽号。他听到不少犯人讲述本人生活中的悲惨故事，心里也明白过来，鬼并不像人們說的那样可怕。

犯人們就睡在潮湿的泥浆似的洋灰地上。馬里欧的身旁是两个贼，等着轉到判罪前的监獄里去。右边的邻居自称是"从罗馬来的"意大利人，他是中年的快活人，貪吃好斗。为了滿足自己的虛荣心，他很喜欢自夸为拿破侖。然而大家都管他叫拿破，仅仅是拿破——也許这就是人們的本性。他夸耀自己不願給富人干活，选定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吃吃、喝喝、逛逛，偶尔也搞搞恋爱。并且还要补充一句："他媽的，这样也不坏啊！"拿破甚至有时喜欢談談哲理。他高談闊論地說道："有那么一天，当全世界都被搶劫一空的时候，就会建立起新的公平的分配制度。"在冗长难挨的时刻里，他总是說一些笑話让朋友們开心……

有一天，拿破进了一个人家，根据他的估計，那家人家这时候正在厨房里。他从一間屋竄到另一間屋，用右手打开又关上衣柜，从柜里拿出衣服和女人的服装，摞到左手上。手里抱得滿滿的，他想逃走，正下楼梯的时候，却和那家主人鼻子对鼻子地打个照面。主人是个高大壮健的汉子，手里还拿着根手杖。吓得拿破魂都沒有了，他已經想丟下偷来的衣服跪下求情，要不然撒腿就跑……但是主人却笑着向他打了个招呼，說道：

"你可以每个星期来一趟，要洗的衣服总会有的。"

回忆这个場面的时候，拿破笑得前仰后合：

"那怪家伙还当我是洗染房的呢。"

馬里欧左边的邻居是个年輕人，他的名字叫保罗·阿克里

西欧，是报紙上犯罪新聞栏里常見的人物。他冒充官員、便衣、中尉、記者、慈善机关的募捐人，一句話，他什么都不在乎：落网后总还是条魚……

但有一天发生了这样的事：爱情进入了他的生活。在一个天气明媚的日子里，这風度翩翩的美少年打算結婚了。他想像，他的朋友們将会为这件事多么高兴，报館的記者們将会多么哄动。他似乎已經看到了大字的标題："保罗·阿克里西欧即将結婚！他誓作新人！"

保罗想弄一条大魚入网。他要有一所自己的住宅，一輛自己的汽車，并出入于上等社会。这一切从一个騙子手的角度看来是很重要的。作了一件大案以后，不久他的名字就常在报紙上出現了。保罗·阿克里西欧定做了三套上等料子的衣服，买了絲綢衬衣、短袜，最精致的手絹，很得体的鮮艳的領带。这一切，使他有可能迷住女人的心。

每天晚上，保罗从一家小旅館里出来——他是用假名住在那里的——乘上公共汽車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广場下車。在这寂靜的貴族区里，他一連几个小时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指望能碰上他幻想中的女人。好像是神話，但又是現实：他眞的碰上了。姑娘叫阿尔莱塔，她已經二十八岁了。她和父母一起，住在一所盖在花园深处的古老的小住宅里。她父亲是退休的大庄园主，非常重視那些貴族的冠冕堂皇的头銜。起初他看見女儿对那位經常在街角等她的漂亮青年发生好感，表示贊許。他甚至于允許約請这位青年来喝杯咖啡，以便和他結交。

"爸爸，我給您介紹保罗·阿克里西欧，就是我常說的那个人……"

一家之主热誠地接待了客人，把客人領到书房，給他看了庄

园的照片和家里人的画像。年輕人也不拘謹地談着話。告别的时候，未来的岳父問道：

“保罗先生，請告訴我，在哪儿可以得到我所关心的您的情况。您明白嗎？……”

年輕人翻着电話簿，随便挑了几个地址告訴給未来的岳父。阿尔莱塔的父亲毫不費事地就弄清楚阿克里西欧是圣保罗这个规矩、有名的城市中最高明的騙子手之一。順便提一下，在这个城市里，他們是应有尽有的，并且是各帮各派大小不一的。回家以后，他犹心有余悸，把女儿叫到面前来說：

“不幸的人！你介紹給我的那个傢伙是个强盗。他至少坐过二十次监獄！你应当馬上跟他断絕关系！要是再听人說起你继續跟这个冒險家鬼混的話，我就得活活气死！”

阿尔莱塔听了这些話，痛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間。第二天早上，家里人以为她睡过点了，敲敲她的房間，沒有声音。砸开了門，茶几上放着一个紙条。尽管阿克里西欧是个强盗，姑娘还是决定与他私奔，她祈求亲人寬恕她这輕率的举动。

父亲拿着紙条，激动得双手直哆嗦，大声喊道：

“这家里永远不許誰再提阿尔莱塔！把她的画像用黑紗盖上！要是有人問到她，就說她死了！”

过了一个星期，家具全部都拍卖了，門外貼了一張出售住宅的招貼。全家都搬到庄园去住了，阿尔莱塔的父亲从此不再想知道他女儿的一点情况。

然而这一对年輕人却結了婚。起初他們住在旅館里，但是过了一些时候，由于經济拮据，被迫搬到一家便宜的公寓里。不久他們又从这里搬到一座可怜的木板房里。保罗总是一陣一陣地許多日子不在家，不是躲避就是坐监獄。这时他的妻子只好

靠洗衣服挣几个錢过活。但是——人心的奇迹就在于此——他們还是相亲相爱。他們不顾一切地爱着！每逢保罗被捕，如果有机会他就給妻子捎个条子，告訴她关在哪个警察分局。

这时候，阿尔莱塔，哭肿了眼睛，穿得很破烂，但仍旧是那样美丽，来探望他。

在馬里欧被关到警察分局拘留室的这些日子里，阿尔莱塔一天准来两趟（早上和晚上）。

得到局长的允許，她能直接下到拘留室前的那块地方，走到門前，扒着小窗戶喊她的丈夫。多敏戈斯允許她送来盛着中飯和晚飯的平底鍋。阿尔莱塔和保罗两人一个門里，一个門外，臉紧貼着隔开他們的鉄栅，談起那个瑪丽雅—艾尔扎。最后阿尔莱塔凸着大肚子伤心地走了。

"你們剛才說了那老半天的瑪丽雅—艾尔扎到底是誰呀？"馬里欧問道。

"是我們的女儿，下个月就該生了。她的名字是由岳母的名字瑪丽雅和我母亲的名字艾尔扎拼成的。"

"要是生个男孩子呢？"

"我們知道，这是个女孩子。小家伙很老实……而現在，在我坐监獄的时候，瑪丽雅—艾尔扎在哭着，还沒出世，就在娘胎里哭着！"

他倒背着手，把头放在手上当枕头，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上的黑影。就这样，他一动也不动地躺了几个鈡头。拘留室里昏暗不清，虽然馬里欧看得不很眞切，他可以賭咒，保罗·阿克里西欧在哭着。

耍狗熊的

有时候，老人把新来的召在一起，談談将来怎么偷的事。談的时候都要压低声音，并且斜眼偷看一个犯人：那是“野猪”——奸細。发現有人嘀嘀咕咕，野猪就从地上撿起一个烟头；唉，监獄里的烟头可比外面的短得多。野猪就向他們走去。

“拿破，我点个火！……”

“滾开，要不然砸了你的腦袋！”

野猪并不把这話当作侮辱，退到一边去了。大家也就不吭声了。然而，当另一些人在拘留室的那边又小声地談起来的时候，他便馬上跑过去，似乎要去讲一段他过去的經历。可是他只受到同样的待遇。遇到这种情况，野猪并不生气。他說：“吵架是庸人的武器。”

野猪是这样的人，全世界的警察都要把这种人派到监獄里去，为的是探听犯人們图謀不軌的罪行。由于他的密告，有不少不幸的人夜里被傳去审訊。

傳去以后，他們被迫承认預审官加在他們身上的一切罪状。不承认的，除非是那些在受审中死去，或是从六层楼窗口跳出去摔死的人……因此，当一个新犯人到了拘留室，他会馬上知道誰是野猪。大家都避諱奸細，誰也不找他，誰也不碰他的破衣服，那破衣服是沾不得的。

如果某一个犯人由于怜憫或是不当心，違犯了对野猪的緘默抵制，其余的人就开始对他怀疑。如果这个人再和野猪讲一次話，那么就足以使大家像躲一个染上黑死病的人一样，也避諱着他。

由于小心提防，有些犯人根本很少和难友們談話。这不是

沒有根据的：奸細的胸袋上并沒有标签……阿尔太米乔就是这样一个沉默的人。别人都能够通过走私的办法弄来香烟，卡沙薩[1]，甚至鴉片，而他却想办法弄书来。那是些什么书啊！就是現在，他也老是看《恶魔太太的傀儡》来消磨时間。他已經看完了《遺囑的秘密》。他幻想买一部二十四厚卷有插图的《罗康包尔探險記》。

大家知道，沉默的人往往是最难过的。想要与自已同命运的人分担思想和痛苦的願望，被强烈压制着，然而这願望却越来越厉害……于是一天夜里，坐在灯下，阿尔太米乔沒有什么可看的，就如饥似渴地感到需要与一个难友聊一聊。

忽然野猪从拘留室的緊里头钻出来，蹲到阿尔太米乔身边，稍稍張一張那作着嘲笑怪相的歪嘴。这耍狗熊的一向对人坦率，就开始讲他的故事。这是监獄里最通常的傾吐衷曲，这里沒有什么新东西——从头到尾也只不过是重复警察局的厚厚的卷宗而已……

"我，"阿尔太米乔不慌不忙地說起来，"是皮拉梯宁街上一个手艺人的儿子。父亲門上挂着一个发黄的牌子，上面写着'敏戈德，专配钥匙'。那可怜的半倒塌的房子，好像現在就在眼前。一进去，就是一間不大的房子，有两个帮工用老虎鉗夹着一块金屬，沒完沒了地銼着。拙笨的一个家伙叫申比卡，他照着我父亲在一張張包装紙片上用一支扁的木工鉛笔粗略画出的輪廓，按样在鉄砧上鍛打零件。鋪子里主要是打鉄钥匙，有的很大，一百公分重，更大的还有。可是这些钥匙不管有多大，也不能保險豪門大戶和大商店的門不被人打开。那时候还沒有人用美国鎖的

---

[1] 卡沙薩：一种甘蔗白酒。

那种小扁钥匙……你是知道这种鎖的。你不能說你不知道吧……鋪子里还有磨刀石，是用来磨刀剪的。末了，那儿还修理銀行和大商号的有秘密鎖的保險柜。

"我的父亲是城里唯一受人信任的能接受杂活計的鎖匠。別以为这种活儿不多——保險柜也会用坏的。但是后来，老头子耳朵不大灵了，每逢需要听听鎖里的毛病的时候，他常常叫我来帮忙。

"父亲是向来不穿上衣的——不管是在鋪子里或啤酒店里都一样。他待在啤酒店里并不比干活的时間少。他通常是站在鋪子的門口，手抓着背带，一会儿提紧，一会儿放松。这时候几乎每分钟都要叫我。如果我不馬上来，他立刻脹紅了臉，揮手頓足地大声咒駡。

"我們一家子就住在院子的紧后头。我的母亲听到父亲的叫喊，总是采用一种办法，装着到菜鋪去买菜，走过父亲身边問道：

"'出了什么事，敏戈德？你又在那儿和自己过不去嗎？'

"'不，我是等那个坏小子呢！等他一来，我就抽出皮带把他揍一頓……'

"'这不合理。小子到舅母茹尔特魯德斯家去了，我派他去拿月桂叶的。'

"这是个謊。父亲也知道这是个謊。他知道他那善心腸的、受了一輩子罪的老婆不願我挨打。我呢，全部空閑时間都是悠悠蕩蕩的。我的脚根本沒到过舅母茹尔特魯德斯的家里，也沒到过学校，更沒到过她派我去的地方。我是和伙伴們在大街上閑逛，不是站在西連多照像館的門旁，就是呆在古阿拉尼点心鋪的門口。然而，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听見父亲叫我，我就拚命往鋪

子里跑。他激动得脹紅着臉，踱来踱去，搖搖晃晃，身上有一股卡沙薩酒的气味。一看見我，他就停下来，用粗短的手指头敲打着肚皮。这时候，听了母亲解劝的話，他也消气了，就損我几句……

"父亲領我到高大的保險柜面前。这种保險柜只能是鉄路公司和大銀行才有的。他开始小心地轉动金屬的号碼盘，想打开柜門。运到我們鋪子来的保險柜都是坏到家的。有时候保險柜的主人丟失了密碼，怎么也打不开。我已經知道，这种情形应該怎么办，然而父亲每次都照样說：

"'米乔，我的儿子，把耳朵貼到这儿来，靠紧窟窿眼，听到一点点小声，你就告訴我。这声音剛剛能听見……就像卷烟紙上放几个砂礫那么的响动。'

"我准确地执行他的指示。把臉貼到鎖上，屏住气息，紧張地諦听。父亲用那哆哆嗦嗦的手开始轉那金屬号碼盘，号碼盘上刻有字母和号碼。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都白費了……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快了嗎？我多半是猜出，而不是听出里面有什么响动。父亲拿着一支粗粗的木匠鉛笔，在一張紙上亂画了一个什么字，然后又开始轉那号碼盘，老是不停地試着，試着……那張咖啡色的小紙片上写滿了看不懂的記号，在他的手里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經过几个钟头的工作，忽然……一手掌厚的門打开了那么半时，大概是表示現在它可以打开了。于是父亲开始往回轉号碼盘，最后打开了。

"这时候就可以看到保險柜里面的东西了——通常是錢和文件。有一次一个保險柜打开后，里面裝滿了用猴皮筋勒着的一疊一疊的英鎊和美元票子，使得我父亲臉脹得和龙虾一样紅，意味深长地議論道：

"'如果一个人能在周圍堆滿黄金，可以为所欲为地支配这生活騙局的話，那么只有最規矩、最正經的人才甘心掙这几个小錢来苟延殘喘地活着！……只要放大胆子去冒險……'

"他这样說完以后，关上保險柜就到啤酒店去了。父亲从此以后再也沒有重述过这个議論。然而，甚至在許多年以后，他已經入了土，这些危險的話还在我耳朵里余音不絕。

"被失业和貧困所折磨，我終于走上了父亲的道路，也开始开保險柜了。与他不同的只是我是在夜里，沒有通知管理当局，直接到銀行里去……"

談話就此結束。野猪已經睡熟了，打着鼾，好像是个誠实的人，而不是奸細。拿破看見他这个样子，嘲笑他說道：

"要是有一天这敗类醒来是吊在绳子上，那么那些混賬老爷們一定会說这是拿破干的……"

他嫌恶地皺着眉，往旁边吐了一口唾沫。

蝙 蝠

在这些囚犯当中，馬里欧覺得自己像一个隐士。他一有机会，就躲到一个角落里去，坐在地上，两手抱着膝盖，把長滿鬍子的下巴支在上面。他的目光凝視着那一点儿大、两手掌寬的方窗子。窗子中央是一个十字形的鉄栏。在这黑暗中，他看着那窗戶好像是鮮血淋漓的閃着光的伤口。馬里欧看着，看着……当他把眼睛移到一边去的时候，还是看見这火紅的十字架，投在横躺竪臥的人的身体上。

过了几分钟，他的眼睛重又习慣于晦暗了，他在这永恒的夜中，又可以分清楚人体的輪廓。他看見一双双充滿畏惧的眼睛，一張張咧开的嘴，有的在笑，有的在哭……

在自己的右面，他发现一个消瘦的、佝偻着身子像个木偶一样的青年。他的服装不同于其他人，看来以前是相当体面的，甚至可能是很雅致的。这犯人生着病。他比那些衰弱的、老是呻吟和哭泣的人来得都早。一陣陣的干渴折磨着这个可怜的人。他躺在洋灰地上，全身虚弱无力地在呼嚕呼嚕地喘息。他大概是得了气喘病……

当他那嘶嘶的喘息开始擾乱四邻的时候，青年就站起来，但馬上又咕咚一声絆倒在别人身上了。馬里欧問他好几次，他一声也不吭。这时野猪跑到門口，臉紧貼着小窗戶，吹口哨叫看守。看守过来了，他們俩低声地說了几句話，然后拘留室前的过道上便是一陣奔忙。过了一会儿，两个獄官跟着多敏戈斯来了。他們走进拘留室，就地把病人拖走，大概是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鉄門关了以后，又是一陣靜默。一个蹲在馬里欧身旁的囚犯，用胳膊肘碰了碰他，有先見之明地說道：

“这个人……要完了……”

“他是誰？”

“蝙蝠。”

蝙蝠是犯罪世界最危险的代表人之一。他洗礼时取的名字不知换过多少次，所以誰也不知道他現在叫什么。有一个时候到处都在讲蝙蝠的罪行，但是誰也不知道他是誰。这是个幽灵……

一个年輕人，容貌英俊，風度翩翩，言談幽默，常常到酒館去，在女人和威斯忌酒上大花其錢。此外，他还常到办丧事的豪富人家去。穿着一身黑衣服，他走进去，深深地鞠几个躬，一言不发，和哭丧的亲戚們握手。这位可亲的先生是誰呀？說不定是死者的朋友或是熟人。圣保罗这个城市这么大……

几乎每个星期报紙上都要轰动地报导盗墓案。尽管有严密的看管，一些新葬的坟墓还是被挖掘搶掠一空。城里傳遍了神秘的流言。有人說，在做安灵弥撒的时候，死者的旁边出現一个人，他估計服丧家庭的財产，探听死者将有什么陪葬，第二天他便在参加葬礼的时候，勘定新坟的地点。人們就是这样解釋这綽号蝙蝠的凶恶罪犯怎么能如此精确地完成黑暗的勾当的。

根据当地的偵探和記者的査考，蝙蝠——不管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打絲綢領带还是頂着恶魔的犄角——在犯案时是遵循着严格規定和周密考虑过的計划的。只好对掘墓人进行监視……其中有一个穿工作服、戴眼鏡和賽馬鴨舌帽的，受到警察局的怀疑，因为他是盜匪小說迷，口袋里总带着一把芬兰小刀。他被监視起来，并傳去受审。然而不久就弄清楚了，这可怜的家伙仅仅是个无辜的愛看足球賽的人。另一个掘墓人也受到监視，但是也沒有发現他有什么值得責难的地方。

蝙蝠大概是在半夜到两点之間活动，这时候在紧靠墓地的街上巡邏的守备队正在打瞌睡。他跳过圍墙，順着墓地上栽着两排柏树的长林蔭路走去，走过小钟楼和坟墓。在道路的两旁，立着大理石的天使像，花崗石的十字架和青銅的墓志銘；有些墓室里，夜風刮动了圣灯，往地下投射着一个个跳动的阴影。他順着这像城市一样的墓地的羊腸小道走着，想在挖好的坟坑边上保持身体的平衡，这里的地上还乱扔着花圈。他很費力地走过这难行的小道，挤过一排排乱放着的圍栅。这些圍栅是因为沒付墓款而被人从坟墓上拔下来的。从这样的坟里，取出了死者的一切遺物，把遺骨移到什么堆积場，置之不顾，而騰出来的地方让給新的死者。鉄条鈎住了他的上衣，而那破旧的生銹的、沒有玻璃和火的鉄灯，刮着他摸索道路的手。不顾黑暗和險恶的

寂静的恐怖，他穿过这死人的古城，到了一个刚出现一座小山的新坟。他的行动很有把握，好像在自己工作一样。

这神秘的贼利用掘墓人的器械或是在一座正在树立紀念碑的基地边找到的小鉄鍬，开始用全部精力扒那还是松軟的土，扔开石礫。在这上化了一个钟头或是多一点。最后，当小鍬碰到一声悶响，捅到空穴的时候，他汗水淋淋、气喘吁吁地把器械扔出来，继續用手工作。把棺材上的土都扒干净以后，他就打开盖，如果碰上一个皎洁的夜晚，在繁星的照耀下，尸首就显了出来。

他以盜窃經驗中得来的那种技巧，拔下口中的金牙，摘下死人胸前貴重的十字架，捋下白蜡般的弯曲着的手指上的戒指。在死者黄泉路上一副不动的、暗淡的眼光凝視下，他沒有发抖；这悲慘世界中各种各样刷刷的响声和神秘的幻影他也不怕。迷信的人认为干这种掘墓毁尸的勾当的，只有吸血蝙蝠，而絕不会是人。在这个人是誰还沒有被人知道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名字。他是个吸血的蝙蝠；每个人都把他想像得不一样：有人以为他是手持一把弯刀的老者，另一些人认为他是穿着医院病服的逃出来的瘋子，还有人想像他是酗醉不醒的发痴的掘墓人。

二月間，死了一个豪富的外国夫人，在雅丁—保里斯特的住宅，为所有願意前来吊唁的人敞开着大門。广播員剛报告完她的逝世消息，許多朋友和熟人就来吊唁了，屋子、长廊和花园里的人成群結队。

在大厅里的灵柩前，来的人都停一下，好最后一次看一眼夫人的遺容。有的人走得很近，为的是觸一下她那瘦长而蒼白的手，似乎想探一下这手是否还保留着生命的温暖。

那些景仰死者的戒指、十字架，特别是那沉甸甸的黑寢单的

人也来到这里。黑寝单是用一种非常貴重的老花緞做成的。这种东西已經失傳多年。大家都知道这不幸的夫人臨終前曾請求亲人把她裹上这公爵的寝单下葬，并不是因为这寝单是公爵的——貪得无饜的土地是不会辨別寿衣和寝单的质量的——而是因为这是她永远回不去的遙远祖国的珍貴紀念品。

葬礼举行得很隆重，人山人海，几百輛汽車护送灵柩直到墓地。仪仗队走到墓地的中央林蔭路，只見两边都是一座座纒繞上玫瑰花的高栅栏。丧钟响了。在一座小教堂里举行了追悼仪式以后，由几位至亲近友伴随，灵柩順着側面的林蔭路抬去，在那尖尖的柏树和垂柳中不見了。在下葬的时候，有位来宾問身边的一个人：

"有意思，咱們中間誰是蝙蝠？他当然在这里……"

安葬完毕，送葬的人就順着这死人城的林蔭路回去了。天色漸晚。当这些人走下台阶，在他們面前就呈現出另一座城市。西番蓮色的落日在远处中心区的混凝土建筑物那边已快隐沒，远处閃着一顆孤零零的灯光，它是那么明亮，那么明亮……但为什么这盞灯在阳光下显得如此凄凉？……

过了两天，报紙上登出一个駭人听聞的消息：豪富夫人的墓被掘盗了。花圈被抛在一边，坟墓掘开，灵柩撬开，珍物盗窃一空。

到处都在談論着这件掘墓案，但很快就要到快活的狂欢节了。全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令人高兴的日子上。舞会一場接着一場，彩色紙条、紙片漫天飞舞，轰动了社交界的新节目和假面具比賽会——这一切吸引着全城。

星期二的半夜在"奧地昂"电影院举行了狂欢节服装比賽会。假面具的行列絡繹不絕。忽然間响起一陣喧鬧的掌声和狂喜

的呼叫，这是由于一个穿着王子服装的年輕人的来临而引起的。他在这参加狂欢节晚会的几百人当中是很突出的。誰也不再注意那些丑角、哑剧旦角、海盗、水手和牧童了。在場的人的目光都投向那清瘦的个子高高的、穿着叶卡塞琳·梅迪奇时代服装的青年。他是誰？紧箍在腿上的長褲、天鵝絨的背心、插着顫巍巍長羽毛的細毡帽……但給人以最强烈的印象和最神密的还是那皇家錦緞制的华貴的黑斗篷，斗篷拖在王子身后有两米多长，仿佛是个寸步不离身的影子。

这个百万富翁是什么人？有一个好奇的人已經穿过华丽的喧鬧的人群，好仔細地看看，摸摸斗篷的貴重料子。王子驕傲地微笑着，因为他的服装引起了众人的羡慕。

我們剛才說的那位好奇的人，几个星期以前曾参加雅丁—保里斯特的显貴夫人的葬礼。現在看見王子身上这件参加化装舞会的斗篷，他覺得好像是死者的寿衣。

一个可怕的怀疑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閃过。他走到警察身边，低声說了几句話。这位政权的代表人惊愕地凸出了眼珠。他馬上跑到电話間，和夜班的警察通了話。

“不，到現在我才总共喝了三次，只是三次威斯忌，我沒有看見什么怪影……”

在大厅中央是个圍着黄藍两色綢子的小台。比賽会的評判委員們就在这里。戴着假面具来参加逛欢节的梅迪奇时代的王子，他的服装正由評判委員們討論着，他带着一种高傲的神态走来走去，尊严地拖着那华貴的长斗篷。

他荣获一等奖。

評判委員会的主席带着愉快的微笑，轉身向神秘的王子举起錦标杯，在这籠罩着庄重气氛的肃靜中开始讲話。

"我們冒昧地向陛下您……"

在这一刻，大厅里一陣騷乱。两个便衣警察扑向王子，轉瞬間他就被倒捆二臂，拖出大厅，塞进停在門口的黑警車。

发生了这样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大家更加兴奋了，舞会一直继續到天明。

审訊中，王子供认不諱：他被自己的偉績和得来的名声冲昏了头脑。他就是蝙蝠。将近一年来，他搶劫死人，拿他們身上的錢，在华美的酒家和活人一起揮霍。在女人身上，他是得寵的；这可以拿他供出的不少响亮的名字和赫赫的头銜作証。調查完全証实了他的供詞。法庭也沒有予以批駁。

蝙蝠病得很厉害，已經接近死亡了。当审查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的时候，他被关在警察局的拘留室里。归根結底，何必忙着审查呢？毫无疑問，这个罪犯是活不到单人監禁的时候……

他最后被送到医院去了。

犯人們好奇的心理在作怪，大家都想知道，后来他究竟怎么样了……

一天晚上，像平常一样，多敏戈斯进了拘留室，后面跟着他的助手，那火紅头发、粗壮的家伙，提着一煤油桶不知道为什么叫做湯的甜菜羹。一道落日的斜光也随着獄官和他的助手一起进入拘留室来。太阳！它給囚籠带来了多么大的欢乐！

馬里欧鼓起勇气問道：

"多敏戈斯，蝙蝠怎么样了？"

"今天死的，快要埋了。"

"埋……是夜里嗎？"

"这有什么关系，朋友！就算是半夜吧。蝙蝠么，总是蝙蝠，它会找到地獄去的道路的。"

露天下

在这慘淡的拘留室里籠罩着墓地一般的寂靜。多敏戈斯打开門，叫犯人們排队。他們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又該輪到选拔了：那些只是因为流浪而到这里来的，將被赶到街上去，因为警車又送来了一批犯人。

多敏戈斯和他的助手站在門旁，聚精会神地挨个查看着这三十多个靠在墻上的囚犯，命令道：

"有你！……"

"你！……"

"你也是……"

根据那迅速长起来的长发，他可以断定監禁时間的长短。他的这种办法大家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拿破不放心地預先声明道：

"多敏戈斯，請您注意，我是禿头！"

"那你下巴也禿嗎？……"獄官带着諷刺的意味問道。

大家都笑了。多敏戈斯对自己的俏皮話很得意，說道：

"算你一个，拿破！……"

十八个人，毛发长长的，染上了一身病，嘻嘻哈哈地一个个从分局里走出来。馬里欧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不仅是外表上，內心也一样。

在这細雨綿綿的夜里，雨水浸透骨髓，他找不到一个能容身的角落。馬里欧到了底层。就像咖啡大王或面粉大王一样，他成了貧困大王。

他不知怎么在一个滿是裂縫的木栅前面停住脚步，鉆进一条窄縫，就往一座花园的深处走了进去。他躺在一丛矮树下面的湿地上，尽管树上还在往下滴水，他就睡着了。

过了几个钟头，他冻醒了，上下的牙齿直打战。雨越下越大，变成一場傾盆大雨。但是馬里欧沒有力气再站起来。再說站起来有什么用？他能在哪儿找到更好的栖身之地呢？馬里欧重又合上眼睛，就不省人事了。

深夜里，他听到一个在寂靜中接連喊他名字的声音：

"庫伊卡！……庫伊卡！……"

他睁开眼皮，离他两步远的地方有顆明亮的星星在閃閃发光。馬里欧眯着眼睛。那声音继續固执地叫着他：

"庫伊卡！……庫伊卡！……"

馬里欧掙扎着，尽最大的努力欠起身来，左手支撑着。一道亮光照着他的臉和身体。他吃力地思索着，想揣度这是怎么回事。

"庫伊卡！……"

他終于看到一个手里拿着电筒的人。

起初，这个幻象并沒有引起他产生什么好奇、惊愕或惧怕的心理。他对一切都泰然处之。然后他凝神細視，看見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倚着一根粗手杖、戴着法国帽、戴着墨鏡的老头。

从前在哪儿遇見过他？

"你是庫伊卡嗎？"

馬里欧沒有作声。

"是38号咖啡館站柜台的吧？"

"唉……我在那儿呆过……"

"那么，我是茹阿辛。"

这个名字对馬里欧什么也說明不了，但是面前这个流浪汉，倚着手杖，戴着墨鏡、法国帽的整个外表，他是熟悉的：他认出来咖啡館的那位不幸的顾客，他总是准在五点五十五分来喝一杯

"梅迪亚"，吃一份奶油面包的。不管这么做是多么奇怪，馬里欧竟然想探問这个家伙的情况：

"你究竟是叫什么名字？"

"茹阿辛……牛皮。"

"难道这像个人的名字么？难道你的父亲沒有能够在日历上为你找一个更像样点的名字嗎？"

"茹阿辛这个名字我是在教堂里得的，牛皮是在监狱里。"

"眞是一張好名片……"

"就是这样……我是个喜欢説老实話的人。你要是厌恶我这拉八音盒人的帮助，那么就痛快地説，我就不再打扰你了。"

馬里欧吃了一惊。

"怎么敢？厌恶——攒了八百个康托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怪癖……"

"太好了！看样子，咱們是有交情。这么説，你得找个好一点的地方睡觉。再說，要是上帝賜福，警察局賜恩，咱們就能想个办法充饥。"

老头把手杖递給馬里欧，好让他扶着站起来。

馬里欧很費勁地、哼哼唧唧地站了起来，迈了几步。他的双腿都痲木了。牛皮搀着他走了一会儿，看着馬里欧能迈隐步子了，就命令道：

"跟我来！"

地 窖 里

他們往前走去。雨下个不停。寒气刺骨。他們沉默地走了一陣子。脚陷在水洼里。黎明前的風摇动着树枝，雨点滴滴答答地打在地上。忽然馬里欧停住脚：

"这不是雅丁—弗洛来斯街嗎?"

牛皮沒有回答，就拐到若瑟—庫斯托地奧街上去了。馬里欧跟着他走。走了五十多米，他們就在一座旧木板大門前停下；这扇門半开着。老头打开手电筒，光圈一抖一抖地在他的脚下直跳。进了大院。茹阿辛照着路走在前面，馬里欧跟在他后面，猜不透这是什么地方。他們繞着一所沉在酣睡中的房子走。忽然一只大狗扑过来。馬里欧吓了一跳，但是茹阿辛安慰他說：

"它拴在鎖鏈上的……躺下！克列通奈，躺下！……"

在邻院屋頂上方的黑天上，显出一片一片暗淡的金色——这是雨天的早晨破曉了。

两个人順着一条地窖的台阶走下去。大概这就是牛皮的避难所。一圈光射到鎖上。牛皮把电筒放回上衣口袋里，然后用心地在貼着身子的湿衣服里摸索，找門上的钥匙。最后他終于打开門，他們俩鉆过門洞，就到了房間，如果可以用城市上流社会住宅区和一幢幢私人寓所里慣用的这个字眼来称呼这个破洞的話。

一道光切开晦暗，打在墻上，在屋子里头消散了。它溜到右边，又照在乱堆在墻角上的几个空麻袋上。然后又折向左边，从黑暗里显出一張瘸腿的桌子、压扁了的筐子和小煤油桶，上面摆着各种陶土的、鉄的和玻璃的盆盆罐罐……还有一架破旧不堪的八音盒，上面放着鸚鵡籠子。

馬里欧迈門坎的时候不是沒有存戒心，最后还是决定跟主人走进去。牛皮不知道把手电筒放到哪儿去了，在黑暗中摸着找那盞挂在天花板上的灯。他終于点上了灯。微弱的灯光从上面泻下来，地窖子不知羞耻地露出了全副貧困模样。只見洋灰地和几根支撑着矮矮天花板的腐朽的木杠子。沒有一点通風的地

方。一切都带着潮湿和发霉的气味。但是客人已經顾不得这些琐事，他看着主人笑了。这时候，茹阿辛把手杖放在角落里，表示他不再需要它了，把器鑊也甩在煤油桶上，因为自己能除了这个負担而显出一副高兴的样子。但是老头并沒脫下法国帽，可能是因为怕受風的关系。

馬里歐的眼皮好象灌上了鉛，双腿已經发軟，踉踉蹌蹌地走到那堆麻袋前，輕松地舒了一口气，就倒下了。他已經要睡着了，这时候牛皮走过来。老头手里拿着一个边上有小洞的扁盒。他捏緊的时候，里面噴出一团濃烟，慢慢地散布在空气中。

“庫伊卡，这个有趣的玩意儿对你很有好处……这一团白烟是滑石粉和滴滴涕，再沒有比它更好的杀虫药了。你大概是从多敏戈斯的公寓里带来不少虫子吧。你可以把这一盒全用了。往身上、衣服上撒撒，別舍不得……”

虽然馬里歐困得了不得，但他馬上开始作这件事。他全身都撒上白粉，剩下的用在衣服上。衣服往下直淌水，流在地上成了一滩水洼。他在忙着作这件事的同时，还观察着那位不慌不忙脫着衣服的主人。塌进去的胸脯长滿一撮撮的細毛，肌肉是松弛的，在右臂的无力的双头肌上还看得出从前刺上的一片紫色花紋。

“朋友，你胳膊上是什么？”

“年輕时候干的蠢事……你可以看看……”

馬里歐走过去。老头把胳膊肘一弯，在滿布皺紋的蜡一般的皮肤上显出一个銅錢大的藍圈圈，藍圈里是两顆心夹着一个鉄錨，上面还有姓名和日期。

“朋友，你这是在哪儿刺的？在卡兰吉拉嗎？”

“不，在利木埃罗……老远的呢……在很多年以前……”

老头一边郑重其事地回答他的問題，一边换着衣服，然后又站起来，走来走去，像是找什么东西，并且自言自語地說着：

“早就不干活了……衣柜都老朽了……”

茹阿幸是个好客的人，他不忍心让客人一絲不挂地裹在麻袋里睡。他翻遍了挂在墙上的一溜衣服，給馬里欧扔过来一件曾經是相当考究的睡衣：

“拿去吧，庫伊卡，用这块破布盖上你的骨头。免得你再穿湿衣服睡觉。”

“这是你的睡衣嗎？”馬里欧問，为的是找点話說。

“从今天起，这里不再分你的我的了——这里全是咱們的！你等一会儿，我就来……好像有一天我捎回来过一双挺漂亮的新鞋……那是我有一次到埃斯普拉那达……”

他把手掌往外一摊，就用那种瘖哑的嗓子呵呵大笑起来。看来，这是他不自觉的一种习慣。

“真有一套！”馬里欧想着，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偸偸地看着牛皮。看他現在这样手脚灵活，可以断定，老头只是在上街的时候才需要带手杖和眼鏡。他不时用心地整整头上的黑帽子，想来他的头必是像台球一样的光滑。老头像年輕人一样輕捷地走到小酒精炉前，看見里面的酒精还够用，就去找火柴。他終于在桌子的抽屜里找到了，抽屜里还放着一个海泡石的烟斗和一罐英国烟絲。他戒不了抽几口烟的癮。他裝上一斗芬芳的烟絲，沉思了一会儿。馬里欧看見这华貴的烟斗，惊訝得了不得。

“真漂亮。很貴吧，啊？”

“从前是施金尼奥伯爵的。我留下作紀念的……”

“看門的怎么放你出来的？”

“我沒看見他。我认为走后門便当些。那次大概是在夜里

三点钟。”

“啊……那当然了……”

惬意地抽了几口以后，牛皮开始沉思起来。他并不是在計算直角三角形弦的平方，而是在想怎么能在这屋里乱扔着的杯子里找出一个来招待客人。他翻了个个角落，連筐子后面都摸了，那筐子除了許多其他用途之外，有时还能代替沙发。

过了几分钟，他終于端来一个直冒热气的杯子，走到馬里欧跟前：

“喝吧，庫伊卡，喝一杯热咖啡暖暖肚子……”

馬里欧半睡不醒地灌下了这杯热咖啡，把臉扭过去冲着墙，馬上就睡熟了。

他是突然醒来的。大概天早已大亮了，但在地窖子里灯还亮着，因为日光照不到这里来，只有門縫里透进来一点点亮光。只听見外面洋灰地上雨声滴滴答答，大概雨还沒住。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懶腰……

茹阿辛在踱来踱去——他已經不再想着手杖和眼鏡了——看見馬里欧醒了，就指着酒精炉向他說：

“我給你留着一口呢。暖暖肚子，行吧……”

馬里欧在麻袋上躺了老半天。他的思路乱七八糟。这位五点五十五分的顾客在这里应該怎么解釋？而且作为屋子的主人更是令人奇怪！很显然，这是一种幻覚，或是发燒的結果。他睜开眼睛，重新閉上，用手揉了半天。一切照旧如初。外面依然在淅淅瀝瀝地下着雨，屋里——是这老头，他把法国帽直拉到耳朵上，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筐子上，像一尊塑像。在他干瘪的額角，垂着几根稀疏的灰白头发；整天在外面，阳光晒得手、臉、脖子都发黑了。火紅色的花白長鬚乱蓬蓬的，沒有梳理。

茹阿辛想起了客人，說道：

“把我在桌上找到的錢拿去吧……可别养成习惯——我可不是奶牛……”

“謝謝！”

“現在你去刮刮鬍子……你簡直不像个人，像个刷子……”

两个人都笑了。

“可是，茹阿辛，我到哪儿去找能作这活儿的理发匠呢？”

“找得到。我告訴你一家。你知道皮維里酒厂嗎？就在那条大街上。”

“知道。那儿我要一天路过四次。”

“那就太好了。酒厂旁边有条胡同，左边有家单开間的理发館。那是薩拉夫拉的整容所；那个老滑头闲时候专收赃物。整容所是个遮掩，为的是晃警察的眼。要是他不願意給你理，你就說是牛皮派你来的——这就行了……”

茹阿辛打开門，馬里欧就走到街上去了。迎面襲来的是風、雨和空气。馬里欧停了一会儿，犹豫不决：是回到地窖里去呢，还是去刮臉？最后他还是决定不顾这坏天气了。那只叫克列通奈的狗向他扑过来，馬里欧冒着大雨撒腿就往外跑去。他一直跑到那条小街上，薩拉夫拉整容所离38号咖啡館不远。人行道旁停着一輛淺褐色的小轎車，看样子車主一定是个暴发戶。于是馬里欧想：“这輛車有股出卖良心的气味，良心是不被人承认的。”他这样空想着哲理，一边继續往前走。这时候从轎車里探出一个女人的头，喊道：

“这太妙了，庫伊卡！……”

馬里欧回过头来，想肯定是不是叫他。那女人笑着說：

“庫伊卡！这太有趣了！”

馬里欧走近一点。这是刘德米拉，尼西雅的女伴，里維尔时装店的胖女人，一身綢緞、首飾，加上媚笑。她喋喋不休地說：

“你知道嗎，庫伊卡？我就要和皮維里結婚了。一定請你来……”

可是，她仔細一看，发現这位曾是咖啡館站柜台的，他女伴的情人，竟到了这样可怜的地步，就用手套捂住嘴，好像想堵住要extra出来的不合时宜的話一样。

“多么悲慘，庫伊卡！尼西雅把你一脚踢开……可是宾波也使她失望了。那人不是伴儿，是个掌班……你明白嗎？这多么慘！……”

皮維里突然出現，他穿着一件带風帽的斗篷，戴着手套、眼鏡、套鞋，还带着伞，用那患慢性支气管炎的声音說：

“刘德米拉，这个人要什么呢？”

“沒有什么，亲爱的！他过去和尼西雅同居……”

“原来这样……”

皮維里拉开車門，坐在开車的位置上。汽車嗚地一下就順着这条挤滿了小汽車、公共汽車和电車的大街駛去。刘德米拉怕惹起皮維里的不高兴，連一句“再見”也沒向馬里欧說。

馬里欧覺得自己受了侮辱，很生气。于是他为了对这个女裁縫出出怨气，心里罵了一句：“肥母狗！”

他往整容所走去，去让薩拉夫拉剪掉他的长毛。肚里憋着刘德米拉的气，馬里欧却忽然感到身上来了一股劲，这是他很久以来沒有过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要干一場的欲望，甚至不惜去搶、去杀。他得向刘德米拉显显本領，打掉她的傲气！……

他走进整容所。里面只有一張椅子、一面鏡子，沒有顾客，

薩拉夫拉站在鳥籠面前給金絲雀換食。一看到馬里歐，他就全明白了。

“你是怎样离开多敏戈斯的？”

“我应該为这件事謝謝我的鬍子。”

“是誰告訴你我这整容所的？”

“牛皮。”

过了一个钟头，馬里歐又回到若瑟—庫斯托地奧街。走下地窖，敲了敲門。茹阿辛打开門，看見馬里歐，惊訝地張大了嘴。

“哦，这可眞是！原来你还有一副人样，长了三个月的鬍子，連你的本来面目都认不出了。”說完，他小心地关上門。

在地窖里，馬里歐碰上两个家伙——他肯定以前是見过他們的，但是在哪儿見的，現在可記不清了。牛皮按着自己的方式作介紹：

“这个小丑是我的朋友，願意跟咱們一起干。他叫庫伊卡……”

“我的名字是馬里歐……”

但牛皮继續說：

“这是馬卡来，是这儿附近最好的厨师。”

一个壮实的黑人笑着，露出自己閃亮的白牙。

“这是面包干，递包大王……”

一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穿着藍上衣和运动衫，湿漉漉的头发低垂到眼睛上，微微点了点头。

客人們并不注意这新来的人，继續談論着一件什么事情；馬里歐沒有别的事好干，只好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他想整整麻袋，躺得舒服点。哼，見鬼，他是在哪儿見过这微笑的大个子黑人，和那削瘦的长发的小伙子呢？馬里歐使勁想着，两只眼睛盯

着支天花板的柱子。

这时候馬卡来喊道：

“专員助手是个非常有势力的人！”

他說話的声音像个孩子。这件小事像一道电光在馬里欧的記忆里一閃。他回忆起咖啡館附近广場上的黑人和小伙子来。于是这段插曲从头到尾清清楚楚地在他脑子里重現了一次。

牛皮跟着面包干走，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檢查小伙子的手艺怎么样。那家伙把手伸进一个乡下来的糊塗人的上衣口袋里，掏出装得鼓出来的錢包。但乡下人恍然大悟，馬上抓住小偷的手。于是小偷开始掙脫，按照扒手們慣用的作法，这时候偷来的錢包就从新手的手里滑到他有經驗的老师手里去了。而他呢，毫无疑問又将錢包轉到专傳东西的騙子或是另一个快手的手里。因为牛皮并不是那么一个可以当場受擒的傻瓜……馬里欧多少也清楚地回忆了当时所有在場的激动的人們。其中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护着面包干的染金发的女人，另一个是褐色皮肤，头发像松焦油一样黑的，穿着一身紅的女人。她們两个是哪个参加了这次搶劫乡下佬的勾当的？……

至于冒充便衣警察——当时抓住了面包干并且带走牛皮作証人的那位有一副尖細的、孩子般嗓音的黑人——正是这不断露出笑容的人物，可亲的馬卡来。

卡塔紹

馬里欧还在想这桩事呢，两个客人連看他也沒看就跟他們的头子（毫无疑問就是牛皮）告别，走到还落着雨点的院子里去了。主人把他們送出去，不是讲礼貌，而是去关門。回来以后，他向馬里欧不信任地看了一眼：

“如果你是个密探，为什么不把我抓去？如果你不願动手，可以到街口去找警察。要是你不懶，也可以到分局去找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告訴他，我——茹阿辛·牛皮，8891号犯人在这里。你会得笔賞錢！……”

这样的怀疑使馬里欧感到很大的侮辱。他显出一副阴郁的样子，情緒馬上低落了。接着他就气冲冲地辯解說：

“这是什么意思，老先生？……吵架是庸人的武器。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收容了我，我还会跑到警察局去把我在你这儿看到的和想到的都报告給他們嗎？”

茹阿辛挺喜欢馬里欧这样回答，他接下去的談話已經改成信任的口气了：

“庫伊卡，你可以学会作賊，但是永远也成不了便衣警察！一眼就可以看出，你不是那种面揑的，不是把自己的伙伴送到监獄里去的告密人。你不是野猪，你沒有出卖的癖好。为了让你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全都告訴你。如果你覺得不合适，不願意跟我們合伙，你就拿这把钥匙，把門打开，趁早滚蛋。”

茹阿辛划了根火柴，点起烟斗，又說：

“我正是你所想的那种人。我是卡塔紹。”

“卡塔紹是什么？”

“沒到监獄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卡塔紹是葡屬西非洲的一个不务正业的黑人，他躺在自己村里树下的吊床上，命令亲屬給他打猎捕魚，或是偸个姑娘給他取乐。在我們这一行，卡塔紹就是当家的，他剝削那些年輕的、剛出茅芦的小賊們。現在你大概可以看出来，我不是一个退休的平常的强盜了吧！”

“平常的，哼，可不那么簡单！……”

“不要这样沒礼貌！我請你客气点。換个人，难道会在这猪

圈里住嗎？一所舒适的小楼房，通衢要道上設个办公室，考究的汽車，再来个迷人的小妞儿……要知道，一只老掉牙的公猫也是想吃耗子的……”

“那么，你干嗎要过这种日子呢，本来你能……”

“我不願意阴阳两面。我不喜欢像别人那样做一个穿燕尾服的小偷。有錢的贼裝成正經相更是难堪。不会有人容忍他那副假仁假义的表情的。他要是当場抓住自己的伙伴，簡直能摳出那人的眼睛，他喊得比誰都凶，好显示他是个正經的人。庫伊卡，我想奉劝你一句——这是老生常談。不要侍候你侍候过的人，不要搶你搶过的人。”

‘他們总想搖身一变，爬到另一个集团里去。”

“他們这样做，是因为裝正經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多少就别提了！眞正的强盗是不能改变职业的；生下来是小偷，死了是大贼。”

“你現在怎么样？……”

“現在我老了，不中用了，靠着教徒弟生活。我选用了有名的瀆神者安东尼奥·維埃拉的《盗术》这本书作教材。据說，他編这本实用的指南，化了不少功夫……我要是遇上个有本事的小伙子，比如像你这样的，还沒有被預审拘留室摧殘坏的人，我可以負責保証他們的前途。不錯，我教課是不收費的，但是我从前的学生过一个时候就来看望我一趟，我会在这桌上发現一些报酬。”

“难道你的門是开着的嗎？”

“不，我这門关着是防君子的。”

“那么你的徒弟是怎么进来的呢？”

“对于一个在我这学校受过教育的徒弟来說，是不存在关着

的門的……”

牛皮觉得有点冷。他从筐子上站起来，就在地窖里走来走去，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想找一件保暖的东西。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回到筐子这边来，从里面取出一双紫色的短袜，就往脚上套去。

“絲袜，穿到脚上挺舒服，觉着暖和。”

“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么闊气的袜子的？”

“从教堂的圣器所……袜子是挂在轎子的抬杠上的，就是举行隆重仪式的时候，抬圣像的那种轎子。”

牛皮暖和了。他又点上一袋烟，兴奋地继續談。

“我甚至想过，为扒手組織一个业余班，但是考虑到常常更換地址和不能檢查那些住得远的人的工作这种种困难，还是决定只限于在圣保罗这个地方，选一些比較有才干的人。随时随地我們可以遇見职业选得不恰当的人。这是因为人不都是能够发揮自己的天才的。許多人生来就有作賊的天賦，可以成为偉人，但是在他們生活的拥挤的世界里，他們作不了大事，頂多不过当个庸医，滿身油臭的工程师，沒精打采的乡村神父或是小买卖人。但是他們眞正的才干却是作强盜。”

“你的話倒是不錯，干你們这一行，是挺难也是挺危險的。”

“哪里的話，庫伊卡！……在有把握和得天时地利的时候，也能成为‘正經人’。”

于是一陣沉默，只听到排水管下的水噗嚕噗嚕的声音。两个人都深思着，各想各的。可是过一会儿，牛皮拿了一小本破书看起来。

馬里歐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你知道嗎，老先生？我沒有过这种生活的癮。我生下来就

是个誠实的人，好像生下来就瘸腿一样——这不是我的过錯。”

蒲阿辛不高兴地放下书。

“你听我說，只有神童生下来才是高人一等的。他們可以从法律里取利。他們想出什么互助会，什么恢复权力和职位的法令，什么沒收土地所有权的运动。其他的人就都像培那科国王。”

“培那科国王？”

“他是个葡萄牙人，可惜他的名字沒有傳下来。这事发生在一千六百和一个零头的那一年。阿尔科巴斯地方有个陶工的儿子，有一天，他洗干凈了沾滿陶泥的生茧的手，到市場上当众大喊，說他是堂塞巴斯蒂安国王，剛从阿尔卡塞—基比尔战役回来，那次的仗还是一多百年前打的呢。当地的居民惊訝得目瞪口呆，就相信了他。后来这个沒事干的就把他們收为自己的部下，占了培那科城堡。那城堡是一千多年前某位貴妇人建的，她的名字渼拉茉拉，到現在人們还沒有忘。就这样，乡下佬当了国王。过一些时候，有群恶人揭发了他的詭計，这位过去作陶工的家伙被抓起来受审，判为終身作划船苦役。他被鋳上脚鐐，送到兵船上和其他同样不幸的人一起当划手。当兵船張起帆路过法国海岸的时候，培那科国王已經弄开了脚鐐，他跳下水就往岸边游去。火枪向他开火，圓炮彈向他袭去。但是这逃犯沒有打死，也沒有淹死。他登上了空曠的海岸，钻到树林里去了，从此以后再也沒人听見关于这騙子的事了……”

牛皮不說了，把那本破书甩到角落里，拿起烟斗，但烟斗也完全灭了。他把烟斗放在一边，在从外面傳进来的催眠的声响中打起瞌睡来了。

馬里欧坐在角落里的麻袋上。一个念头总纏着他，纏着他脫不开身。从远处傳来乱七八糟的声音：喋喋不休的收音机，凄

婉的小孩的哭声，老人伤風的咳嗽声和妇人的对駡声。但这一切都在那边，在地窖厚墙的那边。

看来牛皮穿着那双短袜有点热；他坐到瘸腿的椅子上把它脱下了。

“眞奇怪！不可想像，主教他老人家怎么能穿得住这种袜子。”

不涸竭的源泉

馬里欧看見自己堆成一堆的衣服还湿着，就想把衣服摊在地上，让它干得快一点。

当克列通奈向一个人扑过去的时候，他們两个正在各干各的事；以后他們听到雨点打在支开的伞面上的声音。两个人怀疑地互看了一眼。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在輕輕地敲門。牛皮向馬里欧丢个眼色，食指按在嘴唇上，叫他不要作声，然后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是誰呀？”

“快开开吧，叔叔！”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

茹阿辛放了心，把钥匙轉了两次，門就大开了。女人进来，把伞合攏。

“叔叔，我把这潜水艇放在哪儿？”

沒等回答，她就把伞立到角落里，让水流掉一些。看到馬里欧正往地上摊褲子，她惊訝地說道：

“怎么，叔叔，你怎么有个客人，都不跟我說呢？”

馬里欧一眼就記起了她；她就是那个穿紅衣裳的女人，那天傍晚她接过从面包干那里傳来的錢包，挤到人群里不見了。她是和扒手搭伙的。

牛皮想关上雨天受潮的門，随着关門动作的节奏断續地說：

“这是閑着沒事的庫伊卡……記得嗎？”

馬里欧插进一句：

“我的名字叫馬里欧。”

姑娘注視了他一眼，敏捷地問：

“就是咖啡館的那个給您往面包上抹奶油的？”

“正是他。”

三个人都笑起来了。牛皮終于把門关好，詳細地介紹：

“昨天夜里下大雨的时候，庫伊卡在这附近經过。他通身上下像个落湯鸡。我一定叫他进来，稍为暖和暖和，可是他往麻袋上一坐，就睡着了。”

馬里欧整整睡衣，为了表示自己是个有教养懂得礼貌的人，拿过煤油桶上放着的一小块黄肥皂，把一条髒手巾往肩上一搭——手巾是从挂在墙上的一团破布里拉出来的——打开門就跑到洋灰台阶上去了。那里一条条落下来的雨帘像是水晶帷幔。

馬里欧冒着大雨，跑到院子后头去了。多么痛快的消遣啊——在傾盆大雨下冲冲身子！过了十分钟回来，老师和女学生还在那里低声談話呢。

茹阿辛向他严厉地說了一句：

“快关上門！”

馬里欧冻得簌簌发抖，走过他們身边的时候，茹阿辛問道：

“朋友，到哪儿去了？下这么大的雨……”

“洗了洗。趁这时候你們不是可以踏踏实实地談談家常……”

“你听着，庫伊卡，别装糊塗。这黑姑娘叫我叔叔是开玩笑。她是我的女学生，她还惦記着老师。上帝高兴的时候她就来看

看我，也让我高兴高兴。是不是，卡罗拉？”

姑娘向他們两个嫣然一笑。

看样子，馬里欧很想认眞地整理整理外表：

“老先生，让我用一下你的梳子好吧？”

“假如你的勇气够的話，請便，它在那儿……可是那梳子已經缺了一半齒了……”

客人走到角落里去照着挂在墻上的一块鏡子碎片，开始梳那湿漉漉的粘在一起的头发。他一面梳，一面斜眼看着卡罗拉。那个姑娘覺出年輕人在好奇地端詳着她，就故意笑着，卖弄風情地和牛皮談話，装出一副沒有发覺有人在欣賞她的样子。

花园深处的小楼

卡罗拉是个长得挺結实的姑娘，一副晒得黑黝黝的脸，最多不过二十岁。她的皮肤顏色近似曾波[1]。順便說一句，曾波在文学和美术上的色彩是超过在菜市上的色彩的。在她那淺藍色花紋和深色底子的头巾下，露出黑里透亮的头发。她穿的是紅葡萄酒色的时髦衣裙，女人們說，黑皮肤的人穿上这种顏色的衣服就会显得更黑，可是她穿起来却很得体。卡罗拉常常微笑，把自己两排整洁的牙齿露給人看。她的声音深沉，善于温柔地变化。

看着她和牛皮談話，馬里欧又感到自己的紐扣眼上搭拉着一个小倭瓜了。他的脸都发白了。但是他下定决心，閉上眼，把它丢到脑后。这时候，从桌上掉下来一个杯子，摔得粉碎。不，不是杯子，是那小倭瓜。从这一刻起，年輕人感到自己摆脫了不

---

① 曾波：是一种叫做烝白罗树的咖啡色果实。

让他像别的男人一样和女人談話的困惑。

主人不知道客人意識中发生了这些复杂的心理变化，撿起碎片扔掉以后，他又讲起来了：

“你知道嗎，庫伊卡，我今天一清早在达尔街的空場上作什么来着？你不用說知道，我不相信！……我从圍墙上面注意地看着大院里有什么！……这种事得由我亲自出馬。大清早，一个穷老头，支着手杖，在一块荒廢的空地上……誰也不会有什么怀疑！偶尔路过那里的人一定会想，是个叫花子在垃圾堆里找烂菜。主妇們每天早晨都要往外扔的……”

“您在那里发現什么了，叔叔？……”卡罗拉問道。

“利潤，还是个不小的呢。款子，二三百万。这錢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事我看很容易，就看你走不走运了。”

“說的是去搶嗎？”馬里欧很感兴趣地問道。

“对了。你会跟我們合伙吧？同意嗎？”

卡罗拉盯了馬里欧一眼，他就向她高兴地一笑。

“当然同意了！”

牛皮继續說下去：

“布根維尔街29号，小楼的后面通达尔街，絕不是什么要塞……石头圍墙不算高；就是我，費点劲也能爬过去。我看見边上还有两間小屋：左边像是洗衣房；右边是汽車間；順便我用旧电筒照了一下，汽車是名貴牌子的。小楼的后門有三层台阶。門的右面有个窗戶，大概是女佣人的房子。不过，这仅仅是設想……要是你，卡罗拉到那儿当女佣人的話，你就会帮助我們进去了……只要是……”

卡罗拉想的也是这样，就接着师父的話說下去：

“……只要是他們怕贼，把門鎖好的話，一一闖人家里向来

这样。"

"对我来說是沒有开不开的門的！不管是巴西銀行或是单人监牢都一样！"牛皮开了一个他常开的玩笑。

"不，叔叔，您不要以为我会相信您准备参加这件不值得一提的事。为这个小买卖冒險……像庫伊卡和我这样的新手还能湊和……您老，茹阿辛·牛皮亲自出馬，就犯不上了！……"

茹阿辛得意地現出滿面笑容……馬里欧看着姑娘的話起了这么大作用，馬上就明白了，这个賊头唯一的弱点是好虛荣。

牛皮在一堆碎銅烂鉄当中翻了半天，找出来一串钥匙，交給卡罗拉：

"拿去。这是百宝钥匙。"

卡罗拉仔細地看了看这些家伙，又还給老师：

"您听着，叔叔，这些钥匙在您那时候用合适，現在到处是美国鎖……还給您吧！"

"屋子里的門还不是吧？"

"我可以发誓，屋子里的也是……"

"这个困难不难克服。你在地板上鋪一張报紙，把它从門下面穿过去，半張留在那边。明白了？然后摘下一个头发夹子，或是夹眉毛的镊子，插进钥匙眼，把钥匙轉过来再捅出去。钥匙就会掉在报紙上。你只須把报紙往回一拉，钥匙就会落到你手里了。这个手續是需要时間和耐心的……"

卡罗拉并不滿意：

"最好和最簡单的办法是把钥匙偷出来作个模子。"

"也行，如果能办到，就算你干了一半了。"

"可是保險柜怎么办呢？錢是鎖在里面的呀！"

"那就是我的事情了，"牛皮驕傲地回答說，"唉，老实說，我

現在餓得要死了。你呢？……"

他們吃早飯

听了这些話，卡罗拉站起来，环視四周。

"唉，这里沒有什么可吃的。你們稍等一会儿……"

她拿起伞就往門口走去，說：

"我出去找点什么，好吧？"打开門，她就冒着雨跑出去了。

馬里欧手巾还圍在脖子上，从角落里走出来。牛皮看着他吃了一惊：过去的站柜台的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他甚至在微笑。

"你都听見了嗎，庫伊卡？"

"都听見了。"

"同意嗎？"

"同意。处在我的情况下，什么都得同意。"

馬里欧走到桌前，拿了一块面包皮，像兄弟們的跟老师对分了一半，他們两个人一面等着姑娘，一面不住地嚼着。

时間过去了。教堂的钟打了两点。主人和客人都躺下来休息……过了一个钟头，他們重又听到雨点打着伞面的声音和一个輕輕的、声音特別的敲門声。这是卡罗拉回来了。牛皮扑过去开門。姑娘进来了，显得快活而得意。她提着帆布袋，带来了丰富的早餐：一瓶包着干草的葡萄酒、咖啡、糖、面包、黄油、奶酪、香腸、煮鸡蛋，还有一公斤葡萄。男人們看着她把买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在桌子上，乐得了不得。主人問道：

"你哪儿賒来的，啊？……"

"哪是賒的！……剛才我身上只有几个零錢，什么也买不到……我用这錢换了張电影票，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和旁边的太太換了錢包。一灭灯开演的时候，我就奔出口去了。这时

候那位太太发現被騙了，大声叫起来，但已經晚了。錢包么，我扔了，錢呢，留下了。錢不是罪証，上面沒写着名字。一共沒有撈到多少，但是也就够我买这些东西了……”

三个人想着倒霉女人的那副臉相，都有趣地笑了。但是空說不能解餓，于是他們就开始吃。这頓飯吃得既飽又舒服，他們坦率地說說笑笑。在这場即兴宴会結束的时候，馬里歐和卡罗拉已經成为如此亲密的朋友，使得这姑娘的腦子里竟轉起这样幸福的念头来：

“叔叔，在咱們这只挪亚船① 上能找到一个熨斗嗎？”

“熨斗倒是有……大概是在木箱底下……不知道是不是能用？……”

卡罗拉找到了熨斗，把插銷插到电門上。她往桌上鋪了几块碎布；試了試熨斗，高兴起来——熨斗热了。

“你是准备作什么？亲爱的？”牛皮問道。

“給庫伊卡先生烙烙衣裳！”

“我叫馬里歐！”

“不，庫伊卡先生！”她快活地笑起来。

在卡罗拉熨衣服的时候，馬里歐欣賞着她少女的柔軟的动作。而她也感觉到了他那沉默而含蓄的贊美，得意地微笑着。只有师父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就在角落里躺下了。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懶腰說道：

“等一万一千处女教堂的钟敲五点的时候叫我。”

“作什么呢？”卡罗拉好奇地問道。

“好到38号咖啡館去喝杯咖啡，菲尔米諾和比戈德会像对父

① 挪亚船：《圣經》傳說，世界被洪水淹沒时挪亚所乘之船。

亲一样地招待我……我需要在准五时五十五分到那儿……”

“我不知道这样准时是为了……”

牛皮只説了一半就睡了：

“对了，为了証明拉八音盒的老头每天在这时候到咖啡館……不錯，像你們这些头脑簡单的人是不懂……”

他还沒説完这句費猜的話，就像誠实人似的睡着了。

第 二 章

布根維尔街的案件

旅行指南中的一頁

让我們打开圣保罗的旅行指南。雅丁—弗洛来斯区以一条大街为界，大街的这边是一座座被烟熏黑了的老房子。旅行指南上对这一部分市区的介紹是很有限的。因此让我們去請教老住戶，那些在当地教堂作弥撒的人。

这个区，象本地一般的那样，是在一大片貧民窟的旧址兴建起来的。这里过去尽是一座座鉄皮頂的小木板房。貧民窟的边上有过一大片菜园子和几个用木板敷衍釘成的小庫房。这个貧民窟里住着的是赤脚的居民，他們挤了牛奶就到附近街上去卖。那时候地价很便宜，土地所有者要想按最高价錢卖一块地的話，也要給买主附加盖第一座房子的磚瓦。

在貧民窟住着的大都是送貨的、卖报的、卖彩票的、撿碎銅烂鉄的和沒有固定职业的人。这块地方的主人負着維持秩序的

責任。他有过一个什么名字，但是大家都叫他吸血鬼——为什么原因，就請你自己猜猜吧。他孤伶伶的一个人住在貧民窟边上的一座小木板房里。高高瘦瘦，穿着一身黑，帽子一直扣在眼皮上，他喜欢繞着自己的产业蹓躂。他不跟任何人讲話，却总对自己嘟噥着什么。他佝僂着身子，两手背在后面，拄着根手杖老打腿肚，一座木板房一座木板房地串，监視着煮飯的老太婆們，在洗衣槽里洗衣服哼着歌儿的姑娘們，以及在門口玩的孩子們。他一看見街上扔着白菜疙瘩和香蕉皮，就咒罵，要是看見院子里污水流成河，更要大发脾气。

天快黑的时候，他就在附近的小鋪里买一块肉，煎出来作晚飯；吃完了就把藤椅挪到外边来，坐在那儿抽起长杆的陶制烟袋。这时候，貧民窟的居民正回家，走过主人面前就寒暄道：

“晚安，吸血鬼！……”

他却嘟噥着回答說：

“快过去！……快过去！……”

光阴似箭，城市在成长，在致富。而这块地方的主人还不知道他已成了百万富翁。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覺得肚子里一陣剧痛，就在原地带着凝住了的玻璃球似的眼睛一动也不动了。邻居有个好心腸的人去請药房主人裴来拉。那个人来了，几乎毫不隐藏他內心的愉快宣称道，吸血鬼要进棺材了。

医生給了一張死亡証明书，然后那位邻居把尸体停在桌子上，点上蜡烛就在門口守起灵来。作为一个穷人，死者該由“貧民撫恤会”埋葬。有几个比別人回来得晚些的貧民，大多数都是醉醺醺的，在吸血鬼的木板房前停下来，向唯一的守灵人挤一挤眼說：

“你們瞧吧，他还活着呢……騙我們……他是在那里裝死，

想知道是誰往排水溝里扔了香蕉皮。”

第二天，当人們正在等着“撫恤会”派来的柩車的时候，貧民窟里一个跟着一个地出現了七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他們穿着一身黑，衣服扣到脖子上。他們擦着干眼睛，自称是死者的侄子。四个先来的彼此嘀咕了一会儿，搶过尸体之后就扑向其他三个继承人。經过一陣爭吵和相互威吓，三个后来的逃出战場，一面搓着褲子后兜的地方，一面狠狠地咒罵着幸运的竞爭者。

晚上把屋里的紙翻了一团乱，这四个侄子像猫哭耗子似地洒了伤心泪，便抬着棺材往大街走去，說把尸体送到坟地去。

过了一个星期，貧民窟的居民收到一張限在最短期間迁移的通知书，引起了大家难以形容的憤慨。无所不知的药房主人裴来拉牵着两个瓶子坐在凉台上，开始揭这些騙子手的底：

‘哪来的什么侄子？听他們說的！不过是搶錢的罢了……他們听到吸血鬼死的消息，就跑来了。在每張公文上簽了字，交了捐稅，就把不屬于他們的遺产卖給了什么地产公司，得了几个臭錢就溜之大吉。公司知道該怎么办：他們只需要一个文件，哪怕是伪造的，只要盖上官印，証明土地所有权也就成了。不用說，眞是两全其美的交易！一旦眞的亲戚，要是还在的話，从欧洲赶来，也已經晚了。向誰去要求賠偿？……賠偿又有什么用？要是等証明出猴子不是象，那大家早都死光了……”

不久以后，这里就开始建設雅丁—弗洛来斯新住宅区。为了使买主听来舒服和这个起得像花蜜一样甜的名称[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于現实，公司决定让那些著名的植物学家的名字永世长存。中央大街的名字是培植棕榈树丛的魔术家巴尔勃

---

① 雅丁—弗洛来斯：意思为“花园”。

兹·罗德利格斯。横街得到了这样的名字：馬格諾街——紀念培植玉兰花的前輩；达尔街——紀念繁殖西番蓮的人；布根維尔街——紀念那些装飾花朵，民間所謂迎春花的保护人。其他的街名也类似……

中央大街和头几条横街的两旁都已經盖满了房子。街道上突出地立着一幢幢时髦的、豪富人家的小楼。有几座小楼前还修着花坛，到了晚上，夤緣权貴的官吏和做暴发戶生意的文雅夫人們，在这里播种名貴品种的花籽；这种花籽仅在市中心一两个商店里才卖，都装在精致的小口袋里，与其說那是装花籽的口袋，不如說是情书的封套。

最后几条横街上盖的房子不多，那里直到現在，和一些新式的天堂般的別墅一起，还可以遇到吸血鬼时代的破旧的小房。在出太阳的日子里，操劳家务的主妇們在窗戶台上搭着床单和枕套……

雅丁—弗洛来斯街是以长长的石头圍墙著名的。有时候也能看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段，有单个的山羊咩咩地叫着，小猪呼嚕呼嚕地跑着。这些擅自形成的小街道还沒有得到官方批准和由市政府命名，所以这里的住戶不得不自已給它們起个名字，哪怕暫时用着也好。我們已經熟悉，住着綽号牛皮的偉人的那条街叫做若瑟—庫斯托地奥。街的拐角釘着的一块木板上，正是写着这名字。“藍鬍”美容室一个綽号叫“卡冬·烏梯切斯基”① 的，为此嫉妒得臉色发青，他在皮条上擦剃刀的时候，气得直哆嗦，不嫌麻煩地跟任何人都說：“那个写这块牌子的家伙，不是別人，正是若瑟—庫斯托地奥本人，他是有名的敗家子，有很多

① 卡多·烏梯切斯基（公元前95—公元前46年），是古罗馬的政治人物、演說家。

条領带，是咱們区里最賺錢的"卡干尼阿"食品店的二老板……"

另一条横穿中央街的街道，尽头是教堂，就叫一万一千处女街。

这样，我們参考旅行指南走到最后一条街上来。这条街以馬丽吉尼雅夫人命名，可是还沒有一点新建筑物。这位不征求任何人同意，就把自己的名字献給这条未来的大街的如此善良、热心而慷慨的馬丽吉尼雅夫人是什么人——誰也不知道。还有另几条同样类型的街道，它們注在城市計划上，分成一个个四方块的地段，分期付款出售，不要定錢和利息。然而，这与事无关。

白瓷土的出口商

在布根維尔街29号住着的是奥利維欧·巴費。屋子里冷清清，阴森森的，堆滿了家具。然而外表收拾得却很有風趣，好像这家很好客，充滿着家庭的快乐。如果一切事物都是本来面目而不虛假，这个不幸的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这样一来，那一片片的奶酪将怎么办？81号的女邻居的金发又将怎么样？

巴費公館临街圍着一圈矮矮的石头圍墙，墙上是尖头的鉄栏杆。右面是不常打开的大門，插着擦得晶亮的沉重的門閂。从这里起是一条寬敞的、鋪滿細沙的道路，它环繞着小楼，直到院子深处的汽車間。大門边上有个小便門，是住在这里的人出入常用的，也用鎖鎖着。

在楼房和圍墙之間是一片草坪，剪得像鋪在屋子里的地毯一样。在这綠茵茵的四方块中間，沒有哪根草比哪根草高；一棵暗色的矮树，稀疏和帶刺的枝叶上長滿許多鮮紅的花，这种花在百花的王国里是不常見的。在矮树树陰下面有个白瓷矮人，这是瑞洛先生在消遣。这老人像躺着，抽着烟斗，手支着戴紅色便

帽的头。

任何一个过路人看見这小雕像都要发笑。而薩克索風手貝納地諾的儿子塔列科，一看見瑞洛先生就更不要命了。他們一家子住在馬丽吉尼雅夫人大街第三座小木板房里。为了更方便地欣賞这老头，塔列科常爬到圍墻上来。女主人克列里雅对此非常不滿，她說了不止一次，要在圍墻边上种一些带刺的植物，不让塔列科和其他野孩子老来。在雅丁—弗洛来斯，誰要是說起塔列科，一定要加一句："卢西塔的弟弟。"就像讲卢西塔一定要加上"塔列科的姐姐"一样。卢西塔是个瘦瘦的臉色蒼白的衣服穿得不大好的女孩子，可是她長着一副不平常的眼睛，难以用笔墨形容，仿佛是夜里小猫的眼睛似的。她要是一笑，就好像施了一陣魔法：灰姑娘变成公主了！

小樓蓋在院子的深处。来客登上两层石阶，走过常春藤搭的拱門，就进了大厅。这里摆着紅藍条帆布的躺椅。左边的門通常是鎖着的。来客終于被領到屋子里。当然，这与那些只能进大門到院子里的人无关。当客人迈过这一道神圣的門坎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傳过来一个冷淡的女人声音对他警告道：

"請您在地毯上擦擦脚！"

那位听到这像申斥似的劝告的人，总要环視四周一下，但是什么人也不見。到了接待室，那里摆滿了各式各样的家具，貴重的花瓶，值錢的油画，格板上放着中国的、印度的和希腊的小人像……又是剛才那冷淡、低沉、沒有表情的声音說：

"請坐下，稍等一会儿。"

过一会儿，书房的門开了，奧利維歐·巴贊臉上作着莊重的微笑出来，請来客进去。他黑皮肤，一个总是刮得干净的肥厚的下巴，看样子四十上下。他笑的时候，就露出他那发黑的下牙。

奥利維欧·巴贊开始踏上謀生之道的时候，是作一家珠宝商的推銷員。他風度翩翩，善于和小姐們談笑風生，結果和大名鼎鼎的售毒品商的小姐結婚了。售毒品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先生，他收买錳盐，經过一定的化学处理，然后当做高級名貴的葡萄酒出卖。克列里雅，奥利維欧未来的夫人，是很漂亮而且有許多优点的，但是父亲为了追时髦，让女儿上一家花錢最多的巴伊亚学校。学校是能制造奇迹的，至少能够把一个聪明的姑娘变成一个愚蠢的人。她在那里所学到的不是怎么作一个主妇，而是怎么能与不在本校念书的姑娘有所不同。

只要亲眼看見巴伊亚学校女学生坐在飯桌前的样子，就能估計那里所实行的經过周密研究的毁人的教育系統是怎么回事。这些少女对生活，对世界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唯一能挽救这个学校的名誉的是某些女学生的倔强性格，謝天謝地，这些可爱的人儿还能够凭着年輕人的特性，发出不合时宜的嗤笑或是闊恶作剧，以此来扰乱这类教育机关的非人間的教育方式；就为这个，她們常常被作为不可教誨的人送回家来。

可怕的房子

克列里雅是巴伊亚学校的优等生，毕业以后是彻头彻尾的蠢貨。幸而她那位假造"Lacrima Christi"① 牌葡萄酒的父亲能够滿足她的怪癖。这些怪癖出于阶級的偏見，家門的傳統和她脑子里裝滿的各种荒唐的事。

克列里雅相信那些神圣的女教师們教她的一切，一心盼望着王子。到了二十八岁，她終于对自己的命运有些怀疑了，一直

① 巴西名貴葡萄酒的牌子，意为"基督之泪"。

降低到把手递給一个向她兜售金鋼钻的汉子。結果碰上的幸运者正是奥利維欧·巴贊。这不相配的婚姻是沒有什么爱情的神圣基础可言的。家里有了主妇以后，推銷員就获得了一个高薪的固定职位。他不再东奔西走了，两个人誠实地負担着家庭的生活，尤其是几年以后，生了孩子；先是乔治，然后是蒂拉。奥利維欧的老丈人在一个不祥的日子里作了一件蠢事，他想尝尝自己新配出的葡萄酒的味道，結果就到极乐世界去了。但他还是在至亲好友的圍繞下寿終正寢的，并且执行了一切宗教仪式。

进到奥利維欧·巴贊办公室的客人，一定会贊美装滿了书籍和各种信件、合同、文卷的大柜子；客人还会看到一架打字机和一套閃閃发光的宝石。这套宝石放在特制的玻璃橱里絒墊上；絒墊的标签解釋宝石的名称和来历。办公桌上摆着一个塞維尔瓷的小花瓶，花瓶里插着三枝清新的白玫瑰，說明这里有家庭的温暖。大概这是出于蒂拉之手，因为她不能容忍父亲办公室里的枯燥无味。

然而，这办公室里最主要的还是保險柜。保險柜立在墻角，靠着临街的窗戶。保險柜又高又窄，整个是鋼的，塗成綠色，上面用金字雕着宝石出口經紀人奥利維欧·巴贊的名字。

如果客人不是到这商业之神茂丘利的圣殿来，往右拐就会走到飯厅。这里的一切干凈得像是上了一层漆似的，每粒从客人脚上掉下来的尘土似乎都会惹起一場風波。低沉的声音教导般地說道：

“小心点，小心点！……”

四方的飯桌上鋪着图案花布，周圍是高背黑椅，显得严肃而雅致。在晴朗的日子里，阳光透过寬大的窗戶，照在如鏡的地板上，使得房間里的陈設都有些暗淡。如果客人忘記他是在什么

地方，点起烟来，馬上会出来剛才那冷冰冰的声音：

"烟碟在左边……請不要把烟灰掉在地上！"

克列里雅好像是处处都在的，随时随地都能感覺到她的不可捉摸的存在。

一道遮着沉重帷幔的門，通到一楼的下房。进了这个門的人——外人很少到这里来——可以看到左面是厨房，右面是洗澡間。再过去是两个女佣人的房子，窗戶对着里院、汽車間和洗衣房。

一道厚厚的磚墙圍繞着这所产业。磚墙那边是个荒廢的地段，通着达尔街——雅丁—弗洛米斯最僻靜的地方。看样子，奥利維欧·巴賛是怕夜里有强盜会爬过圍墙破門或撬窗而侵入他的堡垒，一只二十五支烛光的电灯在汽車間的門口总是亮着。白天这盞灯暗得几乎看不見，可是一到晚上，它却亮得可以看見任何企图侵入房子的人。

要是客人走到院里，他会忽然吓一跳：

"不要把烟头丢在地上！"他聽見的还是那低沉而冷冷的声音。

有两个通道的寬楼梯鋪着地毯，五彩玻璃窗透着光，通到二层楼。一根根光滑的金屬条，两端套着小圈圈，把毯子紧紧地綳在梯級上。上来下去沒有一点声响，克列里雅利用这个条件来监視丈夫、孩子和佣人。瞧她一声不响、滿腹狐疑、几乎不扶栏杆地走下来了。她身上穿着一件深藍色的衣裙，高領子短外衣，头发往后梳着。她长着一副蒼白的臉容，薄薄的嘴唇，大而圓的不定色的眼珠；她总是眯着眼，好看得清楚些。

"不要拖着脚走路，拉坏了地毯！"

尽管有諸如此类的教导，那些达到难以贏得的荣誉——登

上二层楼——的稀少的几位客人，总算有机会赞美这里的三間寢室和对着后院的小阳台。第一間，两面明亮的窗戶向着布根維尔街的房子，是夫妻两人的寢室。这里陈設着許多家具，要是沒有这些家具的話，这里将舒服得多。女主人正是在这間房子里度过每天漫长的时間的，心里老是念念不忘于整頓严格的秩序；她那敏感的久經鍛炼的听覺，可以使她毫无差池地听到这所房子每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

中央，梯子的正对面，是蒂拉的房間。姑娘十五岁，她很可爱，懂得礼貌，人們都认为她过于虔誠，因为她不誤一万一千处女教堂每一次弥撒。蒂拉爱讀小說，并且喜欢对主人翁进行心理分析。

最里面的一間房間是乔治的王国。他滿十六岁，就要中学毕业了。乔治总要模仿那些牧童影片中粗鲁的主人翁，其实他本人却很善良。現在他正被过渡年龄沒有解决的問題苦脑着。他的房間通着阳台，从阳台上可以看到磚墙和墙外的一大片空地。这間屋子是这少年的寢室和作功課的地方。

到处是家具，家具是这么多，使得客人們不由得要問：

“这一家究竟住在什么地方啊？”

有一天早晨，女佣人艾斯佩兰薩摆好了桌子，大声叫道：

“咖啡端上来了！”

回头一看，她吓了一跳。可怜的姑娘以为克列里雅刚洗完澡在自己的房間里化妆呢，哪知道她已經穿好衣服站在她的背后，眯着眼睛在仔細地看着她。女主人一句話也沒說就坐下来。蒂拉穿着家常罩衫，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哼着从广播里学来的桑巴[1]，下了楼梯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

---

[1] 桑巴：巴西的一种舞曲。

“听着，蒂拉，你要是喜欢唱歌，起碼要选个正經的曲子，别哼那些从街上听来的野声野調……”

女儿不好意思地沒吭声。幸而这时候乔治来了。他穿着麂皮上衣，淺藍色的法国帽歪斜到耳朵上，他一跃三阶地迅速地跳下来，占上自己的座位。

母亲也数落他：

“我不要求孩子們像过去那时代那样，走到身边来請求祝福，但是一清早起来总該問个好吧，这也不費什么事……”

“唉，媽媽，您太单調了！”

克列里雅生气了，这一早上她一直情緒不好。当丈夫刚刮好臉，穿着一身深藍色带花紋的睡衣，脖子上軟毛巾像圍巾一样圍着，从內室吹着口哨走出来的时候，她更生气了。奥利維欧心情暢快，滿面春風，发蜡、花露水、香皂味冲得嗆鼻。他坐在桌子旁，伸出胖手就去拿瓷咖啡壶，但是一向关心保持好風度的克列里雅馬上向他投过来充滿責难的一瞥，一下子就把这不小心的手撥开了。

“听我說，維維科①！你也該以身作則，給孩子們作个榜样，他們个个不懂礼貌。要是你穿着这么一身衣服，脖子上挂着有血点的手巾，就坐到桌子上来，我还怎么教他們举止文雅？……”

“这是什么意思，克列里雅？你也太挑剔了！……你只知道……”

这样一来，奥利維欧·巴贊一整天的情緒也不会好了。他站起来往洗澡間走去，过了几分钟他回来了，穿着克什米尔毛料的褲子和色彩鮮艳的衬衫。他胆怯地坐到桌上来，怕夫人再責难他，过了长长的十分钟，誰也沒說一句話。

---

① 維維科：奥利維欧的爱称。

乔治用心地擦净了盛杨梅蛋糕的碟子，打破了沉寂：

“你知道嗎，爸爸，我已經連着两夜被咱們院子里的响动鬧醒了。昨天一清早，我以为是厨子扎尔巴斯……他要是一喝多了，总习惯往洗衣桶里吐……”

克列里雅听了儿子的話，气得不知怎么好：

“孩子，你从哪儿学来这种話？我們家簡直成了‘推銷員的客棧’了！”

在这个比喻里，包含着挖苦丈夫的暗示，因为丈夫曾作过推銷員。然而奥利維欧在孩子面前装作沒有听懂这个暗示的样子，让乔治继續讲下去。

“是这样，爸爸！上次我沒有起来，不想知道是誰在院子里走。今天，也是清早，又是那个响动。我就从床上爬起来，想懲罰扎尔巴斯一下……”

三对眼睛在不安地盯着少年，等他說下去。乔治感到了这一点，为了使这段故事更意味深长，故意拖个沒完，一会儿停頓一下，观察自己的話在这些惊悸的臉上所起的效果。

“……我走到阳台的窗前，往暗处使劲一看。雨下得像水桶倒的一样……汽車間的电灯也几乎看不見了。”

奥利維欧嘴里叨咕了一句：

“今天就再买一个，三百支燭光的……”

乔治继續說道：

“……幸而这时候天快亮了，我看清磚墙……”

蒂拉听着，非常兴奋：

“你快說呀，乔治！”

克列里雅严厉地看了女儿一眼。

"……在墙上，我很費力地才看出来，"他很滿意这句話，又重复道，"我很費力地才看出来，是个人头。有个人正在仔細看着什么。他戴着一頂法国帽和一副墨鏡……"

"我的上帝呀！"克列里雅叫了一声。

"太妙了！你为什么沒叫我来？这多么有趣呀！"蒂拉像夜鶯似地唱道。

但奧利維欧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眞地思考起来。吃完早飯以后，他說道：

"我早就怀疑有人在研究我們的房子，愚蠢地設想，好像我們这里有可以偷的金銀財宝似的。"

这話与其說是对妻子和孩子們說的，不如說是对自己說的。"愚蠢地設想"这句話，他是正当女佣人艾斯佩兰薩来到餐厅，收拾桌上的碗碟的时候，故意这样說的；她不应該认为巴賛的家确实膺有梁上君子光顧的榮誉……

这时候，正在把碟盘子、杯子、碟子落成一落的艾斯佩兰薩，根本沒有注意周圍的人在作什么和說什么，克列里雅却不願意当着女佣人談这个題目，她向丈夫盯了一眼。奧利維欧·巴賛也回了一个明白的眼色。孩子們各人按各人的方式猜出了这一沉默表情場面的謎。

蒂拉有先見之明地說道：

"这回放暑假，咱們不能到海边去玩了。"

而那个酷嗜偵探小說的乔治推論道：

"大概达尔街上住着一个戴墨鏡的罪犯；看样子，他想勾通規矩的女佣人艾斯佩兰薩，其实凭她那副阴郁的眼睛，应当叫她德塞托佩罗①。"

大家都沉默不响了。奥利維欧登上楼梯，克列里雅也跟着他去了。他們在自己的屋子里，对儿子所讲的事情商量了半天。后来，奥利維欧·巴贊穿好衣裳就奔汽車間去了，那里停着一輛斯柯达50型的汽車。戈斯佩兰薩被一声紧一声的車喇叭叫来，为主人打开大門。

警察分局

大雨嘩嘩地下着……这是延长了几个星期的連阴雨，上天要把这連阴雨賜給圣保罗的居民，好让他們能够更加珍惜春天晴朗的日子。

奥利維欧认得本区警察分局的地址，他不止一次路过这門口設有崗亭的大楼。哨兵在这里踱来踱去，还有几个游手好閑的人守在門旁，等着什么事情或是新聞。

"我希望和专員談談。"

"他过一会才能来。"

"誰代理他呢？"

"难道不知道嗎？普罗斯佩罗先生是他的助手。"

"太好了。我就跟这位普罗斯佩罗先生談談吧。"

值班人在前面走，来客在后面跟着。他把奥利維欧带到二楼一間空房子里，請他等一会儿。

专員助手这时候正和一个女人口角。尽管他們的話說得很輕，奥利維欧还是从半开着的門里听着了断断續續的几句話。

"十个或是十二个康托。"那女人說。

"我哪里去弄这些錢？"男人的声音問道。

---

① 戈斯佩兰薩：葡文意为"希望"，德塞斯佩罗：葡文意为"絕望"。

"你要弄来……"

"要是弄不来呢？"

"那就从我家里滚出去！"

"可是你要明白，我的乖孩子……"

"誰是你的乖孩子，你連半个乖孩子也沒有！……我过够了这种生活……"

女人低着头从奥利維欧身边走过，他沒能看清她的臉。看样子，普罗斯佩罗想赶上去，但是剛一跑出接待室就和来客碰个对面。他立刻作了一个样子，好像赶出来正是为了接待奥利維欧·巴贊的；他对奥利維欧·巴贊作出一个最亲切的，但同时也是一文不值的笑容。

"先生是等着接見嗎？請进……"

奥利維欧站起来，在口袋里摸索着一張名片就走进办公室去了。几句寒暄过后，他就向这位政权的代表人遞过名片。他指望受到热忱的，至少也是恭敬的接待，因为这十八年来不再停宿于"推銷員的客棧"，他已养成受人恭敬的习惯了。

专員助手坐到轉椅上。奥利維欧知道这位警察官員的名字——报紙上登着本区破案消息的时候，常常提到他。的确，近几个月来，有几家晚报經常責备这著名的偵探，說他在自己的轉椅上睡得太多了，因为有些搶案一直是蒙在神秘的濃雾中，但是話又說回来，凡事不是尽如人意的……

当这位政权的代表人反复地看着名片的时候，奥利維欧一直站着。

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一个前頂早禿的四十多岁的男子，臉上总带着警戒的神情——給人以一种飽經滄桑、諳于世故的印象。大概他过去好賭牌、喝酒，为女人欠下不少債。他穿着

一件运动式上身，上身左上口袋里翘着一条麻紗布手帕。两只小手，手指头弯曲着，显得冰凉而发粘。他話說得很少，說話的时候好像是一个沒睡醒的人，发出干巴巴的不高兴的声音。他不住口地吸烟，用一个銀打火机点上高級香烟，沒等吸一半，就把香烟戳到烟碟里。奧利維欧·巴賛还想继續研究这位专員助手，但是普罗斯佩罗抬起他那光滑的、像一团奶酪似的秃头，就向来客說：

"請坐下吧，先生。讲讲吧，是什么風把您吹来的……"

奧利維欧挪过身边的一張椅子，坐到专員助手的旁边，开始讲述：

"先生看了名片可以知道，我凭着身上的証件也可以証明，我是多年来代表我們一家出口公司作白瓷土和其他矿物的生意的，同时并为某几个荷兰公司收购哥雅斯和馬托—格罗索矿井开出的宝石和金屬。我每年都要飞往荷兰，为公司的主人交这批貴重的貨物。"

"說下去吧……"

"由于我常和內地的客人进行一些巨額的、而且經常是事先难于估計的交易，有时候他們来找我是在銀行关門的时間，或是星期天和节日——我不得不在保險柜里留下一个可观的数目，以备付款之用。"

"总有二百个康托吧，是嗎？"

"有时候还要多点。"

"五百个康托？"

"有时候，好几个月在我的保險柜里存着更多的錢。"

"还有宝石？"

"对了。因为我上次到荷兰去时間不久，积存的宝石倒不算

多。"

"从您的話里我可以明白，在我面前的是位私运金鋼钻的巨头，同时也是个巧于偷税的股票投机商……"

奥利維欧站起来，普罗斯佩罗笑着继續說道：

"放心吧，警察局沒有收税的职权。警察局会使用一切手段来保护您的財产。咱們之間說一句吧，偷税漏税是最平常的現象。"于是他不再用最初的那种客气口吻，命令道："唦，有什么就說吧……"

奥利維欧只好服从：

"今天吃早飯的时候，我十六岁的儿子說，他在一清早听到院子里有响动。他走到阳台的窗前，看見一个戴法国帽、架墨鏡的人，在我們后院磚墻外探头探脑地察看。"

"太好了。从这一刻起，警察局对您的故事开始发生兴趣了。您住在哪儿？"

"布根維尔街29号。"

"知道……这是……"

"……离大街有五夸特拉①，离鉄路不远。"

"对，对，正是那儿……許多年以前，当我剛作事的时候，我参加过审理那个……叫什么来着……吸血鬼……吸血鬼的案子……您記得嗎？"

"不，先生。那时候我还沒想到雅丁—弗洛来斯来住呢。"

"您怀疑什么人嗎？可能有什么疑迹吧。女佣人？……她在您家多久了？"

"不会。我們家的佣人都是登报紙广告招来的。对于他們

---

① 夸特拉：巴西长度单位，相当于132米。

我不抱任何怀疑。”

“让我們配合行动吧。为了謹慎起見，先实行两个措施，这种措施經常能得到良好效果的：您把家里的佣人都換掉，而我們这一方面派一个便衣去監視达尔街上的空場和您剛才提过的那座墻。您看怎么样？”

“我同意。”

“如果您那方面有新的消息，就馬上通知我。如果我的便衣发現值得注意的事情，我也通知您。这也就是警察局在沒有具体証据以前所能作到的，您明白嗎……”

接見就这样結束了。来客走出来后很生气，走到拐角，坐上汽車后嘟噥道：

“在巴西，現在眞是不妙。連最起碼的等級制度都被毀了。”

新来的女佣人

奥利維欧·巴贊忙着安排普罗斯佩罗建議的措施。他首先把自己到警察分局去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妻子。

“維維科，难道你談了錢和金鋼钻的事了嗎？”克列里雅惊慌地問道。

“是呀，我的宝貝。我不能不談。但是我尽量把我們收藏的珍宝估价得低一些。”

“这我明白。藏在什么地方你也都說出来了么？”

“只是說了一部分。我告訴他們，錢是放在应該放的地方的。”

“那就是在保险柜里了？”

奥利維欧沒有回答。

当他把专員助手建議辞退女佣人的話告訴了妻子以后，克

列里雅可吓坏了。

吃完早飯，她把女佣人叫来。

"艾斯佩兰薩，我們都很看重你……我的丈夫被公司派到里約熱內卢去工作，过几天我們就要搬走了。我們不知道要在那里住多久，所以决定鎖上門，把佣人都辞掉。我想你会原諒我們的。这是你的工錢，今天的也在內，还有一个月的工資作解雇金。"

可怜的姑娘被女主人的甜言蜜語感动得几乎要哭出来，但是見到几張嶄新的票子便平靜下来了。她馬上回到自己屋子里去收拾东西。过了几分钟，她打了电話，要来一輛出租汽車，装上自己的包裹，就叫司机开到康布西她亲戚住的地方去了。

和厨子扎尔巴斯重演了差不多的只是細节上有所不同的場面。他心計很重地維护自己的名誉，固执地要求給他一張証明，要在証明里說，他离开了自己可敬的崗位——炉子——仅仅是因为主人迁移，并且在他們家里服务期間表现出是一个优等的烹飪师，品行良好。他这一切审愼的要求馬上得到了滿足。当这厨子低声逐音节地拼着讀着那張盖上了印的夸奖鉴定书的时候，女主人意味深長地看了丈夫一眼，奧利維歐也向她回了个明白的眼色——在这时刻，两个人对他家里的厨师的誠实产生了怀疑。

至于洗衣婆，那个过于肥胖的紅面頰的叫艾尔米琳妲的圣塔連地方的女人，沒有使主人費多少唇舌就給請出了。当女主人把她叫来的时候，洗衣婆已經淸淸楚楚地全都知道了。所以克列里雅剛一放她道歉的話匣子，艾尔米琳妲就打断了她的話：

"听我說，我的闊太太，您就算服吧，就是别罗嗦。髒衣服到处都有，为一块面包我也不会到远的地方去……"

洗衣婆拿了錢，裝进她那許多条裙子里不知道是哪条的口袋里，祝全家平安后，就拖着木板鞋走了。

当天晚上，克列里雅穿上一条好看的圍裙和精致的紅胶皮手套，在蒂拉的帮助下，开始張罗起家务来了。然而奧利維欧不大信任夫人和女儿的烹調技能。看到她們在厨房里忙于費力不討好的活計，他断然說道：

"我不能允許你們犧牲在炉台上！"

妻子和女儿感謝地向他笑了。奧利維欧急忙走出来到汽車間去。在路上，他想道："我又不是狗，吃那些殘湯剩飯。要是我明天找不到好厨师，終会有一天要去找大夫，他会診断出我得了胃潰瘍的……"

他坐上斯柯达往城里駛去——为的是在晚报"征聘"一栏登广告。

在回来的路上，为了避免吃夫人作的飯，奧利維欧要作一个模范的一家之主，他拐到一家食品店，买了意大利奶酪、魚子、一大块煎牛肉、吉揚其酒① 、冷飲、阿根廷苹果、北美豌豆、斯堪的那維亚蛋黃酱的沙門魚。到了吃中飯的时候，他已經到了家，把包包裹裹从汽車上拿到屋子里，摆到桌上，就此认为已經尽了对肚子的义务。

"这是什么，維維科？"妻子問道。

"国外送来的厚礼……"丈夫微笑地回答道。

第二天晚报剛出的时候，就来了第一批应聘者。奧利維欧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回电話，碰到談应聘問題的时候，他便說道：

---

① 吉揚其酒：意大利西西里島上所产的一种名酒。

“請等一下，这事情由女主人管。”

奧利維歐叫来克列里雅，于是由她交涉。她一一提出家里对佣人的要求。由于家里沒有小孩子，应許的工資又很可观，这对夫妇不費力地就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人：一个綽号叫馬卡来的黑人厨师，一个清秀的姑娘卡罗拉应聘作女佣人，还有洗衣婆——一个肥胖的叫塞巴斯其揚娜的奥拉托人①，头上戴着圍巾，耳朵挂着耳墜。他們都是分别来的，但都同意了提出的条件。不錯，馬卡来差一点沒有拒絕，他嫌五十个克魯賽罗太少。至于卡罗拉，女主人也只好答应送給她几件旧的、但还很好的衣裙。克列里雅不高兴地向丈夫指出：

“你瞧，維維科，别的先不說，只說他們这样斤斤計較吧。好像他們是主人！”

但是奧利維歐感到这些人水晶一般純洁，所以当天晚上吃着馬馬虎虎作成的晚飯的时候，他說道：

“从明天起，我們可以安心地睡覺了，因为这些佣人都是完全可以信賴的……”

决定性的魚

第二天早上，塞巴斯其揚娜第一个来。女主人指給她一个鉄桶，里面該洗的髒衣服堆成一座山。过一会儿，滿身香皂气味的卡罗拉来了。她立刻熟练地扎上雪白的圍裙，把梳得整整齐齐的焦油一样黑的头发掖到带花边的便帽里。克列里雅带她挨着房間串，向她作很長的解釋，教她打扫办公室、客厅、寢室和餐厅。馬卡来八点以后才来，穿着一套灰西装，戴着寬边的帽子，

---

① 奥拉托人：黑人与白人的混血种。

脚上是一双厚底皮鞋；碰上一点小事，他也要愉快地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这样一个大男子汉說話却是細嗓子……

"您在哪儿住，馬卡來？"

"在培尼亚大街。"

"很远吧？"

"如果女主人这儿能找間小屋，我很高兴搬这儿来住。我的东西占不了多大地方……一次就能扛來。"

新上任的厨师进了自己的圣殿，看了看炉台、食品柜、洗菜槽子，擰了擰水管，用手試了試两把厨刀，对着磨了磨，看了看家伙，拿下鋁煎鍋，好奇地用手指头抹了一下，聞了聞又嘟囔道：

"像鏡子似地閃亮！……"

然后向女主人說：

"今天星期五，早餐准备些什么呢？"

这时候門口响了一声斯柯达汽車的喇叭。

"卡罗拉，拿钥匙去开大門！"

女佣人放下工作，跑去迎接主人。奥利維欧无所謂地扫了她一眼，好像在估价收购人送来的金鋼鑽似的。

"四十五卡拉！水鑽！是宝貝呀！"

奥利維欧用一副作主人的庄重的声音問道：

"你叫什么？"

"卡罗拉。"

"好，卡罗拉。汽車开进来，把門关上，就把钥匙交給女主人。"

汽車一蹿就进到院里，在汽車間前刹住。奥利維欧下了車，把装菜的口袋交給馬卡來，里面装的是水果、青菜和魚。

在門口等着丈夫的克列里雅很感兴趣地問道：

"維維科，你买的什么魚呀？"

"鯔魚。"

"带魚子嗎？"

"我沒問它，也沒問卖魚的卡拉巴尔人。我沒好意思提这怪难为情的問題。"

馬卡来想知道：

"您吩咐一声怎么吃这魚呢？烤着吃，和苦薯一起燉，还是用番茄酱煎着吃？"

奧利維欧这时候正忙着檢查汽車，回答道：

"烤着吃，好让你头一次作飯就显显你的烹飪艺术。这是一条决定性的魚……"

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

主人脫下上衣，卷起袖子，鉆到汽車下面去，檢查有沒有什么毛病。他从下面爬出来，臉上通紅，手上沾滿油泥。

然后奧利維欧穿上滿是窟窿的沾滿油污的藍色工作服，拿起家伙，重又躺到輪子下面去了；車外只露着他的两只穿旧了的凉鞋。

克列里雅走过去問是怎么回事。

"出了什么毛病，維維科？"

"沒有什么……小修……"

"为什么不把汽車卖了呢？不如叫出租汽車——那要便宜得多。院子里也不会髒……"

克列里雅不懂得，在我們这个时代，一輛汽車不是别的，而是妻子之外的必需附屬品。如果一个人沒有私人汽車——在一个人愁悶的时候修理修理——他就会步行去找个女伴……

差一点沒有受伤的女人

奧利維欧收拾了整整两个鈡头的汽車。当他从汽車底下鉆出来的时候，隔壁教堂剛打了十一点钟，他决定乘車兜兜風，好考查一下現在是不是全都修好了。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笑了。沾滿了油污的工作服、破凉鞋、长檐的鴨舌帽，使他像一个賽馬的人……他想道："我还有点时間，試一試車，洗个澡，換上衣服再吃飯。今天是决定性的鰡魚的日子！看看馬卡来的手艺怎么样！……"

克列里雅处处都在：

"維維科！你难道就穿这身衣服出去呀?!"

"就这身。只有开摩托車的才那么讲究：穿着麂皮上身，矮腰皮靴，戴上眼鏡和旧式的飞行帽。当他要逞逞英雄放足馬力开的时候，能吓坏了全街的女佣人，中学生可都乐煞……"

女主人把钥匙遞給了卡罗拉，卡罗拉就去开門。过了一瞬間，汽車已經沿着光滑的柏油路駛走了。奧利維欧正在贊賞車的操纵的灵活，行駛的平稳，耗油的經济——广告不是瞎吹的，可是忽然間：

"啊喲，我的上帝！"一个女人叫起来。

这女人过街的时候沒有看看两边，忽然她覺得汽車头向她冲来，眼看到了身上。奧利維欧刹住車。斯柯达嗞的一声立刻停下。緩冲器稍稍刮着了那馬虎女人的灰裙子。

"神經病！"奧利維欧大声嚷道。

他吓得面色蒼白，从汽車里探出头来，看看那女人是不是受伤了；知道只是受了一場虛惊，才安下心来。

"哼，猫头鷹！等什么，上班迟到了，你会被开除的！"

这是向几个过路停下来看热鬧的人說的。一个漂亮的長着两撇小鬍的小伙子搭話了：

“你沒看見这位小姐正想过街嗎？”

奥利維欧反唇相譏：

“哼，你是什么东西？……明天把飯盒給我早点送来！”[1]

“惹了禍，你还不讲理！”

“明天把飯盒早点送来。你想过来了嗎？……”

那少年一轉眼不見了。奥利維欧等着那女人摸了摸渾身上下，沒有碰着一点，怒气消了，才殷勤地問道：

“你是上哪儿呀？”

“这不关你的事。”

“你住得远嗎？”

“离这儿五夸特拉。”

“上車，我送你去。”

“主人不会駡你嗎？”

“我跟他是老朋友。他向来不問我用多少汽油。”

她接受了邀請。况且也該开車了，因为后面已經排了一大串，大約有一百輛汽車、公共汽車和电車，正在用各种声調不停地响着喇叭。

这位差一点沒受伤的女人，輕捷地跳上車来，露出一双漂亮的像是雕刻出来的小脚，毫无拘束地坐到司机旁边。

“是哪条街呀？”

“一直走，我指給你。”

汽車上的表計算着时間。十一点二十八分。当分針指向二

[1] 作者在这里是指菜館或飯店提飯盒給人送早飯和中飯的服务員。

十九分的时候，司机問道：

"你在哪儿工作？"

"我是裁縫。在家里。"

十一点三十分，她問道：

"你呢？"

"我是私人的汽車技师，也在家里。"

正十一点三十三分：

"这汽車是誰的？你的么？"

"是一个叫奧利維歐·巴賛的——本地的鯊魚，煤烟大王。他买了这区里各个烟筒的烟。"

"他要烟作什么，朋友？"

"制造牙粉……"

"啊……"

在十一点三十四分三十八秒：

"你結婚了么？"

"結婚了。可是感情不和。"

"夫妇生活就好像椰子点心，沒有比它更甜的了，但是很快就令人作嘔。"

这位差一点沒受伤的女人哈哈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呀，傻瓜？"

"我有一个熟人。遇上椰子点心就沒命。我要是一做椰子点心，他就会扔下工作来找我。"

"他是个幸运儿。"

"为什么？因为椰子点心么？"

"不，因为你。"

"你結婚了么，俏皮鬼？"

“沒有。但是我还沒有扔掉这个希望。这个結婚戒指是为了习惯才戴的。”

以后他們不再看表了。針盘好像在他們的眼界內消失了。

“你叫什么？”

“艾列茲班。你呢？”

“尼西雅。”

这回輪到他大笑了。

“你为什么这样笑，傻东西？”

“如果我結婚，天鵝給我送来一个姑娘，她就会有这么一个名字，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

“什么名字，你說呀！”

“艾列尼西雅……”

“太—妙—了！”

針盘又来了：格林威治时間，十一点四十五分。

現在斯柯达汽車沿着一条矮房子的街道行駛着。人行道上长着些歪歪扭扭的树，窗戶上都有些姑娘探出头，用她們的微笑吸引着过路人。

“現在往右拐！”

他把車拐到邻街上去，这里盖滿了清一色福特式的房子。好像它們都穿上了制服似的……

到了下一条街一个挂着97号木牌的門前，尼西雅說道：

“我就住在这儿，在楼上。”

“这不用說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窗戶上貼着时裝杂志的美人。”

汽車靠到人行道边停下。尼西雅溜了这一趟，热得臉頰通

紅，提着的苹果发出一股噴香。司机規規矩矩地只向她問了一句：

“剛才吃了一惊，沒吓着你嗎？”

“不，一点沒有。我甚至覺得更快活了……”

尼西雅面对着他站在人行道上，向他微笑着。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已經修补过的漆皮鞋，耳朵上綴着两顆藍石头耳墜，看样子是从串街貨郎那儿买来的——一般女裁縫的首飾。这女人像是广告画上的人似地，一直笑着。

“上来待一会儿，喝杯酒吧！……”

“这是怎么，想敷衍了事地請我么？”

“哪里的話，先生！我是誠心誠意！”

“那么那个爱吃椰子点心的人呢？”

“他被人接待，但不被人爱。你知道，那是偶尔……”

两个人全都愉快地笑起来了。

司机下了車，跟着女人登上老朽的汚黑的木头楼梯。从楼梯口走到一間小屋里去。小屋有一面寬大的窗戶对着空曠而阳光充足的大街。一張普通的桌子，上面摆着一块块色彩鮮艳的花布，还有大剪子和报紙裁的衣型。一个自造的书架，几張木头箱子作的綳着印花布的方凳，——这就是房間里的全部陈設。

“艾列兹班，不要笑話这穷样子，我是剛开始新生活呀……”

穿过半开着的通里間的門，司机看到一張老式的光板双人木床，收拾得很儉朴。床头的方凳上摆着一堆时装杂志。这种素朴使奥利維欧非常感动。这样的生活实在太舒服了，沒有多余的庸俗的家具。可以随便坐下、站起，把脚伸到桌上，把烟头扔到屋角。这是多么妙——往屋角扔烟头！他怎么能想到，在这郊区的一条街上，97号小房子的一間快活的屋子里，会有这

样的幸福？……

他正在想入非非，尼西雅端着托盘进来了。托盘上摆着一瓶維尔木特酒[1]和两个代替酒杯的咖啡杯。她把除来的酒倒滿两杯子，两个人喝了。克列兹班立刻发現，这酒是假造的，只有假造的酒才有这样的甜味呢。眞酒是无可挑剔的。他的老丈人，克列里雅的故世的父亲，正是扭轉乾坤，在这东西上发了横财的。他弄一木桶水，往里撒上几包药面，就奇妙地把一桶水变成名貴的葡萄酒了。造假酒不是罪恶，只是值得同情的虛伪而已。

"喜欢嗎？"

"很喜欢。我爱喝这些有香味的酒，可是說老实話，各种飲料里，我最喜欢的还是香蕉酒。它能治胸口疼。"

这屋子里的貧穷模样使尼西雅很不好意思，为了掩飾这种尷尬，她向自己的新相識承认：

"前天我把那不要臉的堵在牆上：要么給錢买家具，要么别想再吃椰子点心了！……"

"别作这种蠢事。干嗎要把你这間舒适的小屋子塞滿那些笨重东西，就像上了脚鐐，不让人自由迈步？我眞想跟那些家具商的广告势不两立。一間屋子里只能有一无二——要么是幸福，要么是家具……我还沒遇見过这两样东西在一起的呢！"

尼西雅惊奇地看着他，感到莫名其妙。

这个司机好像是个挺聪明的人，可是說的話却和那个爱吃椰子点心的傻子一样。怎么能捉摸这些男人的心理呢！她茫然地，臉上挂着笑容，显得很迷人！尼西雅不过二十岁。瘦瘦的、

---

① 維尔木特酒：是用艾根等泡制的一种酒。

黑黝黝的、一副小猫似的灵巧的身材，她活像一个精美地塑造出女性身体綫条的人型。任何一个人，路过大商店，看着厨窗里陈設的这样的人型都要贊不絕口。她濫用拥有美丽眼睛的权利。她的黄澄澄的头发活像一种代用品，但是是好牌子的代用品。那張小嘴呢？小小的、誘人的、新塗上淺色的口紅……

从事裁縫的尼西雅，在打扮上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流气派头，这是招徠那些对自己魅力失去信心的女顾客的必需手段。尽管这样，她还是显得很雅致。尼西雅有一种魅惑力，人們发現这一点往往是在給自己提这样問題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这一个不怎么特出的年輕女人会这样令我心蕩神怡呢？……"

司机叹息道：

"唉！这样的生活該多好，沒有家具！沒有挂钟！沒有打蜡的地板！沒有各种套子！沒有烟碟！多么幸福啊！"

想着这些，奥利維欧懊丧地走到楼梯口，心不在焉地告了别，就慢慢地走下楼梯，每走一蹬都顿一下。走到門口，他回过头来。尼西雅还站在上头冲他笑着。

"有空来看我，听見了？"

卡罗拉

一万一千处女教堂鳴了午钟，汽車才到了家門口，奥利維欧按了三下喇叭。在窗口等着丈夫的克列里雅抱怨地說：

"你怎么了，維維科？你忘記带表了嗎？午飯早就摆好了……"

然而丈夫还在街上忙着檢查汽車，妻子継續說：

"进来洗个澡，換身衣服。瞧你把門口糟踏成什么样了。小道上都洒滿了油。你知道嗎？……今天我在无綫电后面找到了

一个烟头；我留着它呢，証明你多馬虎。你听見了嗎？……”

蒂拉和乔治早就出去了：她去参加弥撒，他到学校去了。天天如此；他們通常总是在吃午飯时才回来。克列里雅有点不放心：

“怎么孩子晚了……”

卡罗拉过来，向她要了钥匙，就去开門。汽車在入口鋪着的一层厚厚的沙土上留下一道深迹，往里開开去。

克列里雅正在檢查桌上的食具，乔治从大門冲进来，像旋風一样順着楼梯往上跑，忙着把书放好，直到明天早晨就不再动它了。过了几分钟，蒂拉也回来了。她显得很忧郁。連母亲也沒看一眼，就回自己屋里去换衣服。

“你今天禱告得好嗎，蒂拉？”

“媽媽，我求你以后别再向我提这样荒唐的問題！”女儿靠着栏杆，低着头回答。

碰上哥哥从楼梯上下来，蒂拉一句話也沒說。乔治覺得自己受了辱：

“你大概是因为嫉妒，心里難受吧？莫阿瑟說了薩克索風手貝納地諾的女儿卢西塔些什么？就是那个常跟他一块去看电影的姑娘……”

“莫阿瑟是什么人，傻子？”

“就是你每天早上在教堂和他唧唧噥噥的那个老实人。你当我不知道嗎？扎尼諾早就和‘藍鬚’美容室的所有顾客都嘀咕到了。”

“那个退能的扎尼諾又是誰呀？”

“看圣器的。”

被哥哥逼迫得沒有話說的蒂拉哭起来了。这时候父亲穿着

睡衣、寝鞋，渾身散发着肥皂的香气，正順着楼梯上楼。看見她这样子，吃惊地問道：

"你怎么样了，女儿？你为什么哭呀？"

她不知怎么回答好，哥哥就替她說了：

"蒂拉想到里約热內卢去。她以为媽媽和佣人說的是眞的。傻姑娘，誰也沒想作这样的旅行。"

不一会儿，全家四口坐在餐桌旁。卡罗拉端上大米鸡湯，并把湯匙放在克列里雅前面。見了新来的女佣人，乔治看得目瞪口呆；蒂拉看見他那贊賞的样子太不体面了，多少也是为了报仇，竟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他一下，但同时她臉上又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啊喲！"乔治叫了一声。

父母亲为此吃惊地面面相覷，蒂拉又赶忙替哥哥辯护：

"是我碰了他一下。不叫他啃指甲——这是个坏习慣。"

克列里雅正在分鸡湯，惊訝地說：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你就找不到更合适点的东西啃么？……"

父亲說了句俏皮話：

"比如你为什么不啃伞把呢？……"

但是这俏皮話对乔治沒起作用；他始終还在新来的女佣人的美丽的迷惑之下。

"你覺得这新厨子怎么样？"克列里雅問丈夫。

"凭这鸡湯可以說是个行家。"奧利維欧发表了自己的意見。

卡罗拉端上来一个大长盘，盘子里黄澄澄的鰡魚还冒着热气，魚的周圍整齐地摆着一片片鮮檸檬和番茄。主人深深地吸了一鼻子，沒吃就感到滿意，显出了笑容。魚，看起来是很引人

食欲的。給丈夫放鰛魚的时候，克列里雅警告大家：

“吃的时候要小心。許多年以前有一个安达魯西亚人，凡鰛魚這貪吃，吃的时候想說句話，魚鰭卡在喉子里，給噎死了。”然后轉向蒂拉命令道：“把骨头放在盤子旁边！”

奧利維欧不住口地吃着魚，小声地訴求道：

“亲爱的，別說了！你在破坏这魚的美味！”

乔治用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不看拿着盤子、食具和調味瓶进进出出的卡罗拉。然而这少年像被施了催眠术，一陣一陣又不由自主地把貪婪的眼睛停在卡罗拉的身上。

这一切都被蒂拉看見了，她微微动着嘴唇，声音很低地說：

“貪—得—无—饜！”

乔治听見了这句甜絲絲的令人不安的話，感到很不好意思。

妹妹見乔治明白了她的意思，感到十分得意，不適时地笑了出来。父母亲疑問地看着她，蒂拉就不加思索地說出了蠢話：

“魚子在哪儿呢？魚子作了什么菜啦？两者必居其一：不是我估計錯了，像乔治练习本里的答題那样；要不这两条大肚子鰛魚应該怀着不少魚子……”

卡罗拉端来一盘皮兰① 魚羹。黃澄澄的魚羹上浮着两对魚子团。

“大师父問，您要不要虾燒魚？”

克列里雅眯縫着眼睛慢慢地扫了大家一遍，表达共同的意見說：

“今天够了！”

卡罗拉端来一碟酸甜水果酪，乔治又盯住了她。好像这个

---

① 皮兰：苦澀的胡椒。

香气扑鼻的女佣人身上放射着一股热力。香水的气味像灵光一样圍繞着她，当她走到少年的椅子旁边弯腰拿碟子的时候，乔治感到一陣昏沉，失掉了自制力。如果卡罗拉偶然地把她黑黝黝的戴着两个訂婚戒指的纖手递給他，他可能会……

“啊喲！……”

奥利維欧和克列里雅吃惊地看了儿子一眼。他的臉臊得通紅。原来是蒂拉沒有吝惜，又踢了他一脚。像剛才一样，她又赶快替哥哥辯护：

“媽媽，您要看着乔治。要不然他的手指头都会破的……他又啃指甲来了……”

吃了鮮水果尾食以后，白瓷藍边的杯子盛着的冒热气的咖啡端上来了，奥利維欧点上一支雪茄，便沉溺于吃完一顿可口飽餐后的那种享乐的慵懶中了。他舒适地倒在安乐椅上，这时候一陣鈴响。

“又是麻煩，”他嘟噥着說，“連一分钟让我閑下来什么不想的时候都沒有。”

“去一趟看看，誰来了。”克列里雅命令女佣人道。

卡罗拉急忙順着过道跑去，走到一向是鎖着的小門前。她看見了馬里欧，与他沉默地互相笑了笑。

“怎么跟主人說呢？”

“馬里欧先生，从馬托一格罗索来的。”

卡罗拉回到餐厅，向主人說：

“馬里欧先生，是从……馬托一格罗索来的。很着急。”

奥利維欧用手指敲着桌布，开始回忆：

“馬里欧？……他沒有說別的嗎？……”

“沒有，先生。”

“我认識那么多馬里欧……你听着，把他領到办公室，請他稍等一会儿，让我喝完咖啡。我认为这点权利总該有吧……”

“等这个家伙进来以后，鎖上小門，再把鑰匙还給我。”女主人吩咐道。

女佣人把馬里欧让进来。他們走进大厅。馬上傳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嘱咐道：

“請把脚在小地毯上擦干淨！”

来客四周一看，什么也沒有。

“这是誰呀？”

“还不知道，可能是留声机。”

卡罗拉打开了办公室的門，馬里欧走进来，环視了一下屋子，看見墙角立着的保險柜，小声說道：

“我是来看看这个的。”

“你懂得点保險柜的名堂嗎？”

“不懂。但是牛皮只要我作点簡单的事。”

听到过道里的脚步声，他們就不說話了，卡罗拉装出正要走的样子。奥利維欧进来了。卡罗拉在門后稍停了一下，听見了他們談話的开头。

馬里欧自我介紹：

“我叫馬里欧·高梅斯。是从希拉丁来的。給您送来这封信。”

奥利維欧在递給他的信封上扫了一眼。

“啊！这是森塔尼上校写的！快一年了，我不曾听到他什么消息……”

門合上了；听不到他們什么声音了。

过了五分钟，主人叫卡罗拉来送客人出門。在門口，誰也听不到他們的时候，两个人輕声地談了几句：

“成嗎，庫伊卡？”

“差不多，能作的都作了。”

“再見吧。”

“我什么时候能看見你？”

“我两点钟出来……直到五点都有空。”

“在哪儿等你？”

“在馬格諾街口。”

馬里欧沒有向她笑，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卡罗拉鎖上小門，把钥匙还給了女主人。女主人看了看钥匙，好像在檢查是不是剛才那一把，然后把它挂在腰带上的金屬圈里。

乔治神魂顛倒

下午两点钟剛过，馬里欧和卡罗拉分别从两个方向各自来到了馬格諾街口的“卡干丘阿”食品店条布遮阳篷的下面。两个人覚得来得这样准，很有意思，便愉快地笑了。

在鋪子的紧里面，木板隔着的一間小屋子里，擺着三張小桌子。他們走进去，要了汽水。等侍者走了以后，馬里欧懊丧地說道：

“你知道嗎，卡罗拉？开始了这种生活，我很后悔。可是你明白……在我这穷途潦倒的处境下，是沒有别的出路的……”

“我呢，也和你一样，或者和你不相上下。我的經历簡单：因为愛情，我拋棄了一切跟他走了……跟一个这样的人……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看見自己成了什么人，已經晚了。在去年审訊的时候，他沒有能挺过拷打，就那样背着手吊在牆上死了。从此以后我被彻底拖下了水，干我們这一行直到今天。很难悔过新生啊！誠实的人过不好；他們对付不了竞爭。一旦我們要站起

来，东家的就拖住我們的后腿……”

“你看，要是我們倆把这件事干完……到个遥远的地方去开始新生活怎么样，啊？……”

“到哪儿去呢？”

“随便到哪儿都成。你料理家事，我去当售貨員。人到哪儿都能找点事作。”

“說定了，庫伊卡？”

“一言为定，卡罗拉！”

他們继續談了一会儿。鋪子前面的无綫电播送着桑巴舞曲。

早在晚飯以前，卡罗拉就到了家，她把小地毯拿到院子里来打土，并用刷子刷。她总有一种感覺，好像有人在监视着她。她小心地环視了一下周圍，一个人也沒有。但是他还覺得有人在盯着她。抬头一看……

是乔治在阳台上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呢。当他們目光相觸的时候，她稍稍点了一下头，表示問候；她装出一副样子，很难为情……于是卡罗拉肯定了，从第一分钟起，她就給了这少年以强烈的印象。她一面刷着小地毯，一面想：“要馴服这个男孩不費什么事！一个胆怯的崇拜者总比一个頑强的敌人好……况且这个小鬼还挺可爱……”

想到这里，她又抬起头来，看見乔治着了迷似地还站在那儿，她向他作了个笑臉。他們的笑容相接，結下了友誼。

乔治在这个美丽的女佣人面前丢了魂，而她却装着样子，好像沒有发現这青春的狂热似的。

乔治开始上課迟到，剛放学就往家跑。

蒂拉垂下眼睛，把手指放在嘴边，大声地夸奖哥哥的行徑，

因为他忽然爱待在家里了。晚上他也不跟年輕人出去蹓躂，也不去看电影。甚至每逢星期天，举行足球賽的时候，他也爱待在亲爱的家里。这四壁之間是什么忽然使他感到兴趣的呢？

回答很簡单。少年態在自己的屋子里，从窗子里往外看，指望看到卡罗拉。女佣人知道他待在上面，一連几个钟头地等着看她的机会。然而她到院子里来的次数并不比以前多，可是每次她都不忘記往上面看看，以微笑回答少爷的笑臉。

每次乔治进飯厅的时候，总来得非常准时，卡罗拉已經在这里干着活了。每一次都要重复田园詩般的場面：乔治，臉色蒼白地，用貪婪的眼睛注視着她，而卡罗拉却伶俐地溜脫，好不触及他那顫抖的手，她甚至不敢走近，生怕那少年失掉自制力，会把她拥抱住，提出无礼的要求……一出多情的喜剧就这样演着，喜剧的气氛充滿着这所布根維尔大街上的房子。

有一天早晨，乔治似乎是别有用心地在屋子里多耽擱了一会，装样子在作功課。卡罗拉像每天一样，进来扫地、擦桌子、收拾床鋪，把地毯搭在阳台栏杆上。从一清早起，太阳就晒得干热；預告着雷雨。

卡罗拉忙着干活，几乎沒有注意那少年，而他却机械地翻着課本的篇頁，在鼓着勇气。

屋子里洋溢着一股甜蜜温柔的山茶花气味。乔治的头有些发暈。而在这紧張和醉人的气氛中，女佣人——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在他面前弯下身来整理一下乱扔在桌上的书籍，乔治沒有能抑制住自己，就用哆哆嗦嗦的冰凉的手温柔地触到她的手指上。卡罗拉停下来，臉上作了一副惊訝的表情，故意平靜地大声地問道：

"怎么，难道不应該整理桌子嗎？你为什么不早告訴我

呢？……"

她的話說得这样自然，使他不由得縮回了手。

她不动声色地继續收拾东西，后来拿起刷子又到蒂拉房間里去了。蒂拉不是一个爱蹲在家里的人，这个时候已經装作一个虔誠的信徒到教堂去了，其实是去会自己的情人的。

乔治由于头一次接近女性的企图，而且是接近一个女佣人的企图——如果相信电影的話，这是很平常的、輕而易举的事情——遭到失敗，感到如此沮丧，使得他沉溺在深思中，完全失掉了时間观念，只是在听到父亲的声音才覚醒过来：

"乔治上学了嗎？"

母亲回答：

"沒有呢。他在楼上收拾东西。"

接着是一陣寂靜，少年感到这寂靜里充滿着嘲弄的笑意。"这是耻辱。"他想道。于是下定决心……走进蒂拉的房間。这里要比他的屋子乱得多。乔治碰見卡罗拉站在打开的衣柜前——細看着衣柜里的东西。少年几乎挨到她身上来，看是什么引起了女佣人的好奇心。

"你在欣賞什么呀，卡罗拉？"

"这是个多么好看的小鉄匣呀！"

"这是保險盒。老头子在里面装錢和珠宝。"

少年呼吸的热气冲着她的脑后而来。

"保險柜不是在底下办公室里么……"

"那是为掩人耳目的……"

"这个鉄匣子重么？"

她吃力地提起小鉄匣子，仔細地看着它。

"挺漂亮的，是吧？1038型……"

楼下的挂钟拖长声音，一下一下地打着点。卡罗拉猛然一惊，把匣子放到原地，关上衣柜咯吱咯吱的門，拿过靠在蒂拉床背上的刷子，叫道：

“我的天哪！时間不早了，我还得收拾别的房子呢！”

于是她开始灵巧而輕快地扫地。乔治跑到自己屋里去，抓过书本，扣上淺藍色的法国帽，跑下楼梯。他忽然跑下来，使母亲吃了一惊。原来克列里雅这么半天一直靠在下面楼梯的栏杆边上，注意地諦听着楼上傳来的声音，想知道上面在作什么。

“是你开的衣柜嗎？”

“是的，媽媽。”

“我还以为……”母亲的声音里感到一种不安：她不放心鉄匣子。

乔治怕上課迟到，从家里跑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卡罗拉不慌不忙地一蹬又一蹬地扫着，从楼上走下来。女主人在下面等着她，厉声厉色地說道：

“以后不准乱开衣柜，听見了？”

“太太可以預先說一下。”

“这是我的事。”

“如果您这有什么避忌的地方，早点告訴我也費不了什么事！”

“我沒有罵你，只是警告你。”

“可是看样子，像是在罵……”

克列里雅不高兴地轉过身去，吃了一惊：馬卡来正在門口，站在那儿，用磨刀石在磨厨刀的刀尖。毫无疑問，厨子听見她們簡短的对話了。女主人定了定神，用低沉的声音問道：

“你要什么，馬卡来？”

“醋……您不是什么都要鎖起来嗎，太太……”

耀眼的阳光照到屋子里来，水晶閃着五光十色。

奥利維欧在車間里，用小錘子敲着什么。塞巴斯其揚娜哼着歌在洗衣裳。

是家具，还是幸福

在午飯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語。这些日子以来，奥利維欧显得心事重重。他深思地向天花板望了許久，偶尔笑一笑。看見夫人在面前，还是习惯地眯着眼睛看他，奥利維欧就对她說一些牛头不对馬嘴的話……蒂拉又和莫阿瑟吵架了，大概又是因为那个卢西塔……

卡罗拉端来甜食——糖酱倭瓜——克列里雅等她回到厨房去后，秘密地告訴大家：

“过节后，我把他們都赶走！……”

乔治惆悵地望着碟子。蒂拉不适时地問到赶佣人的原因：

“为什么呢，媽媽？”

“卡罗拉早晨挨了我一顿駡，因为她在你的衣柜里翻騰东西……我一回头，又看見厨子在我身后，手里攥着一把刀……”

奥利維欧认为这个故事是个可以发笑的借口，而夫人却以向来不改样的方式投过去譴責的一瞥。

“你还在騰云駕霧呢，維維科！……”

她还想說两句什么，可是忽然停住了：卡罗拉端着摆上四杯咖啡的托盘来了，站在她身后。女佣人听見这段話了嗎？大概听見了——佣人总是偷听主人的談話的。

乔治喝完咖啡，为了讲礼貌，說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語的話，就往門口走去。母亲叫住了他：

"我不問你到哪儿去。起碼你应該告别……"

"我去找个朋友，一块准备几何課……"

路过客厅的时候，乔治往窗外看了一眼。卡罗拉正在花园里和一个站在圍墙外面的穿着淺藍运动式衬衫、很平常的、看样子很朴实的小伙子匆忙地談着什么。乔治甚至听清楚了一句話：

"面包干，你有一个钟头来办这件事情！"

那个人从卡罗拉手里接过一件东西，想来一定很小——乔治沒有看清楚——沒有告别就在街上很快地走去，过了一会他就在街口不見了。

乔治走出大厅，在这里他碰上了卡罗拉。

"那是什么人？"

"是个作首飾买卖的。我不久就要出嫁了。想問問他买不买我这寡妇的戒指……"卡罗拉笑眯眯地把左手伸給他看。无名指上有两只訂婚戒指。

奥利維欧·巴贊走到汽車間，穿上那件沾滿油污的工作服，钻到車底下去了。到了三点钟，他要了一杯咖啡。卡罗拉馬上执行了主人的吩咐，然后給他打开大門。奥利維欧沒有换衣服，就开出去試車去了。

天气变了。一层层漆黑的、带着藍边的密云遮住了太阳。一道道的閃电亮了，一陣陣强烈的風刮得光明电气公司的电綫嗚嗚地响，好像在考驗电綫是不是結实。風又掀起一团团的尘土。远处的隆隆雷声震动了山谷。路上的女人都拉着被刮得清楚地露出体形来的衣裙。旋風兜起了碎布烂紙……

斯柯达汽車順着大街行駛。路过一个地方，由于坏天气，人行横道上空空落落的。奥利維欧想道："就是在这儿命运使我遇

到了那可爱的染着金发的女郎。有意思，她現在生活得怎么样？她是不是还在想念技师艾列兹班？”

他駕着車拐到橫街上去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好像是这儿……”

汽車拐了一个直弯，再到一条标准型的房子的小街上。是在这里……奧利維欧在97号門前停下車。他敲了敲門，沒人答应。跟着他发現一个电鈴。“进步得很啊……”他想道。

上面的窗戶打开了，尼西雅探出头来。

“啊！是你呀，艾列兹班？一看汽車就知道了。等一等，我就来开門！……”

奧利維欧听到新上油門閂輕輕的启动声，門露出条縫儿。他便推开門進去，又把門关上。他一看，楼梯已經鋪上了毯子。灯泡挂上了花灯罩照着路。尼西雅站在楼梯口上，說了一句使他恨透了的話：

“艾列兹班，你把脚在小地毯上擦一擦！”

他有些恼怒地登上楼梯。上面等着他的是个滿面笑容的穿着便衫的女人，黑色的、发着紅色閃光的头发用很多夹子挽在后面。他看見她这样子，嘴里的紙烟差一点沒掉下来。

“艾列兹班，是什么風把你吹来的？”

尽管尼西雅是一副不悅目的打扮，可是她身上还保留着足够的魅力，使得巴贊想吻她。奧利維欧正想这样做，臉碰在她头上給划破了。她的头不久前还是那样令人傾倒，可是現在已經装上了鉄絲网。

“不要弄乱我的头发，亲爱的，我刚从美容室回来。这些鉄玩意儿还得插两天，再加上这烤焦了的牛角味……”

络人发現这間不久以前还显得舒适和亲切的小屋子变了

样……客厅里堆满了拙笨的家具，不雅的花瓶和一些粗糙的装飾。他穿过打开的扎着絲絲的門帘往里屋一看，有一張新的仿象牙色的木床。寝室里也摆满了家具，乍一看，不知道是作什么用的。奥利維欧有些茫然若失。尼西雅却把客人这副样子当做是对于这一切华貴摆設的称贊。她特地把司机領到餐厅，那里也同样挤满了大桌子、小桌子、柜子和小橱，仿佛这里是家具商店的分号……

她却喜不自胜地解釋道：

"不要奇怪……那个喜欢吃椰子点心的家伙扒下一层皮来凑了十二个康托，是我逼他給的……我就买了这套家具……"

"化了十二个康托？"

"不，十三个。我签了票据，由他去付款。现在沒有我的什么事了！"她很得意地笑起来。

一道火紅的閃电，随着一声干响，照亮了他們两个。一陣隆隆雷声，在悶热的罩着黑烟的城市上空轰鳴，震动了中央区的摩天大楼。

"神圣的芭芭拉圣母呀！"尼西雅叫起来。

她吓得混身打战，摟住了奥利維欧的脖子，不想放他走了。这时候，几个大雨点开始打在瓦房頂上、木板房的鉄皮上和小院子的干地上……

然而奥利維欧对于在这家里看到的一切感到如此失望，他推开尼西雅，开始告别：

"我要走了……太晚了！"

"这么大的雷雨，艾列兹班？"

"我又不是怕雷的傘破侖……"

"留下吧，艾列兹班！"

"謝謝你……再見……再見……"

"你不喜欢我的家具嗎?"

"是的,不喜欢。"

"怎么了? 为什么呀?"

"我反对一切家具。"

又是电光一閃,一声干响,像皮鞭抽了一下,一陣隆隆的雷声。

尼西雅看着艾列兹班,想猜透他。忽然她脑子里閃过一个念头,这个穿着破烂的滿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根本不是技师,他也不叫艾列兹班。她被这些怀疑苦恼着,一路把客人送到楼梯口。

他走下去,打开門,回过头来。尼西雅不知所措地站在上面。

"再見了,祝你和你那些破东西一起幸福吧!……"

"至少你得告訴我,你是誰? 可要說实話……"

"可以。我就是鯊魚,煤烟大王! 听見了?"

"听見了;你还是快把門关上吧,今天早上剛打的地板……"

奥利維欧砰的一声关上門,在閃电的亮光下,冒着傾盆大雨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已經到了大街上,那里挤着几百輛汽車,鳴着各声各調的喇叭。

少年回来得晚了

乔治一直到吃晚飯的时候才回家来。一家人坐到桌前,忧虑重重、愁眉不展。克列里雅一心想着即将举行的蒂拉的生日庆祝会。

蒂拉这些日子里显得很忧郁。現在,在过生日和即将交上

新朋友的前夕，她得了一种忧郁症。这是什么原因呢？过早地为少女的自由而烦恼嗎？是因为和莫阿瑟吵架了嗎？走路的时候，他总是一副专心讀书的样子，其实那双明亮而快活的眼睛却一直在瞅着雅丁—弗洛来斯的姑娘們……难道可以識破……

奥利維欧在事业方面一向是青云直上的，与豪富酒商的独生女儿結婚以后，更觉得自己是一步登天了。最近以来他却显得心事重重，情緒紛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在煎熬着他。說老实話，那輛汽車尽管和过去一样地考究，現在已經不能整个抓住他了，空白和真空是需要塡补的。他与家里人的疏远和常往那个地方跑的事只能这样解釋。而每逢从那个地方回来却总感到失望……

乔治也是心緒不佳。他几乎什么也沒吃，只是喝了几口女佣人放在他面前的咖啡。他觉得这一次卡罗拉对他特别冷酷，就急忙跑到街上去了。他可以去找馬格諾街角的朋友們聊聊天，然后可以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可以碰到无礼的閑汉們在追求那些靦覥的女打字員……然而老跟他一起鬼混的朋友們总是喋喋不休地談着足球、自行車牌号、补考、毕业考試、休假，还談着那些整天徬徨在街头的狂恋者，他們只盼望在窗口看見情人。

干点什么好呢？附近的一家电影院根本也不想去，那里老是上演西部片，手枪和大枪不装子彈老是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簡直愚蠢得惊人！……如果卡罗拉能答应和他一块去看場电影，那就另作别論了！……她一定給大家很深的印象，大家都会羡慕他！……众人中誰也不会猜透，这样一个美人会是他家里一个普通的女佣人……最好請她看晚上十点的一場，看这一場电影的尽是些妓女和小偷……

乔治回家的时候，一面想着这些事，一面摸着口袋里的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是母亲在上星期嘱咐了半天話之后才交給他的，为的是让他深夜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好不惊动任何人。

“这决不意味着你已經是大人了，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来。等到片子里男主角救了女主角，他們結了婚，就不必往下看了。站起身，就回家。”

然而，夜晚是不可思議的，月光傾泻下来，令人提心吊胆。才是不久以前，一陣狂風暴雨赶散了烏云，把尘土压在地面上，灌飽了花园和街上的树木……沒有一絲云彩的夜空，清新芬芳的空气，一輪皎好的明月籠罩着的神話般的景象……

乔治走在路上，碰見了同住在雅丁—弗洛来斯的熟人。他們也是回家去的：老头、老太太和女儿們。老人不慌不忙地走在后面，談着閑話：

“朱丽安娜，我一直这样說，你应当……”

“听我說，卡珠扎，你为什么不买一条暖和点的衬褲呢？天气还冷……”

女儿們走在前面，她們被电影、月亮以及从花园栏杆那边傳来的苜蓿草的香味激动着。

“我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售票处旁边張望呢……”

“你沒有注意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嗎？……”

乔治的法国帽低压在前額上，两手插在口袋里，加快脚步赶过了他們。老人不慌不忙的談話和姑娘們嘻嘻的笑声落在后面了。又是这清新的夜晚，这永不变色的皎洁的月光，这苜蓿草濃郁的芬芳和对卡罗拉的思念，使他瘋瘋癲癲，使他发脹的头脑充滿了輕狂的幻想……

忽然他看見了一对情人。他們是誰？他注意地看着，走近

了，那是莫阿瑟和卢西塔。不要臉的！他追蒂拉，蒂拉那样鍾情、傾心，可是晚上却和薩克索風手的女儿游逛……他犹豫不定，要不要要求他作解釋，但他一直打不定主意。走过他們的身边的时候，上衣的袖子差点沒有碰着他們；乔治听見了几句低声的話：

"那么說，要分手了，莫阿瑟？"

"是的，不能再見面了！不能再这样继續下去了，你明白嗎？"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祝你最大、最大的幸福！……"

綺丽的月夜籠罩着雅丁—弗洛来斯。苜蓿的芬芳令人陶醉。不，那是不可解釋的幸福的芬芳，到处都可以感到它：在空气中，在沉寂中，在叶丛的細語中，在敞开窗戶的金光閃閃的方块中……

院子里的田园詩

乔治走到家門前，邻居的小樓都已經沉入梦乡。只有31号，那里住着一个風流的金发女郎，門口还停着三輛小汽車。这所房子每天夜里都招来許多賭客——男男女女都有。一清早，在29号，經常能听見那里有酒醉的嘶哑的叫声。大門前的人行道上总是丢着几張扑克牌，这是通宵打皮夫—帕夫[①]的痕迹。

乔治打开了小門走进去。在剪平的草坪上，蟋蟀均匀地唧唧叫着。在大厅里，少年摸着黑，撞上了躺椅。然后，他又走过月光照耀着的客厅。这里昨天才换了一架新鋼琴，克列里雅空閑的时候，回忆起巴伊亚学校，总想在过去的旧鋼琴上整理一下

① 皮夫—帕夫：一种扑克牌游戏。

肅邦的音乐——她的弱点是把一切都整理得头头是道。而蒂拉也曾在那架鋼琴上敲过西比里烏斯的最忧郁的圓舞曲，顽强地追求音乐的表現力……然后，乔治就到了飯厅，街上的月光也照到这里。桌上摆着为他准备的晚飯，这回是一張餡餅和牛奶。"是母亲的关怀！她总不忘記我！"

他登上楼梯，在这夜半人靜的时候，只有月光透过五彩玻璃投射进来。踏过最后一蹬，乔治来到了蒂拉的房間門前。門是关着的，但是屋里的灯却还亮着，一縷玫瑰色的光从屋里透出来。吃中飯的时候，蒂拉就显得很忧郁。現在她大概也沒有睡，想着自己的莫阿瑟，而他却那样地愚弄她……乔治笑了，等明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他会告訴她一件愉快的消息，莫阿瑟和卢西塔断了，是他在若瑟·庫斯托地奥街上亲眼看見的……

走到自己房間門前，乔治推开門就进去了。按着习慣，他把手伸去摸开关，但是他又变了主意。通阳台的大窗子的上半截敞开着。清新的、芬芳的空气滲进屋里来。月光鋪到地板上，像一条亚麻的白毛巾，照着书桌的一角、书架和草座椅子。在这月光中可以找到摆在书架档上的任何一本书……

少年想起了卡罗拉。回忆起前几天遭到的失敗，他的心都糾在一起了；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要忘掉这些，需要多少时候？最好再也不想那总要显示自己比他优越的女佣人。

乔治走到通阳台的窗口，看到整个街道死一般地躺着不动，披上了子夜的銀灰色的寿衣。汽車間的灯已經灭了。蒼白色的光照在院子、磚墙、墙后的空場和远处的屋頂上，它从天上傾瀉下来，裂成了平面几何形体的阴影。在81号的房子里还亮着光；当風刮得强的时候，一陣陣搀杂着斯皮夫一帕夫的喧噪声傳到乔治的耳朵里。忽然，在厨房門口，他看見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影。人影在洋灰地上一晃，繞过汽車間，靠到石头圍墙边上，好像跟站在墙外的一个什么人在談話。他认出来这是卡罗拉。圍墙的磚飾上面露出了一个脑袋，戴着法国帽，架着墨鏡。那个人把一个鉄匣子交給卡罗拉。她接过来，就轉身回房了。

乔治惊醒过来，心里想："卡罗拉跟这个人正談恋爱。看样子那是她的未婚夫，他們很快就要結婚了。他偷偷地給她送来一件礼物，像个鉄匣子……很像蒂拉屋子里放的那个……"

他又想："如果这是偷盗呢？"他被这念头吓了一跳。

然而，他馬上又安靜下来。"不，我怎么……如果这是偷盗，匣子早就从我們家溜走了，不会回到原处来的……"

他离开窗口，躺到床上，然而想着这件事，他整夜不得安眠，只是在破曉的晨光把窗子映成淺藍色的时候，他才睡了一会儿。

他醒得很晚，忧虑重重，內心充滿矛盾交錯的感情。喝完咖啡以后，卡罗拉忙着杂务，在餐厅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向母亲提了个問題：

"今天咱們家里沒有出什么事嗎？"

奥利維欧和克列里雅吃了一惊。他們疑問地看着他。卡罗拉这时候正洗着碗碟，停下来，好听清他們的談話。

"为什么你提这样的問題？"

"因为昨天夜里，我听到院子里有响动，就起来去看看什么事……"說到这里，乔治向卡罗拉看了一眼，想看看他这話对她起了什么影响。

女佣人向他轉过身来，稍微低下头，冲他那么温柔地一笑，像是燙了他一下……

乔治継續說：

"在墙头上又露出那个戴法国帽、架墨鏡的脑袋了。"

克列里雅馬上上楼到蒂拉的房間去，从上面傳来衣柜門的咯吱的声响。她回来之后，安心地再坐下来。

"听我說，乔治！你这么大岁数的男孩子不应当犯疑心病……你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結果……"

騎自行車

蒂拉吹着口哨从楼梯上走下，往房子后面去，正想悄悄地溜到街上，忽然听到母亲在飯厅里叫她：

"你到哪儿去呀，女儿？"

"我想去請貝利尼雅太太，她家里沒有电話。"

克列里雅像所有的近視眼一样，眯着眼睛想仔細看看女儿的打扮。前几分钟蒂拉才洗了淋浴。稍带火紅色的淺头发剪得短短的，往后梳着，还湿漉漉的。她穿着一件淺咖啡色的褲子和白絨衫，露出晒得黑黝黝的稍微有点脫皮的胳臂，清楚地显出了微微鼓起的胸脯。

"馬上給我換件上衣！……去穿橙黃色的……它跟咖啡色調和一些……这件太惹眼……哪里見过你这个年紀的女孩子穿得这么招搖的？"

"媽媽！你又来挑我的毛病了！……"

沒有礼貌的女孩子作着怪臉，两脚直跺地。克列里雅想迫使女儿換一件上衣，坚决地向她奔去，但是蒂拉像是跟母亲捉迷藏一样馬上跑了。

女孩子跑到院子里，抓过自行車就往小門去了。卡罗拉把她放走了……母亲气冲冲地站在餐厅窗前，向女儿威胁道：

"等爸爸来再說！我全都告訴他！"

蒂拉騎車到了达尔街，在朋西安諾先生門前停住。她把两

个手指放在嘴里，像野孩子似地吹了一声口哨。从寬敞的窗子里望出一对快活頑皮的眼睛。

“莫阿瑟，你好！”

“你好，蒂拉！”

“你願意跟我一块儿去嗎？”

“我就下来。”

这年輕人走到門口，手里拿着一本几何課本。

“你到哪儿去呀？”

“去找个熟人。”

“等一会我就来。”

等着莫阿瑟，蒂拉欣賞着他們这座小巧而美丽的房子；門口的壁龕里，立着一个圣人的雕像，周圍装飾着玫瑰花，朋西安諾一家人是以虔誠信教聞名的。

莫阿瑟把課本放在家里，推着自行車来到蒂拉身边。他是个十八岁的青年，黑皮肤，黑头发油光光地閃着亮。他戴着一副很合臉型的无框眼鏡，深綠色的褲子，稍紅的上衣，黃衬衫在胸前敞着——这就是他的装束。

两个人跳上自行車騎去——并騎着，輪子靠着輪子只有两手杈。

“你知道么，莫阿瑟？明天是我生日。我已經是大人了。媽媽想把我介紹給亲戚朋友。”

“你多么幸福，嗯？”

“貝利尼雅太太，她养了好几条猎狗，上个星期搬到新房子里去了。她家还沒安好电話。我只好自己跑一趟去邀請她。”

年輕人过了雅丁—弗洛米斯，順着一条条狹窄、骯髒、挤滿了汽車和电車的街道拐弯抹角，不断在信号灯前停下，終于到了

大街。过了一会儿，他們拐到一条安靜的街上，这里盖滿了住两家人家的房子和漂亮的圍着磚牆的小楼。

騎了二十分钟——再見了，柏油路！……他們开始在卵石街道上颠簸。又騎了二十分钟——街道又变成馬路，两旁别墅和菜园閃閃而过。

他們騎到一座桥前。在河的对岸有一大片空場，堆着城里的垃圾。在落日的斜光下可以看見那边游蕩着一群乞丐——有女人、有孩子——他們在撿碎布、烂紙、骨头和其他廢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堆成山，麕集的蒼蝇像一团烏云。为了熏走蒼蝇，这里点起火堆，把污物燒成了一团团干淨的藍烟往上升起。黑鷹在高空中划着圈子。它們揮着毛蓬蓬的翅膀，不慌不忙地在空中翱翔，尋找着适于落下的地方；最后，落到地面上，它們骨胳粗大的利爪踏着矯健的步子在地上行走，成群結队地集合在一起，唔唔地叫着，好像在商量着什么似的。

太阳射在臉上，照得两个騎自行車的人什么也看不清，他們差一点沒撞上一位个子高高的、头上戴着圍巾的老太太。老太太背着一条装滿了烂紙和碎布的麻袋，压得她弯着腰，掉了牙的嘴冲着他們背后嘟囔了一句駡人的話。

蒂拉和莫阿瑟騎着，越来越远了……他們終于登上一座小山崗，到了貝利尼雅太太的新住所。周圍还有当初修筑的痕迹——丢着几个装着干硬了的洋灰的木桶和一堆破磚碎瓦。不湊巧，房子的門鎖着。于是他們向一个逗弄着鸚鵡的病弱的小孩問道：

“嗨，沒事干的小家伙，你知道主人到哪去了嗎？”

“昨天开了汽車出去的，还沒回来呢。”

挖泥船边的一吻

蒂拉和莫阿瑟对这次落空了的旅行笑了半天。然后，两个人疲倦地、汗水涔涔地往回轉了，为了不碰見那个凶恶的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他們奔向另一条路，順着山丘下坡，路上不断地碰見一个个的小木牌，上面写着："此地出售"的字样。拐了弯以后，他們眼前就显出了圣保罗的全景。远处是城里的中央区，那边大楼林立，在落日余輝中，一切都好像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的紗。远处傳来工厂的汽笛和海浪翻腾般的喧声。

"哎喲，天要黑了！……"

"媽媽一定在生气呢……"

他們順着一条光滑的被汽車輪磨亮的馬路行馳，两旁栽着树。黃昏下的树影夾着一道道阳光。他們加紧蹬車。蒂拉的自行車开始歪歪扭扭地落在后面。

"累了嗎？"莫阿瑟問道。

蒂拉只用笑容回答他。

"剩了不多路了，能行嗎？"

阳光、树影……阳光、树影……阳光、树影。天上飞过一群麻雀。車輪在柏油路上刷刷地响，像是枯叶的声音。胳臂上搭着上衣的男人們退到一旁，給自行車让开路。小孩往他們身上丢桔皮。

他們到了河边；河岸上正在进行挖土工程。这时候，工作日已經結束了。点起来的火堆向天空投着熾烈和快活的火舌。一个看火的工人向两个年輕人表示同情地微笑了一下。他的身边摆着一桶水和一只鉄杯。

"渴呀！"蒂拉呻吟道。

他們停下来，走到那个工人面前。工人向姑娘遞过一杯水。蒂拉痛快地喝下去。不远，并排停着三只挖泥船，活像画里的太古动物——拙笨的长着一条弯弯的脊椎的家伙。

“歇一会儿嗎？”

“好吧……我已經累得筋疲力竭……”

他們把自行車推到一块平坦的場子上。沒有找到靠自行車的地方，就把車放到硬帮帮的紅泥上。然后，他們手拉着手，走到停着的机器旁，就在一架鉄龙下面坐下来休息。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响起了钟声。

“蒂拉，你很累嗎？”

“很累……”

“現在我們两人坐在一起挨得这么近，多么好啊……”

“你說什么，小傻瓜？”

“我說，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蒂拉！”

“那么，薩克索風手的女儿呢？……”

“跟她早就吹了，我发誓！你要不信，就問乔治好了。”

“我哥哥对这事有什么关系？……”

“沒有什么，你还是問問的好。”

他們俩愉快地笑起来。两个人的嘴唇离得那么近，自然而然不由得就接上了吻，好像不这样是不可能的。然而蒂拉不好意思了，她馬上站起来，上了車……就騎走了。莫阿瑟赶去追她。他終于赶上了蒂拉。到了雅丁一弗洛来斯，他們分手各按各的路騎去。

到家以后飯桌已經鋪好，父母亲就在等她一个人。蒂拉忐忑不安地看着他們——媽媽准是在那里胡謅什么鬼主意呢。蒂拉不高兴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說道：

"貝利尼雅太太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家門鎖着。不知道怎么能請着她……"

父母亲好心地笑了笑，乔治却迸出一句不相宜的話：

"你知道嗎，蒂拉，你要是嫁給莫阿瑟，爸爸說了，他就給你在朋西安諾先生墙外的空地上盖座別墅。朋西安諾先生是半个雅丁一弗洛来斯的主人啊！"

生 日

为了庆祝女儿的生日，奥利維欧吩咐装三盏球形灯籠：一盏在花园，在那总是綴滿紅花的多刺的矮树丛后面，一盞在門楼的紫藤上面，一盏在后院銀汽車間旁边。由于装上了便宜的彩灯，十七日晚上点起灯以后，家里有了节日的气氛。克列里雅作了一个难于模仿的激慢的手势，命令把所有的門都敞开。

朋西安諾先生和琳妲太太先到，他們住得不远，一边欣賞着美丽的傍晚，一边散着步来的。他們受到热烈的招待。

朋西安諾以他素有的习慣，开始从容不迫地讲述起来：

"今天晚上，我們一开始是到教堂里去的。善良有德的神父馬奴埃尔——他有时候就像受了上天的感召——說得那样动听，好像在唱一样。是这样吧，琳姮尼雅[1]？然后我們就回到家来，晚飯都摆好了……怎么跟你說呢，巴賀？……用奶喂肥了的那只鴨子实在太香了！是这样吧，琳姮尼雅？吃完了这珍饈美味，我們想去走一走，到外头呼吸点新鮮空气；本来想到奶奶家去，打打扑克，聊聊天，可我，忽然間想起来了，今天是蒂拉的生日……是这样吧，琳姮尼雅？后来我們就往回走……所以我

---

① 琳姮尼雅：琳妲的爱称。

們沒給蒂拉带来礼物……但是明年等她过十六岁的时候，我們一定雇輛汽車，送来我們的礼物……琳娅尼雅可以作証人，她不会让我說謊的……"胖子朋西安諾說了这一大段話，累得呼呼直喘，凸出的充滿血絲的眼睛翻动着。

"莫阿瑟难道不来嗎？……"克列里雅問道。

"他晚点，跟朋友們一起来……"

琳姐是个三十五岁上下的金发女人，忙忙碌碌，总是不滿意生活。她对好萊塢常发生的离婚事情很感兴趣。虽然她认为那是不成体統的，但是在心灵深处却贊叹那些女明星的丑聞艳史。

奥利維歐陪着朋西安諾到办公室去：他想尽早了解雅丁一弗洛来斯售地的情况。克列里雅把琳姐領到里屋去，炫耀屋子里装飾得多么华貴。

"太太你常来賞光……"

琳姐建議道：

"让我們不再說这类的客套吧：'太太到这儿；太太到那儿……'"

两位太太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卡罗拉的房間成了酒吧間，这里摆滿了各种飲料和菜肴，甜的咸的都有。門口摆了个台子。三張桌子上是招待客人的，有夹肉面包、点心、餡餅、对虾和美味的小餅干。角落里立着个有龙头的木桶，汩汩地噴出冰冷的起泡沫的啤酒。几打苏打水，凸肚瓶子的各种果子酒、威斯忌、姜汁酒，还有装在高玻璃瓶里的各种顏色的冷飲：醋栗的、芸香的、西瓜的……鉄皮箱里露着香檳酒的瓶口，盖都是用鉄絲勒着的，并且加上火漆印，証明确是眞貨，无庸生疑。

馬卡来和塞巴斯其揚娜

做好晚飯以后，馬卡来戴着圍裙和白帽，赶到酒吧間去招待客人。爱唱歌的塞巴斯其揚娜被指定作他的助手。

馬卡来教她：

"你要是递果子酒的时候，得先嚐嚐。听見了，傻瓜？"

"是了，馬卡来先生！"

餐厅里，挂着一座十几个灯泡的大吊灯，照得一个个水晶架閃爍发光；桌子拉出来了，現在几乎占了整个房間，上面已摆好了食具。桌子上装飾着几个精美的布拉格花瓶；花瓶里插着从郊区搜罗来的最美丽、最貴重的玫瑰，这眞是一个爭奇斗妍的場面。

办公室改成了吸烟室。这里摆上一張大沙发，紫紅色舒适的安乐椅发出紫檀香的味道。玻璃书柜里摆滿了一本本厚厚的技术文献。奥利維欧从中擷取馬托—格罗索州矿产地的情况，荷兰的金鋼鉆交易，琢磨的艺术和一些价値連城的"害人的"金鋼鉆的經历。这里还摆着用最稳妥的語言写出的巴西时髦作家的书——这些书是由不見得沒有虛荣心的夫人指定买来的——还有皮面精装的《Illustration》（画报）历年合訂本——对于那些不敢立刻和異性交談的客人，这是値得一看的有益的讀物。玻璃橱里各种形状、各种色調的金鋼鉆閃耀夺目，引起幼稚的喜而忘形的太太們的惊叹——其实那"金鋼鉆"是用普通玻璃作成的，只是作为奥利維欧·巴賛的存貨目录的实例而已。办公室中央摆着一張书桌；通常压在玻璃板下面的备忘箋，今天都收走了。桌子上摆着一个波希米亚花瓶，几枝令人目眩的万寿菊像几个星座，分布在花瓶口。

客厅里臃肿地挤满了各个时代、各种样式的家具，好像是一家末落的得到破产結局的公爵府里，正在匆匆忙忙进行一場拍卖。唯一值得注目的东西算是鋼琴。

“你看看吧，琳妲？这是一架眞正演奏会用的大鋼琴……为最好的鋼琴家准备的……”

“哦，克列里雅，你有点夸大其詞……”

女主人陪女客上了二楼。这里的房子也是节日的装璜——每一間都是按照住本房的人的口味安排的。乔治的房間像路易·腓力普时代的巴黎的房間，巴賛夫妇的寢室好像是从一幅法兰德画家的画里剪下来的：一張很有气魄的床，雪松雕的家具，还摆着成千个古老的除法兰德地方以外沒人知道的小东西。

琳妲想道：“在这張不方便的床上，他們怎么样相亲相爱呢？”

然而，她說出的却是另一样的話：

“这里簡直太——美——了！”

克列里雅乘势說道：

“稍带一点浪漫色彩……你知道，可以美化生活的……”

然而，引起最多贊叹的还是蒂拉的房間……

怀疑派的父亲本想問一句：

“可怜的姑娘想了什么妙法，在这橱窗里睡覺啊？”

但是克列里雅眯着的眼睛射过火星，奥利維欧·巴賛就閉住嘴了……

当琳妲迈过房間的門坎，她的头都有些发昏了……玫瑰色的家具，玫瑰色的灯光，玫瑰色的壁紙，玫瑰色的床鋪。这里的一切都令人联想到愛情。琳妲深为感动。幸而这时候大厅里的自鳴钟敲了十下，客人和女主人才一齐走下去。

汽車一輛又一輛地向小樓开来。被邀請的客人都下了車。

穿着黑衣裳，扎着紅圍裙的卡罗拉在大厅里迎接客人。妇人們都贊賞她雅致的装束，男人們都向她投过露骨的贊賞的眼光。

蒂拉和两个女友回来了，她上樓到自己房間去換衣裳……几位妇女耐不住要看她的新装，敲着門：

“我們能看看庆祝会的主人么？”

回答是一陣笑声和一个女伴的声音：

“她还在穿衣服呢！”

“我們来吻一下你的手。”太太們笑着坚持要見她。

当这位“新生的人”終于下了樓的时候，大家都聚集在餐厅里，喧鬧地欢迎她。她很美丽，很动人，穿着一身半透明的玫瑰色紗裙；蒂拉有如一个燦眼的噴泉。

她还在接受祝賀，忽然門口傳来年輕人的合唱。蒂拉跑去迎接新客人；她激动得說不出話来。莫阿瑟、乔治和他們的七位同学一面走进，一面唱着庆祝的歌：

祝你的幸福日久天长……

他們都穿着一样的服装：黑褲子、漆皮鞋和夜礼服——就好像是音乐班的。

他們来了以后，庆祝会开始了。

出人意外

过一会儿，从酒吧間里傳来一陣轰轰的笑声。克列里雅和貝利尼雅去探視狂喜的原因。

原来一切过失都是由其揚娜① 所起，她沒有能經得起遞酒

① 其揚娜：塞巴斯其揚娜的简称。

时每一种酒都要先嚐一口……坐在木箱上醉得哈哈、哈哈哈哈……

在烟气氤氲的书房里，奥利維歐·巴贊在凝神傾听的人們面前高談闊論地談着工业上广泛应用的小顆金鋼鉆，它們的主要产地是巴西，但是在欧洲却被当作德兰士瓦出产的。

太太們都聚集在餐厅里。她們吃着、笑着、談着。克列里雅建議琳妲嚐一块餡餅：

"你嚐嚐吧，琳妲，这不是餡餅，是仙糕……"

朋西安諾太太却有些見怪：

"让我吃餡餅？饒了我吧。我可不想長得像鯨魚似的……"

这时候，由薩克索風手貝納地諾指揮的爵士乐队演奏起来了。大厅里开始了舞会。过一会儿，穿着礼服的青年們都找他們的意中人到二层楼上一对一对地散开了。只有乔治沒有和大家同乐，他呆視着女佣人已經到了有失观瞻的程度，被他的朋友們看出来了。

"怎么，看上她啦？"他們問道，但是乔治一声不响。

角落里有三位太太，在观賞着跳舞，她們毫无顾忌地談論着蒂拉和莫阿瑟的关系。琳妲作为未来的婆母，发表了意見：

"当然，他們还是孩子；莫阿瑟十八，她今天才滿十五。可是他們是那样相爱着……在这种情况下，作父母的还能說什么呢？"她伤心地叹了口气。

說完这話，她就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搭上美丽的腿，把金黃的头发——头发的本色是令人猜不透的——往后一甩，就沉思起来。看样子，这桩婚事是非办不可了……

蒂拉站起来，往自己屋里走去，莫阿瑟有心跟着她，但是母

亲拉住了他的衣袖：

“等一下，我的孩子！”

太太們都为这年輕人的急性露出笑容。

卡罗拉不时地端着檸檬水放到桌上来，把鍍金边的高脚杯送进办公室，淡白色的飲料上浮着一块块的冰。

从酒吧間里傳来的其揚娜的声音越来越大了。現在她在傾吐着对一个叫柯洛地欧的怀念，那个人很久前把她拋棄，从此以后不想再回到她身边。

“老天爷作証，我是多么愛他！”

琳妲走过去看那喝醉了的女佣人，在她的生活中有过这么熾烈的愛情啊。她羨慕其揚娜，这个洗衣婆起碼是愛过人，也是被人愛过的。

在餐厅里，女人們的笑声更响亮，談話的声音更大了——大家喝着威斯忌。許多不願跳舞的太太們，仁慈地把自己交給威斯忌喝得鼻子通紅的男伴們，挽着他們的胳膂到客厅里去。貝利尼雅，一位梳着一撮浪漫色彩的金黃头发、长着一对碧藍眼睛的太太，显然变得愛說話了。在一群穿着夜礼服的年輕人的圍繞下，她大談愛情的偉大……

快到半夜的时候，走了一些人：土海尔他們住的远，恩利凱斯他們明天要到远处去旅行，奥尔門那斯家里有病人。在这些可敬的家庭走了以后，異性之間的許多交接上的客套都烟消云散了。而这些客套又是多么合克列里雅的心！她就是在說“性”这个字的时候都要臉紅，好像談什么怪东西如牡蠣、黑鷹或蜘蛛蟹一样。这儿，那儿，大厅里，过道里，屋角里，甚至在院子里，都是一对一对的人在賞月。

其揚娜傾吐了半天伤心事，累得睡着了。乔治在厨房門口

抓住了卡罗拉的手，把她拖过来：

"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是多么愛你？"

"怎么回事，小孩子？放开我！……"

"你对我說一句話，只要一句！"

"明天……"

乔治除了被拒絕的耻辱以外，实质上沒有感覺什么。但是現在連耻辱都感覚不到了。一个什么下賤的女佣人……

这时候朋西安諾紅着臉，凸出了眼睛，手哆嗦着，在和奧利維欧爭执，駡着那些城市里泛濫着的不懂規矩的人。他們在狹窄的人行道上吵吵鬧鬧，不让行人行走。他們总停在橱窗前，妨害別人观賞廉价貨物。

在电影院里也总能碰見几个不懂規矩的；他們靠在椅背上，摆着臭架子，擋住后面观众的視綫。

在挤滿了人的公共汽車里，你也总能看見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嬌慣的要让人抱的大孩子，孩子总是用嫉妒的眼神看着那些安坐在前面座位上的人……

主人不小心地提示道，他們都是些沒有受过教育的人。这回朋西安諾可抑制不住了：

"他們要教育干嗎？他們所缺少的——只是信仰！如果叫我来管理国家，只用三天……三天……我就会！……"

他这样子好像身上有一根发条崩断了……唱片裂紋了……清楚地了解自己丈夫脾气的琳妲从隔壁房間里听到他的話，馬上赶到吸烟室来，怕他完全失掉自制力。然而，克列里雅把她从办公室里領出来：

"亲爱的，让男人們自管自吧，他們終会彼此諒解的……"

貝納地諾和他的伙伴們几乎不給跳舞的人一分鈡喘息。最

后，人們不得不要求薩克索風手来一次休息。这时，莫阿瑟送蒂拉到客厅里来，一定要她彈一个曲子。一陣庄严的肃静，只听得到从酒吧間里傳来的嘈杂声。那里馬卡来向好容易才醒过来的其揚娜在讲一个鸚鵡的故事。

蒂拉把手摆在琴鍵上，激动的小头往后一甩，手指头就开始輕輕地彈弄，嫻熟地演奏起柴柯夫斯基的中国舞曲。表演获得很大的成功，不亚于那些聞名的音乐家。

然后蒂拉和莫阿瑟往大厅里跑去了，摔倒在躺椅上。他們要互相讲那么多幸福的話！……他們的談話好像沒有尽头。他們还坐在那里，而在挤满了等着主人的客汽車的街上，出現了一个孤伶伶的姑娘。她又瘦小，穿得又貧相，低着头走着，像是在地上找什么。

莫阿瑟认出来这是卢西塔。蒂拉叫起来：

“那个怪影是誰？”

“不知道。从来也沒見过她。大概住得离这儿不远吧。”

卢西塔的父亲在瘋狂地吹着薩克索風。傳到街上的是音乐，嘈杂的人声，笑声，开香檳酒瓶子的声音，晶亮的液体在酒杯里汩汩的声音，还有激情的碰杯和祝賀……可怜的卢西塔在屋前徘徊，想看到自己的爱人。誰知道这也許是最后的一次？……

蒂拉感到一种不适：好像在她和莫阿瑟中間掉下了一块冰。

忽然，在房子深处发出了一个絕望的叫声，随着是一陣不安的寂静；显然听得見是一个人在急躁地撥着电話机。奥利維歐的声音：

“是警察局嗎？請找一下普罗斯佩罗先生？”

短暂的沉默，然后：

“普罗斯佩罗先生嗎？我是奥利維歐·巴賛。您記得嗎？正

是我。我刚刚被偷了錢和宝石，总值二千五百康托。您来一趟吧！我求您，快一点！……”

这飞来的横禍自然打断了节庆。許多客人想馬上离开这里，忙去找自己的斗篷、帽子和披巾。在这一团混乱之中，朋西安諾还是抓住个机会发表了自己对不懂規矩人的这个問題的观点：

“这哪是什么不懂規矩的人啊？我們周圍都是些瘋狂透頂的贼和騙子手，对他們来説，沒有什么神圣可言！”

他憋住一口气，不能再往下說了。說又有什么用？反正誰也不再听他了。奥利維欧根本顾不得他。

奔向門口的客人被迫退回来。厨子馬卡来自作主張地站在大門口，張开双臂，用那尖細的童声声明：

“不，先生們！在警察到这里以前，誰也不能出去！”

有一位太太想違抗，可是馬卡来生气道：

“蛤蟆在人家的泥塘里不能乱叫！警察来以前，这儿归我管！”

于是，好像是补充自己的話，他作了个足以有說服力的动作：右手解开了上衣，露出后腰上的黑枪把和鋼枪筒。

“这只小鴿子早就等着机会呢……”

第三章

牛皮原形毕露

搶案

警笛撕裂人心的叫声越来越近，使沉睡的街道充滿惊恐不

安。过了一会儿，一輛黑身白頂、人們都叫它“企鵝”的警車，停在布根維尔街这家的門口。飽受惊慌的客人和佣人都退到大厅里去，吵吵嚷嚷地議論着。大家都被这件事情弄得气憤和不快，只有洗衣婆其揚娜人醉酒还沒醒，在无緣无故地大笑着。馬卡来不得不把她拉到后院去，大声喝道：

“老老实实地待着，傻娘們！”

从警車里跳出几个人来。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記录員薩丁尼亚和几名便衣。毫无疑問，他們在路上已經安排了行动部署，因为每个人馬上站到自己的崗位上。有一个警察靠着大門大声喊道：

“誰也不許从这儿走！”

“包括我嗎，老朋友？”馬卡来呲着牙笑道。

警察輕蔑地看了他一眼，沒有理他。其他便衣，帽子扣到后脑勺上，嘴里叼着紙烟，分散到院子里和屋里。普罗斯佩罗和薩丁尼亚先問主人在哪儿。他們在办公室里找到了主人，夫妇两人正为这件事情垂头丧气地呆在那儿。

“麻煩您回答几个問題可以嗎？”

“听您吩咐……”奥利維欧說道。

普罗斯佩罗聚精会神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說道：

“从您打的电話里，我知道总值两千五百康托的鈔票和宝石沒有放在保險柜里，而是放在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保險盒里？……”

“正是这样，那些东西是放在一个手提的鉄匣子里的，我們总是换着房間把它藏起来。不幸这样的預防都枉費心机了。”

“这个匣子是叫贼拿走了嗎？”

“不是！贼掏空了里面的东西，换上了一些破石子蒙人；我

們不打开匣子檢查，只是提一提重量，是不会发覺的。他把匣子鎖好放在原地，等我打开一看……”

“在这以前有誰見过鉄匣子嗎？”

“我……”克列里雅回答，“有一天早上，我的儿子乔冶說，夜里他听見院子里有响动。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圍牆上露出一个戴法国帽和墨鏡的老头，他看見这个人不止一次了。听了儿子的話我吓了一跳，就跑到楼上去看看鉄匣子是不是还在原地。”

“您看見了嗎？”

“看見了。細看了，还提了提。鉄匣子还照旧如初。”

“現在让我們檢查一下……”

当主人和警察局的代表挨着屋子走的时候，三三五五分散在大厅里的客人对不放他們离去表示憤慨；有些人在冷笑。只是瑞落先生——白瓷矮人——躺在草坪上，手支着头，象往常一样无动于衷，他沉默着，不住地抽着烟斗。

便衣警察上了楼，进到蒂拉的房間。这里一切都是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克列里雅打开了衣柜門，把挂在衣架上的衣服挪到一边，拿出一个鉄匣子，放在鋪着玫瑰色床单的床上。她想打开保險盒，但看起来这不是輕而易举的事。

“鎖总是这样难开嗎？”

“不，原来是很好开的。我想是贼往里放石子的时候，鎖里塞了些沙子堵住的。”巴贊回答。

小钥匙轉了一个圈。克列里雅掀起小盖，把包在碎报紙里的几个最平常的石子放在华貴的床单上。普罗斯佩罗詳細地檢查了这些东西，并注意到报紙上的日期。然后好像是接着前面的話問道：

“你們到現在还沒有怀疑过什么人嗎？”

“沒有，先生。佣人是几天以前雇来的——在我們上次談話以后不久。家里的人，这您可以理解……而我們的客人都是相当体面的人。他們还都在这儿。如果您想盘問他們……”

“让我們問問看。”

他們下了楼。政权代表人的到来使談話声平息了，籠罩上一层尊敬的沉寂。走到大厅以后，普罗斯佩罗停下来，看了一下在場的人，然后轉身向跟在他身后的奥利維欧說道：

“都在这儿嗎？客人、您家庭的成員、佣人？”

“只走了几位客人，但是我可以担保。”

“还有洗衣婆不在。”克列里雅补充道。

普罗斯佩罗看样子沒有听清楚她的話，向客人們說道：

“請轉过身去。一个一个到門口来……”

客人听說馬上可以回家了，都很高兴。他們排成一行，清晨的凉意使他們都縮着脖子，慢慢地走到門口。便衣警察輕輕地摸索着他們的口袋。这是一幅有趣的图画，但是誰也沒有发现它是多么荒唐可笑。除了瑞洛先生以外，誰也沒有发現，但是他只不过是个白鵞老头……

客人們走了，剩下的是家庭的成員和佣人。普罗斯佩罗先問了馬卡来，又問了卡罗拉。

乔治担心地看着她，好像要說些什么，但是姑娘向他笑了一笑。蒂拉还穿着玫瑰色的紗裙，一眼就看出哥哥的心緒不宁：

“你說吧，乔治。你要是怀疑誰，你就說吧！”

“知道的我早都說过了：一个戴法国帽和墨鏡……”

卡罗拉继續向这少年温存地微笑着。

“还有别的佣人嗎？”普罗斯佩罗問道。

家庭的成員互递了眼色。克列里雅回答道：

“是的，还有一个洗衣婆其揚娜，那个可怜的女人一直待在酒巴間里，而且……”

这时候有个便衣从里屋走出来，推着洗衣婆向前走，看样子，洗衣婆乘这个空子又喝下了几杯。

“你叫什么？”

“塞巴斯其揚娜·阿尔維斯。”

“从前在哪儿作事？”

“怎么說呢……現在記不清了……”

“是你偸了主人保險盒里的貴重东西嗎？”

这女人茫然了。渾浊的眼睛看了一下周圍的人，作了个笑臉。专員助手又重复問了一句：

“是你嗎？”

“就是我，禿头先生。”

“誰指使你干的？”

“沒有誰。是我自己，因为好玩……行了，别纏着我了，听够了，先生……”

普罗斯佩罗沒有掩飾住他极度的惊訝。其揚娜还站在他面前，咧着大嘴，露出牙床。

专員助手向領她来的便衣作了手势。那家伙就粗暴地抓住其揚娜，要把她拉到警車里去。可是洗衣婆大叫起来，拚命地挣脫。跟着又上来几个便衣帮忙，把她拖到門口。可怜的女人挣扎着，不惜牙咬手抓，拚命地喊道：

“你們把我架到哪儿去啊，怪物？”

过一会儿，听不到她的声音了。警車开走了，警笛騷扰得街上惊恐不安。

克列里雅递給卡罗拉钥匙：

"鎖上門!"

"从現在起不需要鎖門了……"奧利維欧懊丧地說。

克列里雅眯着眼睛,嘴癟得更厉害了,說道:

"現在怎么办呢?……你以后干什么呢?你呀,沒有什么指望了。"

"怎么能这样說!我也来造假酒,学你父亲,要不再去当推銷員……倒是安穩得多。"

夫妇两人躺下睡覚,但是怎么也睡不着。他們无言地躺着,各自苦思遭到的不幸。

天亮了,街上走过一个人,在大門口停下。奧利維欧听到用力往信箱里塞紙的沙沙声。他起来,去拿报紙。可是他剛走进办公室要取什么东西的时候,突然感到一陣疲乏,倒在躺椅上就睡着了。

早飯端上了,乔治叫醒父亲,給他看一份新出的登滿了照片的报紙。一条消息的标題占滿三行:"女佣人狂飲大醉,保險盒搜括一空……罪犯供认不諱。"这条消息是用大号字登的,行与行間隔較大,最后用以下的不祥的字样結尾:

"布根維尔街盗案女犯名塞巴斯其揚娜·阿尔維斯,彼曾竊取一保險盒,內裝財宝总值二千五百康托,迄今仍未供出同謀者及其乘庆祝生日夜所竊贓物匿藏之地。但警局将尽所能,促其供认云云。"

在公司管理处

奧利維欧·巴贊从公司地方办事处往里約热內卢中央出口公司打了一个电話。但是經理和他的三个代理人都不在。于是,奧利維欧又找管理处主任或是他的某个代理人,但是他們正在

开会討論解雇巴賛的問題。这位抑郁不安的圣保罗公司的代办沒有别的办法，只好打电話找卡斯皮欧博士。

卡斯皮欧博士在公司里以吸墨器这个渾号聞名。这个賽馬迷不常到自己的办公室来——他整天都待在賽馬場。如果在卡斯皮欧博士的安乐椅上摆一块石头或磚头，都能成功地代替他。

然而，公司对他的作用却給予极大的重視：他和部长是亲兄弟。因此，他享有各种特权和照顾；而且还能避免傾軋和竞爭。

但是竟連吸墨器也拒絕听完奥利維欧的电話！

于是，这位公司的代办只好跑到飞机場，搭十二点钟的班机。过了一会儿，他就在里約的飞机場降落了。出租汽車把他送到一所大楼前。大楼的正面刻着三个半米长的古怪字母，那是可敬的出口公司的簡称。

奥利維欧·巴賛心里直跳，登上寬寬的楼梯。入口处的电钟指着十一点四十五分。在这样酷热的日子，机关里的时間过得很慢，拖得很冗长。在大厅里有一道玻璃隔板，隔板前面摆着为来客准备的安乐椅和长凳，隔板后面是几个沒穿上衣的男子在懶洋洋地敲着打字机。有个金发女郎，在柯帕卡巴那海濱浴場晒得黑黝黝的，摇摇摆摆地挨着桌子走，把打好的信件收到一个柳条筐里，好送去签字。

奥利維欧像过去一样放肆地推开門，进来向值班的女職員問道：

“請問，奥萊姐，管理处有誰在？”

“卡斯皮欧博士。”

“别人呢？”

“剛开完会就都去吃午飯了。”

奥利維欧臉色蒼白、恐惧得屏住气息地进了办公室。这次

会見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大房間是一个人也沒有。他一眼就看見一块銅牌，上面用英文写着："請肃靜！偉人在工作！"

他往两边一看，吸墨器正对着鏡子用心地扎領带。他从鏡子里看見圣保罗公司的代理人以后，臉就像假面具一样定住了。他照样看着鏡子，发現巴贊臉色蒼白、眼神惶惑、双手顫抖。奧利維歐依然站在屋子中間不动。

"您好，博士！"

卡斯皮歐沒有听眞，继續扎領带。

"您好，卡斯皮歐博士！"

現在这位部长的兄弟才扭过头来：

"啊！……巴贊先生！……"

奧利維歐往前迈了一步，激动地問道：

"我的事情这里知道了嗎？"

"知道了。"

"現在怎么办？"

"今天早上举行了經理会議。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自己明白……事情交給了我們的律师，让他們办理……"

領带終于整理得无可挑剔。卡斯皮歐走到衣架前，穿上上衣。他的上衣是最精致的亚麻料子的。如果不是头发已經灰白，他很像一个年輕人。卡斯皮歐先生再一次照了照鏡子，感到很滿意。然后，他打开了銀烟盒，取出一支烟，也請奧利維歐吸一支。

"謝謝您，博士。我是来問問，我应該怎么办。"

"自己想想吧。有火柴么？"

奧利維歐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递給了他。

“但我是被搶的呀！”

“漂亮的打火机！在我們里約找不到这种东西。您被搶了，这与公司何干？您去求朋友帮助，向銀行請求貸款，出卖财产，錢要归还給公司……”

卡斯皮欧点着了烟，仔細地看了打火机，然后还給主人：

“謝謝。我也要买一个差不多的……”

“公司会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呢？”

“这由律师决定。挪用公款、私匿珍宝……我虽然是个受过足够教育的人，但老实說，不大懂得这种事……我生来不是干法律上的那种吹毛求疵的事，而是为了胜任高級行政职位……”

“但是就算我把自己的财产都卖光了，也不够抵偿被偷去的十分之一的呀。”

“賊搶的是您，而不是公司。”

“能不能对我通融通融！比如按月償还一部分——在全部賠償損失以前，我不要公司的經紀費。哪怕过許多年，我也会努把力，让公司得到多两三倍的收入……我的孩子还在上学……我所遭到的事情，您这里的任何一个职員也可能遭到，不管他工作是多么勤勉……”

吸墨器早就准备走了，他对这次耽擱非常不滿意，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奥萊妲走进来。

“这是信，博士……”

“放到这儿吧，吃完早飯再签。”

等奥萊妲走了以后，奥利維欧又固执地說下去。

“那么說，是想对我提出訴訟？”

“那自然了！”

"我得出庭作証……"

"那还用說！"

圣保罗的代理人克制不住自己了。

"如果这样做的話，尽管迫不得已，我也要揭开我們彼此知道的一切。"

"什么——一切？"

"这您很清楚。就拿掺着貴重矿物的白瓷土这件事情說吧……您当我在公司里工作了这么多年，是蒙着眼睛的嗎？不，先生，我是不甘心一个人落水的。"

吸墨器臉色发白了。

"您这是訛詐，啊？"

"怎么說都可以。这是一个一家之主的拚命的自卫，他站在貧穷的門坎上，你們想把他关进監獄，虽然这不会給你們带来任何好处。"

一陣寂靜。卡斯皮欧博士不耐煩地看了一下钟。已經正午了，他要迟到了，他好像忽然想起一个收貨人似地，改成緩和的口气說道：

"奧利維欧·巴贊先生，回到圣保罗去吧，耐心地等事情調查的結果。在适当的时候，我們会派一位律师去找您，他会根据公司认为最合理的决定办法来处理的。現在，請您允許我，該吃午飯了……"

奧利維欧匆匆忙忙，沒有告别地搶先走了。吸墨器为了不跟他一起出去，在办公室里又待了一会儿。

終于……

奧利維欧乘中午一点钟的班机回来了。走到布根維尔街家

門前，他一陣心悸。花园的鉄栏杆上挂着一个招牌："此房出售。欲购者請找朋西安諾先生——房产土地买卖經紀人——任达尔街 56 号。价錢克己。"

奧利維歐很快地走进家門。安列里雅正在客厅里。乔治和蒂拉因为家里遭到这場不幸，大部分时間都悄然失神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奧利維歐回到办公室鎖上門，整理书信，直到吃晚飯才出屋。

过了几天，出口公司的一位律师，网球冠軍路克列西歐博士来訪問他。奧利維歐跟这个人很少接触。律师走进来，和善地微笑着，并馬上解釋道：

"我到圣保罗来是参加网球賽的。这件事让我們总經理知道了，他认为每个职員都是檸檬，馬上把我扔进榨汁机里，让我到警察局去打听清楚您那件事情。我认为現在的苗头对您有利……"

"对我？"

"我想是的。經理們都鬧得沒有主張了。这不是沒有緣故的！盗案的消息引起了很多風声。魔鬼才知道这事情多么錯綜复杂！"

"公司要怎么办呢？"

"一致的意見是把这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弄个幌子，好避免調查。您在里約有个朋友。自从那次卡斯皮歐博士和兄弟吃完早飯以后，他一直在讲您的妻子儿女，讲您傾家蕩产和公司可能遭到的危险。总經理終于賞識了您的才干和为人誠实……我現在，老实說，眞的还不清楚，您会吃官司还是得奖賞……"

他看了一下表，继續說：

"唉！我在这儿被这些煩人的公事困着，其实早就該去练习

了——这場决賽可不簡单。您认識比利时的女冠軍嗎？明天到运动場来吧，我給您介紹。的确，她很瘦，皮包骨，可她是比利时的第一把拍子。巴贊先生，眼睛可准，手可快哩！”

客人开始告别。

“您欠下公司的这笔債，說不定不是亏損还是盈余呢。您明白了嗎？”

“我应当怎样做呢？”

“递一張辞呈。应当写得客气些，令人信服，并以純系出于个人的原因为基础。作为个人和朋友，我劝您贊美管理处成員們的爱国主义和忠貞不渝的精神，以及我們公司对巴西的貢献……您明白了嗎？”

“明白了。”

“那么就这么办吧。再見吧！我要迟到了。大概都已經集合了……”

客人走向門口，跑到街上去了。他不住地举起手，想拦住一輛汽車，好送他到俱乐部去……

奥利維欧靠着大門，大門現在是白天黑夜地敞开着的；他微笑了，笑中露出神秘的意味……

牛皮不見了

阳光透过通風口，射进若瑟—庫斯托地奥街的地窖。这里早晨来得要晚。

馬里欧在麻袋堆成的床鋪里醒了，伸个懶腰站起来，打开門，好看看太阳，测定几点钟。然而，正在这时候，一万一千处女教堂的钟打了九下，那复杂的天文計算也就不需要了。馬里欧餓得发慌，感到自己很倒霉。

早晨是美好的。不久前下的一場雨冲干淨了門前的洋灰台阶。台阶虽然有些坑坑疤疤，但却显得嶄新。在倒塌了的磚墙那边，可以看到几棵沒有人管的老李树。老狗克列通奈把嘴巴埋在爪子里，晒着太阳在瞌睡。

心事重重的馬里歐幷沒感到晨色的美丽。“牛皮还沒回来……他能出什么事嗎？”

馬里歐掩上了門，好不让对面的邻居看到地窖里令人吃惊的貧窮。他想湊和煮一杯咖啡——因为連到酒吧間去喝杯咖啡的零錢都沒有。他翻了所有的东西，也无济于事——連一片陈面包都找不到。馬里歐想，卖掉一件什么东西也好，但是馬上又避开了这个念头，因为这里的东西都是偷来的，拿出去卖只能招来人家的怀疑。收买东西的，可能会这样問："你从哪儿弄来这些麻袋的？"要不就說："你从哪儿挖出来的破烂衣服，看样子，别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吧？"

一个穿着肥大衣服的胖女人走到院子里来。这是女邻居娜伊拉，穆斯塔法的老婆。她在克列通奈面前摆上一盘吃的。路过的时候，她往地窖里看了一眼，看見馬里歐，就向他解釋：

"昨天晚上我在炉台上給穆斯塔法留的晚飯。他呀，这个不要臉的东西，到快天亮才回来。喝得烂醉……也沒去找东西吃。算是克列通奈走运了……"

她回到屋子里去了。克列通奈站起来，聞了聞盘子，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食物的餿味打消了它的食欲。可是馬里歐决定了。他走到洋灰台阶前，看了看窗戶、墙，环視了一下院子就……

但是，当他靠近盘子的时候，狗一陣狂吠，向他扑来。吓得流浪汉倒退了几步。这时候，穆斯塔法穿着藍色的睡衣，戴着一頂紅土耳其帽，从窗戶里探出头来，哈哈地笑个不住……这个坏

蛋一直在窗帘后面盯着饥餓的馬里歐的可怜把戏……

海泡石烟斗

馬里歐懊丧地回到地窖里来。从昨天起，他就沒有吃什么。饥餓的感覺一直糾纏着他，越来越难过，越来越厉害。他已經顧不得考虑什么小心謹慎了。得卖点东西……卖点什么呢……他貪婪地环視周圍——沒有一点值錢的东西。忽然，他想起了琥珀嘴的海泡石烟斗。他犹豫了一刻。要是牛皮不答应他呢？但他馬上又放了心。这个时候，不管头子在哪儿，他身上总有二千五百康托的錢和宝石。等他到这儿以后，自然不会想起从前……偷来的烟斗。这一刻，馬里歐早把原主的名字忘記了。

馬里歐得出这样的結論，給自己打足了气以后，走到箱子旁边，摸索了一会儿，就掏出一个小匣子，匣子里絲絨墊上摆着那个貴重的烟斗。他順便还捎上那一罐上等烟絲，掩上了門，就往院里走去。

到了街上以后，馬里歐注意到一个家伙在非常用心地研究电钟。

他們彼此斜視了一眼。馬里歐走到街口，忽地一轉身。那人还站在原地往小本上記着什么，后来就往馬里歐这边走来，仿佛在监視着他。于是馬里歐立刻拐过街口，躲到一座房子前的树籬后面，从那里窺伺着这个陌生人。毫无疑問，这个陌生人正在行人中找他，找馬里歐。这是千真万确的……

公共汽車一过来，馬里歐就跑到車站去。等車停下来，馬里歐一跃跳上了車。

“我摆脫了这家伙……”他想道。

下了公共汽車，馬里歐繞了一大圈，免得經过86号咖啡館，

也可以避开从前同事的嘲笑的眼光。最后他在一家香烟店門前停下。招牌上写着："偉大的士耳其人"。透过橱窗的玻璃可以看到柜台，上面摆着一袋袋的烟絲，袋上标着注有品种产地的紙签：梯耶特、里約—彼得拉斯、巴索·里多等等。右面格子上摆着鉄筒、小玻璃瓶、小紙袋。对于馬里欧說来，这并不新鮮，当初他也不只一次地来过这里。

香烟店唯一的售貨員叫培利科尔。他总說自已是"柯林天斯"队的捧場人，但很多顾客都认为他这是耍滑头。

轉过头来，馬里欧又看見那个帽子紧拉到前額上的家伙，他站在那儿靠着电綫杆子，馬里欧滿心狐疑地看了陌生人一眼。那人看样子不想丢下馬里欧，也猛然轉过身来扫他一眼。

'跑不了啦……这回……"馬里欧惊慌失措地想道。

然而，改換路綫已經晚了，馬里欧只好走进香烟店。他沒有立刻看見培利科尔，因为这里摆滿了一堆堆各种牌子的香烟和烟草，以及許多装着打火机、烟斗、自来水笔、刮臉用具和卷烟紙的橱窗。培利科尔抬起头来，見是顾客，連忙堆下笑容，談起最近一次的足球賽：

"我是不是跟您打賭来着？您要明白，我的队不能不打架呀！"

他們就前几天的一場足球賽交談了两分钟。馬里欧唯唯諾諾地想不知不覺地轉向正題。他一面臉向着橱窗里摆着的貨物，一面往街上看。那个把帽子扣在額前的家伙，离开了电綫杆子的位置，轉到公共汽車站，还继續斜眼盯着小鋪。

馬里欧装出一副想起来什么似的样子：

"您知道嗎？……几个月以前我离开了列奥那多先生咖啡館的职位，那咖啡館就在旁边不远……直到現在我还沒找到事情。"

培利科尔的臉馬上变了，戴上了一副冷淡的沒有表情的面具。馬里欧继續說下去：

"……所以現在为了存錢足球賽，我只好卖一些小玩意儿，我那儿还存着不少……"

售貨員像是被魔棍点了一点似的，摘下严峻的面具，戴上殷勤和藹的面具，等着他說下去。

"就是这样，我才把这罐烟絲和这个烟斗拿这儿来换几个錢，这是从前好时候，聶烏扎送給我的，您是认識她的……"

培利科尔接过小匣子打开，仔細地看了看烟斗。

"眞是見鬼！我认識这只烟斗！您往这儿看，里头……"

"'偉一士'。"

"'偉大的土耳其人'，是我們鋪子的商标。"

"那么說，聶烏扎准是在这儿买的……"

然而卖貨的并沒有留心馬里欧的話，他打开抽屜，拿出記事簿一頁一頁地翻着。过一会儿，他对这次尋找感到非常满意，狡黠地問道：

"請您猜猜这是誰买去的……"

"施金尼奥伯爵！"馬里欧忽然想起牛皮的話。

"什么施金尼奥伯爵呀！是咱們的警察局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您认識他嗎？"

馬里欧覺得自己受了侮辱，但是又找不到适当的話回答。但是售貨員对这种事情是有經驗的，馬上替他解了圍：

"这种烟斗送礼是最好不过了。大概普罗斯佩罗把它送給一个朋友，那人又轉送給另一位，末了过了几个月，东西到了那位小姐手里，她大概又送給您过生日。是这样吧，啊？"

經过这一番話，找到了如此簡单而合乎邏輯的解釋以后，馬

里欧冒险地說下去了：

“这个烟斗和这一罐烟，您給多少錢？”

“我們是体面的字号；我們不买旧貨。”

馬里欧臉上显出失望的表情。售貨員想了一会，又补充道：

“但是我个人喜欢这种烟斗——可以拿它在朋友們中間夸耀夸耀，就算这样吧，我来办这件蠢事。”

“您給多少錢呢？”

“五十块現金。”

“行。拿錢，交貨……”

不远就是一家买卖兴隆的“比薩”咖啡館。应当說它的字号与著名的斜塔城比薩毫无关系，和安鯛魚、奶酪、餡餅也沒什么关系。它好像在喊：“踩油門！”“发动馬达！”[1] 这个舖子在出租汽車司机和駕摩托車的，踢足球的和足球捧場人中間是很有声望的，因为这些人不在少数，显然“比薩”的买卖也是很兴隆的。

馬里欧正是奔这儿来的，他提心吊胆地望望四周。那个帽子扣在額前的家伙还站在街口跟一个难看的小伙子——載重汽車司机——在爭执什么，好像不再注意馬里欧。馬里欧放心了，走进咖啡館，坐上高轉椅，胳臂肘靠着鋅柜台，要了一份“梅廸亚”和夹肉面包。

“听我說，朋友，我是你們的同行，在38号咖啡館干过，往面包上多抹点奶油！”

吃飽了以后，馬里欧裝滿了紙烟和火柴，打算回地窖里去。然而他剛走出咖啡館，又看見那个陌生人了。那家伙迎面而来！馬里欧站住了。他的腿軟了，前額上冒出一股冷汗；連跑的力气

[1] “比薩”（pisa）：是葡文 pisar 的命令式，意为压、踩。

也沒有了。他低下头来，等着人說："你被捕了！"但是，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那个戴帽子的家伙已經站在他面前，狡猾地微笑着。因为馬里欧带着一副在等待着什么的表情，那陌生人就以职业的动作翻开了上衣的右襟，露出别在里子上的画片：

"春宮画！……非常有意思！……五个克魯賽罗一張！"

地窖里的会議

馬里欧一直躲躲閃閃怕遇見人，終于回到了若瑟—庫斯托地奥街的地窖里。在洋灰台阶上，他犹豫不决地呆了一会儿：通过半开着的門，他看見正談得热鬧的人們。可是退回去已經晚了。他被发現了。有个女人的声音叫道：

"庫伊卡！"

那是卡罗拉。褐色皮肤的姑娘大开着門，装出交际界的态度，摆了个手势請他进去。

"馬里欧先生，安卓伊斯－卡拉布薩②！"

然而，誰也沒有笑。

在地窖里，馬里欧碰見了馬卡来和面包干，两个人气得臉色发青。卡罗拉过去总是那么和藹可亲的，現在却变得像条毒蛇了。

她紧走到馬里欧身边，把双手叉在腰間，向他問道：

"牛皮在哪儿？"

"在这儿，在我口袋里，伸过手来就能摸着……"

一陣寂靜，寂靜里充滿了不信任、怀疑和憤恨。馬卡来第一个用細嗓子說道：

---

② 安卓伊斯：魚鉤；卡拉布薩：尿子；这是故意加的头銜。

“我认为这是卑鄙。他拿了錢，藏起来就溜了……”

怀疑摊出来了。四个人推阴郁地你看我、我看你。又是一陣沉默，有苦难言的沉默。卡罗拉第一个打破了这場面。

“但是他能跑哪儿去呢？藏到哪儿去呢？要是他不来的話，我就豁出去了：到警察局去把他的老底全兜出来。我这样作可以救出可怜的其揚娜；普罗斯佩罗正准备拷問她……”

她这些話与其說是对在場的人讲的，不如說是对自己讲的。

面包干說道：

“昨天我突然碰見了牛皮……那是在皮拉亭尼街上。他从我身旁走过，裝一副沒有看見我的样子，就上了公共汽車。我本来想纏住他，可是你們知道……万一有別人跟着他……有个探子釘稍我怎么办……”

馬卡来建議道：

“明天这时候还在这儿聚会。誰要是碰上牛皮，就跟着他，但是要小心——他可机灵，从你眼皮底下都能溜走……不管怎么样，要探出来他住在什么地方。”

商量妥了以后，馬卡来和面包干为了不引起麕集在街头的便衣們的注意，分別从地窖里走出来。

剩下馬里欧和卡罗拉两个人，談了一会儿心。馬里欧說：

“唉，悔不該当初走錯了这一步！”

“这么說，你后悔认識我了？原来是这样！”

“不，卡罗拉，你知道，我是……”

他走过去，向她伸出双手，但姑娘躲开了他。

“算了，算了吧！够我受的了！”

他們倆坐在筐子上。

“卡罗拉，我們离开这儿吧！”

"到哪儿去，傻瓜？"

"去漫游世界。"

"哪有錢呀？你以为火車票也能賒嗎？"

馬里欧沒有吭声。她继續說道：

"你像是昨天才生下来似的？警察局有无綫电；他們可以和整个美洲像我們現在一样面对面地通話。不管我們逃到哪儿，逮捕的命令会隨着跟来的。"

"我有个叔叔。他在圣多—阿瑪罗水壩工地工作。我去找他，求他帮助我在內地找个工作，我跟他說，我要从新作人。可以担保，他会欢迎我的。"

"我还剩下一点东西……是故去的母亲留下的……押在当舖里。如果需要，可以把它卖掉。"

沉默。

"偷来的东西眞是在牛皮那儿嗎？"馬里欧問道。

"向上帝发誓，在他那儿！那天夜里我从圍墙上把匣子递給他。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現在看見你一样。"

又是一陣沉默。

"你不需要回去作事嗎？"

"不，主人把我辞了。可怜的，他們自己也落得一干二净。还有……"

"还有什么？"

"他家有个少年叫乔治……是主人的儿子。我递匣子的时候給他看見了……"

馬里欧吓了一跳。

"你俘虏了他嗎，啊？"馬里欧不安地問道。

"听我說，他还是个男孩子。"

"我知道……我也当过男孩子……"

"他簡直像个天使。沒有把我那天清早从牛皮手里接过鉄匣子的事情告訴警察局，那鉄匣子是牛皮交給我換走匣子里装的那个的。这个男孩子从我在他們家作事起，大概一直都在盯着我。他本来能讲出許多，可是他連一句威胁的話也沒說。"

"你使了什么手段？"

"只是向他微笑……沒有别的……如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一定覺得自己背叛了父母亲。我看出来他是多么难过，他看着我，眼睛里滿是祈求和絕望。他要么会說出来，要么会服毒。啊喲，馬里欧！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嗎？你什么也不明白！……你根本就不懂生活！"

馬里欧抱住了卡罗拉，感覺到她的心跳得多么急促。忽然她发狂了；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哭着、撕着头发。

"活見鬼！我怎么变成这样！……我，为什么，受过好教育，一个誠实的姑娘，走上这条犯罪的道路？旣然已經这样了，我为什么还在为不可挽回的过去而难过呢？为什么我到今天还背着受过教育和看重感情的負担？——我身上这一切几年以前就应該死掉了……"

馬里欧迫使她坐下来，把她摟在怀里，让她哭个够。

专員助手

布根維尔街盜案的参加者，第二天早上又聚集一起，他們再一次肯定了牛皮在得到匣子以后，躲开了，为此感到絕望。

卡罗拉沒有說一句話，但她的伙伴們个个按着次序說出了他們所得到的情况。馬卡来——他在警察局里有个朋友——得到了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的一些消息，調查布根維尔街盜案的

任务正是交給他的。

前任厨子只是簡短地叙述了他所了解的情形。普罗斯佩罗很受长官的賞識。他精明强悍、办事爽直，勇敢过人——有几次甚至冒着生命危險和罪犯搏斗。然而，普罗斯佩罗——在警察局值夜班的时候，人們往往笑着提起这件事——像許多其他偵探一样，到警察局服务之前，他自己也曾度过一段长时期的罪犯生活。只要看一下警察局里保存的他的档案材料就可以知道这一点。誰也不把这件事当作秘密。

普罗斯佩罗的經历很簡单。几年以前，由于一个卖肉的被暗杀的凶案引起了一陣風雨，警察局已經沒有希望拿到凶手了，而普罗斯佩罗——当时正因为在一个銷夜館的厕所里持械行搶的小事被追踪——却来自首投案，并且声明道，如果警察局能容許他悔过自新的話，他可以与警察合作。只要当局能供給他的需要，他能够帮助警察破这件无头公案和其他案件。

然而他的建議悬空起来——沒有被采納，但他也沒有遭到拒絕。普罗斯佩罗却还是逍遥法外，当局只是要他每天到警察局来一趟，他也照办了。每次到局的时候，他都要讲出打听来的一切消息，显示了对犯罪世界的丰富知識。

普罗斯佩罗提供的綫索竟然如此有效，过了一个星期，暗害卖肉人的凶手被抓住了。破案以后才知道，那家伙已經感到自己是如此安全，根本沒想到会被逮捕。

普罗斯佩罗的飞黄腾达就是由这件事所起。起先他是押送犯人，然后成了三級便衣。由于他继續为警察局作了許多重要的功劳，过些时候就把他任为本区的便衣长；得到这个职位以后，他逐漸赢得专員巴拉紹先生的信任，以至于一連几个星期地代理他。最后，普罗斯佩罗終于被任为本区的专員助手。

馬卡来的这个消息获得应有的估价。商量完这件事情以后，面包干接着讲下去。他說昨天从地窖里一出去就馬上开始寻找牛皮。

走过钟表鋪的时候，他往橱窗一看，正是五点五十分。他跑到紧靠38号咖啡館电影院的对面，停下来，装作在欣賞最新影片的惹人注目的广告。其实，他始終在偷偷看着咖啡館的門口。过了几分钟，无綫电里播送出舒伯特的《福哉馬利亚》，隔壁教堂的钟也开始敲晚禱钟。

然而当家的沒有来——这是在預料之内的。于是面包干拐到通火車站的第一条街上去。忽然他注意到前头三十多米远，对面人行道上走着的一个人。那是牛皮，他还是穿着那件始終不换的、肘上打了补綻的咖啡色破外套。法国帽歪到一边，墨鏡也照样遮着臉。牛皮拄着一根比过去更粗的手杖，显得年紀更老了一些。

面包干躲在一座門边，盯了他一会儿。等当家的过了街走向一排新房子的时候，他就跟在后面，眼睛一分钟也不离开。

拉八音盒的老头順着一条横街走去，这里已經蓋起了一座座六层楼的房子。他走过几家商店、理发館、无綫电行，走过一个擦皮鞋的……进了一所房子的大門后就忽然不見了。面包干等了一会儿，想肯定老头是不是在耍花招，然后跑向牛皮钻进去的那所房子。大門口宏偉的装飾是仿黑大理石的。面包干走进去环視四周一下。前厅沒有一个人。看門人照例是住在电梯旁边狹窄的楼梯下面。一架电梯在下面，牛皮大概是坐另外一架上去的。凭着指示板上一道不动的光，他是上了四楼。面包干走进电梯，按了一下鈕，就平稳地上升到四楼……这里昏暗不清，因为电灯还沒有亮；黄昏微弱的光透过长廊两端的边窗射到这

里来。

这座楼房像其他的楼房一样，每层楼的格局都相同。从楼梯口起分三个走廊：一条往左，一条往右，一条笔直。在走廊里，隔一段固定的間隔就是一个房間的門。旁边是厨房的小門，主妇們在这里忙着家务。我們所以称“主妇”，因为这里誰也沒有佣人……

在这座楼房里住的大多数都是鉄路职員、代理商和小官員。这里有格来罗牙医生的診所，老头埃烏利派德斯接受裝幀訂品，費勃罗尼雅太太为六七位中学教师作早飯和中飯，她的菜飯虽然不很丰富，但很可口……

有些住戶为了躲避来客（来客們要找人总是挨家敲門），他們在一張狹小的紙片上，用哥德式花字体或是圓粗字体写上自己的名字，把这样的名片挂在門眼上面。这門眼是給主妇們作潜望鏡用的，她們可以从里面看出是誰在按鈴。如果穿过門眼看見的是食品店或牛奶房送貨的孩子、邮差或是送电报的，那么門就开了。如果是个收分期付款的、卖彩票的或是总来要一个克魯賽罗的街坊——她要进城去买东西，可是丈夫，唉，忘了在桌上留錢——那么按鈴就沒人管理，任它响去吧。就让他們以为一家人都出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面包干不知該怎么办好。所有的門都关着，走廊里沒有一个人。房間里連一点生活的形迹都沒有。只有几个門里冒出葱爆猪肝的香味。面包干决定檢查一下住戶的名字——看一看他們中間有沒有与拉八音盒老头有关系的人。他划着火柴，从一个門走到另一个門地看。但是这里見到的只是最平常的、什么也不能說明的姓氏：西尔瓦、卡瓦里欧、嘎比拉其、康塔蒂尼、馬魯夫、达維·什尔曼、薩洛蒙·門什堡……

莫不是牛皮由于小心謹慎地等着机会，不在若望·龐斯托地與街上露面，为了不浪費时間，现在正在干着什么勾当嗎？“不能輕率冒失，特别是在这緊要关头，当幸运女神捧着金子和金鋼鉆在我們周圍盘旋，向我們微笑的时候，”面包干自言自語，“不！需要再忍耐一会儿！”

尽管面包干很奇怪，牛皮怎么会登上这座安安靜靜的房子的四层楼，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位徒弟还是决定下楼到街上去等自己的老师。比如說，到对面的咖啡館旁边去。楼梯上除了一只猫和一对情人，汽車司机和他的女伴眼睛对着眼睛地在談情以外，什么也沒有。面包干从他們身边經过的时候，那个罗密欧用瘋狗一样的眼睛看了他一眼，但是沒吭声……

走到街上以后，为了消磨时間，他开始細細地观看橱窗，橱窗里摆着最沒有意思的东西：一包包的烟絲，一袋袋的各种药草、一鉄筒一鉄筒来那斯—热拉斯州的茶，据說喝了它可以防止发胖；一瓶瓶的西波·格魯斯酊剂，专治心口疼；以及收音机和留声机等等。

面包干并沒有全神貫注地观察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他不时地斜眼望着对面那座房子的門，想看着牛皮从那里走出来，好保持一定的距离跟上去，跟到这个同时为警察局和自己伙伴們追踪的阴謀家的隐秘住所，抓他个措手不及。

这座秘密的房子好像死絕了人一样。忽然，似乎是为了推翻这一点，門打开了，有一个人沒有环視周圍，就直往街上走来了。这显然不是牛皮；他身上沒有一点和老师相似的地方。这个人高高的，瘦瘦的，整整齐齐，迈着有力而輕捷的步子，前后摆着手。在舞蹈里，这种姿势叫做体腔向前。整上身外面披着一件淡褐色扎腰带的斗篷。头上是一頂絨毛料的帽子，脚下一双

新皮鞋；他像是从时装杂志里剪下来的一張广告画。

"这可能是誰呢？"小伙子自言自語。

好像是在回答他，身边的一个售貨員向洗染房的伙伴說道：

"你看見了，苏祖卡？"

"看見什么了，納伊姆？"

"你看走过去的那不是普罗斯佩罗先生，警察局里的魔王？"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納伊姆？"

"就是說現在七点钟。对对表，关上鋪子，回家吃中飯吧。"

面包干惊愕不已。他等的是个賊，但是从同一座房子，从同一扇大門里走出来的却是专員助手……要是牛皮老头——这种事情是有的——正是警察局派到犯人堆里来的內奸呢？

面包干点了一支烟，想到："如果拉八音盒的是去找这个长官报告的話，他应当耽擱不了多久就跟着出来……"

他等了又等……但是，过一会儿不得不改变主意，因为苏祖卡和納伊姆开始注意地往他这边看了。他們为他这种固执的等待感到惊奇；看样子，这个人的女朋友沒有来赴約会……

水落石出

面包干的这段話，使馬里欧不得不认眞地思索一下。他坐在角落里，閑着沒事，脫下自己的髒袜子，穿上牛皮的淡紫色短絲袜。过一会儿，他总結了伙伴和自己的观察說道：

"奇怪……普罗斯佩罗和茹阿辛有个共同的癖好：两个人为一件事情感到惊訝时，都要摊出手掌。同时也很难解釋，茹阿辛的烟斗和一罐烟絲又怎么是普罗斯佩罗在烟店里买的，而不是别人；最后，老实說，我还沒有猜透最后一个謎：走进房子的是茹阿辛，过了半个钟头，出来的……誰能够想到？却正是普罗斯佩

罗!”

听着他的話，馬卡来惊愕地凸出了眼睛。馬里欧继續說：

“这一切都对牛皮不利……然而还有一些对他有利的。比如：茹阿辛是老头，而普罗斯佩罗像个中年人；茹阿辛的臉黑，普罗斯佩罗臉白；茹阿辛鬢角和下巴上长着白鬍子，而普罗斯佩罗却光秃秃……”

卡罗拉不快地揶揄他道：

“听我說，庫伊卡，我們在想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却說得这样荒唐无稽!”

但是馬里欧沒听她的話。他注意着牛皮的短絲袜，全神貫注地在思索。忽然，他跳起来往院子里跑去。

拴着鉄鏈子的克列通奈向他猛扑过来。穆斯塔法戴着紅土耳其帽，小胡子翹着，从窗戶里探出头来，罵着狗：

“他媽的！住嘴！不要臉的！給我滚回去!”

克列通奈藏到它的洞里去了。

馬里欧直奔警察局。現在他完全变了另一个人。好像一陣風吹走了最近以来他心里对一切都无所謂的态度。不管怎么样，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也要把当家的不見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他的目光里閃着一股坚定的烈火，使得沒有人敢当面拦住他。他用胳膂推开値班的警察，穿过长廊，像旋風一样飞上楼梯。在二层楼上馬里欧撞上正在吃花生的多敏戈斯。

“您到哪儿去，朋友?”獄官茫然地問道。

“有人托我找专員。”

“誰?”

“偉大的卡拉卡夫。”

獄官再也沒有想到会有这样莫名其妙的回答，一时显得張

口結舌。

馬里欧終于到了专員办公室門口，稍稍推开門，好让里面看見他。

警察局专員巴拉紹先生，坐在写字台背面，情緒正好，在接見《一分钟报》的刑事記者——孜孜不倦的达戈。达戈手里拿着鉛笔，正在就审查布根維尔街的案件的情况，向专員采訪。

“……报紙，正像‘卡斯特倫斯’香烟广告介紹給我們的諺語中所讲的一样——这种香烟一包只要三个托斯坦——不是别的，正是人类智慧的自肉……就是这样……”

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专員沉默了。

在屋子的紧里头，摆出舒适的姿态，两只脚搭在桌子上坐着的，正是普罗斯佩罗，他眯着眼睛在欣賞脚上的一双漂亮的新鞋。看見站在門口的馬里欧，他犹豫不决地嘟囔了一句：

“你是什么人？”

馬里欧用狂热的声調回答：

“我是个强盗头目！”

普罗斯佩罗馬下变了姿势，臉上摆出了一副适合办公室的严厉面孔和与他职位相称的表情。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鈴，不知道在长廊的哪个地方响了鈴声。

专員听了如此蛮横的回答以后，馬上作了戒备的姿态。还用説么，他曾是圣保罗大学的摔角冠軍。

这一切发生在一瞬間之內。記者馬上把他那个写得密密麻麻的記事本放在上衣的內袋里，把变色鉛笔放在外面口袋里；作为一个忠实履行义务的記者，他的两只眼睛像是照像机的鏡头，对准了馬里欧。

不速之客向巴拉紹先生走了三步，停下来，作出一副乞怜的

样子。

門口終于出現了听見鈴声跑来的多敏戈斯。他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帕擦沾滿花生末的嘴唇。多敏戈斯穿着一件时髦的亚麻布上衣，这样的服裝，使獄官給人一种警扭的、甚至是令人討厌的印象。他唯恐衣服髒了，不断地用手帕揮着灰尘。

专員助手向多敏戈斯使了个眼色，把食指比在前額上，意思是說这个闖进来的人神經不正常。多敏戈斯明白了这手势的意思以后，普罗斯佩罗又伸出拳头在空中轉了三次，好像是在假想的鎖里扭了三圈钥匙。獄官也明白了这个动作；他是个看过无声电影的人，那时候的演員，不管有多么甜的嗓子，也得用手势傳話……

得到这信号傳来的命令以后，多敏戈斯跑到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面前，把粗魯的毛茸茸的手放在他瘦弱的肩头。但是流浪汉沒有放棄向专員和站在办公室里的《一分钟报》的机警的代表人陈述他的怀疑。他决定揭发专員助手，不管将来他会为这件事情遭到什么，哪怕割掉他舌头也好。

"您到这里来作什么？"巴拉紹先生問。

"我要告发。"

"您可以通过法律的手續办事。"

"已經試过了，沒人管这种事。到处碰壁。"

多敏戈斯想把这位客人推到走廊里去，然而不行：漂亮的衣服老是妨害着他，他怕这个瘋子的污手弄髒了他的衣服。警察分局专員的情緒已經坏得不可收拾了，他决定結束这場鬧剧：

"那么你現在就告发吧，但是警告你，——要簡单明了！"

記者也急不可待地催促他。

"开場吧，朋友，快一点，报紙是人类智慧的自由！"

“我来向警察分局告发你們这里的普罗斯佩罗先生：他阴阳两面：在你們警察局里他是专員助手，在外头他是强盗头目……”

多敏戈斯終于决定牺牲他的衣服：他从背后扑到馬里欧身上，用鋼鉄般有力的手臂抱住了他。但是什么都拦不住馬里欧。

“你們看看这个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布根維尔街盗案的头目，他偷了价値两千五百康托的保險盒。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声明这一点。如果需要的話，我可以作証！作証！”

多敏戈斯倒背了馬里欧的双臂，往他下巴上打了一拳。又啪啪地打着他的后頸催促着，把他推出去了。

当獄官和被捕者出去以后，屋里变得窒息悶人，好像不能再呼吸了。在这警察分局一向沉重的空气中，可以分明地嗅到花生的香味。

巴拉紹先生太阳穴上的青筋迸出，手在顫抖，冒出一陣虛汗。他叫过記者来：

“……正如我剛才所說，洗衣婆塞巴斯其揚娜已經吐了部分口供，不久的将来，她将供出同謀者，圣保罗貧民窟中的敗类——以后关于布根維尔街的案件我們就不那么感覚兴趣了……”

然而，在这以前一直是全神貫注的記者現在忽然变得如此心不在焉，以至把专員的話当做耳边風。当挂钟敲了十一点的时候，他恍然大悟：

“我一定要赶在今天把晚报出来！”

沒有告别一声，他就箭一般地从办公室里跑出去了。

普罗斯佩罗站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显然是窘迫不安，但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听我說，巴拉紹……这个多敵戈斯是个好伙計，但是老了，不中用了，也該換換他了。哪里見过叫一个瘋子闖到警察分局来，說些胡言乱語，侮辱政权代表人的？……这种事情只有在巴西……"

他說呀，說……然而，看到专員埋头看公文，沒有一点要回答他的意思，普罗斯佩罗开始裝腔作势地吹起口哨，后来拿起帽子就走了。走廊里，便衣們原在談着話，等他走近的时候，就馬上不吭声了。这是被告发的头一个結果，它将泛濫成災。宾波站在門口，正跟一些人閑談。

"你好啊，宾波？今天还請吃椰子点心嗎？"普罗斯佩罗冲他問了一句。

那个无賴也不裝样了，用毫不掩飾的蛮横态度回答：

"您的好运完了，点心糊了！"

专員助手向他看了一眼，眼睛里含着憎恨和卑視。然后，他順着大街走去了，还企图保持平时那种稳定的步伐。他通常总是要在街口停下来，但是这一次，他只照样看了一下发亮的皮鞋头，整理了一下領带，拉了一下上衣衣領，忽然說出了以下的簡短的独白：

"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专員助手，你死了！在这里或是在別的地方誰也不会再見到你了。你安息吧！……"

說完这話，他就像个无忧无慮的浪蕩公子那样踩着舞步，向路过的出租汽車招了招手，上了車，带上門說：

"一直开吧，街名不記得了……"

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的私生活

普罗斯佩罗在教堂广場下了車，然后步行到了我們已經熟

悉的、以前面包干等牛皮的那所楼房。

他走进了前厅，慢慢地、不慌不忙地用銀打火机点着了一支烟，往街外环視了一下——他一貫的謹慎小心。沒有一个生人，苏祖卡和納伊姆照常在那里說說笑笑。这就是說，沒有人监視他。

普罗斯佩罗放了心，登上鉄栏杆的黑楼梯。在二层楼，他掏出钥匙，开了房間的門，門口的"潜望鏡"边上釘着一張紙片，上面写着："裴来拉"。然后，他有些躊躇地走进去，好像怕里面出来一个陌生人。在門口，他稍停了一会儿，看看屋角家具的影子。一点沒有变化……普罗斯佩罗随身关上了門，走了几步，就在第二个房間的門口停下来。对面是一个临街的、总是关着的大窗子，上面落滿灰尘。一楼霓虹灯广告架子将它盖住了；夜間，这个广告牌不住地閃光，每秒钟藍光和紅光都要变换。沒有发現任何可疑的痕迹，普罗斯佩罗打开了电灯，虽然現在街上还亮。

他就住在这間昏暗的屋子里，屋里摆着一架当床用的沙发，还有离奇古怪的小玩意儿，那是一些收藏在他家里的唯一使他操心的东西——值得回忆的不平凡的搜集品……

普罗斯佩罗坐到沙发上，想稍微休息一下，理一理思緒。他的目光滑过墙上的裸体女人画和版画，停留在对面的墙上。

这里陈列着的正是他搜集品中的珍物。大家都知道，有的罪犯喜欢文身，有的喜欢假面具、腰带、烟斗、胡桃夹子……有的把这些东西为自己保留起来，与其說他們是职业的贼，不如說他們是窃盗狂患者。多年来，警察局始終在枉費心机地緝拿一个罪犯，他以初恋者的狂热专偷带花边的女人綢衣褲，来充实他的搜集品。他一天到晚揉弄着女人的衣褲，贊賞着，聞着上面的香

味……

普罗斯佩罗是个走运的歹徒，他企图侵入到所謂文雅人的上流社会。为了这一点，他對尽心絕地掩盖胳臂上的刺花。然而，他并沒有能摆脫搜集紀念品的弱点。这些紀念品充实着他那单調的生活，而在一定的时刻，使他自我超脫的情緒輕松一下。

对面墙上，圍着天藍色的帷幔，两边挂着翻印的五彩裸体女人画像。在这陈設的中央，一顆顆的挂油画用的鍍金小帽弯釘子上，挂着許多乳罩——小的、整洁的是姑娘們用的；大的、寬的是中年妇女用的。

乳罩有各种顏色、色彩和样式，有各种料子、带子；松紧带上还挂着最奇怪的装飾。有的是玫瑰色的，有的是天藍色的，也有白色和乳脂色的。有的华貴、漂亮，只有上流社会的太太們才配用，也有的很平常，是工厂女工們戴的。有的是絲的、綢花的，甚至也有尼龙的。每一对乳罩还保留着一些气味，代表着某次經历和某件看不見痕迹的事情。普罗斯佩罗在他犯罪生活的全部經历中，一直在搜集这些陈列品，有的甚至于是偷到手的；有的来自夜总会，到那里去的人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来自情人的私室；有的来自圣托一阿瑪罗从林中那些快乐的幽会窩。

其中也有的是普罗斯佩罗当了警察局官員以后，在审訊逼供时得来的。这样的乳罩是那些从监獄押送到警察局来的人的，都揉搓得很皺，浸滿汗水，甚至带着血和泪的痕迹……

普罗斯佩罗站起来，走到这五光十色的陈列品前面，用顫抖的手摘下一个絲綢的鑲着細紋花边的白乳罩，或許这是最后的一件掠获品；他緬怀地把它貼在胸前，战战兢兢，脸色发暗。經过这样一些仪式以后，他还聞了聞这还保存着一些气味的乳罩，

身子稳不住摇摇晃晃地小声說：

“尼西雅！再也不能……再也不能……”

他勉強克制住自己，把这个从女裁縫那儿偷来的乳罩挂回原处，走到一边，但是还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中。他坐到沙发上，拿起熏黑了的瓷烟斗——墙上挂着的四只烟斗之一——装上黃澄澄的烟絲，深深地吸了几口，屋里满溢着烟的香气。然后，稍微定了定神，他又把烟斗挂回原处。他只在这时候，好像才恢复了常态。

“那个保險盒到哪里去了呢？那个真的？”他嘀咕着。

他重又沉思起来。

“在誰的手里呢？这真是穷凶极恶！”

他被这个念头激奋起来，身上涌出一股力量。他脫下雅致的衣服，麂皮鞋，把絲綢的汗衫和貴重的短袜都扔到屋角里，走到隔壁房間，小心地从嘴里掏出两排假牙，把假牙放在玻璃杯里。然后，他走到盥洗盆前，放滿了水，从一个小玻璃瓶里倒进少許碘酒色的液体，洗了臉。臉馬上变黑了。往鏡子里一照——里面是一个暗褐色的干瘪的老人臉。像鸚鵡似的鼻子勾着，几乎要碰到尖下巴。接着他打开油彩盒子，用胶水抹了两鬢，撒上一层灰白的軟毛……

化好了装，他在自己光亮亮的秃头上戴了黑色法国帽，穿上胳臂肘打了补綻的栗色襤褸衣服，换上厚袜子和穿旧了的破凉鞋。再照一下鏡子。

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变成了茹阿辛·牛皮。

醜聞

牛皮关了灯，就从房間里出来了。走廊里一个人也沒有。他

輕輕地走下楼梯，小心地傾听后面有沒有人跟着。

"要么弄个眞象大白，要么让他們都完蛋！"他走到前厅的时候嘟噥了一句。

牛皮到了阳光耀眼的街上，顺着大街走去。路过报攤的时候，他看見卖报的正把一份新出《一分钟报》挂在柱子上，好引起过路人对于今日駭人听聞的消息的注意。茹阿辛走过去，看到报紙上用粗体字印着的大标題：

"警察局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被控为盗窃二千五百康托錢財的匪徒主犯。"

小标題：

"告发者入獄。普罗斯佩罗失踪；警察局正設法追捕中（見第六版）。"

这个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騷动：报紙一傳十、十傳百。这件事引起了圣保罗州最高行政当局的注意。治安长官大发雷霆。警察厅长被召来与他秘密晤談。厅长回来以后，臉色煞白，像条床单，他把刑事警察局长高尔地諾叫来。高尔地諾已經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馬上赶来，腋下夹着厚厚的一叠卷宗。

"高尔地諾，这两千五百康托的事情怎么这样乱无头緒？"

警察局长陈述了塞巴斯共揚娜·阿尔維斯的事情，据他說，那个女人是在醉意醺醺的状态下承认偷盜的，然而，醒了酒以后，就矢口否认了一切。現在，她正在监禁中，哭得像个孩子，扯着头发，往墙上撞头。她是个慣窃，监獄里的电刑都沒有逼出她的口供。拷問过后，她四肢无力，冷汗淋漓，却像根木头似地不作声……直到現在，她的嘴像是上了鎖一样，誰也不能打开……

"这个普罗斯佩罗是怎么回事？……"

高尔地諾攤出了这位在警察局工作了多年的主犯的全部材

料。

“在我們的事业里，”高尔地諾說，“不能够过于挑剔小节。我們不得不利用某一类人，尽管要捏着鼻子这样作。不錯，一旦这类人不再符合我們的需要，我們就可以把他們倒在拉圾堆里……”

厅长为他的这套哲理感到十分惊訝。一个良心里有不少邪恶的罪犯，怎么就能这样輕而易举地贏得了警察局的好感，得到高級官員的信任而占据如此負責的崗位呢？

“見鬼！他真是个招搖撞騙的家伙！”

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以后，高尔地諾先生命令把在押的馬里欧傳来。审問的时候，馬里欧說，普罗斯佩罗是卡塔紹，也就是說他是剝削初作賊的偸儿的头目。他本想讲更多的事，但是高尔地諾打断了他：

“你把自己的同謀者拖下水，就是因为他吞了你那一分，不是嗎？”

“这很清楚，我是自卫！”

当天晚上，卡罗拉和面包干都被捕了，但馬里欧沒有看見他們。他們被引渡到伊波德罗莫监獄里去。

追溯着普罗斯佩罗的綫索，便衣警察来到了尼西雅家。在他家的小街上一片騷动。因为分期付款的票据沒有如期支付，而警察局专員助手又不在——他是尼西雅的保人——家具店的人正在搬家具。穿着藍工作服的工人往外抬衣柜、床、食器架，把这些东西都装在門前的一輛載重汽車上。

一个便衣向尼西雅問道：

“这强盜在哪儿？”

“什么强盜？”

"普罗斯佩罗。"

"我怎么知道？他把这家具送給我，原来还沒有付款。你們瞧瞧吧！……看看这里成什么样子。"

"您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他要是回来，我得让他嚐一嚐……"

尼西雅抓起一把刷子揮舞着，好象要打那欺侮她的人。她的头发乱蓬蓬地，眼睛掙得很大……她的一切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过了一会，便衣回到警察分局，巴拉紹正等得不耐煩。这案子鬧得越来越沒有头緒，他急得不得了。隔壁的桌子已經坐上了普罗斯佩罗的继承人，他好久沒有刮鬍子了，为了派头十足，戴上了一副平光眼鏡。

"他是誰？"便衣問着多敏戈斯。

"宾波……"獄官笑道。

"明白了……"

这时宾波正在問自己的长官：

"先生，您喜欢吃椰子点心，是眞的吧？"

"不用說了……我最喜欢这种小吃！"

"我的內人长了一双天使的小手，她做的椰子点心啊，不用說多么……"

"哦，我祝賀你有位这样的夫人。"

"您要能賞光，她会很高兴。"

"你告訴尼西雅太太，我很感謝她的盛情。我很高兴拜訪她。"

办公室里两个爱吃椰子点心的发出了一陣快活的笑声。

又是一个拉八音盒的

馬卡来从报紙和广播中，更主要是从一些常被关进去又放出来的投机倒把的人的嘴里，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他不再到若瑟一庫斯托地奥街的地窖里去了。为了謹慎起見，他甚至不再到雅丁一弗洛来斯区的附近，而搬到城的另一角，沒有熟人的地方。

有一天傍晚，他走过琪曹米特罗街角，远远地看見一群妇女和小孩，听到八音盒的声音，就往前面跑去。說不定牛皮想搞乱寻找失踪的专員助手的警察的视听，重又带上八音盒在串街了。

走近以后，馬卡来馬上看出那不是牛皮。但是这拉八音盒的人一定认識牛皮。

这个把帽子扣在前額上的意大利人端着一架支在棍子上的八音盒，八音盒又旧又老，发出哮喘的声音。他搖着把，让这野蛮的乐器吱啦啦地发出圓舞曲"波浪"的音調。一群进城到工厂找工作来的滿面紅光的乡下胖姑娘，赶来找拉八音盒的。每个人都想知道，她未来的新郎是不是就住在附近什么地方。長着卷曲的头发和蜜一般甜滋滋的眼睛的混血儿，都想找鸚鵡算一卦。甚至連穿着雅致灰上衣的女职員們都来找拉八音盒的，不錯，她們臉上带着一副迟疑的表情。

八音盒上摆着一只綠色的鳥籠，但是里面的鸚鵡比籠子还要綠。音乐声越来越响，为音乐鼓舞起勇气的姑娘們走近了，她們把一个銅板放在拉八音盒人的污黑的手指上，于是他就吹起神秘的口笛，說了一些鼓励的話，叫忧郁的鸚鵡从瓷茶碗里叼出一个紙片，紙片上写着寓言和劝导。主人为了酬謝鸚鵡，让它啄一下插在棍子上的誘人的苹果。

馬卡来走到拉八音盒人的身边，抓个机会問道：

"甄那罗，茹阿辛在哪儿？"

"哪儿来的周阿金？"

"你听我說，老滑头！你别想騙我，要不然沒个好。"

"就是那戴法国帽的？……不知道，沒看見。"

"听說他关起来了。"

"这关我什么事？他已經是大人了，他也种过牛痘……"

意大利人不願和黑人再說下去，他深信八音盒是他与饥餓作斗爭的最好的工具，于是狠狠地搖着圓舞曲《波浪》——他节目中唯一的音乐作品。

馬卡来沒有告别，走到一边去，在人群中不見了。圣本托教堂的钟打了两下。馬卡来在中央大街上蹓躂，忽然摸着口袋里有一点零錢，那是跟巴贊算賬剩下来的，于是决定尽好地度过这一天余下的时光。

馬卡来在街上无忧无虑地走着，忽然像接收警报信号的天綫一样，感覺到有个人在后面盯着他。黑人在橱窗前停下脚步，开始偷偷地注意行人。他沒有发現任何可疑的現象。然而，作为一个在隐蔽和經常防御攻击中生活的人，馬卡来有着一种敏銳的嗅覚，这嗅覚暗示給他敌人就在跟前。可是他在哪儿呢？馬卡来警戒着，但还沒有作肯定的决定，一步踏进最近的一座大門。这是"阿尔干勃拉"电影院。

他买了一張票，但是沒有进入已經开演了的場子，在前厅耽擱了一会儿，装做欣賞預演片广告的样子。其实他的眼睛正盯着入口：悄悄地监視着所有来迟了的观众。走进来一对看样子是很和睦的夫妇，跟在他們后面的是一位太太，領着女儿，还有一个小老头，腋下挾着鼓鼓的皮包。好象沒有人再监視馬卡来了，

但是他的雷达仍旧在接收警报信号……

馬卡来登上楼梯，走进場子停下来，試图在黑暗中找到空位子。池座几乎全滿了。幸好过来一个剪票員，手里带着电筒給他找座位。一道亮光在地板上跳蕩着，照着前排中間的几个空位子。馬卡来不顾长鸡眼人的埋怨和被打攪的太太們的呵斥，在椅子档里穿过去。

邻座

馬卡来就在剪票員指給他的两个空位子中的一个坐下。新聞片剛演完。电影观众們看着早就看腻了的两个首都足球队的足球賽，两队在銀幕上已經十年了，老是換湯不換药。跟着，銀幕上出現了預告新片的几个鏡头：銀行家不信任他的妻子，他的办公室主任約請行長太太到夜总会吃飯，从勃隆克斯来的騙子手吻了一下曼海頓女打字員的可爱的小嘴。

在馬卡来沉沉欲睡的眼睛前閃过了影片的前面几个鏡头。电影叫什么名字？在美国佬的文字里，它应該叫这个："敗类、擤鼻子、打枪、一群公牛和遺产！"但是为了規規矩矩的池座，它被翻譯成葡文則是这样："亲爱的，我的心如此忧郁！"馬卡来看見銀幕上是沿路开着的酒館和拴在門口的馬匹。在烟雾騰騰的店堂里，一群男人戴着寬边大帽，穿着方格衬衫，大杯地喝着不知道为什么叫做白兰地的深色液体。倚着柜台的火紅头发的招待正在算着賺来的錢。有个女歌手穿着犹大还出麻疹那时代流行的服装，歪戴着小帽，两只袖子像火腿似的衣裙，嘴里喊着淫猥的歌曲。

这时候有一个迟到的观众挤到空位子上来，坐到馬卡来的旁边。黑人不由自主地轉过头去，看見新来的人有四十岁上下，

穿着一身白衣服，一个光滑的鸡蛋形的秃头，陌生人身上溢着一股刺鼻的香水味。过了一分钟又一分钟。这位前任厨师刚想抓住銀幕上展开的故事的綫索的时候，听到邻座发出压低但是有力的声音：

“不要动，馬卡来！”

黑人向他轉过头；陌生人又重复了一句：

“不要动，馬卡来。我是茹阿辛……”

“是茹阿辛还是普罗斯佩罗？”

“反正都一样。我看着你进来的，就随着你进来了。我想問你，这个咱們俩都知道，那东西在哪儿？”

馬卡来用同样的声調回答說：

“我也正想問你，你把那天夜里卡罗拉从閣樓上递給你的匣子藏到哪儿去了？”

茹阿辛勉强一笑。

“听我說，这是老法子，誰都知道。我不会上你的当。你要是不把我那分給我，你也沒有好处！”

旁边的位子上发出嘘嘘声，听到不满意的呼声。

“輕一点！”

“让不让人听啊！”

“眞沒受过教育！”

尽管这样，他們却吵得更凶了。

“便宜事！你从卡罗拉手里接过玩意儿，藏起来就沒影了，现在还想推个干淨，反把伙伴們咬一口！你是騙不了我們的！”

“不，你們別想这么就算了……我被迫退出这場戏，你們就称心了……想钻我倒霉的空子嗎？……白搭！我跌了交，可我还能爬起来！……”

观众开始忍不住了。

“别再吵了！”一个恼怒的声音。

“髒衣服家里去洗！”又一个嚷道。

“难道这家电影院沒有警察嗎？”一个女人大声問道，声音响滿了全場。

普罗斯佩罗建議道：

“咱們出去找个地方，好好談談。”

他站了起来，馬卡来紧跟在后面。在場子尽头的左面有一个鮮紅的帷幔，上方是不大的有亮字的指示灯。普罗斯佩罗拉开帷幔走在前面，馬卡来跟着他溜出来。他們倆到了一个鋪着瓷磚的平地上，污穢的花玻璃透进一点微弱的光。这里一个人也沒有。

黑人看着他过去的同謀，不由得不为他的外貌大吃一惊。卡塔紹不愧是一个化妆的艺术家。他穿着雅致的亚麻布衣服，漆皮鞋，手里拿着帽子，即使在馬卡来有經驗的眼睛里，他也旣不像原来拉八音盒的老头，也不像警察局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馬卡来要是在街上碰見茹阿辛，他再也不会认出他来的。說不定就是这个他沒有认出来的茹阿辛，在人行道上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所以馬卡来才会感覚到有人在监視他的。他的雷达沒有报錯……

他們右边不远，可以看到一扇不大令人注意的門，上面写着“女厕所”。从一道低矮的栏杆开始，是洋灰楼梯，通下面的地窖。楼梯的墙上挂着个牌子：“男厕所”和一个指向地窖的箭头。空气中有一股石灰的味道。普罗斯佩罗下了几蹬楼梯，馬卡来也照样作了；他們两人都过于激动，顾不得找更合适的談話地方。茹阿辛停住，馬卡来也停住。

"让我們打开天窗說亮話吧!"

"正該这样。"

"那天晚上卡罗拉隔着圍墙递給我的保險盒，里面只装了些破石头。你听見了，破石头！我看这很好解釋。我甚至可以想像出你們臉上的表情，你們四个想出花招来騙我茹阿辛……怎么，不对嗎？"

"你胡說八道……"

"我都清楚。卡罗拉从秘密的地方拿来匣子，沒有等到把它交給我的預定时間，就在路上拾了些碎石头，当場换了宝石……是你把錢和金鋼钻都藏起来的；过一会儿，她把装满了碎石头的匣子递給我。后来，你們又派面包干来监視我，而庫伊卡，为了让我这出戏垮台，就跑到警察局，闊出这場禍来。結果，我这个当家的，被自己的人搶了。"

"住嘴，牛皮！"

"我被搶了，可我不能容許人家这样愚弄我。我可以……"

"你說吧，說吧……你要能……"

两个人扭在一起，在地上滚来滚去。过了半分钟，当家的被摔到角落里，他的禿头軟弱无力地搭拉在胸前。正在这时候，从厠所里走出来一个女人，惊叫一声，向帷幔那边跑去。到了場子里，用吓人的声音大喊：

"救人啊！有两个人打起来啦！"

馬卡来急忙整理了一下衣服，用手絹擦了擦臉，挽了挽衣領，若无其事地拉开帷幔回到場子里。銀幕上的一切还在照常进行。歌手在几块木板凑和釘成的化妆室里痛哭，来了一个坏蛋，用鞭子柄凶凶地敲門。歌手渾身都在顫抖，顫抖……

但是沒有人再对电影感兴趣了。場子里一陣騷动，然而放

映师并沒有停止放映。四处都在叫着：

“开灯啊！开灯！”

馬卡来从容不迫地用两肘推开拥来的人，坐到后排的一个位子上……他身边有个坐立不安的混血女郎，很想知道出了什么事。

“那边怎么了，朋友？”

“我好奇地到那边看了一眼。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銀幕上打架，生活里也打架……一点也不錯，无風不起浪……”

“真的呀！”

“您願不願意喝杯咖啡，定定神？”

“很高兴。您請客嗎？”

“我請客。但有个条件，出电影院門口的时候，你要装得老实点，明白嗎？”

两个人笑了。

在观众之中的宾波也离开了他新結識的女伴，一个每只指头上都戴着戒指的老太婆。

“我去管管。”

“可要小心点，宝貝儿！”

他跑到售票处，以一副十足的官气来干涉。

“我是警察局的。为什么場子里不开灯？”

“管事的已經去吩咐了。”

“請把电話挪过来，我用一用。”

售票員馬上执行了他的要求。警察撥了两次电話号碼才接通。

“我是便衣宾波。正是。現在在‘阿尔干勃拉’厕所里有个人被打伤了，不知死活。請派値班的来！很紧急！好！再見！”

宾波回到場子里来，开始执行他的职务，向大家喊道：

"注意！我是警察局的！"

这时候灯亮了，銀幕白了，什么也看不見。观众大吵大閙，咒駡着电影院。女人們一边数落着，一边往出口挤去。宾波奔向帷幔，为了让人群让出一条路，他指着别在衣服翻領背面的証章説：

"警察局的……警察局的。"

走到帷幔前，他掏出手枪，扳上机头，戒备地往四周一看，才往台阶上走去。然而宾波看了一眼，馬上放了心。他收了武器，低头去看普罗斯佩罗——这家伙失去知覺地躺在角落里。于是，便衣就以职业的敏捷手法开始檢查受难者。

"他还活着……一拳打在下巴上，昏倒了。我在哪儿看見过这人的臉。一定是个危險人物，警察局里大概有他的材料。应該馬上送医院……不要动这个挨打的！我亲自来执行必要的手續！"

宾波自以为执行的任务非常重大，装腔作势地走进場子。这时候池座已經变成热閙的小市。观众激憤地要离开电影院。待在附近的警察便衣都赶到出事地点来，把着出口的門，指望抓住罪犯。便衣是容易被人认出的，他們的目光扫視着每个人，有时候命令某一个观众从后褲兜里掏出武器来。馬卡来和跟着他的嬌媚的混血女郎也混杂在人群里。他們俩一边走，一边說說笑笑，像是一对情人。

"人家花錢为的是看电影，这里倒招来一群騙子手打架。該由誰来賠这笔錢呀？"

"别說了，朋友！你凶得像只翹尾巴的公鸡！"

"你老实点，傻瓜！……

他們走出来，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同时也正是时候……两个人剛走到挤滿看热鬧的人的街上，就是一陣騷动和喧嚷，开来了一队警察。警笛嗚嗚地响个不住。警察专員的汽車、救护車和値班警察都来了。在一些看热鬧的人中，报紙和电台的記者钻来钻去，問这問那，然后又急忙地記在小本子上。有个长官命令道：

"在罪犯沒有抓住以前，不許放出一个人。"

馬卡来好像是告訴什么秘密似地，在自己女伴耳朵边說道：

"你現在看見了吧，小傻瓜，我們躲过了一場乱子吧？"

"你說得不錯。可是答应我的咖啡呢？……"

他們无忧无慮地說着，走进最近的一家咖啡館。女招待都是东北地区的人，照例是要急不可耐地打听消息的。有一个招待馬卡来和混血女郎的問道：

"电影院里出了什么事，老乡？鬧了半个多鐘头了！"

"有些毒舌头在說，警察局逮捕了那个有名的普罗斯佩罗……"

"他是干什么的？"

"难道不知道嗎？是个专員助手，又是个强盜头子，搶了两千五百康托。沒看过报嗎？"

"沒有。"

混血女郎不放心地輕輕劝告他：

"朋友……嘴紧点，別东拉西扯了，要不，会招来麻煩的！如今滿街是警探！……"

但是馬卡来心里有数。他聳了聳肩說道：

"別着急，小傻瓜！……"

心里却想道："要散布風声。不然警察局会偷天換日，把逮

捕牛皮的事包起來。专員助手可是神通广大的人！”

混血女郎看了看柜台上的挂钟：

“老天爷呀！已經三点半了！四点钟我該上班。要是去晚了，女主人得摳我的眼睛！……”

馬卡来根本沒想拦住他，他只問了一句：

“我們下回什么时候再見面？”

“我习慣給主人作完午飯后看两点一場的电影。”

“好啊！等我有了更多的錢，不像今天这么乱的时候，咱們再見面……”

“行，再見。謝謝你的好意，别忘記我……”

“你叫什么？”

“罗扎琳娜！”

“再見了，罗扎琳娜！”

混血女郎走出咖啡館就在人群中不見了。馬卡来目送了她一会，神秘地笑了笑，忽然間他注意到架子上的无綫电收音机。桑巴舞曲停住了，播音員报告一个特別节目：

“听众先生們注意！本台特派記者現場报道！剛才警察局又发現布根維尔街盗案的一个綫索。报紙上曾报导的前警察局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在‘阿尔干勃拉’电影院里被发現，他倒在地上人事不省。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只是脑震蕩，生命沒有危險。逮捕他的功劳屬于便衣警察宾波。他在現場向本台記者声明道，他认为前专員助手是因为和警察局近日破获的盗帮中的一員搏斗而受伤的。”

馬卡来点起一支烟，走到車站，挤到队伍里去，过了几分钟就随便搭上了一輛公共汽車，不問方向地走了……

审訊

刑事警察局抓住塞巴斯其揚娜·阿尔維斯就不肯放手了。但是，这个女人坚定不渝，也只得不了了之。以后的审訊重又交給了发生搶案的当地警察分局，以便得到新的見証和証据。这一次巴拉紹亲自来审訊，記录員薩丁尼亚头低垂在打字机的鍵盘上，簡单地記录着新見証人的証言。

起初，由于塞巴斯其揚娜当众认罪，事情仿佛很簡单，不超出于常情的范圍。其实这样的供詞，像警察分局里其他的供詞一样，不値得近視眼薩丁尼亚記在公文紙上，在一些平常的詞句里摻杂上許多含糊而累贅的法律用語。

当然，供詞各种各样的都有……比如，被告忽然把日蝕的現象归咎于自己，那么警察专員便会客气地对待他，馬上与精神病院通电話。如果有一个家伙找到副警說，不是別人，正是他杀死了馬莫雷的长官，那么这还値得发生兴趣，因为地图很大，如果进行調查，或許眞会有这样一个居民区。然而这一回，女犯人是在发現貴重物品不翼而飞的住宅里大言不慚地声称，偷东西的正是她。尽管她喝得烂醉如泥，但招供是向警察局作的；因此应当予以考慮，虽然事后知道她的供詞是一文不値的。不幸的洗衣婆醒过来以后，断言不記得几个钟头以前說的任何一个字，从此以后，她固执地坚持，流泪地肯定，她与布根維尔街盜案完全无关，她什么也不知道。

这种不切題的淸白无罪使得巴拉紹先生无法克制自己，只有唯一的办法——严刑逼供。但是，可怜的塞巴斯其揚娜坚忍不屈，矢口否认加在她头上的罪名。为了尽快了解这件案子，警察局专員急于結束审訊。东西是塞巴斯其揚娜·阿尔維斯偷的，

十分明白，只要把罪名貼到她臉上就行了。每个人都长着一張臉，賊也有一張臉，和正經人一样，不很清楚嗎？

任何人也不应当指責长官。这样作不会有好处，反而是很危險的。

巴拉紹有个唯一的弱点——正像普罗斯佩罗的秃头，薩丁尼亚的近視一样，他有釣魚的癖好。見鬼，家家戶戶都有本難念的經！这絕不意味着每人都要作喔喔啼的公鸡。

警察专員对洗衣婆所以抱着恶意的态度，原因很簡单，他渴望尽快地結束委派給他的审訊任务，將材料还給刑事警察局，因为他正准备去釣魚。有什么比釣魚更令人神往的呢！

他狠心地抓住了塞巴斯其揚娜在布根維尔街住宅里招认的第一次供詞，一步也不让！是她偷的！就是她！他滿足于这个結論，跑到“玻璃魚鈎”商店买了釣絲、竹竿和其他釣魚用具，并在自已的記事本上用綠墨水勾出下次釣魚的日子。

巴拉紹希望圣保罗的居民对于这件案子能像他一样地清楚，决定滿足《一分钟报》的記者的要求，向他发表談話……

他正对着达戈高談闊論，津津有味地讲述人类智慧的自白的时候，馬里欧忽然闖进来告发助手普罗斯佩罗。

告发引起了一場乱子……記者达戈大作文章，《一分钟报》又在这件事情上掀起一場可怕的風波。普罗斯佩罗失踪了，只是因为被誰打暈在电影院厠所旁边里才被捕。次日，闊剿若瑟—庫斯托地奧街地窖的时候，便衣在那里碰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卡罗拉和面包干，也就把他們逮捕了……

审訊又停在一个死点上。

便衣丹尼埃尔·巴蒂斯塔，綽号宾波的，被任为本区便衣长。他馬上占了普罗斯佩罗的位子，仰在他的安乐椅上。釣魚迷

看着釘在墻上的一頁日历，不安地說道：

"产卵期到了，鯕鰍和'帕庫'①成群地躲到平靜的水灣里。不能錯过一天呀！……"

最后一次审訊是在刑事警察局里进行的。在一条被局促不安的人們的褲子和裙子磨得精光的长凳上，坐着塞巴斯其揚娜·阿尔維斯、卡罗拉·戈蒂舍、馬里歐·西尔瓦、綽号面包干的若瑟·普利莫和前任警察局专員助手普罗斯佩罗。应該作为証人或是被告前来对质的馬卡来沒有傳到，因为他沒有固定住址。这一回人們也就把他忘了。

在証人席上坐着的是胖子朋西安諾和薩克索風手瘦子貝納地諾，他們都听到塞巴斯其揚娜承认偷盗的；尼西雅，她因为家具和其他原因曾和专員助手有过一定关系；宾波，他是吃椰子点心的介紹人，并且凑巧在电影院厕所里逮捕了人事不省的普罗斯佩罗。这里还有盗案的失主奥利維歐·巴贊。他的外表似乎安然无事，这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因为他这次破产，有許多东西还罩在秘密的雾中。

看到尼西雅以后，他感到說不出来的惊奇，低声問道：

"你也在这里？"

"我正想向你提同样的問題……艾列茲班……"

两个人沉默不語了，疑惑地望着天花板，各自就对方被傳来作証人的原因作各种猜想。

被告和証人

高尔地諾从毗連的房間里走出来，坐到写字台后，随即开始

① 帕庫：南美产的一种魚名。

办公。秘书包尼法西奥在打字机前准备好了，开始打被告和証人的履历——这占去了半个多小时。然后他站起来把打出来的讀了一遍。在場者沒有表示異議。在場者宣誓說实話以后，高尔地諾开始問巴贊。

“先生，您认識被告中的什么人嗎？”

奥利維欧向坐在长凳上的人扫視了一遍，不慌不忙地說道：

“我认識卡罗拉和塞巴斯其揚娜，她們俩在我家作过事，还有普罗斯佩罗，当初我通知他，我的住宅和財产有被偷盗的危險。在我預料中的盜窃发生以后，我曾經打电話向他求助。他馬上来了。”

“那么那两个人——馬里欧·西尔瓦，綽号庫伊卡，和若瑟·肯利莫，綽号面包干的呢？”

“我不认識他們，不記得見过沒有。”奥利維欧稍停一会回答。

馬里欧輕松地吁了一口气。

警察局长翻閱着卷宗，继續审問：

“关于这两个女人您还可以說些什么嗎？”

“可以。塞巴斯其揚娜是洗衣婆，卡罗拉是女佣人，这我从前說过，她們在我家待的时間不长。我是登广告雇她們来的。跟她們一起雇来的还有厨师馬卡来。”

“同一个时候么？”

“同一个时候，因为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知道了我的家受到一批不知名的强盜的威胁以后，建議我立即換掉家里的佣人，所以我照办了。然而，我对于这两个女人和厨师沒有一点怀疑。她們勤勤恳恳地做事，在我看来，与盜案沒有什么牵連。”

“为什么以后她們不在你家工作了呢？”

"因为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情使我破了产，我决定把省吃儉用、分期付款买来的房子卖掉，辞掉佣人，和妻子、两个孩子搬到一所廉价租来的簡陋的房子里去住。"

"很好！关于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您还可以說些什么？"

"不多了。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像一般政权代表人接見控訴的人那样……"

沒有什么再补充的了，奥利維欧从秘书手里接过自己供詞的記录，讀了一遍，覺得上面写得一点不錯，就签上了名。

当奥利維欧重又坐到原处，他与尼西雅的目光相触了。这位一直为失掉家具而悲痛难过的金发女郎惊訝地怔住了。

"这么說，你就是那位？……"

"是，正确些說，过去是。"

尼西雅感到一陣混乱，恍忽失神地低下头来。

警察局长叫到宾波。这个便衣穿着一身时髦惹眼的衣服。

"丹尼埃尔·巴蒂斯塔先生，又名宾波，請告訴法庭，普罗斯佩罗·巴塞里奥是怎么被捕的。"

宾波开始讲述，在电影院与某位熟識的太太在一起的时候，他……

尼西雅突然站起来，向警察局长說道：

"先生，我感到不舒服！您能允許我退場嗎？"

"太太好像准备提出申訴？"

"不，先生，我沒有什么話說。"

"您能不能牺牲一下，在这里再多待一会呢？"

宾波継續他被打断了的陈述……他听見女人的叫声。她是走出厕所时，发現墙角躺着一个人才跑来呼救的。他从場子里跑去，认出了那遭难的人，同时采取了紧急措施，寻找罪犯。

警察局长向普罗斯佩罗提問題道：

"你认識在場的丹尼埃尔·巴蒂斯塔，又名宾波的嗎？"

"是的，认識。他在警察分局里当过我的助手。蠢驴、騙子、沒良心的。不过是……"

高尔地諾先生搖了鈴。一分钟的沉默之后，他又說：

"他是不是在'阿尔干勃拉'的厠所旁，在您失掉知覺的狀态下发現您的？"

"不知道。我是在医院病床上才醒过来的。"

"是誰把您打了的？"

"也不知道。我只記得到厠所去待了两三分钟。当我走回場子的时候，有一个人迎面过来，胳臂肘撞了我。我罵了他一句……以后就什么都不記得了……"

他暗自想道："跟藏了錢的馬卡来，或許能說得通，但和警察局——白費唇舌！"

高尔地諾先生問道：

"在座的証人中你认識哪几个？"

"所有的人多多少少都认識。特别是这位姑娘。我不知道在她身上花了多少康托。就是她，剛才……"

鈴鐺又响了。普罗斯佩罗不說話了。

奥利維欧·巴贊低声問尼西雅：

"就是他嗎？"

"是的。野畜牲，連家具錢都沒給……"

"哦！……"

审問继續进行。

"被告馬里欧·西尔瓦！"

康伊卡站起来。

“你对警察局說說自己的情况。在哪儿作事，在哪儿住，露着什么生活?……”

“局长先生，”馬里欧开始說，“我在38号咖啡館站柜台，那家咖啡館就在大街上，教堂旁……有一天，我认識了一位姑娘，女裁縫……”

尼西雅又站起来說：

“先生，对不起，我請求……”

“如果您真的不舒服，我允許您退席。”

尼西雅向出口走去。奥利維欧赶上去用嘲弄的口吻問了一句：

“他也是你的一个王子么?”

“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其他的你可以想像得到!……”

“見鬼，你不是女人，你是电車，每个乘客都能在你身上找个地方!……”

走远了的尼西雅沒有听清他的話。

审訊进行得很冗长，继續了好几个鈡头。

一盏电灯

拘留室像烤炉一样悶热，热得人們都透不过气来。屋子里有一股臭烘烘的气味，令人嘔吐。这里唯一的一个小窗子也是用鉄栏杆擋着的。所以拘留室里很早就黑了。其实，这里总是半明不暗的。

下午四点钟，太阳就离开了小窗，屋子里便是漆黑一团。每到这时候，看守总打着口哨走来，撳一下开关——天花板上便亮起一只二百支烛光的灯泡；在它的耀眼的光下，拘留室里的情况和被幽囚的人都显出一副更可怕的图画。

有一天傍晚，到了平常的时候，看門狗来开灯。野猪从鉄栅里面看着他說：

“快开灯吧，要不然这群地痞都要发瘋了……”

然而，灯沒有亮。囚犯們用眼睛望着天花板，找电灯，但是看不見。看守好像是替自己辯护似地喊道：

“呸，他媽的，不亮，这东西！”

“就让它見鬼去吧！”野猪平淡地說了一句。

拘留室里囚着将近四十个人。一些人是昨天才关近来的，另一些人早一些，是上个星期来的，也有些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这里了……这些人好像不能获釋了；全身几乎是赤裸裸的，长长的头发都糾結起来，鬍子又乱又髒，遮蓋住烏黑的、許久沒有洗过的臉。他們的样子是非常可怕的。在这黑暗中，馬里欧看不見人，但他可以想像到，他們是以各种最不平常的姿势坐着或是站着的。这里迈一步就要碰到人。不幸的人們要是想解手，就要摸到那潮濕的地方，那里天花板往下滴着水，滴在洋灰地上；要是想挤到水龙头旁喝一捧水，也得花費不少的时間和力量。

这里每迈一步都要踩到什么人的身上，随着是一声呻吟或几句咒駡；有的人掏出警察局在搜身的时候沒有发現的短刀或匕首来威胁。

最后关进来的一批犯人，有許多是圍剿銷夜窟抓来的地痞流氓。在这黑洞洞的拘留室里，他們有的在叫，有的在唱，有的破口大駡。拘留室里誰也不能躺下，更不用說睡覚，到夜里完全成了瘋人院。

被野蛮的喧鬧招来的看守，在探視孔里什么也看不見，他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喊了一句：

“野猪！”

沒有人回答。

“野猪！怎么，你給打死了？……”

在号叫中，听到了一个像狠嗥似的声音，不一会，鉄栅里面就出現了一張滿臉鬍鬚的面孔。看守用手电筒照着他，认出是奸細以后，便吩咐道：

“叫他們别吵！……”

人脸不見了。然而，喧叫的声音却更厉害了，中間摻杂着一些奇怪的声音——那是从左右而来的拳打脚踢和耳光。捅了馬蜂窩似的乱哄哄的声音越来越凶。奸細受到这群发了狂的流氓地痞的一頓毒打。当警車运来一批新的嫌疑犯和流浪汉停在分局門口的时候，拘留室的情景就是如此。

和其他被逮的人一起，警車也押来一个从郊区抓来的病弱的小家伙。他正在工厂的一道长墙上写“和平”这两个字的时候，突然冲来了一队警察，逮捕了他。

新押来的人也被送到拘留室里来。獄官打开了沉重的鉄門，警察就連踢带打地把这群可怜人赶进黑洞洞的拥挤不堪的人坑。

拘留室里連站脚的地方都沒有了，新来的人遭到仇視。看守把一批新囚犯塞进去以后，关了門，听着里面傳出来怒駡声，幸災乐禍地笑道：

“你們这群人就是自己吞了自己，也沒有什么大不了……”

看守回到了值班室，便衣們都在那里倦乏地打瞌睡。他坐到桌旁，点起一支烟，不高兴地听着震动整个悶气的拘留室的号叫声。

“到清早，凉快一点，吵鬧就会停下来了……”

因为在墙上写了"和平"字样而被捕的小家伙，在黑暗中跨了两步就停下来；在这黑暗中再也挪不动了。忽然間，他沉着地、声音不大地說：

"我是电工！"

誰也沒听見他的話；他又重复道：

"我是电工！"

有一个站在旁边的人听到了他的話，便說道：

"不要作蠢驴了！誰管你是干嗎的？"

电工听了有人搭話，說道：

"你怎么了，不明白嗎？我能修理电灯！"

黑暗中另一个人笑道：

"你听听里面人的話吧……电灯在天花板上，一个人够不到……"

"那么，两个人可以够到。"

"两个人也不行。"

"那么三个！"

人們不再耻笑这个小家伙了。听着这群人低声說話的善意的口气，可以感到他們是想帮助他的。

"灯在哪儿呢？"电工問道。

"在拘留室当中。"第一个人的声音回答。

"你領我来吧。"

"只能大致差不多……"

"我不大相信你这个主意。"第二个人說道。

三个人一个推一个的背，企图挤到前面去。起初这仿佛是不可能的；他們被迫退回来。人影在叫嚷，人影在威胁，人影在爭执。他們不得不用上脚和拳头。但是，拘留室里挤满了人，三

个被捕者的努力都归于无效。于是电工又說了：

“你們这些蠢驴！我們不是为大家办事嗎？难道你們就想这样待在地獄里？”

号叫声又起来了，小家伙等这一陣叫嚷过去以后，继續說：

“要造反别反对我們——我們也是和你們一样被抓来的——反对那些把我們关在这里的人吧！”

有的人明白了他的話，有的没有明白。忽然一个严厉的声音問道：

“你知道我是誰嗎？”

“知道。你是和我們大伙一样不幸的人。”小家伙天真地回答。

“我是野猪！”

“那么，你就更要不幸。帮我們个忙吧，野猪！”

“你想的倒不錯！我現在就叫看守！”

电工还想說服他，叫他不要叫獄官，但是已經不需要了：一拳……哼了一声……野猪不吱声了。一陣寂靜。

“这里就是拘留室的中間。”

另一个声音补充道：

“这么說，灯泡就在我們头上。”

“如果只是插口有毛病，我馬上就能修好，”小家伙說道，“你們誰最有力气？”

“是我打昏野猪的……”一位看不见的大力士在黑暗中笑着說道。

“好！你站到这儿来。”

听到了一个响动。

“現在誰站到你的肩上。”

在紧張的寂靜中，可以听出执行小家伙指示的人們的沉重呼吸。

“你自己怎么爬上去呢，电学家先生?”

“等一会，朋友……”

小伙子敏捷地爬上了第一个人的肩头，然后又登上了第二个人的肩头，到了人体金字塔的高峰，下面有几个人在支撑着塔基。

“这是很危險的，电工!”

“沒关系，朋友。灯总是要点的!……”

又听到了野猪的声音，这一回比剛才更厉害。——他緩过气来了：

“我馬上就让你們掉下来! 誰出的怪主意!”

有人建議道：

“让我們手拉手护住这几个修理电灯的小伙子。哪条毒蛇要想搗乱，就打掉他的牙! 我已經找到了好家伙：一块大便池碎片……”

在黑暗中，只听到修理电灯的人和把他們圍成一圈的人們的断續呼吸。人們站起来，手拉着手接成了一条鉄鏈。在这圍墙的中間是三个人搭成的活金字塔，其他的犯人什么都看不到，也拥挤过来。有的出于好奇心，有的人明白了，需要电灯，还有的人因为不能躺下睡覺，想找点事儿干。

这时候，野猪在一陣拚命的掙扎之后，終于到了門前，他趴在窗洞前叫着：

“獄官! 獄官!”

跟着一陣寂靜。然后听到了警察匆促的脚步声，跟在后面的是獄官的碎步，他是听見野猪的叫喊跑来的。走到門前，他用

手电筒往窗洞一照，鉄栅后面又出現了奸細的长滿鬍鬚的臉。

“怎么回事，朋友？”

“他們……这些……”野猪忽然不作声了。

一块沉甸甸的大便池碎片掉在地上摔破了。野猪的臉在电筒照着的窗洞不見了，沉重、松弛的身体噗咚一声跌在地上，成了无形的一堆。

獄吏的声音：

“野猪！”

又过了两分钟：

“野猪，你怎么，嚼了舌头了？”

……电工終于在一团漆黑里摸着了天花板上的灯泡。灯泡沒有断絲，只是灯口堵上了尘土。

他擰下灯泡，吹了吹灯头，用袖子擦了擦，然后又安到插口上。一片快活、明閃閃的光照亮了地獄。人們都各就各位，在碎布上凑和地安下身来。

过了半点钟，獄官不知道拘留室里为什么亮了灯，犯人們都和睦无爭了，就打开鉄門走进来：

“是哪个机伶鬼把灯弄着了的？”

沒人回答。

“是哪个亂子蛋点的灯？”

拘留室深处有个声音回答道：

“說是野猪干的。也不知道他爬上了哪个家伙的脊梁，点了灯，脑袋冲下栽下来，躺到那儿就不动了。說不定，他完蛋了！”

獄官拖着野猪的脚，把他拉到过道里去，鎖上門。剛才那人作的解釋显然是不眞实的，但是哪值得跟这群地痞流氓扯皮調查呢？……

这个故事里几乎沒有人名。故事发生在不幸的人的生活中。它发生在斗爭中，发生在黑暗與为了在大地上燃起光明的斗爭中。

在判刑前的监獄里

在判刑前的监獄里，普罗斯佩罗与獄官和看守的态度照旧不变，好象他現在还是警察局专員助手似的。給他送飯的是圣凱塔蒂斯的租賃房产主。这个善于鑽营的托奈卡斯，他靠着給有錢的犯人准备午飯晚飯而发了横財。不錯，他准备的菜飯是不带刀叉的。

当这位前任专員助手乘警車被送到监獄里来的时候，他装作暈厥，就被送到监獄医院里去，和同是称病的两个要犯住在一起。三个人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共同的語言。獄官的这种让步，引起了抗議，因为在这些享有特权的犯人睡在有鋪有蓋的床上的同时，有几个等待判决的肺結核患者却关在单身囚室里，不見日光，呼吸不到新鮮空气。

在监獄里，普罗斯佩罗得到了充分的自由。他穿着一身綠色工作服，在囚室和过道里通行无阻。他可以和警察局的老同事通电話，甚至于有时候可以在监獄长办公室里接待客人。每逢这种时候，他都要打扮得象过节一样，换上雅致的服装，好象在监獄門口停着一輛汽車，等着把他送到一家豪华的点心店去似的。普罗斯佩罗把来客送到門口，和客人告别，回到医院以后再换上工作服。在监獄里散步的时候，他經常遇到自己經手逮捕的囚犯。但是那些人对他沒有一点敌意。因为归根結底，普罗斯佩罗和他們之中任何一个人一样，也是个伙伴。他的案件并不是什么異乎寻常的，警察局的档案里記滿了这类犯人的名

字，他們用各种手段在职位上步步高升，甚至爬得比这个不显眼的警察局专員助手更要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培那科尔国王，我們这一代更要多得多。普罗斯佩罗还算走运，幸而他是在錘子和鉄钻之間；当了警察，他还是和其他的罪犯一样，并沒有放棄作案。……

有一天，普罗斯佩罗看見了面包干，小伙子由两个警察押着，从警車里下来。当面包干經过院子的时候，他走过去說道：

“我們得談談，听見了？”

小伙子轉过头去，沒有理睬。

“你听我說完，要不然你沒好处！”

面包干笑了。

“你把东西藏到哪儿去了？……”

这时候他們两个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滿臉雀斑的两手长滿黑毛的彪形大汉——他倚着一把扫帚，在注視着他們。这是一个綽号“酒精缸”的大名鼎鼎的强盗。报紙上登过不少关于他的消息。現在他算是犯人的“总統”。这一要职不是空想而来的，在判刑前的监獄里，像在卡太太[1]里一样，总統是一个个地换的……他迈着放纵的步伐走到他們面前，像玻璃碎裂似地大笑道：

“你别搶我的，普罗斯佩罗，这只小笋鸡是我的！”

他在面包干的手上捏了一把。小伙子疼得失去自制力，几乎要咬他一口。但是酒精缸沒有生气，反而微笑着：

“我让秃头把你放到我屋里去！行吧？”于是他走到一边去，装样去扫院子。

---

① 卡太太：里約热內卢的总統府。

普罗斯佩罗很清楚监獄里的風俗，他馬上明白了，这个瘦弱的小伙子将遭到多么沉重的苦难。过一会儿，好象是肯定了他的怀疑，监獄里掀起一陣喧鬧。酒精缸的隔壁第四囚室的囚犯好象发了瘋似地，怪叫，狂笑，敲打門上的鉄栅栏，拳头捶着墻，往墻上摔重东西。过了一会儿，喧鬧停息下来，但是，这只意味着它将更厉害地鬧起来。酒精缸和他的朋友預先在欢跃一番……

天色入暮，钟声响了，由于各种原因还留在院子里的囚犯，被赶进了囚室。在过道里，獄官和两个警察押着面包干，想把他关进一間人还不多的囚室里去。可是，酒精缸和他的伙伴們紧貼着鉄栏叫起来：

“到这儿来，秃头！”

“不，酒精缸，他指定到第八号。”

“可是我說了，到这儿来，第四号！你别让我再說一遍！不然你会后悔的……”

獄官动搖了。酒精缸是个头目，是不会饒恕任何人的。他知道的事很多，連监獄的长官都有些怕他。獄官站住了，打开了第四号的鉄栅栏門，把面包干推进去，然后关上門，上了鎖。其他囚室的人都滿怀好奇地从鉄栅栏后面叫喚道：

“酒精缸，你今天过节了？”

“这么一个小笋鸡給酒精缸，不够他过癮！

“留下一块骨头給我吧，酒精缸！”

面包干头一次到监獄——这一切他都不熟悉。不錯，当初伙伴們給他讲过监獄里的風俗，但是他沒有信他們的話。所以，一进囚室，面包干就平靜地往角落走去。外面的叫声还沒停息；而在囚室里，有个影子向他身上貼过来，炙人的呼吸燙着他。酒精缸——面包干凭着高大的身体、壯健的肌肉、滿是黑毛的手臂

认出了是他——越来越贴近了……

当监狱长已經叫了汽車、戴上帽子准备走的时候，獄官出現在他面前。

"怎么回事？他們鬧什么？"

"这是月光影响了他們。从傍晚起就乱起来了。可能过一会儿会安定下来。"

第二天早晨，判刑前监獄里一团混乱。医生来了，他为这么早被叫来显得很不高兴。过一会儿，从第四囚室里抬出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裹在被单里的被摧殘的肉体；他被放进救护車。医生吩咐道：

"开到医院！"

汽車开走了，大門关上，崗哨仍旧在原地停着不动……

自从馬里欧被囚禁以后，他一心只惦念着一件事：怎么和卡罗拉联系上，他們俩是同时被送到监獄里来的。头一天他沒有能办到。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枉費心机了。他指望找到一个只凭一番謝意就会答应替他送过一張紙条的看守或是獄官。但是在监獄里，这种报酬是沒有用的。馬里欧因为失败而感到很懊丧……有一天，一个人靠近鉄栅栏，叫了他一声：

"庫伊卡！"

"是你，宾波？"灰心失意了的馬里欧高兴地喊道。

"卡罗拉在女监。她托我把这張紙条轉給你……"

"我太感謝你了！"

"你走运了。卡罗拉——是个永不涸竭的幸福的源泉，是个醉人的女人！"

"难道你不曾經喜欢过尼西雅嗎？"

"尼西雅算个什么？她不是我理想中的人。我早就对她失

望了。”

“她現在怎么样了?”

“不用說了，老是到局子里来找我，踢破了門坎……”

實波走了。馬里欧看完了紙条。上面写的是她的孤独、思念和对未来的希望。这儿句話是用鉛笔在一張从小本子上撕下的紙片上写的，但是对于馬里欧来說，它比不知道被誰偸去的巴赞的匣子还要珍貴。

在信的末尾，姑娘建議道，如果他們倆被宣布无罪获釋，誰要是从这地獄里先出去，就在監獄門口等另一个。馬里欧笑了。在透过鉄欄杆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綫下讀着这張揉揞过的髒紙，他感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真正的幸福。

卡罗拉沒有什么罪証，誰也沒想到逼她招认犯罪。在监獄里，她看到了塞巴斯其揚娜。經受了殘酷折磨的洗衣婆完全变了样；她流尽了眼泪，眼睛已經凋干了。她在監獄里待了不少日子。这里曾用紅烙鉄拷問她。劊子手們用香烟头戳在她脖子上燙伤的地方，已經变成像天花膿疱似的黑疙瘩。脊背上一道道的——电綫在上面留下了深深的交叉着的紫色伤痕，伤痕上的痂脫落下来，露出嫩肉。只要一想到电流——这最狠毒和痛苦的，令受刑者发狂的刑法——塞巴斯其揚娜的头发都要竪起来。甚至在她被轉到判刑前监獄以后，她还继續发作恐怖的癲癇。和卡罗拉在一起，对塞巴斯其揚娜起了很好的影响。

在女监里还关着一个叫格洛里尼雅的难友，她对塞巴斯其揚娜的不幸表示了誠摯的同情。格洛里尼雅有一顆善良的心。她像一个忠实的看护一样帮助着塞巴斯其揚娜。她也是在监獄里等待判决的。据說，她曾企图掐死逼迫她搬家的房东。

这三个女人都是愁苦不宁地等待着获釋或定罪，在这里共

度了漫长的日月。快乐的日子終于到了：三个难友——塞巴斯共揚娜、格洛里尼雅和卡罗拉——被宣布无罪。不用再等釋放的日子了。

第二天，当卡罗拉挾着一个包袱从监獄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看見一个人正在树下抽着烟……

"庫伊卡，亲爱的！"

他們溫柔地拥抱起来。

"現在怎么办？"卡罗拉問道。

"我們到霞地亚去，我在酒吧間里找了个工作……"

"瞧着，你可別后悔！你剛从监獄里出来就又到了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地方！"

"我向叔叔央求了点……不多，但路費总够。到那儿再看……"

"你放心吧。我在当鋪里还押了点母亲的东西。我們可以把那些东西卖掉……"

馬里欧和卡罗拉挽着胳臂，兴奋地談着，往車站去了。落日的余輝輕拂着枯黃的树叶和汽車的前灯。

"好牌的鏡子！耳墜、手鐲、孔雀石的带扣！精致！便宜！好看！不怕你不买，就怕你不瞧！"一个街头的貨郎喊着。

馬里欧停住了。

"卡罗拉，你要几个金鋼鉆嗎？……"

"我？我对那些沒用的玩意儿再也不感兴趣了。再也不感兴趣了，听見嗎？……"

于是他們笑着往前走了。

当塞巴斯共揚娜被傳到监獄长办公室去的时候，她大叫起来，說什么也不肯去……格洛里尼雅正在打包袱，向女伴耐心地

劝說了半天，要她跟警察走一趟。可怜的女人就是这样曾被傳訊过多次，每次回来都是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的……

过一会儿，两个女人非常兴奋地順着监獄的大院快活地走去，向女伴們告别：

"祝你一切都好，菲洛米娜！我把你托的事一定告訴給他！茹諾塔！有机会一定給你捎香烟来！……再見！……"

她們向大門走去，在这日落的时刻，大門象是鍍了一层金。崗哨迎面走来，但她們老远就把放行証递过去……

女伴們走到街上了。这就是自由，这就是生活。沒有人等着她們。她們沒有可換的衣服，沒有錢，她們一无所有……但这是自由啊……

格洛里尼雅挾着一个报紙卷，塞巴斯其揚娜空着两手。她感到一陣头暈腿軟。那天庆祝生日的晚上，当她在主人家被捕的时候，她身上穿的是一件挺好看、挺漂亮的衣服，而現在衣服却已經骯髒、破烂了，发散着一股臭味。她感到自己无家可归，沒有錢，沒有一件保暖的衣裳，兴奋和愉快的情緒馬上消散了，忽然格洛里尼雅停住了脚步說：

"听我說，塞巴斯其揚娜！……你穿上我的短上衣……"

她打开紙包，把报紙扔到水沟里，把一件短上衣递給女伴，并且帮助她穿上。

"好了。你穿上正合身！太理想了！"

两个女人——格洛里尼雅穿着黑色短上衣，塞巴斯其揚娜穿着檸檬色的——坚定地向前走去。

然而，到了一个拐角的地方，洗衣婆放慢了脚步；她沒有可以投奔的地方。

"我什么也沒有。到人家去作活，又被扔到街上来。就是这

样过日子……"她說着几乎要哭出来。

格洛里尼雅十分同情她，說道：

"别說傻話了，朋友！你会找到工作的，明白嗎？"

但是塞巴斯共揚娜什么都不明白，格洛里尼雅只好向她解釋：

"放心吧，你能找到地方的。我认識个老太婆，拉皮条的。她是个好心腸的人。像我們这样，在沒有着落之前，可以在她家里住。現在你明白了？……城里不少要找个姑娘的闊老爷……她那儿有他們的电話……現在你明白了？……"

失 业 者

奥利維欧·巴賛扛着一个旧的旅行皮箱，压得他弯着腰，从鉄路仓庫里走出来。这里是他过去工作过的公司的庫房。工作日已經結束了，从車厢上往下卸白瓷土的活儿也停止了。裝卸工人在淋浴室前排成长队；在他們光溜溜的背上，白瓷土和汗水相混，凝成一层貼在皮肤上的灰白色的汗衫。

走一会儿，停下休息一会儿，奥利維欧終于到了車站广場，站在等公共汽車的队里。他已經习惯了在雨打日晒下这种冗长、累人的等待。最近以来，奥利維欧作点小营生，各处奔波，人們常常可以在公共汽車站上碰到他，因为他的斯柯达汽車現在只成了往日的回忆了。当他过去的銀行界实业界的朋友乘着他們的华貴汽車，从他身边駛过，而他穿着一身尘土滿身的衣服，磨歪了后跟的皮鞋，站着等公共汽車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难堪，也不怕被过去的那些朋友认出来。相反……当一个老朋友坐在駕駛盘的后面，經过他身边的时候，奥利維欧总是很友善地向他打招呼：

"哈罗，朋友！"

奥利維欧把皮箱放在脚边，嘴角上叼着一支熄灭了的香烟，手插在口袋里，一边摸索着銅板，一边靜靜地观賞着城市的中心区。天色将晚，太阳最后的几缕光照着巍峨的摩天大楼的一边，在街上投下一条长长的倒影。

每天夜里，命运授胎予人，他們还沒有名字。他們出生下来，斗爭，死亡，变成骨灰，归原。从此誰也不再記得他們了……

巴贊正浸沉于这种思索中，有个女人不慌不忙地通过广場向他走来。奥利維欧认出了她。金黄的头发已經沒有往日的光澤了，衣裙是用一种过于鮮艳的耀眼夺目的印花布裁成的，肥大、落滿灰尘的鞋子直要脫落下来……她迈着疲憊、沉重的步子，好像根本不想走路一样。两只无力的手像柳条一样地垂着，迈一步，皮包就往腿上打一下。

那女人走着路，惶惑地看着前面，心不在焉。

"尼西雅！"奥利維欧喊道。

她不慌不忙地轉过头去，面对面地向着喊她名字的人說：

"啊！是你呀？你究竟叫什么？"

"艾列兹班。"

"不……說你的眞名吧，我那天听到的，在……在……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从那以后有多少日子了？"

她不說話了，用笑眯眯的眼睛看着他。

"你知道嗎，我很喜欢你那次穿着工作服开汽車的样子，遇上一点事就笑得像个孩子。"

"我也很留恋那时候……"

"'鯊魚，煤烟大王'！……还記得嗎？"

"是呀，我曾經是他……你呢？你的境况怎么样？"

“不用說多慘了。你記得我那次說的嗎？普罗斯佩罗沒有按期付款，我的家具都給抬走了。多么漂亮的家具呀！你以为我沒有家具过不了日子嗎？让上帝饒恕我吧！我宁肯蹲監獄！”

“那个美男子宾波呢？”

“唉，他不是情人，是个領班的。女人对于他不是溫柔的有感情的活人，只是一把六弦琴。”

“六弦琴？伴奏‘法道’[1]的嗎？”

“不，为了賺錢！”

两个人都笑了。然后尼西雅又忧愁地继續叙述：

“以前，通过一个爱吃椰子点心的人，我給他求来升官的路子，現在他却去找别人了。他在追求一个染耍斑的女歌手。报紙上有时候还登她的名字。后来他就不再找我了。”

“那你怎么办呢，尼西雅？”

“一个人过日子。跟所有的熟人都吵遍了。現在小姐太太們都不来了！又碰上家具的倒霉事，沒付房錢，給赶出来了……”

“那么你现在作什么呢？”

“就住在这儿，不远。你記一下吧：‘螟蛾’公寓，26号。”

“有工夫就来，可是說不一定什么时候……今天我事情太多了。你瞧吧，可以欣賞一下……”

他指着脚边的箱子，尼西雅猜道：

“是貨樣嗎？”

“哪里的話，是家里的一些破爛东西。”

她向他神秘地微笑着。

---

[1] 法道：葡萄牙的一种民歌。

"那么說，到……"

"到好时候再見。"

尼西雅往前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

"别忘了我的地址。想来就来吧。你知道，我那里有一瓶葡萄酒呢，不是假的，听見了？"

她順着自已的路走去，那是一条忧伤的路，一条下坡路，走到哪儿——她自己也不知道。

站在奥利維欧身后的女人等累了：

"这輛公共汽車大概再也不会来了！"

站在前面的男人补充道：

"人民都不滿意，說不定哪时候要造反。"

奥利維欧沒有把这毫不在乎的談話听进耳朵里。他看着在远处动着的、就要在人群中消失的尼西雅的背影。路灯亮了：仿佛从天上撒下一把閃光的种子，种子降下来，脹大了，变成了灯泡。而尼西雅，那忧郁的、枯萎了的美人，在远处还能依稀地分辨得出，她已經走到街口尽头了。她走得很慢，弓着身子，皮包还在打着大腿……

这时候，一輛从仓庫里开出来的公司的載重卡車在巴贊身边停下了。

"晚安，巴贊先生！"

"晚安，帕特里西欧！"

"您往那边去嗎？如果願意，我可以把您送到汽車庫！"

"好吧，謝謝。"

他举起皮箱。司机接过去，放在駕駛室里。

"倒挺沉的……"

"办公室里的破东西。"

巴贊走到汽車的另一面，費勁地上了駕駛室，坐在司机和助手身旁。

“您在哪儿呢，巴贊先生？怎么老不到我們仓庫来了……”

“从那次……被搶……你可还記得？……我傾家蕩产了……只好挖空心思想点办法……一点空时間都沒有，連理发館都去不了……”

帕特里西歐沒有开車，等候吩咐。奧利維歐好象才清醒过来，笑道：

“哦，踩油門吧，朋友！”

載重汽車往前一拱就开动了，忽左忽右地超車。最后，帕特里西歐赶过了所有的車，就在一長列的汽車前面領头，好象这家出口公司是街道的主人。

貧穷坏似求乞

前面所写的事件发生以后，又过了几个月。不幸的巴贊已經妥善地解决了他和公司以及阿姆斯特丹的珠宝商的关系，但是他落到如果不是乞丐起碼也是貧穷的地步。其实两者之間的界限是极其模糊不清的。

經受过貧困的人往往会下这样的結論——作穷人莫若当乞丐。穷困因为要顾全虛伪的面子，不得不戴上一副假面具。穷人有着病态般的敏感，像个大孩子一样。无意中說一句不当的話，都会使他感到抱屈、受辱和蔑視。但是他不会抗議，他只能沉默地忍受着，眼泪往肚子里咽。至于乞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乞丐是被迫脫出社会上虛礼客套的人。即使有时候他在装模作样，也并不是为了掩飾，相反他正是要强調自己的苦楚。虽

然乞丐无須耍花招，仅凭一副外表就能博得怜悯之情，但他还覚得自己身上的伤痕不够，而用朱砂和鉛白粉在小腿上假画一个可怕的烂疮之类。穷人却不是这样，如果他有伤痕，也要敷上一层粉以躲过社会的眼睛。一个脫壳而出的穷人和一个脫壳而出的富人最相像不过；这两种人都喜欢貪别人的便宜，而碰上的对方却又远不是慷慨好客的……

在一个下雨天，巴贊一家搬到了新住宅。公司的两輛載重卡車——巴贊在那里工作过，为什么不利用一下不花錢的运输工具呢——运来了拍卖剩下的家具。一家人現在搬到卡斯特罗·阿尔維斯街的一所很小的房子里来。这一家的好朋友朋西安諾，因为夫人的坚持，作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答应給巴贊作保。事情是办了，但是他免不掉要叨唠几句：

"巴贊——窩囊肺！手里有这么一笔財产，会叫强盜給搶去！……現在老来麻煩朋友……"

新住所是在一座旧老的沒人照管的楼房的二层楼深处。要走进住宅，得經过一条黑黑的过道，过道里安了一盞蓋滿灰尘的灯泡，整天整夜地亮着。但是房間里亮堂堂地悅人心目。两扇窗戶冲着內院，院子里阳光充足，盛着空瓶子的木箱堆成山，那是一楼买卖兴隆的酒吧間的……

奧利維欧从出租汽車里走出来，气喘吁吁地提着一个上了鎖的皮箱上楼。

"这是什么？"克列里雅問道。

"办公室剩下的都在这儿。"

"公司的事情都了結了嗎？"

"是的。我还利用一个好机会，把打字机和外出的衣服都卖掉了。一共是六个康托……这个数目对我們来説跟白撿的一

样！”

他用目光迅速地扫了一下住宅，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放好箱子。最后他把箱子安放到一間狭窄的小屋的书柜頂上。他准备把这間屋子作书房。奥利維欧认为应該跟太太談談新的消息，便讲道，因为沒有按时付房租，房东非常生气地向他要錢，并且威胁說，如果再不付房租就要保人賠償了。

“这一回朋西安諾可要气炸了！你瞧吧……”奥利維欧丧气地下了断語。

第二天，他回家以后，坐到躺椅上，打开报紙。忽然他叫了妻子一声。

“克列里雅，你听着！……强盗出庭受审了……”

“錢呢？”

“沒有发現，說不定什么时候能找到。”

“全都宣判了嗎？”

“沒有全判。普罗斯佩罗为了好几件案子，共判了十二年徒刑，但是律师已經提起上訴；总归有一天这个强盗会获得自由，重操旧业的。”

“其他人呢？”

奥利維欧开始仔細地看报导。

“下轉六版，等一等，就来……”

他神經质地翻着晚报，終于找到了后半段。讀完后，他作了以下結論：

“塞巴斯其揚娜、卡罗拉和馬里欧因为沒有直接罪証，被宣布无罪，主要因为他們是受政权的代表人——警察局专員助手的唆使。”

“那个拿刀威胁我的馬卡来呢？”

"一直逍遙法外。根本沒提他。大概就是他把偷去的东西自肥了！"

"那面包干，报紙上不久前登过的，在监獄里发生的那次慘剧以后怎么样了？……"

"沒走正路，倒是重感情的小家伙……在医院里醒过来以后，他就跑到窗口，从四层楼跳了下去。事后还在停尸室放了很久。沒有人来认他。他无亲无故……今年才十八岁。比我們的乔治稍微大一点……"

一家人坐在厨房里吃晚飯，乔治从酒吧間买来了檸檬水，又从广場的菜鋪里买来桔子，飯剛吃完，鈴响了。夫妇俩惶惑地面面相覷。蒂拉从門眼里望出去，低声說道：

"朋西安諾！"

奥利維歐捺不住火气，把餐巾摔在碟子上：

"这是为了房租的事……我怎么跟他解釋呢？"

朋西安諾和琳妲太太

克列里雅也气鼓鼓的，但是沒有办法；蒂拉去迎接客人。过一会，傳来了她慌張而又高兴的声音：

"眞是出乎意外的喜事！媽媽，是朋西安諾先生、琳妲太太和莫阿瑟来了！請进！……我們在厨房里……請别介意。我們这里太挤了……"

"你們吃晚飯了嗎？"

"我們吃过了。我剛准备煮咖啡。"

"你已經知道要加几勺咖啡了嗎？"

大家都笑起来了。

奥利維歐和克列里雅伸出手，臉上挂着笑容，出来欢迎客

人。蒂拉和莫阿蕊把躺椅挪到角落里去，并排地放着，坐下来，像往常一样热鬧地談起来。这里着重說明，尽管巴賛一家遭到如此不愉快的事情，他們的关系却一点也沒有改变。每个人都有一肚子需要交換的新聞。

朋西安諾夫妇坐到沙发上，主人坐到安乐椅上。他們勉勉强强地談起話来。乔治从隔壁房間走出来。他草率地向大家道了晚安，就忙着向門口奔去了。

“准备到哪儿去呀，儿子？”

“去看电影。一会儿見！……”

为了逃避母亲的嘱咐，他急忙躥到尘土飞揚的过道里，邻居的孩子們正在那里捉迷藏。

“事情是这样，亲爱的克列里雅，貝如凱应該找您的丈夫談一談。他早就准备到这儿来的……但是你知道，他这些日子老是生病，我不想放他一个人出来，所以我們就陪他来了……”

說完这一番开場白以后，朋西安諾勉强克制住激动，說道：

“你很了解我，巴賛！当你家出了事情以后，我始終是你的朋友，帮助你料理事情，甚至于沒有收你卖房，卖汽車，卖家具的那一半佣錢。我对你像亲父亲一样。然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好像忘了关于这几間房子的合同，也許沒有忘記，但是房东，那个可怜的守財奴，四个月来不断地給我打电話，气得我都发瘋了……他要六、七个康托……这要是在别的情况下，也就算了，我也……但是現在……你不能想像我的事情有多糟糕……上个月我連擦皮鞋的錢都沒有賺来……”

巴賛臉色发白，手指顫抖着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拿了一根烟，用那个势力压人的吸墨器看中了的銀打火机点上，說道：

“朋西安諾，你来得很好。首先，你的拜訪給我們帶来莫大的

愉快。你知道这里是多么无聊！……"他停頓了一下，指着坐在角落里的蒂拉和莫阿瑟，他們俩正忘其所以地又說又笑。然后他噘起嘴唇，向天花板噴上一圈烟，繼續說道，"其次，我正想跟你提出作一桩很賺錢的生意。"

"生意？嘿，你这不是……"朋西安諾吓得往后一仰。"可別說了……你饒了我吧！……"

"是一桩生意，不大不小，是創办一家……"

經紀人的臉脹紅了，眼睛充上了血。他呼呼地說：

"創办什么？……上帝保佑你！你一个銅板都沒有，付不起这几間破房的租錢……"

奥利維欧在玻璃烟碟上戳灭了香烟，他平心靜气地用事先考虑好了的話解釋道：

"閑着这几个月，我盘算了买卖地皮的計划……你知道在哪儿嗎？"

对方如坐針毡似地冒出了一句：

"我敢打賭……在天国！……"

琳妲用祈求的目光看了一下丈夫。巴賛摊开了双手，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你听我說，朋西安諾！你不让我說一句話！"

"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跟你談欠房租不付的事情，你明白嗎？……"

琳妲站起来，向丈夫欠过身，小声說道：

"貝如凱！你千万記住馬奴埃尔神父的教导……"

朋西安諾勉强地克制住自己。他用圓溜溜的充血的大眼睛看着夫人，想辯护：

"你难道看不出来嗎，琳妲？……他簡直是在嘲笑我……"

主人坚持道：

"咱們到书房里去吧，朋西安諾，我想跟你詳細談談我的計划。"

他們走进当作书房的小屋里。巴贊关上門，好叫他們的声音不傳到客厅里去。"

在一片寂靜中，淸楚地听到象一般情人一样的对話：

"你很爱我嗎，莫阿瑟？"

"很爱你，小傻瓜！"

克列里雅一直在担心，唯恐奧利維歐和朋西安諾吵起来，就把琳妲領到厨房去：

"帮助我煮煮咖啡吧……我的女儿，你也看見了……我指望不了她……情人究竟是情人，是不？"

"爱情啊！"琳妲叹息道。

两个女人一声不响地往厨房走去。經过书房門口的时候，克列里雅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似地叫了一声丈夫：

"維—維—科！"

奧利維歐沒有开門，以显然不滿的声調答应道：

"有什么事嗎？都不让我好好地跟人談几句……"

克列里雅斟字酌句地反駁道：

"不，为什么呀？你們継續談吧……但是朋西安諾先生有病，他不能激动……你听見了，維維科？……"

她在門口站了一会儿，但是丈夫什么話也沒有說。

出乎意料

朋西安諾坐在一張活动了的椅子上，等待着对方的解釋。根据他的想法，巴贊遭到不幸以后，心緒不佳——誰要对他有些迁

訛。馬奴埃尔神父一貫堅持，要力行慈悲的訓誡。

巴贊走到衣柜前，踮起脚尖，好容易才够到一个上面堆滿了一卷卷信件和厚厚簿記賬本等的旧箱子。

他把旧箱子拿下来，騰起一团灰尘，把箱子放在桌子中間，从裤子后兜找出一把小钥匙，嘴里嘟囔着一句什么話，把箱子打开了。

里面放着二十五到三十叠玫瑰色和藍色的东西。这里綁得整整齐齐的面額1000和500克鲁賽罗的鈔票；完全嶄新，好象是剛印出来的……在一叠叠票子圍成的四四方方一块地方中間，有一些瑩瑩亮的水晶体在閃閃发光……

朋西安諾凸出了眼睛，

"这是什么，巴贊?"

"鈔票和金鋼鉆。难道你看不見嗎?这是錢!"

"你为什么不把它們存到銀行里去呢?"

"这是贓物。"

一陣压抑的的沉默。巴贊双手插进皮箱底，舀起了一捧金鋼鉆，然后又倒回去。亮晶晶的金鋼鉆好象是阳光照耀的一陣雹子……朋西安諾臉都白了。他用冰凉的顫抖的手解开衣領，松开了領带結。他探問道：

"这就是……从你家偸去的?"

"正是……現在你明白了，我不是个窩囊肺。对于这些东西，盜賊和警察局专員助手都垂涎三尺。当初我要求預防措施，但是很快就明白了，那都无济于事，事实也証明如此。那么，我該怎么办呢?公司不准許我把宝物存到銀行里去，至于什么原因我沒有去过問。于是，在适当的时机，我就另作安排了：我把鉄匣子里的宝物都換上碎石头。我作得正是时候，就在当天晚上，

那个家伙来了，他带来了一个装满了碎石头的鉄匣子，换走了我的；以后才知道，里面装的也是从街头撿来的石头子……我可以想象得出当时那贼的一副嘴臉……他原来想用石头换走宝物，但只是石头换了石头！”

“那么說……”

“当我喊叫被偸的时候，我并沒有顚倒黑白，只不过是沒有露底。”

“可是錢……你都放在哪儿了？”

“嗯！我把匣子里的东西取出，就放进这个皮箱。后来，把它装上汽車，运到公司的仓庫，当作不値錢的东西交給看庫房的保管。过去他也替我看管过东西，多半是些我出差到內地搜集回来的矿石样品。一直到風声平息以后，这个箱子始終存在仓庫里，放在盖滿了灰尘的包裹和木箱中間。后来，我覺得沒有什么危險了，才把它取回家来。”

“如果警察局到你家搜查呢？”

“他們再也不会来搜查了。警察局只盼望人們把这件案子忘掉。而公司方面，我可以担保，与其說我怕他們，不如說他們怕我。如果我要掀起風波，声明我这里存着一批漏稅的財产，也就是警察局图謀劫持的財产，那么公司和警察局双方都会設法証明我是瘋子……不用等到他們檢查清楚我的声明，我早已不在人世了——或是我被絞死在电綫上，或是一个在街头等着我的司机，会冲到我通常經过的人行道上，把我撞死……”

“多么可怕！你想把这个独吞嗎？”朋西安諾說“这个”，是为了避免“賍物”这字眼。不錯，他所感到的是更多的恐惧，而不是羞愧。

“当然罗，老朋友！毫无疑問！”

"但这是犯罪呀！"

"不言而喻。相信我吧，我从来沒有偷过东西，就連一个烂了的无花果也沒有偷过。但是，我不得不这样作……生活教会了我一些本領；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为了主子的利潤欺騙自己的同胞。現在时候到了，也該为自己、为自己的利益干一場了……"

"現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神学問題

"現在，有了这笔錢財，可以重新創业了。我想跟你联合起来——你是个豪富有德、虔誠信神的人。这对于那些看着我一步登天而眼紅的人們，是可靠的保証！"

"跟我联合起来？絕对不行！你知道，这些錢和金鋼钻上洒滿了洗衣婆塞巴斯其揚娜在伊波德罗莫街监牢的地獄里流的眼泪，濺滿了那遭受令人发指的罪行的磨折后，从医院窗口跳楼的少年的鮮血。你記住，巴贊，我不仅不要这些錢和金鋼钻，連碰都不想碰它！……上帝保佑我！"

"但是你——咱們彼此說一句——不是有錢嗎？"

"我是有些积蓄。我是多年来流汗受累、省吃儉用……"

"你有錢，我也想成个有錢的人。我們倆是一丘之貉，你就不用扭扭捏捏了……"

朋西安諾故意裝作沒有听懂他的話。

"听我說，巴贊，每月节省，攢一点，以备后用，可不算是……我的懺悔神父，善良的教士馬奴埃尔是个圣洁的人，他說……"

"好吧，朋西安諾。就算我們两人什么都沒說。我可以相信你不会四处乱說。你就是宣揚出去，也不会有人相信。大家都

会认为你这样作，是因为我沒有付房租，你給我作的保，我們倆吵了一架。你回家去吧，穿上你的綠睡衣，皮拖鞋，祝你幸福！……明天我就可以找到更眞誠、更敬神的股东。我提議跟他合伙，他会很高兴地接受。你敢打賭么？我出一百个康托，你出五个。来吧？……”

朋西安諾合上手掌，把肥胖的手指对插起来。

“你等一会，巴贊。你知道我是个虔誠信神的人。你的話使我感到耻辱。善良的敎士馬奴埃尔，一万一千处女敎堂的神父，只为我不拒絕听完你这段邪說，就会以沉重的敎規懲罰我的……”

巴贊坐在桌角上，笑着，向对方欠着身子，他像一只老公猫，举起爪子罩住一只落在困境中的可怜的小老鼠；一方面它被奶酪的香味吸引着，另一方面——它又怕死。他沉着而謹愼地說道：

“不要害怕，朋西安諾！你的懺悔神父我深深地尊敬他，他是一位聪明的敎士。他很清楚，一万一千处女敎堂可以說是你一手盖起来的。由于你坚持不懈的募化，很多人都尽了自己一份力量——連我，連那些公司的新敎徒，还有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商人都出了力……。敎士认为你是最虔誠和最能干的信徒。善良的敎士馬奴埃尔是个誠实的有敎养的神父，他一向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所以，他比别人更清楚地知道財富对于上帝的宝座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这是上天的恩賜，由命运注定！是这个意思嗎？”

“不，先生，这是地獄的恩賜，这是罪恶。富人升天堂比駱駝鉆針眼还要难上加难。在这条眞理里，正包含着对于財富的判决……是上天作的判决……”

"說吧，巴贊，說吧！"

朋西安諾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用又軟又胖的手指头掠着稀疏的几根灰白头发。巴贊継續說：

"你瞧吧，我們两人都不过是被判到冥王領地作終身劳役的罪人。你听我說：一不作，二不休，你管它什么的！"

于是，朋西安諾，作为一个精明的买卖人，想給自己找个台阶：

"不錯……这一切只不过涉及到比我，比我們……更有錢的人……那些玩弄几百万美元、几百万英鎊的富豪，他們往往是新教徒或共济会①的……我肯定，上天以其圣德明智規定了財产的數量，超出多少才定罪……"

"是的，有所規定。有一块面包的人要与饥者分享，有一件斗篷的人，就应該撕成两半，一半交給沒有衣服的人。是这样吧？"

"可見……"

"可見，对于上帝来說，財富只是滿足每个人的日常需要后剩下来的。在創造福音的时候，《圣經》中所責难的富人不是咖啡大王、面粉鯊魚，只是有一所草房的可怜人，他有两块布，遮蓋着赤裸裸的身体，还有五十多只羊……"

"这么說来……"

"請不要早下結論，我亲爱的朋西安諾。自从創造世界以来，天地之間就有了商业的交易……現在还是照旧。想想自己……你已經年老体衰，終归有一天会听到地獄里的隆隆的声音，魔鬼用尾巴敲你的木栅……"

---

① 共济会：十八世紀出現在英国，后来流行于欧洲的宗教政治运动的秘密組織。

"然后魔王亲自带着勾魂棒来？……"

"不要当蠢夫。当一个人还活着，神智清明时，他有义务增加亲人的福祉。就是这样，如果你关心别人的福利，表現出舍己为人的精神，你就不再是平庸的罪人了；在上天的碧眼之下，你会被看作殉教者，你牺牲了个人的超脱，为了留在无常大地上的妻子、孩子得到安居乐业。这样好吧，对不对？"

"巴贊，你就是真正的魔鬼！"

"不，朋西安諾，我只是一个想成为富人的穷人，沒有什么别的……"

"你要說服我……"

"听我說，亲爱的，你十分渴望自己被說服，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任何論証，甚至最沒有力量的都能成为最有力的。你是个安逸的閑人，不需要这些結論，就应該相信与我有联合的必要……奇怪，你怎么沒聞見这新煮好咖啡的香味？……"

朋西安諾沒有回答。巴贊点了一支烟，并用友好而和藹的声調建議道：

"根本不需要碰这些該死的錢……叫銀行去管它，銀行是非常便当的財政机构——是天堂和地獄的中間人。我們只要創办一家股份公司，建立門戶，就让它滾去吧。"

"但是良心的責备呢，巴贊？"

"我的天哪，你也太苛求了！……这么說，你是不願意受良心責备了？然而良心的責备是我們神圣的义务！这是我們为了財富而献給上帝的感恩的薄礼。而財富是我們違背天帝之子和他絲毫不苟的使徒的学說才得来的。誰也不能免去这份供品，你要还清最后一个銅板！……而为了忘記塞巴斯共揚娜的眼泪和从四层楼上跳下来的少年的鮮血，你只要跳跳舞和多喝一些

威斯急……”

“好吧，我同意为了家庭，牺牲自已。你为我們的新企业投多少委托的基金呢？”

外面傳进来克列里雅低沉而冷淡的声音：

“出来吧！我已經鋪好桌子了。咖啡要凉了……”

尾　声

克列里雅和琳妲为这場冗长的關門会談担了不小的心。当奥利維欧和朋西安諾回到飯桌旁，他們的妻子都已經想呼救了。

“上帝保佑，貝如凱！怎么談个沒完啊？”琳妲叫道。

“我可是沒有再多等你們一会！咖啡早就凉了……”克列里雅淡漠地加了一句。

椅子挪好，大家圍着房子中間的餐桌坐下，托盘上摆着一只鋁咖啡壶和一套便宜的杯子。經紀人一面給自己倒咖啡，一面得意地滿面春風地莊严地声明道：

“我要告訴大家，我們剛剛成立了‘朋西安諾和巴贊公司’，分期付款出售地产。”

“在市区嗎？”克列里雅好奇地問。

“究竟在哪儿？”琳妲問道。

朋西安諾站起来，端着杯子，他的样子像是急不可耐地要把新聞全盘托出：

“我們將出售市区最好的地产。你們可以想像……”

巴贊喝下最后一口，赶忙阻止自已这位新股东不适时的健談：

“你还是不要說吧，老朋友！这种事情就是在自己的洗澡間里，对着大鏡子都是不說的，向自己的影子都是不說的。保守秘

密是一件事情成功的保証……"

朋西安諾笑眯眯地用手掌捂住嘴：

"对了，我拉上嘴上的'拉鏈'！"

在場的人都认为这句話很俏皮。大家笑得那么有劲，連莫阿瑟和蒂拉都从梦幻中醒覺过来。青年轉过头来，凝視着圍桌而坐的人，問道：

"有什么人发瘋了嗎？"

奧利維欧走向沙发，坐下来，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用那个吸墨器一眼就看中了的銀打火机点上烟之后，矜持地解釋道：

"莫阿瑟，你父亲交好运了，所以他就喜欢开起玩笑来了。是这样吧，朋西安諾？直到現在还沒有决定太多的事情：你們的婚礼暫定在六月中旬。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在圣安东尼节的日子举行仪式。这一天根据珠宝商和礼物商的高尚的构思，被封为'情人的日子'。"

大家都不胜惊訝。莫阿瑟走到父亲面前，以他直爽的性情直截了当地要求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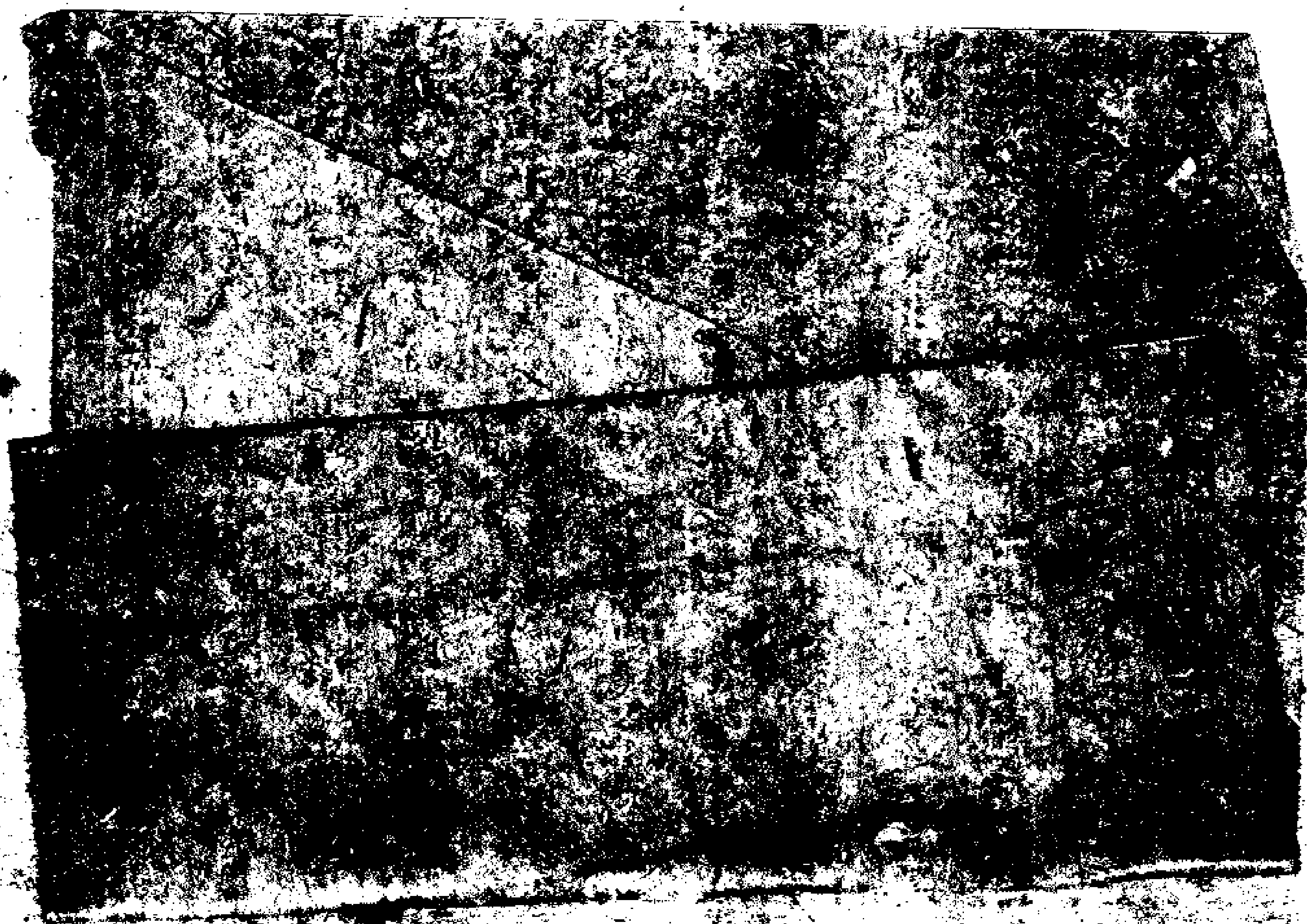
"你們剛才談到了婚事……但是在这之前，是不是給我找到了一个好职位？"

"这件事情我們早就安排了……"奧利維欧宣布，"你和乔治將在'朋西安諾和巴贊公司'工作，并且可以得到可观的薪水。"

容易冲动的朋西安諾沒有能克制住自己。他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摊开肥短的手臂，把圓溜溜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想像着自己在未来的股东会議上或是在談交易的客人面前，以經紀人的娓娓动听的口才說道：

"'朋西安諾和巴贊公司'划分并出售圣保罗最好的地皮，不要定金和利錢，按月分期付款，价錢公道，人人可买……"

五对眼睛疑問地看着他。朋西安諾微笑地补充了发言，他逦数了那些将出售地皮的市区，并且像慈悲的馬奴埃尔那样划着十字，向大家作了愉快的祝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远征——圣保罗的秘密
作者=（巴西）阿丰索·斯密特著
页数=３８６
ＳＳ号=１０９９３１２７
出版日期=１９６０年０４月第１版